目录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上 2](#_Toc29889886)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下 5](#_Toc29889887)

[諸法無行經卷上 9](#_Toc29889888)

[諸法無行經卷下 16](#_Toc29889889)

[大乘同性經卷上(亦名一切佛行入智毘盧遮那藏說經) 22](#_Toc29889890)

[大乘同性經卷下 28](#_Toc29889891)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上 34](#_Toc29889892)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下 40](#_Toc29889893)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上 47](#_Toc29889894)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中 54](#_Toc29889895)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下 57](#_Toc29889896)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 61](#_Toc29889897)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 66](#_Toc29889898)

[大法鼓經卷上 67](#_Toc29889899)

[大法鼓經卷下 72](#_Toc29889900)

[佛說無上依經卷上 77](#_Toc29889901)

[校量功德品第一 77](#_Toc29889902)

[無上依經如來界品第二 78](#_Toc29889903)

[無上依經菩提品第三 78](#_Toc29889904)

[佛說無上依經卷下 81](#_Toc29889905)

[如來功德品第四 81](#_Toc29889906)

[無上依經如來事品第五 82](#_Toc29889907)

[無上依經讚歎品第六 82](#_Toc29889908)

[無上依經囑累品第七 84](#_Toc29889909)

[中陰經卷上 85](#_Toc29889910)

[如來五弘誓入中陰教化品第一 85](#_Toc29889911)

[中陰經妙覺如來將諸菩薩入中陰教化品第二 86](#_Toc29889912)

[中陰經妙覺如來入中陰分身品第三 88](#_Toc29889913)

[中陰經賢護菩薩問事品第四 90](#_Toc29889914)

[中陰經道樹品第五 91](#_Toc29889915)

[中陰經卷下 92](#_Toc29889916)

[神足品第六 92](#_Toc29889917)

[中陰經破愛網品第七 93](#_Toc29889918)

[中陰經三世平等品第八 94](#_Toc29889919)

[中陰經無生滅品第九 97](#_Toc29889920)

[中陰經空無形教化品第十 98](#_Toc29889921)

[中陰經有色無色品第十一 99](#_Toc29889922)

[中陰經歡喜品第十二 100](#_Toc29889923)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卷上 101](#_Toc29889924)

[哀泣品第一 101](#_Toc29889925)

[四童現生品第二 104](#_Toc29889926)

[四童品第三 108](#_Toc29889927)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卷下 111](#_Toc29889928)

[囑累品第四 111](#_Toc29889929)

[度地獄品第五 113](#_Toc29889930)

[現諸佛品第六 115](#_Toc29889931)

[佛國淨品第七 115](#_Toc29889932)

[天菩薩品第八 116](#_Toc29889933)

[如來化說法品第九 117](#_Toc29889934)

#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上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時有眾多大苾芻眾，在安適堂同集會坐，作如是類往復談論言：「諸大德！世尊曾以無量異門，說十二分甚深緣起，於彼最初宣說無明，以為緣性。何因緣故，一切煩惱諸行緣中，唯說無明以為緣性？於此無明見何殊勝？」由是因緣便興諍論。

于時世尊，遊於天住，以超過人清淨天耳，聞如是事。於日晚時從宴坐起，詣安適堂在大眾前，敷如常座結加趺坐，以清美音告諸大眾：「汝等何故集此堂中而興諍論？汝等今者，為何所論於此集會？」

時諸大眾白言：「世尊！我等集此，作如是類往復談論言：『諸大德！世尊曾以無量異門說十二分甚深緣起，於彼最初，宣說無明以為緣性。何因緣故，一切煩惱諸行緣中，唯說無明以為緣性？於此無明見何殊勝？』世尊！我等由是因緣便興諍論，我等今者為論是事於此集會。」作是語已。

爾時世尊告彼大眾：「我有如是分別緣起初勝法門，汝應諦聽極善作意，當為汝說。云何名為分別緣起初勝法門？謂十一種殊勝事故，於緣起初，宣說無明以為緣性。何等十一？謂所緣殊勝、行相殊勝、因緣殊勝、等起殊勝、轉異殊勝、邪行殊勝、相狀殊勝、作業殊勝、障礙殊勝、隨縛殊勝、對治殊勝。」

爾時眾中有一苾芻，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禮佛，白言：「世尊！云何無明所緣殊勝？」

世尊告曰：「無明所緣，即是一切若因若果有眾過患諸雜染品，及以一切若因若果有眾功德諸清淨品，是名無明所緣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行相殊勝？」

世尊告曰：「如是無明隱覆真實顯現虛妄，以為行相，是名無明行相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因緣殊勝？」

世尊告曰：「如是無明，普於一切煩惱雜染、諸業雜染、諸生雜染，能作因緣根本依處。云何一切煩惱雜染？謂略有三煩惱品類，普攝一切煩惱雜染，謂無知煩惱、猶預煩惱、顛倒煩惱。云何一切諸業雜染？謂略有三自相差別身語意業及三障礙對治差別，謂福、非福及不動業，普攝一切諸業雜染。云何一切諸生雜染？謂略有三依止三受，謂樂及苦、不苦不樂，所起三苦，壞苦、苦苦及以行苦，普攝一切諸生雜染。云何無明普於一切煩惱雜染、諸業雜染、諸生雜染，能作因緣根本依處？謂於諸諦有二種愚，能令一切煩惱雜染，未生而生生已增廣，及令一切諸業雜染，未生而生生已積集，亦令一切諸生雜染，未生而生生已不轉，是故我說如是無明，普於一切煩惱雜染、諸業雜染、諸生雜染，能作因緣根本依處，是名無明因緣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等起殊勝？」

世尊告曰：「謂此無明，或愚當來苦諦所攝後有自體，或愚現法苦諦所攝已得自體，如是愚者，或有能引所引緣起，或有能生所生緣起。此二緣起，即以愚於當來現法自體無明作等起緣。」

復言：「世尊！云何能引所引緣起？」

世尊告曰：「第一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是名能引所引緣起。」

復言：「世尊！云何能生所生緣起？」

世尊告曰：「第二無明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是名能生所生緣起。」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第一無明與其能引所引緣起作等起緣？」

世尊告曰：「謂有一類，愚於當來後有自體，即便發起後有希求。由愚所生後有希求，便於後有見勝功德，若於現法執著可愛、不可愛境，邪分別故，造非福行，彼於資具生貪著故，或於怨憎生瞋恚故，及彼相應不能決了，功德過患放逸愚故，造斯惡行，即於後世所有過失，不能思惟、不能解了，行相無明能作如是非福行緣。若於後有見勝功德，或見出離，便造福行或不動行，彼依教法或依誨法，發起思擇及修習故，能造斯行。應知如是思擇修習雖在善心，然不如理作意思惟，故是後有愚癡所引，謂於後有見勝功德，癡覆藏故，及見出離，癡覆藏故。如是非福、福、不動行，障礙對治，與六識身俱生俱滅，能於現在已得生滅異熟識中安置諸行，三種習氣由此方便，攝受後有新生種子。攝受後有新種子故，於當生中所起後有所攝名色，六處、觸、受次第而生，此名色等。於現已得異熟識中，但起因性未有果性，是故但名所引緣起，如是名為第一無明與其能引所引緣起作等起緣。」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第二無明與其能生所生緣起作等起緣？」

世尊告曰：「謂有一類，愚於現在已得自體，於六觸處為緣生受，便起味著。由味著故，希求當來如是類受。由希求故，於追求時便起於取，樂受所起愛為緣故，發生欲取。言欲取者，謂於諸欲妄分別貪，此為上首。此為前行，便有欲界一切煩惱。若復以其苦受為緣，生無有愛，厭離俱行非理所引，厭離相應，依止此愛，不正方便求無有時，即便發起出離惡見、定期惡見，及此二種所依惡見。由此義故，名愛緣取。若即以此取為所依，不離欲貪而命終者，由此諸見及與欲界一切煩惱，名有欲界愛為緣取。若離欲貪，或離色貪，彼色界愛或無色愛便得生處。彼於色界或無色界煩惱轉時，發起色界、無色界取，由此諸色、無色煩惱及彼諸見，名有色界愛為緣取，及無色界愛為緣取。彼由如是愛為緣取，先得種種行所熏習異熟果識，名為有取。彼由如是取所攝受，先所積集行等種子，若彼彼處諸愛未斷，即彼彼處功能現前，能生後有。由彼行等能有當生，能令生有將入現在，故說名有。由彼取力，行等成有。以是為緣，從此命終，先所引發漸次生起，由此義故，名有緣生。生既生已，先起時分變異名老，於最後邊命盡名死，由是故名生緣老死。如是名為第二無明與其能生所生緣起為等起緣。」

復言：「世尊！何緣不說愛取二種能生緣起與行為緣？」

世尊告曰：「愛取二種自界所行有分齊故。所以者何？欲界愛取，與彼色界或無色界諸不動行為等起緣，不應道理，非境界故。如說欲界愛取二種於不動行，如是色界愛取二種於無色界諸不動行，若無色界愛取二種於欲界行或色界行，及以色界愛取二種於欲界行，當知亦爾。」

復言：「世尊！何緣欲界愛取二種，不與非福、福行為緣？」

世尊告曰：「諸有現前愛非愛境增上力故，發生欲愛起不善根造非福行，一切皆由於因於果非福行中不知過患。彼由意樂有過失故，或由加行有過失故，起非福行。如是意樂、加行過失，唯用無明以為勝緣，非境界愛及不善根。若由欲愛造諸福行，彼信為依乃造斯行，於死於生起定信故。此愛及取，由信攝伏，我施設為有覆無記。若法欲界有覆無記，於發諸行無勝功能，以於因果及福行中不知出離，求可愛生造斯福行故，此福行亦唯無明以為勝緣。」

復言：「世尊！何緣色界愛取二種不作色界不動行緣？」

世尊告曰：「諸有未離欲界貪者，色界愛等未得生處。若無生處則無堪能，故非色界不動行緣。如說色界愛取二種，於其色界諸不動行；如是無色愛取二種，於無色界諸不動行，應知亦爾。彼於色界或無色界，有過患身，起有功德作意想見，或依教法或依誨法，發起如是非理作意，能為彼界不動行緣。如是所起非理作意無明所引，如是無明由此所起非理作意及果為伴，能為彼界不動行緣。是故應知，彼不動行亦唯無明以為勝緣。復有一類，依無有愛造諸福行或不動行，彼由如是無有愛故，既於諸有見多過患，豈更悕求當來諸有？然於無有不如實知，由無知故，不得諸有真對治道。又無知故，於非對治起對治想，造諸福行或不動行。由是道理，如是諸行應知唯用無明為緣，非愛及取為諸行緣。」

復言：「世尊！諸所有行，與六識身相應俱有，同生同滅，何緣故說行是識緣？」

世尊告曰：「以六識身與福、非福及不動行相應俱有，同生同滅，異熟識中安置諸行熏習種子，引發餘生新異熟識。由此道理，是故宣說行是識緣。」復言：「世尊！何緣名色、六處、觸、受諸分種子，異熟識中同時引發，而復說有先後次第？」

世尊告曰：「彼於當來，先後次第而生起故，如是而說。」

復言：「世尊！何緣名色、六處、觸、受，說為當來生身之相？」

世尊告曰：「由彼是因受用依止，及是其因受用體故。」

復言：「世尊！若唯名生都無其色，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若一生中唯有其名不依色住，相續生起不應道理。」

復言：「世尊！若唯色生都無其名，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若唯有色無名執受，即應散壞不得增長。」

復言：「世尊！若但說言識緣六處，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初受生時六處未滿，唯有身根及意根轉，應不可得由此兩根為體。名色最初有故，次第增長，與後圓滿六處為緣故，說名色是六處緣。」

復言：「世尊！若六處滿生身究竟，何緣復說觸受二種？」

世尊告曰：「若於生身六處已滿，雖是受用所依究竟，而未得名受用究竟，由因及受，方得說名受用究竟。是故應知，要須受用所依究竟，及與受用因體究竟，方得說名生身究竟。」

復言：「世尊！如說無明為緣生愛，又復說言受是愛緣。若唯無明是其愛緣、不緣於受，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愛有三種，應於一時三種俱起，由愛觀待受為緣故，非一時起，由此道理，非唯無明與愛為緣。」

復言：「世尊！若爾，此愛唯受為緣，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應一切受皆是愛緣，然復有受非是愛緣，彼能為緣斷滅諸愛，是故非唯受為愛緣。」

復言：「世尊！若唯說愛與有作緣，不緣於取，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悕求名愛，於嶮惡趣無有悕求，然由所作非福行故，雖求善趣相違果生，彼果生時豈緣於愛？唯應用彼取為其緣。又如所說無有愛者，悕求無有；求無有時，由造福行、不動行故，相違果生。此果生時豈緣於愛？唯應說彼取為其緣。由此道理，非唯用愛與有為緣。」

復言：「世尊！若取緣有，有緣生者，何緣不說取之與有以為集諦？」

世尊告曰：「愛能造作四種業故，一者此愛於其自體境界受中，能作貪味繫縛業故；二者此愛能作發起諸取業故；三者此愛能作令先所引行等成有業故；四者此愛能作死後續生業故。由是因緣，唯說此愛以為集諦。」

復言世尊！若生老死，名色六處觸受為相，於此生身何緣顯示生老死名。世尊告曰：「為顯如是生身之相，有三種苦成苦性故。」

復言：「世尊！生顯何苦？」

世尊告曰：「生顯行苦。」復言：「世尊！老顯何苦？」

世尊告曰：「老顯壞苦。」復言：「世尊！死顯何苦？」

世尊告曰：「死顯苦苦。」復言：「世尊！如是四種生身之相，由生老死有何差別？」

世尊告曰：「即此四種生身之相，若次第生，若屬彼生，若如是生，應知是名生身生相。」

復言：「世尊！云何次第生身生相？」

世尊告曰：「於其最初有下種生，從此無間有漸增生，從此無間有出胎生，從此無間有漸長生。既成長已，受用言說能得等生，如是品類名次第生。」

復言：「世尊！此屬誰生？」

世尊告曰：「蘊、界、處生都無有我。所以者何？以諸蘊等漸增長故，其性無常，即無常法有此生相。」

復言：「世尊！云何而生？」

世尊告曰：「由命根力有暫時住，分限法故，其性無常，即無常法如是而生。即此四種生身之相，時分變異，應知能作五種衰損，說名為老。」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五種衰損？」

世尊告曰：「一者鬚髮衰損，以彼鬚髮色衰壞故；二者身相衰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逾急，身戰掉故，住便僂曲，以其腰脊皆無力故，坐即低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識愚鈍，念惛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用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隣近死故，遇少死緣，不堪忍故。即於此四生身相中，復有六種死差別相：一者究竟死、二者不究竟死、三者自相死、四者不究竟死分差別相、五者究竟死分差別相、六者時非時死。應知此中自相死者，謂識離身，色相滅沒差別之相，如是名為生身相中名色等相由生老死而有差別。」

復言：「世尊！於緣起中說三種愛，一切皆是生身之緣。何緣處處多分，唯說欲界生身？」

世尊告曰：「欲界生身相最麁故，易顯了故，非永解脫退還道故。」

復言：「世尊！如先所說諸引緣起，諸生緣起有十二分，於諸分中，幾是能引？幾是所引？幾是能生？幾是所生？」

世尊告曰：「應知於此十二分中，無明與行及識一分，名為能引；復有一分識及名色、六處、觸、受，名為所引；復有一分受、愛、取、有，名為能生；生及老死名為所生，應知一分名色、六處及與觸、受，亦名所生。」

復言：「世尊！如是諸分，若引若生，為一時起？為次第起？」

世尊告曰：「一時而起，次第宣說。」

復言：「世尊！如是諸分，若一時起，何因緣故，先說其引後說其生？」

世尊告曰：「要由有引後有方生，非無引故。」

復言：「世尊！無明亦緣非理作意，何故唯說無明為緣？」

世尊告曰：「無明亦引非理作意與行為緣，又從無明所生觸受為緣生愛，是故偏說。」

復言：「世尊！略由幾相應知緣起？」

世尊告曰：「略由三相應知緣起：一者由無動作知緣起相，二者由性無常知緣起相，三者由有堪能知緣起相。」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上

#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下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復次，世尊！如餘處說緣有四種，所謂因緣、等無間緣，及所緣緣并增上緣。世尊！今者依何緣說無明緣行，依何緣說次第乃至生緣老死？」

世尊告曰：「我依諸行總相宣說，有四種緣，今此義中，我惟依一增上緣說無明緣行，次第乃至生緣老死。此增上緣復有二種，一遠、二近。」

復言：「世尊！此增上緣云何為遠？云何為近？」

世尊告曰：「非理作意若未生時，無明隨眠能為諸行遠增上緣；生已便作近增上緣。非理作意所引諸行，與六識身相應俱有同生同滅，若未生時，彼能為識遠增上緣；彼若生已，便能為識近增上緣。未死沒時，識為名色遠增上緣；既死沒已，識為名色近增上緣。如以其識望彼名色，如是以其所引名色，望彼所生名色亦爾。如以名色望彼名色，如是六處望彼六處，觸望於觸，受望於受，亦復如是。如以無明望彼諸行，無明望愛，愛望於取，取望於有，亦復如是。如以其識望彼名色，以名色等望名色等，如是以有望生亦爾。若在胎藏、嬰孩、童子、少年時，生能為老死遠增上緣；諸根成熟命將盡時，應知能作近增上緣。」

復言：「世尊！如彼有因、有緣、有由，法門經說愛是業因，有何密意？」

世尊告曰：「有所攝業用愛為因，是為此中所說密意。」

復言：「世尊！此因、緣、由三種別義，云何應知？」

世尊告曰：「諸能引發後生種子，是其因義；若與此生作依作持令得生起，是其緣義；既命終已，導引近生令得生起，是其由義。如是應知三義差別。」

復言：「世尊！言緣起者，是何句義？」

世尊告曰：「如是諸分，各由自緣和合無闕相續而起，如是名為緣起句義。」

復言：「世尊！惟有此生相續緣起？為更別有所餘緣起？」

世尊告曰：「我說緣起，略有八門：一者、說有受用世俗境界緣起，謂緣眼色生於眼識，三事和合便有其觸，觸為緣受，如是廣說；二者、說有任持緣起，謂緣四食諸根大種安住增長；三者、說有食因緣起，謂求諸穀，田、種、水緣發生牙等；四者、說有一切生身相續緣起，謂由能引，能生諸分別，生一切所引所生；五者、說有一切生身依持緣起，謂諸世界由諸因緣施設成壞；六者、說有一切生身差別緣起，謂由不善、善有漏業，施設三惡、人天趣別；七者、說有清淨緣起，謂依他音，及依自內如理作意，發生正見能滅無明，無明滅故諸行隨滅，廣說乃至，由生滅故老死隨滅。」

復言：「世尊！如無明等次第為緣能生行等，為即如是次第滅耶？」

佛言：「不爾。」

復言：「世尊！何緣次第而說彼滅？」

世尊告曰：「為欲顯示由先諸分不生功能，令後諸分得不生法，故次第說，然非不為生相滅法有次第轉。八者、說有自在緣起，謂善修治靜慮為緣，諸修定者隨所願樂，如是皆成終無別異。如是名為我所略說八門緣起。」

復言：「世尊！如佛所說，因業故生，因愛故轉。依何密意作如是說？」

世尊告曰：「無明為緣，先於諸有，造作增長種種福行或非福行或不動行，引發攝受種種生身種子差別。於此有中若愛未斷，由此愛故能令行等轉成其有。有起後有自體功能，如是功能不離於愛。依此密意故說是言，因業故生，因愛故轉。」

復言：「世尊！若世尊說愛是轉因，何緣但說取為有緣，非愛緣有？」

世尊告曰：「若離於取，有愛不能為緣轉變非福行等，令成有支生諸惡趣。又若離取，諸無有愛不能為緣，轉變福行不動行等，令成有支於不定地及於定地生諸善趣。是故非唯愛為有緣，然彼有支定緣於取。」

復言：「世尊！如《大因緣法門經》說：『汝阿難陀！若於彼彼有情類中無有生者，應無如是如是類生；若一切生都無有者，應不施設生緣老死。』依何密意作如是說？」

世尊告曰：「依所引生及所生生，二種密意，作如是說。又依老死遠增上緣，及依老死近增上緣，二種密意，作如是說。」

復言：「世尊！先為略說緣起句義，其緣起義猶未為說，云何應知？」

世尊告曰：「諸緣起義，略有十一，如是應知：謂無作者義是緣起義，有因生義是緣起義，離有情義是緣起義，依他起義是緣起義，無動作義是緣起義，性無常義是緣起義，剎那滅義是緣起義，因果相續無間絕義是緣起義，種種因果品類別義是緣起義，因果更互相符順義是緣起義，因果決定無雜亂義是緣起義。如是應知緣起略義。」

復言：「世尊！如餘經說，緣起甚深。云何應知如是緣起甚深之相？」

世尊告曰：「即依十一緣起略義，應知緣起五甚深相。何等為五？一因甚深、二相甚深、三生甚深、四差別甚深、五流轉甚深。應知緣起甚深之相，復有五種。何等為五？謂相甚深、引發因果諸分甚深、生起因果諸分甚深、差別甚深、對治甚深。應知緣起復有五種甚深之相。何等為五？謂攝甚深、順次甚深、逆次甚深、執取甚深、所行甚深。是名無明等起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轉異殊勝？」

世尊告曰：「略有四種轉異無明。何等為四？一者隨眠轉異無明，二者纏縛轉異無明，三者相應轉異無明，四者不共轉異無明。」

復言：「世尊！誰有何等轉異無明，而說無明為緣生行？」

世尊告曰：「外法異生非理作意所引四種轉異無明，由此為緣，生福、非福及不動行。如是所說外法異生所有福行及不動行相應善心，一切皆是非理作意所引等流。內法異生若放逸者，彼除一種不共無明，所餘無明引發放逸，為緣生行。內法異生若不放逸勤修學者及聖有學，三種無明引發妄念為非福緣，然此非福不能為緣招三惡趣。故此非福，我不說為無明緣行。如是所說不共無明，內法異生雖不放逸，而修學者亦未能斷，諸聖有學應知永斷。又不放逸內法異生，若造福行及不動行，彼是正法如理作意，相應善心之所引發，解脫為依迴向解脫而引發故，雖於善趣感殊勝生，而非無明起增上緣，然能作彼四種無明。斷增上緣諸聖有學，不共無明已永斷故，不造新業，所有故業由隨眠力未永斷滅，暫觸還吐，如是所有無明緣行，生生漸滅不復增長。由此道理，應知內法諸有學者，不緣無明更造諸行。是故惟依外法異生，我說順次雜染緣起，最極圓滿，非住內法，是名無明轉異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邪行殊勝？」

世尊告曰：「彼四無明，於諸諦中皆能發起增益、損減二種邪行。」

復言：「世尊！如何名為增益、損減二種邪行？」

世尊告曰：「由四顛倒，謂於非法見為是法，或於是法見為非法，或於生天解脫道中非方便者見是方便，是方便者見非方便，如是名為增益邪行；諸有誹謗、一切邪見，如是名為損減邪行。是名無明邪行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相狀殊勝？」

世尊告曰：「應知無明有二種相：一者微細自相殊勝，二者遍於可愛非愛俱非境界共相殊勝。所以者何？纏縛無明尚為微細難知難了，況彼所有隨眠無明；相應無明尚為微細難知難了，況彼所有不共無明。遍於一切可愛、非愛、俱非境界，覆真實相顯虛妄相，共相而轉非餘煩惱，有如是相，是故殊勝。餘身見等共相煩惱，亦用無明為依而轉，是名無明相狀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作業殊勝？」

世尊告曰：「應知無明略有二種所作事業：一者無明普能造作一切流轉所依事業，二者無明普能造作一切寂止能障事業。」

復言：「世尊！何等名為一切流轉？」

世尊告曰：「若是處轉、若是事轉、若如是轉，我總說為一切流轉。」

復言：「世尊！是何處轉？」

世尊告曰：「於三世處由我分別。」

復言：「世尊！是何事轉？」

世尊告曰：「內外六處由我取執。」

復言：「世尊！云何而轉？」

世尊告曰：「諸業異熟相續流轉，由我分別、由邪分別。」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一切寂止？」

世尊告曰：「一切寂止略有四種：一者寂止所依、二者寂止所緣、三者寂止作意、四者寂止果成，是名無明作業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障礙殊勝？」

世尊告曰：「應知無明障礙勝法、障礙廣法。」

復言：「世尊！如何無明障礙勝法？」

世尊告曰：「言勝法者，能攝五根令其和合，所謂慧根，障礙此者即是無明，是故說名障礙勝法。」

復言：「世尊！如何無明障礙廣法？」

世尊告曰：「言廣法者，聞所成智、思所成智、修所成智，障礙此者即是無明，是故說名障礙廣法。」

復言：「世尊！如說無智名為無明，此唯智無名無明耶？」

世尊告曰：「非唯智無名為無明。」

復言：「世尊！若唯智無名為無明，斯有何過？」

世尊告曰：「若爾，無明應不可立決定體相。所以者何？聞所成智體上，無有思所成智；思所成智體上，無有修所成智；一切世間修所成智體上，無有一切出世修所成智；出世有學智上，無有諸無學智；無學聲聞智上，無有如來等智。若如是者，應即是智即是無智，如是無明應不可立決定體相。又我於彼三善根中，說有無癡，應但癡無說名無癡，然非癡無說名無癡，故非明無說名無明，而別有一心所有法，不知真實說名無明。如別有一心所有法，了知真實說名為智，又唯明無名無明者，應無如是一切無明十一殊勝。是故應知，非唯明無說名無明，是名無明障礙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隨縛殊勝？」

世尊告曰：「乃至有頂三界有情，於諸諦中所有無智隨眠隨縛未缺未減，由彼有情說名具縛。又此無智，善趣惡趣因果差別，無色有情有其下品，色界有情有其中品，欲界有情有其上品，如是成就三品無明。諸有情類當來可生，一一法爾三品隨縛。此說異生，若諸聖者漸次永斷，若具上中定有中下，或有中下而無上中。又阿羅漢，雖盡諸漏脫煩惱障，應知尚有所知障攝無明隨縛，如是無明，應知極遠隨逐有情，唯除諸佛餘皆隨縛。是名無明隨縛殊勝。」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對治殊勝？」

世尊告曰：「有二妙智對治無明。何等為二？一依他音，或不依止少分有量法界妙智；二依他音，全分無量法界妙智。」

復言：「世尊！少分有量法界妙智，為何所緣？有何行相？作何事業？」

世尊告曰：「少分有量法界妙智，緣四聖諦十六行相，作無明等煩惱業，生一切雜染離繫事業。」

復言：「世尊！云何應知生苦之相？」

世尊告曰：「是內緣苦所依性故，是外緣苦所依性故，是俱緣苦所依性故。」

復言：「世尊！內緣苦者其相云何？」

世尊告曰：「所謂病苦、老苦、死苦。」

復言：「世尊！外緣苦者其相云何？」

世尊告曰：「非愛和合、所愛別離、求不得苦。」

復言：「世尊！俱緣苦者其相云何？」

世尊告曰：「所謂略說五取蘊苦。」

復言：「世尊！云何名愛？」

世尊告曰：「謂於現在自體貪著。」

復言：「世尊！後有愛者其相云何？」

世尊告曰：「謂於未來自體希求。」

復言：「世尊！云何憙貪俱行愛耶？」

世尊告曰：「謂於已得攝受資財現前境界，深生味著。」

復言：「世尊！云何名為彼彼憙愛？」

世尊告曰：「謂於未得攝受資財非現境界，種種追求。」

復言：「世尊！云何此愛永斷無餘？」

世尊告曰：「見修所斷煩惱斷故，下分上分諸結斷故，畢竟斷故，未來苦果諸愛斷故，現在苦果諸愛斷故，是名此愛無餘永斷。」

復言：「世尊！云何棄捨？」

世尊告曰：「諸見所斷煩惱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變吐？」

世尊告曰：「諸修所斷煩惱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永盡？」

世尊告曰：「諸下分結已永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遠離？」

世尊告曰：「諸上分結已永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永滅？」

世尊告曰：「畢竟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寂靜？」

世尊告曰：「未來苦果愛永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隱沒？」

世尊告曰：「現在苦果愛永斷故。」

復言：「世尊！云何正見？」

世尊告曰：「所謂現觀前方便慧，正現觀慧，及與現觀後所得慧，超越所知方便聖教諸邪解行。」

復言：「世尊！云何正思？」

世尊告曰：「謂於三寶已得證淨，為所依止，於彼功德隨念思惟，超越歸依外道師等。」

復言：「世尊！云何正語？」

世尊告曰：「謂聖所愛無漏戒攝，無漏作意同時而轉，於四語業能正遠離，超越一切諸險惡趣。」

復言：「世尊！云何正業？」

世尊告曰：「謂聖所愛無漏戒攝，無漏作意同時而轉，於三身業能正遠離，超越一切諸險惡趣。」

復言：「世尊！云何正命？」

世尊告曰：「謂聖所愛無漏戒攝，無漏作意同時而轉，於邪命趣身語二業能正遠離，超越一切諸險惡趣。」

復言：「世尊！云何正勤？」

世尊告曰：「於上解脫欲樂為依，發勤精進遠離障礙，圓滿對治。」

復言：「世尊！云何正念？」

世尊告曰：「勤修止觀諸瑜伽師依止三相，時時於彼三種相中及不放逸，俱行境界心現明記，超越遠離修道加行。」

復言：「世尊！云何正定？」

世尊告曰：「謂由如是七種定具，資助瑩飾心一境性，乃至能作如是七支勝進依止，及與引發殊勝功德作所依止。」

復言：「世尊！所有一切四念住等菩提分法，皆聖道攝，何緣唯說八聖道支以為道諦？」

世尊告曰：「如是所言八聖道支，普攝一切菩提分法。」

復言：「世尊！於苦諦中有四行相，云何初名無常行相？」

「謂於苦諦生滅法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二名苦行相？」

「謂於苦諦，即以生滅法性為依，於三種苦隨逐法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三名空行相？」

「謂於苦諦離實我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四無我行相？」

「謂於苦諦非我相性，正觀行相。」

復言：「世尊！於集諦中有四行相，云何第一名因行相？」

「謂於能植眾苦種子因緣愛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二名集行相？」

「謂於續起因緣愛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三名生行相？」

「謂於五趣差別生起因緣愛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四名緣行相？」

「謂於能作餘緣引發因緣愛中，正觀行相。」

復言：「世尊！於滅諦中有四行相，云何第一名滅行相？」

「謂於永斷煩惱滅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二名靜行相？」

「謂於永斷眾苦靜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三名妙行相？」

「謂於永斷無罪清淨安樂性中，正觀行相。」

「云何第四名離行相？」

「謂於永斷常住性中，正觀行相。」

復言：「世尊！於道諦中有四行相，云何第一名道行相？」

「謂於聖道與境相應無顛倒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二名如行相？」

「謂於聖道永出世間離諸漏性，正觀行相。」

「云何第三名行行相？」

「謂於聖道先聖後聖同所遊履，正觀行相。」

「云何第四名出行相？」

「謂於聖道無上性中，正觀行相。」

復言：「世尊！何緣聖諦唯有四種？」

世尊告曰：「如是四諦，普攝一切染淨因果差別性故。」

復言：「世尊！何緣四諦如是先後次第說耶？」

世尊告曰：「由是世間諸病、病因、病滅良藥相似法故。」

復言：「世尊！入見道時，於此四諦為頓現觀？為漸現觀？」

世尊告曰：「有別道理名頓現觀，有別道理名漸現觀。何別道理名頓現觀？謂自內證真諦聖智，於真智境非安立義，總相緣故名頓現觀。何別道理名漸現觀？謂初業智及後得智，觀察自相及因果相，由作行相別相緣故，名漸現觀。」

復言：「世尊！若有如是四聖諦者，何緣世尊復說二諦，謂世俗諦及勝義諦？」

世尊告曰：「即於如是四聖諦中，若法住智所行境界，是世俗諦。若自內證最勝義智所行境界，非安立智所行境界，名勝義諦。」

復言：「世尊！如是四諦，於聖非聖皆悉是諦，何緣如來唯說聖諦？」

世尊告曰：「如是四諦，於非聖者，唯由法爾說名為諦，不由正智決定信故說名為諦；於諸聖者，亦由法爾說名為諦，亦由正智決定信故，說名為諦。是故如來唯說四種名為聖諦。」

復言：「世尊！全分無量法界妙智，為何所緣？有何行相？作何事業？」

世尊告曰：「此智亦以如是四諦為其所緣，除諦相想清淨行相，入一切種諸諦行相，於作有情一切義利，趣向行相。少分有量法界妙智，若諸聲聞，於作有情一切義利，無有棄背趣向行相；若諸獨覺，於作有情一切義利，棄背行相。全分無量法界妙智，能作一切煩惱、所知二障離繫所依事業，又作證得一切種智極淨法界所依事業，又作救濟一切有情一切災患所依事業，是名無明對治殊勝。」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諸苾芻眾默然領悟，深心隨喜歎未曾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卷下

# 諸法無行經卷上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共大比丘僧五百人俱，菩薩九萬二千人，其名曰：眾德莊嚴菩薩摩訶薩、師子遊步菩薩、光無障淨王菩薩、高山頂自在王菩薩、愛喜淨光菩薩、光蔽日月菩薩、妙淨鬚菩薩、身出蓮華光菩薩、梵自在王音菩薩、遊戲世師子王音菩薩、金色淨光威德菩薩、柔軟身菩薩、金色相莊嚴身菩薩、十光破魔力菩薩、諸根威儀善寂菩薩、德如高山菩薩、天音聲菩薩、法力自在遊行菩薩、山德淨身菩薩、妙德菩薩摩訶薩，如是等九萬二千人。

爾時師子遊步菩薩見是大會，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問曰：

世尊大導師，名德稱無量，

今此大眾集，願說寂滅法。

邪見諸愛慢，嫉妬瞋恚性，

云何即是道？大音方便說。

云何涅槃相，與世法無異？

諸法無有二，大悲為演說。

云何諸法性，畢竟無有礙？

其性如涅槃，亦同於解脫，

無縛亦無解，亦復如虛空，

迦羅頻伽音，大梵清淨聲。

身色喻天金，淨命無量德，

演說實相法，畢竟無縛解。

云何此五蓋，而等於菩提？

云何是菩提，即同諸業性？

是法是非法，云何同一相？

如是畢竟淨，唯願為演說。

無數無非數，諸法畢竟滅，

一切種智相，及以菩提道，

二法云何無？惟願為演說。

無作無非作，無著無非著，

畢竟無眾生，諸法中無礙，

無戒無忍辱，亦無有毀戒，

無智亦無慧，亦無非智慧，

是法常清淨，惟願為演說。

云何一切法，寂滅如虛空？

無心心數法，無見斷證修？

一切諸眾生，同如虛空相，

一相法亦無，心行亦叵得？

諸法無生滅，無學無羅漢，

亦無辟支佛，亦無求菩薩，

無住無休止，無來亦無去，

諸法無動相，常住如須彌，

無相亦無色，色性即是道，

色性佛道一，如是法願說。

云何無佛法，亦無有眾僧？

是三寶一相，惟願為演說。

無空無無相，亦無有無作，

不合亦不散，名相法亦無，

諸法畢竟空，如響無作者，

無生無無生，無滅無往來，

無天無龍神，夜叉緊那等，

無人無地獄，無餓鬼畜生，

無眾生五道，願說如是法。

如導世師人，外道非見者，

其有所演說，云何等無二？

諸文字語言，是法皆一相，

世尊大慈愍，願開是法門。

爾時世尊讚師子遊步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所問者甚為希有，一切世間之所難信。善男子！止止勿問。所以者何？新發意菩薩，於此空見、無相見、無作見、無生見、無所有見、無取相見、佛見、菩提見，所不能及。善男子！如此法者不應在新學菩薩前說。何以故？若聞是法，或斷善業，於佛道中則行邪道；若墮斷滅、若墮計常，不知如來以何方便隨宜所說？」

爾時師子遊步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哀愍世間，願必為說。當來世中有菩薩空見、無相見、無作見、無生見、無所有見、無取相見、佛見、菩提見者，分別是空、是無相無作，好常讚學勤於事業，樂著文辭以辯說為妙貴於名利，如是之人聞如來說是無文字法畢竟清淨，當捨是諸見。是諸菩薩隨眾生所能信解，以方便力而為說法，雖說少欲知足而不以為最，雖說經戒亦不以為最，雖說在眾過惡亦知一切法遠離相，常稱讚獨處不在憒閙而不以為最。雖讚發菩提心而知心性即是菩提，雖讚大乘經而知一切諸法皆是大相，雖說菩薩道而不分別阿羅漢、辟支佛、諸佛，雖讚布施而通達布施平等相，雖讚持戒而了知諸法同是戒性，雖讚忍辱而知諸法無生無滅無盡相，雖讚精進而知諸法不發不行相，雖種種讚歎禪定而知一切法常定相，雖種種讚於智慧而了智慧之實性。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無癡無礙，雖示眾生墮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如是諸菩薩，雖隨眾生所能信解，以方便力而為說法，而自信解一相之法，所謂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所有、無取相。世尊！惟願說是不可思議方便之法，一切聲聞、辟支佛與新發意菩薩所不能及，但為信解甚深一相法者說之。」

爾時佛告師子遊步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解說此義。」

「唯然。世尊！我當受之。」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人欲成佛，勿壞於貪欲，

諸法即貪欲，知是則成佛。

貪欲及恚癡，無有能得者，

是法皆如空，知是則成佛。

見非見一相，著不著亦然，

此無佛無法，知是名大智。

如人於夢中，得道度眾生，

無道無眾生，佛法性亦然；

道場無所得，若得則不有，

明無明一相，知是為世尊。

眾生即菩提，菩提即眾生，

菩提眾生一，知是為世尊。

譬如巧幻師，幻作種種事，

所見無有實，無智數若干，

貪瞋癡如幻，幻不異三毒，

凡夫自分別，我貪我瞋恚，

如是愚癡人，則墮三惡道。

實相無貪恚，癡亦不可得，

分別如幻法，自生煩惱熱，

實相無煩惱，無眾生無佛，

分別無生法，凡夫願作佛。

不見諸佛法，亦不見眾生，

知是法相者，疾成眾生尊。

若人求菩提，則無有菩提，

是人遠菩提，譬如天與地，

知諸法如幻，速成人中上。

若人分別戒，是則無有戒，

若有見戒者，是則為失戒，

戒非戒一相，知是為導師。

如夢受五欲，娛樂自快樂，

分別見女色，此中實無女。

戒毀戒如夢，凡夫分別二，

實無戒毀戒，知是為導師。

凡夫著名字，不知語言性，

名字非名字，知是得無生。

自謂是菩薩，讀誦為人說，

己身無所行，但依恃種性，

但讀經求道，常見他人過，

著威儀文頌，見人敬自貴，

恃種性文頌，不知法實相，

如是之人等，終不能得佛。

為說諸法空，惡心好諍訟，

是人無佛法，亦無有菩提。

知瞋忍同相，達是終不瞋，

不了眾生性，是則生瞋恚。

自言菩薩者，復作如是說，

我慈悲一切，成佛度眾生。

他惱生瞋恚，懷忿不與語，

常求他人過，樂於鬪諍訟，

亦稱歎忍辱，及說諸法空，

我心多憍慢，常觀他人過，

貪著於美味，晝夜念五欲，

是人入城邑，自說度人者，

悲念於眾生，常為求饒益，

口雖如是說，而心好惱他。

我未曾見聞，慈悲而行惱，

互共相瞋惱，願生阿彌陀。

若人如恒沙，惡口加刀杖，

如是皆能忍，則生清淨土。

佛土非佛土，知如虛空相，

不分別國土，及國土功德，

如是之人等，能生諸佛國。

自言忍眾惡，見菩薩如佛，

我未曾見聞，佛相而瞋者。

各自美毀他，樂檀越知識，

言我所教化，護使令如法，

汝應我所度，莫親近餘人，

彼人行不純，常處於憒閙，

是人於佛道，不能勤修行。

真求佛道者，晝夜各三時，

頂禮諸菩薩，應生恭敬心，

隨其所行道，不說其過失。

若見著五欲，不說其過惡，

應當念彼人，久後亦得道，

次第行業道，不可頓成佛，

或非久發心，是以行此事。

勿分別貪欲，貪欲性是道，

煩惱先自無，未來亦無有，

能如是信解，便得無生忍。

觀好惡音聲，知非音聲性，

當入無文字，實相之法門，

若能信是法，則無婬怒癡。

觀貪欲愚癡，即是無量相，

是二無文字，以文字故說，

諸有文字處，是皆無有實。

一切諸音聲，觀是一音性，

佛說及邪說，是皆無分別。

法雖以言說，實無法無說，

能入一相門，則得無上忍。

是忍是非忍，勿作是分別，

於欲瞋恚心，勿計其中利，

知是二無生，當為世中尊。

東西南北方，如恒河沙土，

皆碎為微塵，一塵為一國，

滿中諸珍寶，於無央數劫，

供養諸如來，其所得功德，

若人聞是經，過彼百千倍。

若有出家人，一心求佛道，

我囑累是人，此祕密要法。

若有誦是經，及以解其義，

無量總持辯，自然皆當得，

利根無盡慧，樂說之辯才。

無量億諸佛，皆亦與是人，

諸經妙法寶，自然皆能說。

爾時師子遊步菩薩白佛言：「世尊！今說是偈，有幾所人得自利益？」

佛言：「善男子！汝見是大眾不？」

「唯然已見。」

佛言：「今說此法時，會中有無量無數眾生共集，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迦樓羅、摩睺羅伽等滿在虛空，以說法之明乃至他方世界多所饒益。九萬二千夜叉神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增上慢比丘有五百人未得謂得，聞是法無增上慢，得真法信，解一切法皆是一相，不受諸法故漏盡得解脫。於是菩薩眾中六萬二千人，信解諸法無障礙相得無生法忍。何以故？如是說法於諸說法中最為第一。善男子！如我於然燈佛所，信解諸法一相無礙，然後乃得無生法忍具足六波羅蜜。所以者何？若菩薩於恒河沙劫，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若不知如是法相，是人或能斷滅一切善根。善男子！汝見提婆達多有大功德善根、成就三十二大人相，有如是功德，不知如是法相故，斷滅善根墮大地獄。

「善男子！當知雖久發心有大功德，不入是法門皆能斷滅善根功德。善男子！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高須彌山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佛、世尊，壽命九千九百千萬億那由他歲，國土名金焰明，其國皆以黃金為地。其所說法亦以三乘度脫眾生，其佛初會，有八十百千萬億那由他聲聞弟子；次第二會，七十百千萬億那由他聲聞弟子；第三會，六十百千萬億那由他聲聞弟子；第四會，五十百千萬億那由他聲聞弟子；皆得阿羅漢，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得解脫。比丘尼眾倍於上數，優婆塞眾亦倍上數，優婆夷眾亦倍上數，菩薩眾亦倍上數，皆得阿惟越致無生法忍，皆得無量無邊陀羅尼門三昧門，能轉不退法輪，何況新發菩薩意者。又發辟支佛道心者亦無量無邊。

「善男子！爾時彼佛會中弟子眾數無量無邊，彼金焰國中皆以七寶為樹，於其寶樹常出法音，所謂一切諸法空音、無相音、無作音、無生音、無所有音、無取相音。其國人民聞是法音，自然皆得諸法實相心得解脫。其佛滅後法住千歲，諸寶樹音亦不復出。善男子！是高須彌山王佛，以法囑累淨威儀菩薩令守護法，囑累已後便入無餘涅槃。時有比丘名有威儀，持戒不淨，得四禪四無色定及五神通，善誦毘尼藏，樂於苦行，不能善知他心。其弟子眾亦皆苦行貴頭陀法。是淨威儀法師，持戒清淨，於無所有法中得巧方便。復於一時，淨威儀法師將諸弟子，到有威儀比丘住處與共同止，淨威儀法師憐愍眾生故，從所住處常入聚落食訖而還，教化百千萬家皆作弟子，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弟子眾亦善教化，到諸聚落而為說法，令若干百千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威儀比丘常樂住塔寺，其弟子眾不持淨戒而樂行頭陀。有威儀比丘勤行精進其心決定，自以所行化諸弟子，貪著善法有所見得，所謂說一切有為法皆無常皆苦、一切法無我，不能善行諸禪定法，亦不能善於菩薩所行之道，本心不純故。淨威儀法師善知眾生諸根利鈍，知有威儀比丘心故，不復常入聚落，其諸弟子如本不異。

「有威儀比丘見淨威儀法師諸弟子眾常入聚落，生不淨心，即鳴犍椎集眾立制：『汝等自今已去不應入於聚落，不能一心徐行靜默，數入聚落得何等利？佛所稱讚阿練若住處，汝等當行禪樂莫好入他家。』淨威儀法師諸弟子眾，不受其語猶入聚落。後於一時有威儀比丘，見從聚落中出，更鳴犍椎集眾，說如是言：『若復更入聚落者，不復得住於此。』

「爾時淨威儀法師將護有威儀比丘故，告諸弟子：『汝等！從今已去勿入聚落。』即如師教不入聚落。爾時諸人民眾不見其師及諸弟子故，皆懷憂惱善根退失。淨威儀法師過三月自恣竟，從是中出至餘僧坊，於其所止師徒還入城邑聚落為人說法。後時有威儀比丘，見淨威儀法師還入他家，見其弟子毀失常儀，復生不淨惡心作是念：『是比丘破戒毀戒，何有菩提？』便語眾人：『是比丘雜行，去佛道甚遠。』有威儀比丘起是業已，後時命終，是業果報故，墮阿鼻大地獄，九百千億劫受諸苦惱；從地獄出六十三萬世，常被誹謗；其罪漸薄，後作比丘三十二萬世，出家之後是業因緣反道入俗，又餘罪業因緣故，於淨明佛所出家入道殷勤精進如救頭然，千萬億歲中乃至不得柔順法忍，無量千萬世諸根闇鈍。

「師子遊步，於汝意云何？爾時有威儀比丘豈異人乎？勿造斯觀，則我身是。我時起是微細不淨心，受此罪業墮於地獄。師子遊步！若人不欲起是微細罪業者，於彼菩薩不應起於惡心。菩薩諸所行道皆當信解，不應起於瞋恨之心，應作是念：『我不能善知他人心，眾生所行是亦難知。』善男子！如來見是利故常說是法，是故行者不應平量於人，唯有如來及似如來者，乃能知是。是故行者若欲自護其身，慎莫平量於人而相違逆。菩薩若欲修集佛法，常當晝夜勤心專念。深發菩薩心者，不當好求人長短。菩薩若能教三千大千世界中眾生令行十善，不如菩薩如一食頃一心靜處念一相法門，乃至聞受讀誦解說，是人福德勝彼甚多。何以故？諸菩薩用是法門，能滅一切業障罪，亦於一切眾生之中離憎愛心，便能疾得一切種智。」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滅業障罪，云何滅業障罪？」

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見一切法性無業無報，則能畢滅業障之罪。又文殊師利！若菩薩見貪欲際即是真際，見瞋恚際即是真際，見愚癡際即是真際，則能畢滅業障之罪。又文殊師利！若菩薩能見一切眾生性即是涅槃性，則能畢滅業障之罪。所以者何？若人自有所見即能起業，無知無聞凡夫愚人不知諸法畢竟滅相，故自見其身亦見他人，以是見故便起身口意業。是人妄見憶想分別，作是念：『我是貪欲、瞋恚、愚癡。』如是分別故，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復作是念：『我是持戒修梵行人，我當越度生死，得於涅槃免諸苦惱。』是人分別諸法，是善是不善，是應知、是應斷、是應證、是應修，所謂苦應見、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而復分別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一切諸行皆悉是苦，一切諸行皆三毒熾然，我當疾捨此有為法。常作如是思惟，於諸行中種種取相而生厭心。

「爾時便作是念：『見諸行如是，是名見苦；惡厭諸行，是名斷集。』分別諸行，見於滅諦即作是念：『我今見滅是名證滅，我當修道。』便至靜處念如是法，作是念已攝心定住。是人先得厭心，今得定心，故於諸行中心便捨離，而自愧厭不喜不樂，復作是念：『我今於一切法中已得解脫，更無所作，我身已得阿羅漢道。』是人命終之時見受生處，即菩提中心生疑悔，以此疑故命終之後墮大地獄。何以故？是人於無生法中而分別故。」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今云何應觀四聖諦？」

佛告文殊師利：「若行者能見一切法即是無生性，是名見苦。若能見一切法不集不起，是名斷集。若能見一切法畢竟滅相，是名證滅。若能見一切法無所有性，是名修道。文殊師利！若行者能如是見四聖諦，是人不作如是分別，是法善是法不善，是法應見、是法應斷、是法應證、是法應修，所謂苦應見、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所以者何？凡夫所行貪欲、瞋恚、愚癡，行者見是法皆空、無生、無所有、不可分別，但積集虛妄。爾時於法無所取無所捨，於三界中心無所礙，見一切三界畢竟不生，見一切善不善法虛誑不實，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焰。行者見貪欲性即是涅槃性，瞋恚性即是涅槃性，愚癡性即是涅槃性。若能見一切法性如是，便於一切眾生之中不起憎愛。所以者何？是行者不得是法，若生愛處、若生憎處，安住虛空，心中乃至不見佛、不見法、不見僧，是則不見一切法。若不見一切法，於諸法中則不生疑，不生疑故則不受一切法，不受一切法故則自寂滅。文殊師利！長老須菩提知如是法故，不來禮佛足。須菩提尚不得自身，何況得如來身？不得自身而得如來身者，無有是處。」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行者云何應觀四念處？」

佛告文殊師利：「當來世有比丘如是說：『觀內身處若觀不淨是身念處，觀樂皆苦是受念處，觀心生滅性是心念處，觀壞和合相但得法相是法念處。』」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云何真觀四念處？」

佛言：「止止。文殊師利！不須問也，如來隨宜說法難可得解。」

文殊師利言：「世尊！愍念眾生故，願必為說。」

佛告文殊師利：「若行者見身如虛空，是為身念處；若行者見受不得內外兩間，是為受念處；若行者知心唯有名字，是為心念處；若行者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是為法念處。文殊師利！應如是觀四念處。」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行者云何應觀八聖道分？」

佛告文殊師利：「若行者見一切法平等無二無分別，是名正見。見一切法無思惟無分別，以是見故是名正思惟。見一切法無言說相，善修語言平等相故，是名正語。見一切法不作相，作者不可得故，是名正業。不分別正命邪命，善修習平等命故，是名正命。不發不起一切法，以無所行故，是名正精進。於一切法無所憶念，諸憶念性離故，是名正念。見一切法性常定，以不散不緣不可得故，是名正定。文殊師利！行者應如是觀八聖道分。」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行者云何應觀五根？」

佛告文殊師利：「若行者信一切法畢竟不生，從本已來常自爾故，是名信根。於一切法中心無所住，遠近相離故，是名精進根。於一切法無所憶念，緣性離故不繫念於緣，是名念根。於一切法無所思惟，二法不可得故，是名定根。見一切法常空，離於生相，是名慧根。文殊師利！行者應如是觀五根。」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行者云何應觀七菩提分？」

佛言：「文殊師利！行者能見一切法無憶念，是名念菩提分。若一切法，若善、若不善、若無記，不可選擇、不可得，無決定故，是名擇菩提分。若不取一切三界相，善壞三界故，是名精進菩提分。若一切有為法中不生喜相，善壞有喜相故，是名喜菩提分。若一切法中除却其心，緣相不可得故，是名除菩提分。若一切法不可得，善修壞相故，是名定菩提分。若於一切法無所依止不貪不著，不見一切法故得捨心，是名捨菩提分。文殊師利！行者應如是觀七菩提分。若行者能如是見四聖諦、四念處、八聖道分、五根、七菩提分，我說是人名為已得度者，到於彼岸，出在陸地無畏之處，已離重檐除諸塵垢，是人名為無所有者、無所憂者、無所受者，是名阿羅漢、是名沙門、是名婆羅門、是名比丘、是名澡浴潔淨者、是名智者是名解者、是名聞者、是名佛子、是名釋子、是名破刺棘者、是名却關鍵者、是名已度塹者、是名出欲求者、是名開門扇者、是名賢聖勝相者。

「文殊師利！若有比丘成就如是法者，於天人世間名為福田，應受供養。文殊師利！是比丘若欲不虛食國中施者、破壞魔網者、欲度生死海者、欲得涅槃者、欲脫一切苦惱者、欲為一切天人世間作福田者，應當勤修習如是之法。」

說是法時，三萬二千諸天得諸法實相，各以天曼陀羅華而散佛上，白言：「世尊！若人得聞如是之法，是人名為善出家者，何況信受讀誦如所說行？世尊！若有須臾聞是法者，是則名為無增上慢。」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惟願世尊！當說陀羅尼，以是陀羅尼故，令諸菩薩得無礙辯才，於諸音聲無所怖畏，能令諸法皆作佛法，又信解諸法皆是一相。」

佛告文殊師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不動種性法門。諸菩薩得入是法門者，能以智慧光明照一切法，疾得無生法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不動處種性法門？」

佛告文殊師利：「一切眾生其心皆一，是名種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佛告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皆無有心，緣性不可得故，是名種性。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皆同一量，是名種子。」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佛言：「一切眾生皆如虛空量，終歸無障礙，是名種子。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皆是一眾生，是名種子。」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皆是一相，畢竟不生離諸名字，一異不可得故，是名種性。文殊師利！貪欲是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佛言：「文殊師利！貪欲是不動相，安住法性中，以不住故，是貪欲不可得性常離故，是名不動相。文殊師利！瞋恚是金剛。」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金剛？」

「文殊師利！瞋恚不可斷不可壞，亦如金剛不可斷不可壞，一切法亦如是，不可斷不可壞，諸法本不決定故，是名如金剛。文殊師利！愚癡是智慧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智慧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離智慧亦離愚癡，譬如虛空無有智慧亦無愚癡，一切法亦如是，無有智慧亦無愚癡，智慧愚癡智可知法，從本已來俱寂滅故，是名愚癡智慧處。文殊師利！色陰是不動處。」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處？」

「文殊師利！如天帝之幢深根安固不可動搖，一切法亦如是，以不住法故安住法性中，是法無來處無去處無取無捨，安住無住處故，是故色名不動相。文殊師利！受陰是滅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滅性？」

「文殊師利！一切諸受相性常寂滅故，諸受非內外，非東方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何以故？若樂受在內，一切眾生常應受樂；若苦受在內，一切眾生常應受苦；若不苦不樂受在內，一切眾生應受不苦不樂。文殊師利！今一切諸受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中間，不在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是故一切諸受如草木瓦石，畢竟不生不滅無相，是故受名寂滅相。文殊師利！想陰是種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文殊師利！是想皆憶想分別起、從虛妄中生，如空拳如野馬，本性自離，是故想陰名種性。文殊師利！行陰是種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諸行離數無數入平等數，譬如芭蕉畢竟無實本性自爾，一切法亦如是，無名字無性故，是故行陰名為種性。文殊師利！識陰是種性。」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種性？」

「文殊師利！是識如幻，無實無起無生，空無相無性，如五指塗空空無相現，是故識陰名為種性。文殊師利！色是種性。」

「世尊！云何色為種性？」

「文殊師利！譬如鏡中像，雖可目見而無有實，一切色亦如是，雖見無實，但誑眼誑心虛妄不實，是故色名種性。文殊師利，聲是種性。」

「世尊！云何聲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別異相，畢竟空，如山中響，是故聲為種性。文殊師利！香是種性。」

「世尊！云何香是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香相，性無知故，空如虛空，鼻香識者皆不可得，是故香為種性。文殊師利！味是種性。」

「世尊！云何味為種性？」

「文殊師利！味性即是不可思議性，不可知、離於知故，自性常離故，是故味名種性。文殊師利！觸是種性。」

「世尊！云何觸為種性。」

「文殊師利！觸如虛空，其性自離無觸無合，一切法亦如是，善壞身故，離於觸相，觸者不可得故，是故觸是種性。文殊師利！法是種性。」

「世尊！云何法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相無心，離心性、離名字，無決定故，皆是法性相，是故法是種性。文殊師利！地是種性。」

「世尊。云何地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堅相無軟相，虛妄和合人以為堅，是故地為種性。文殊師利。水是種性。」

「世尊！云何水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濕無合，如野馬無水，是故水為種性。文殊師利！火是種性。」

「世尊！云何火是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熱，離虛妄熱相，本性寂滅，離顛倒故，分別其實無定無生，是故火名種性。文殊師利！風是種性。」

「世尊！云何風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障無礙、無相無性，不動搖故、離風相故，是故風名種性。文殊師利！佛是種性。」

「世尊！云何佛為種性？」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覺無知，離知相故，是故佛名種性。文殊師利！法是種性。」

「世尊！云何法為種性？」

「文殊師利！諸法不可壞不可斷，離壞斷故，無相無名無性，出言語道，是故法名種性。文殊師利！僧是不動相。」

「世尊！云何僧為不動相？」

「文殊師利！聖眾安住如、法性、實際、定亂平等中，安住智慧愚癡、解脫煩惱平等一切法中，心無所住，住不可得故，是故僧名不動性。文殊師利！一切法行處名為不動。」

「世尊！云何是事名為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虛空行處、不可思議行處、斷行處，無根本無別異，不可得故，是故一切法行處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無緣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依止、無住處、無緣無順，離諸緣故，是故一切法無緣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不取不捨相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皆歸於如、同於法性，是法不可取、不可捨，無求無願諸願斷故，從本已來常寂滅相同於虛空，是故不取不捨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咎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垢、無所有，清淨顯曜如虛空無翳，諸罪定相不可得故，是故一切法無咎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無歸處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空無根本故無歸處，是故無歸處名不動相。文殊師利！一切法無學名不動相。」

「世尊！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一切法性無學，不應學、不應修、不應思、不應念、不應住、不應發、不應行、不應斷、不應證、不應語、不應言、不應求、不應說、不應取、不應捨、不應離、不應除。何以故？文殊師利！一切諸相畢竟離故，從本已來無所取，常是捨相，諸法非智慧所及，非愚癡所及，是故無學名不動相。」

諸法無行經卷上

# 諸法無行經卷下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我亦樂說不動相。」

佛言：「汝樂說者便可說之。」

文殊師利言：「世尊！一切眾生皆得菩提，是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法無向無得，一切眾生皆入菩提性中，是故說一切眾生皆得菩提。又是菩提非是得相。何以故？眾生性即是菩提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菩提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成就一切智慧，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無性，無性故入如來平等中，從本已來是一切智慧性性同故，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是道場，是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道場者有何義？」

「文殊師利！一切法寂滅相，無生相、無所有相、不可取相，是名道場義。」

「世尊！一切眾生不入此道場耶？」

佛言：「如是，如是！」

「是故世尊！一切眾生皆是道場，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無生法忍，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無盡無生無滅、性離無性，入平等忍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無生法忍，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無礙辯才，名為不動相。」

「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諸所有樂說，於十方界索不可得。所以者何？皆入無礙辯才平等法中故。世尊！諸所樂說，自性皆離，無決定故、無所有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無礙辯才，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陀羅尼，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以眾生相能持色聲香味觸法，以虛誑不實憶想分別取相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陀羅尼，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慈心，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無眾生性，從本已來無瞋無慈，得瞋慈平等無分別故，是故一切眾生皆得慈心，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成就大悲，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無起無作相，皆入如來平等法中，不出大悲之性，以惱悲無分別故，是故一切眾生皆成就大悲，名不動相。世尊！一切眾生皆得三昧，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眾生性常定，離諸緣故。若眾生從緣生知，於緣中生知，不名為知。所以者何？諸知念念無常畢竟空故，是故一切眾生皆成就三昧，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成就貪欲，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皆入貪欲平等法中故，遠離諍訟通達貪欲性故。世尊！貪欲即是菩提。何以故？知貪欲實性說名菩提，是故一切諸佛皆成就貪欲，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成就瞋恚，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皆說有為法過罪者，安住瞋恚平等性中，通達瞋恚性故，是名一切諸佛皆成就瞋恚，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成就愚癡，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能度一切貪著名字眾生，安住愚癡平等性中，通達愚癡性故，是名一切諸佛成就愚癡，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成就身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安住身見性中，於一切法中不退不畏不動畢竟安住，以不住法故，通達知身見無生無起無性故，是故一切諸佛皆成就身見，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皆是邪見，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一切諸佛、一切有為法，是邪虛誑不實者，通達邪見性平等故，是故一切諸佛皆是邪見，名不動相。世尊！一切諸佛住四顛倒、五蓋、五欲、三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不動相。」

「文殊師利！云何是事名不動相？」

「世尊！住處性即是非住處。」

「文殊師利！非住處有何義？」

「世尊！非住處者，退動還相，即是一切凡夫人；一切諸佛，安住是貪欲、瞋恚、愚癡、四顛倒、五蓋、五欲平等中。是諸佛安住貪欲性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安住瞋恚愚癡四顛倒五蓋五欲性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一切諸佛住四顛倒五蓋五欲三毒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名不動相。」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若有人問汝：『斷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名為如來。』汝云何答？」

文殊師利言：「世尊！若有人問我，斷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名為如來者，我當如是答：『善男子！汝先當親近善知識修集善道，於法無所合無所散，勿取勿捨，莫緣莫求，勿舉勿下，莫求莫覓勿願，勿分別諸法是上是中是下，然後當知，不可思議行處、無行處、斷行處、佛所行處。』」

佛告文殊師利：「汝如是答者，為答何義？」

文殊師利言：「世尊！我如是答者名為無所答。世尊！如佛坐於道場，頗見法有所生滅不？」

佛言：「不也。」

「世尊！若法無生無滅，是法可得說斷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不？」

佛言：「不也。」

「世尊！若法不生不滅，不斷一切不善法、不成一切善法，是何所見、何所斷、何所證、何所修、何所得？」

說是語時，虛空中萬天子，以天青黃赤白蓮華散佛及文殊師利上，皆下禮佛及文殊師利足，而作是言：「世尊！文殊師利名為無礙尸利，文殊師利名為不二尸利、名為無餘尸利、名為無所有尸利、名為如尸利、法性尸利、實際尸利、第一尸利、上尸利、無上尸利。」

文殊師利語諸天子言：「止止。諸天子！汝等勿取相分別，我不見諸法是上是中是下，不如汝說。」

文殊師利言：「我者我是貪欲尸利、瞋恚尸利、愚癡尸利，是故我名文殊師利。諸天子！我不出貪欲瞋恚愚癡，凡夫人分別諸法求過出至到，諸菩薩於法無過無出無至無到。」

諸天子言：「菩薩不到十地，不至佛法耶？」

文殊師利言：「於諸天子意云何？幻人能到十地、至佛法不？」

諸天子言：「幻化人尚無住處，何況從此住地至於餘地。」

文殊師利言：「諸天子！一切法如幻，無去無來無過無出無至無到。」

諸天子言：「汝不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

文殊師利言：「諸天子！於意云何？凡夫貪欲覆心，能坐道場得一切智不？」

諸天子言：「不也。」諸天子言：「文殊師利！汝今貪欲覆心是凡夫耶？」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我是凡夫，從貪欲起、從瞋恚起、從愚癡起，我是外道、是邪行人。」

諸天子言：「以何故自言：『我是凡夫，從貪欲起、瞋恚起、愚癡起？』」文殊師利言：「是貪欲瞋恚愚癡性，十方求之不可得，我以不住法住是性中故，說我是凡夫三毒所覆。」

「文殊師利！汝云何名外道？」

文殊師利言：「我終不到外道，諸道性不可得故，我於一切道為外。」

諸天子言：「汝云何是邪行人？」

文殊師利言：「我已知一切法皆是邪虛妄不實，是故我是邪行人。」

說是法時萬天子得聞是語，皆得無生法忍，各作是言：「是諸眾生皆得大利，得聞真正金剛語句，何況聞已信解、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如說修行，當得無礙辯才，一切法中得真慧照明，巧說諸法一相一門，能示眾生一切諸法皆是佛法。」

爾時華戲慧菩薩白佛言：「世尊！願說入音聲慧法門，令當來菩薩聞如是法不驚不怖，亦知一切音聲究竟之性不疑不悔，於諸音聲無所障礙。」

佛言：「止止。用問是事為？是入音聲慧法門，不應於新發意菩薩前說。所以者何？新發意者不能解、不能知、不能思。若菩薩摩訶薩入是音聲慧法門者，假使有人於恒河沙劫惡口罵詈誹謗毀呰，是人不生恚恨。若人於恒河沙劫以一切樂具供養，不生愛心。譬如漏盡阿羅漢，一切愛處不生愛心，一切瞋處不生瞋心。善男子！是音聲慧法門菩薩，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八法已過，心不傾動，譬如須彌山王。」

爾時華戲慧菩薩復白佛言：「願必為說入音聲慧法門，當來菩薩得聞是法門，當自知過咎亦教餘人。」

爾時佛告華戲慧菩薩：「善男子！汝今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唯然。世尊！」

佛告華戲慧菩薩：「若菩薩聞貪欲音聲生過罪想，聞離貪欲音聲生利益想，即是不學佛法。若聞瞋恚音聲生過罪想，聞離瞋恚音聲生利益想；若聞愚癡音聲生過罪想，於離愚癡音聲生利益想，則是不學佛法。若於少欲音聲生喜想，於多欲音聲生礙想，即是不行音聲法門。於知足音聲生喜想，於不知足音聲生礙想，則是不行音聲法門。若於細行音聲生喜想，於麁行音聲生礙想，則是不行音聲法門。若於樂靜音聲則喜，於憒閙音聲則礙，則是不學佛法。若於忍辱音聲生利想，於瞋恚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佛法。若於精進音聲生利想，於懈怠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佛法。於禪定音聲生利想，於散亂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佛法。於智慧音聲生利想，於愚癡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佛法。若於近道音聲則喜，於遠道音聲則礙，則是不學音聲法門。於生死見過咎，於涅槃見利益，則是不入音聲法門。於彼岸則喜，於此岸則礙，則是不學音聲法門。於聚落音聲生礙想，於空閑音聲生喜想，則是不學音聲法門。若於獨行音聲生喜想，於眾行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音聲法門。於比丘所行音聲生喜想，於白衣所行音聲生礙想，則是不學音聲法門。於有威儀則喜，於無威儀則礙，則是不學佛法。於清淨行則喜，於不清淨行則礙，則是不學佛法。於一行則喜，於雜行則礙，則是不學佛法。於離欲行則喜，於婬慾行則礙，則是不學佛法。於離瞋想則喜，於瞋想則礙，則是不學佛法。於離癡想則喜，於癡想則礙，則是不學佛法。於空則喜，於有則礙，則是不學佛法。於無相則喜，於有相則礙，則是不學佛法。於無作則喜，於有作則礙，則是不學佛法。於菩薩行則喜，於聲聞辟支佛行則礙，則是不學佛法。若說菩薩過咎，則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受業障罪。若說菩薩威儀過罪，則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菩薩於他菩薩生下想，於己生勝想則為自傷，亦受業障罪。若菩薩欲教餘菩薩，當生佛想然後教之。菩薩若欲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應生心輕恚餘菩薩。善男子！無有滅失功德，如輕恚餘菩薩者，是故菩薩多欲守護功德善根，亦於一切法中得無障礙慧，當晝夜各三時禮一切求佛道菩薩。」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如我知佛所說義，貪欲音聲佛音聲等無有異，瞋恚音聲佛音聲等、愚癡音聲佛音聲等、外道音聲佛音聲等、少欲音聲多欲音聲等、知足音聲不知足音聲等、細音聲麁音聲等、樂獨音聲樂眾音聲等、此岸音聲彼岸音聲等、遠音聲近音聲等、生死音聲涅槃音聲等、聚落音聲空閑音聲等、布施音聲慳音聲等、持戒音聲毀戒音聲等、忍辱音聲瞋恚音聲等、精進音聲懈怠音聲等、禪定音聲亂意音聲等、智慧音聲愚癡音聲等。」

爾時華戲慧菩薩問文殊師利法王子：「以何因緣故皆等？」

文殊師利言：「天子！於意云何？貪欲音聲何者為是？」

天子言：「貪欲聲空如響。」

文殊師利言：「汝知佛音聲亦復云何？」

天子言：「不出於空，亦如響法。」

文殊師利言：「以是因緣故，我說二聲皆是平等。」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先世住初發意地，未入如是諸法相時，為起何障礙罪？汝今說之。當來世假名菩薩聞汝所說障礙之罪，當自守護。」

文殊師利白佛言：「唯然世尊！我當自說障礙之罪，惟聞之者當有憂怖，然其能滅業障之罪，亦於一切法中得無礙慧。世尊！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師子吼鼓音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壽命十萬億那由他歲，以三乘法而度眾生。國名千光明，其國樹木皆七寶成，其樹皆出如是法音，所謂空音、無相音、無作音、無生音、無所有音、無取相音，以是諸法之音令眾生得道。其師子吼鼓音王佛初會說法，九十九億聲聞弟子皆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以正智得解脫。菩薩眾亦九十九億，皆得無生法忍，能善入種種法門，親近供養若干百千萬億諸佛，亦為若干百千萬億諸佛之所稱歎，能度若干百千萬億無量眾生，能生無量陀羅尼門，能起無量百千萬億三昧門；及餘新發菩薩意者不可稱數。其佛國土無量莊嚴，說不可盡。彼佛住世教化已訖，入無餘涅槃。滅度之後法住六萬歲，諸樹法音皆不復出。

「爾時有菩薩比丘名曰喜根，時為法師，質直端正，不壞威儀不捨世法。爾時眾生普皆利根樂聞深論。其喜根法師於眾人前，不稱讚少欲知足細行獨處，但教眾人諸法實相，所謂一切法性即貪欲之性，貪欲性即是諸法性，瞋恚性即是諸法性，愚癡性即是諸法性。其喜根法師以是方便教化眾生，眾生所行皆是一相各不相是非，所行之道心無瞋癡，以無瞋礙因緣故疾得法忍，於佛法中決定不壞。

「世尊！爾時復有比丘法師行菩薩道，名曰勝意。其勝意比丘護持禁戒，得四禪、四無色定，行十二頭陀。世尊！是勝意比丘有諸弟子，其心輕動樂見他過。世尊！後於一時，勝意菩薩入聚落乞食，誤到喜根弟子家，見舍主居士子，即到其所敷座而坐，為居士子稱讚少欲知足細行，說無利語過，讚歎遠眾樂獨行者，又於居士子前說喜根法師過失：『是比丘不實，以邪見道教化眾生，是雜行者，說婬欲無障礙、瞋恚無障礙、愚癡無障礙，一切諸法皆無障礙。』是居士子利根得無生法忍，即語勝意比丘大德：『汝知貪欲為是何法？』勝意言：『居士！我知貪欲是煩惱。』居士子言：『大德！是煩惱為在內、在外耶？』勝意言：『不在內不在外。』『大德！若貪欲不在內不在外，不在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者，即是無生；若無生者，云何言若垢若淨？』

「爾時勝意比丘瞋恚不喜，從座起去作如是言：『是喜根比丘以妄語法多惑眾人。』是人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聞佛音聲則喜，聞外道音聲則瞋；於梵行音聲則喜，於非梵行音聲則瞋。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淨音聲則喜，於垢音聲則瞋。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聖道音聲則喜，於凡夫音聲則礙。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樂音聲則喜，於苦音聲則礙。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出家音聲則喜，於在家音聲則礙。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出世間音聲則喜，於世間音聲則礙。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於布施則生利想，於慳則生礙想。以不學佛法故。於持戒則生利想，於毀戒則生礙想。以不學佛法故。是時勝意比丘，出其舍已還到所止，眾僧中見喜根菩薩，語眾人言：『是比丘多以虛妄邪見教化眾生，所謂婬欲非障礙、瞋恚非障礙、愚癡非障礙，一切法非障礙。』

「爾時喜根菩薩作是念：『是比丘今者必當起於障礙罪業，我今當為說如是深法，乃至令作修助菩提道法因緣。』爾時喜根菩薩於眾僧前，說是諸偈：

貪欲是涅槃，恚癡亦如是，

如此三事中，有無量佛道。

若有人分別，貪欲瞋恚癡，

是人去佛遠，譬如天與地。

菩提與貪欲，是一而非二，

皆入一法門，平等無有異。

凡夫聞怖畏，去佛道甚遠，

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

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

是人為貪欲，將入於地獄。

貪欲之實性，即是佛法性，

佛法之實性，亦是貪欲性，

是二法一相，所謂是無相，

若能如是知，則為世間導。

若有人分別，是持戒毀戒，

以持戒狂故，輕蔑於他人，

是人無菩提，亦無有佛法，

但自安住立，有所得見中。

若住空閑處，自貴而賤人，

尚不得生天，何況於菩提？

皆由著空閑，住於邪見故，

邪見與菩提，皆等無有異。

但以名字數，語言故別異，

若人通達此，則為近菩提。

分別煩惱垢，即是著淨見，

無菩提佛法，住有得見中。

若貪著佛法，是則遠佛法，

貪無礙法故，則還受苦惱。

若人無分別，貪欲瞋恚癡，

入三毒性故，則為見菩提，

是人近佛道，疾得無生忍。

若見有為法，與無為法異，

是人終不得，脫於有為法，

若知二性同，必為人中尊。

佛不見菩提，亦不見佛法，

不著諸法故，降魔成佛道。

若欲度眾生，勿分別其性，

一切諸眾生，皆同於涅槃，

若能如是見，是則得成佛。

其心不閑寂，而現閑靜相，

是於天人中，則為是大賊，

是人無菩提，亦無有佛法。

若作如是願，我當得作佛，

如是之凡夫，無明力所牽。

佛法湛清淨，其喻如虛空，

此中無可取，亦無有可捨。

佛不得佛道，亦不度眾生，

凡夫強分別，作佛度眾生，

是人於佛法，則為甚大遠。

若見眾生苦，則是受苦者，

眾生無眾生，而說有眾生，

住眾生相中，則無有菩提。

若人見眾生，是畢竟解脫，

無有婬恚癡，知是為世將。

若人見眾生，不見非眾生，

不得佛法實，佛同眾生性，

若能如是知，則為世間將。

若人欲成佛，莫壞貪欲性，

貪欲性即是，諸佛之功德。

若人欲發心，隨順菩提道，

莫自有分別，心異於菩提，

發心即菩提，知是為世將。

若說外道惡，稱佛世中尊，

是二說非異，知是為世將。

若人求菩提，是人無菩提，

若見菩提相，是則遠菩提。

菩提非菩提，佛以及非佛，

若知是一相，是為世間導。

若人作是念，我當度眾生，

即著眾生相，是人無菩提，

亦無有佛法，住於有見中。

貪欲無內外，亦不在諸方，

分別是空法，凡夫為所燒，

如幻如焰響，如夢石女兒，

諸煩惱如是，決定不可得。

不知是空故，凡夫為狂惑，

若求煩惱性，煩惱即是道。

若有人分別，是道是非道，

是人終不得，無分別菩提。

凡夫畏佛法，去佛法甚遠，

若不疑空法，是人得菩提。

一切有為法，即是無為法，

是數不可得，無數故無為。

若以菩提心，自高無所畏，

自念當作佛，是人無菩提，

亦無有佛法，離菩提寶印。

若有但誦經，憶想作分別，

不深思義趣，但為貪名利，

自念當作佛，必成無有疑，

唯貪於名利，讀經住閑靜，

分別少欲行，還為貪心牽。

若欲捨遠貪，不得遠於貪，

若達貪實法，是人能離貪。

不得法實際，雖長夜持戒，

得諸無礙禪，不入佛法味。

知法無有性，不壞一切法，

不言戒非戒，得脫有見中。

以無持戒性，知於持戒法，

如是知戒相，終不毀於戒。

諸佛之法王，法藏叵思議，

無量方便力，引導諸眾生，

以一相法門，令入寂滅道。

凡夫聞佛說，無我無有法，

一相自性空，不信墮深坑。

雖白衣受欲，聞是法不畏，

勝於頭陀者，住在有見中。

現在十方佛，利益諸世間，

知法如虛空，皆以得菩提。

若有無智者，樂於分別法，

聞是實法者，則生疑怖畏，

是人無量劫，備受諸苦分。

「說是諸偈法時，三萬諸天子得無生法忍，萬八千人漏盡解脫。即時地裂，勝意比丘墮大地獄。以是業障罪因緣故，百千億那由他劫，於大地獄受諸苦毒；從地獄出，七十四萬世常被誹謗，若干百千劫乃至不聞佛之名字；自是已後還得值佛，出家學道而無志樂，於六十三萬世常反道入俗；亦以業障餘罪故，於若干百千世諸根闇鈍。世尊！爾時喜根法師，於今東方過十萬億佛土，有國名寶莊嚴，於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勝曰光明威德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於今現在。其勝意比丘，今我身是。世尊！我未入如是法相門時，受如是苦分別苦顛倒苦，是故若發菩提心者、若發小乘心者，不欲起如是業障罪、不欲受如是苦惱者，不應拒逆佛法，無有處所可生瞋礙。」

佛告文殊師利：「汝聞是諸偈得何等利？」

「世尊！我畢是業障罪已，聞是偈因緣故，在所生處利根智慧，得深法忍、得決定忍，巧說深法。」

「文殊師利！為誰力故能憶如是無量阿僧祇劫罪業因緣？」

「世尊！諸菩薩有所念、有所說、有所思惟，皆是佛之神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從佛出。」

佛告文殊師利：「若得佛十力，若有聞是經者，等無有異；若得無生法忍，聞是經者亦等無異。」

文殊師利言：「如我知佛所說義，聞此經者得無量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文殊師利！如是如是！聞是經得無量不可思議功德之利，但佛不廣說。何以故？不修道不精進者，如是惡人聞說是利則不能信受。」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及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護念是經於未來世後五百歲，當令此經普宣流布皆得受持，魔若魔天不得其便。」

爾時佛欲護念是法故左右顧視，即時十方恒河沙無量國土六種震動，如是則為護念是經，及十方恒河沙諸佛亦護念是經。說是經時十方國土中恒河沙等無量眾生得無生法忍，何況得聲聞無學者，何況住學地者。

爾時阿難即從坐起，偏袒右肩白佛言：「世尊！當以何名此經，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是經名為『諸法無行』。」

說是經已，文殊師利法王子、彌勒菩薩摩訶薩、師子遊步菩薩摩訶薩、華戲慧天子等一切菩薩眾，及阿難、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諸法無行經卷下

# 大乘同性經卷上(亦名一切佛行入智毘盧遮那藏說經)

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在大摩羅耶精妙山頂摩訶園林華池沼邊大持呪神所居止處人不能行最得道者所居之處，共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一切皆是摩訶聲聞，所作已辦，已過一切凡夫之地，其名曰：尊者阿若憍陳如、尊者阿說示、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目揵連，與如是等諸大聲聞。復有菩薩摩訶薩眾，皆大菩薩，悉得一切菩薩三昧陀羅尼行，一切已住諸菩薩地，其名曰：聖者彌勒菩薩摩訶薩、大意菩薩摩訶薩、益意菩薩摩訶薩、堅意菩薩摩訶薩、定意菩薩摩訶薩、無盡意菩薩摩訶薩、無邊意菩薩摩訶薩、海意菩薩摩訶薩、正定意菩薩摩訶薩、淨意菩薩摩訶薩、智意菩薩摩訶薩，如是等一切各各佛剎已得受記，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法輪故。復有最上最勝天、龍、夜叉、揵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并持呪神及非人等，種種形容、天冠衣服，執持器杖并諸幢蓋，及諸鬼神、仙人眾等，皆來集坐為欲聽法。

爾時世尊，眾如大海前後圍繞，有所說法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具足廣說清淨梵行。爾時楞伽大城之中，有羅剎王名毘毘沙那，治化於彼。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聞佛今住大摩羅耶精妙山頂摩訶園林華池沼邊大持呪神所居之處人不能行最得道處，與千二百五十比丘現說梵行。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即生念言：「如來名字世間希有，如優曇華於無數時乃一得聞，何況值佛。我於是中無量無數時不得聞法，猶如盲龜遇浮木孔，是中諸佛及以佛法、入佛境界證佛道者，如是之事倍復最難。我若齎持多諸珍寶，及真珠貫、無量香華、末香塗香、華冠衣服、寶幢幡蓋，并及繒束、音樂歌讚，與我眷屬往詣佛所，到佛所已以此種種供養之具供養如來，欲問正法，報我一生。」

時毘毘沙那楞伽王，普皆宣告諸羅剎眾：「汝等可共同心和合，捉持豐足勝妙金銀摩尼寶珠、珂玉琉璃珊瑚馬瑙真珠瓔珞并赤真珠，種種精妙無量香華，作諸音樂及以歌讚，須向佛所，如來法王三界最勝，無上福聚具足眾相，一切智見無上福田，我等向彼持此供具以用供養。所以者何？於無數時，值佛出世得見佛難、離八難難、聞三寶難。」

作此念已，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於其眾中說偈告言：

無量無數時，佛乃現世間，

欲離於八難，復經無量世，

百千億劫中，希逢於世尊，

譬如優曇華，無數時乃出。

地獄與畜生，最苦餓鬼道，

往來於六趣，展轉如車輪。

令此眾生類，離諸八難厄，

利益眾生故，故出世間燈，

智日光所照，能破無明盲。

相隨至彼處，供養無上尊，

教天人世中，供養獲大果。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說此偈已，佛神力故，於虛空中放百千億那由他大光明網，遍照楞伽大城。照已，毘毘沙那及一切羅剎眾，皆悉踊躍。爾時彼大光明焰中，演出甚深法相之偈：

諸法本寂空無我，眾生初中後叵得，

譬如虛幻夢泡焰，霧電水沫旋火輪。

世諦緣法悉非真，無明愛根世間現，

真觀無愛及無明，諸法如空淨叵說。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聞彼光明網中演出如是法相偈已，即得甚深無我法忍；彼羅剎眾中或得忍者，或有發於菩提心者，或有發順忍者，有實見者。時毘毘沙那楞伽王，於佛法中明了無疑，既著菩提堅鉀鎧已，復發此願而說偈言：

天人及與阿修羅，一切梵王上天眾，

如此無上最妙法，彼等未曾得覺見。

我應未來得斯法，具足一切無礙智，

此世界中成佛道，度脫無量億眾生。

演說諸佛微妙法，最勝無漏八聖道，

令我所作無邊智，三十二相莊嚴身。

若有精勤行善行，及佛功德行滿足，

利益眾生脫怖畏，持諸功德滅有塵，

面如日月淨光明，於三界中得作佛。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即隨其意，應念出生種種精妙華香、塗香末香、華冠衣服、寶幢幡蓋、摩尼繒束、真珠瓔珞，作諸伎樂擊掌歌讚妙聲遍滿，讚歎如來功德相好。持如是等諸供養具，與其眷屬於虛空中，如鵝王行來向佛所，至佛所已從空而下。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與眷屬俱向佛合掌，接世尊足頂禮百遍，禮拜訖已遶佛三匝乃至千匝。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即於佛所五體投地如斫樹倒，復說此言：「南無無量功德莊嚴最上法身師子丈夫三界最勝世尊釋迦牟尼至真等正覺。」出此語已即起合掌，於世尊前說偈讚歎：

昔世億生轉精事，難行苦行求菩提，

布施飲食及衣乘，億數七珍與乞者，

不思議劫無悔悋，捨國聚落及臣民，

王宮莊嚴寶豐滿，億劫難捨皆能捨。

昔名王子須大拏，於山林中施妻子，

前捨自身救產虎，割其身肉濟窮鴿，

挑眼施盲婆羅門，於彼生中無怨恨，

施頭為求菩提因，心於索者常歡喜。

為護戒品長清淨，不犯聖行順無為，

不斷生命盜他物，常順梵行世無妬，

離於飲酒不妄語，護諸眾生如己身，

昔不兩舌諸惡言，亦無瞋恚說綺語。

世尊離邪常調順，於前眾生無惱觸，

功德如意離邪見，供養三寶無壞心。

出家無垢除五欲，依順佛戒解脫行，

前行忍辱受諸苦，誹謗毀訾及困責。

往昔所受諸苦痛，為眾生故無恨心，

若在佛邊起殺惱，於彼慈心視如子。

佛生於世常修忍，解脫億數苦眾生，

如來往昔求道時，作大仙人名曰忍，

彼所生中被割截，忍痛於王無害心，

為彼國王及夫人，演說白法令歡喜。

不思億劫常精進，懈怠邪意狹劣除，

昔諸苦行皆能忍，廣大精進覺菩提，

經行不睡亦無乏，尊重供養無量佛，

眾生所須常隨順，熏修成佛無上法。

昔行禪定為伏心，已善四禪無色定，

三昧念五神通力，往昔行滿無漏禪。

如來智慧滿無漏，知法如幻悉虛假，

無我眾生命及人，煩惱網纏因業轉。

欲界不淨四種惑，眾生煩惱界本淨，

既知實淨眾生本，得具六種波羅蜜。

誰能說此智方便，勤求無盡佛福聚，

發勝三業向如來，來世得佛我頂禮。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說此偈已，復以無量種種最妙及以香華末香塗香、華冠衣服寶幢幡蓋，音樂歌詠讚歎如來，尊重恭敬具足承事，供養於佛并諸聲聞大菩薩眾；彼羅剎眾亦復如是，如法發起供養如來稱可佛意。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供養訖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有疑，欲問如來、至真、等正覺，唯願世尊，為我開解。」說此語已。

佛告楞伽王言：「楞伽王！吾常開汝問佛所疑，隨汝意樂，當為解說令心歡喜。」

時楞伽王得開許已，白佛言：「世尊！眾生眾生者，世尊！以何義故名為眾生？」

佛言：「楞伽王！眾生眾生者，眾緣和合名曰眾生，所謂地水火風空識名色六入因緣生。又眾生者，猶如束竹，緣業故報、緣業得果，我、人、眾生、壽命、畜養、眾數、知者、見者、作者、觸者、受者，是名眾生。」

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世尊！彼眾生者，以何為本？依何而住？以何為因？」

佛言：「楞伽王！此眾生者，無明為本，依愛而住，以業為因。」

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世尊！業有幾種？」

佛言：「業有三種。何等為三？身、口、意業，復有三相，淨、不淨、非淨非不淨。」

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復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捨此壽命受彼壽命，捨此故身受彼新身？」

佛言：「楞伽王！眾生捨此身已，業風力吹移識將去，自所造業而受其果，若善及不善、非善非不善，眾生如此造業行者，即於彼處而受新身，或受卵生、或受濕生、或受胎生、或受化生，皆是一切業風所造，而業亦不自知所造，各自受報。楞伽王！眾生如是，捨此身命受彼新身。」

楞伽王言：「世尊！眾生捨此身命未受彼身，於其中間識停何處？」

佛言：「楞伽王！於汝意云何？田中種子至生牙時，為當子先滅已然後牙生？為當其牙先生然後子滅？為當唯子滅時其牙即生？」

毘毘沙那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楞伽王！是義云何？」

楞伽王言：「世尊！其子若滅，其牙即生。非先子滅，然後牙生。非先生牙，然後子滅。」

佛言：「如是。楞伽王！非識先滅，後識方生。楞伽王！亦非先生前識，後識方滅。楞伽王！唯後識滅，前識即生。楞伽王！如步屈蟲，先安頭足次後足隨，其形屈伸間無斷絕。如是如是，楞伽王！此之神識，見前有中生處了已，識即令移託就於彼，間無斷絕。」

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世尊！若如是者，無中陰耶？」

佛言：「楞伽王！一種眾生卵生是也，捨此身已入於卵中，而是神識業風所捉，停住卵中昏鈍不覺，及至覆成識方覺了，當知彼卵已為熟也。何以故？卵生眾生法如是故。未成熟時不覺不了。所以者何？為業力故。楞伽王！復有眾生福力純厚，得於轉輪王家作子，而彼在胎不為胎污，亦不與胎不淨共住亦不污染。楞伽王！其轉輪王所生子者多受化生，設受胎者，初入胎中結子已成，及生出後破膜出身。楞伽王！是因緣故說有中陰。」

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世尊！眾生神識為當幾大？為作何色？」

佛言：「楞伽王！眾生神識無邊大，無色無相、不可見，無礙無形無定處、不可說。」

毘毘沙那言：「世尊！識相如此無有邊大，無色無相不可見，無礙無形無定處不可說者，豈非斷絕？」

佛言：「楞伽王！吾今問汝，隨汝意答，當為汝說。楞伽王！譬如大王在宮殿中或高樓上，婇女圍遶安樂坐時，著種種衣及諸瓔珞。時大園林阿輸歌樹，種種雜華莊嚴精麗，其園在處有細軟風或大駃風，吹彼園林阿輸歌樹，眾華香氣至王所者，王聞之不？」

毘毘沙那白言：「世尊！我聞此香。」

佛言：「楞伽王！汝聞此香，分別知不？」

王言：「世尊！我能得知。」

佛言：「楞伽王！此華香氣王言知者，見大小耶？定作何色？」

楞伽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此香氣相，無色無現、無礙無相、無定處、不可說，是故不見大小形色。」

佛言：「楞伽王！於意云何，若不見彼香氣大小，非斷絕相耶？」

毘毘沙那言：「不也。世尊！何以故？若此眾香是斷相者，無人得聞。」

佛言：「如是如是。楞伽王！識相亦爾，應如是見。楞伽王！若識斷相，則無生死而可得知。如是楞伽王！識相清淨，唯是無明貪愛習氣業等，諸客煩惱之所覆障。楞伽王！譬如清淨虛空之界，唯有四種客塵污染。何等為四？所謂烟、雲、塵、霧。楞伽王！識相如是，本清淨故，無邊、不可捉、無有色染，唯是諸客煩惱之所覆染。所以者何？楞伽王！若正觀時不得眾生，無我、無眾生、無壽命、無畜養、無人、無眾生數、無知者、無見者、無覺者、無受者、無聽者，乃至無色、受、想、行、識等。楞伽王！若正觀時無有分別而可得者，楞伽王！諸法和合無有實相。汝雖得是眾生實相，亦莫捨此生有曠野。云何名得眾生實相？所謂得彼大智同性。」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眾生業力自迴轉，不得八聖最上道，

若離諸業證無漏，行無上行利眾生。

時毘毘沙那言：「世尊！有無量恒河沙等眾生，於此三界稠林有海，到彼岸者復欲到者，有證聲聞法者、有證緣覺法者，亦有若干已證無上大智同性者，於未來世亦有無量無邊不可數阿僧祇過是數恒河沙等眾生，乘此三乘各各別乘得入涅槃，而眾生界無增無減。如是世尊！我知如是，心生厭惓。」

佛言：「楞伽王！汝莫於此生厭惓想。所以者何？諸眾生界前後不可盡故，虛空界、法界亦爾。是故楞伽王！諸眾生界不可言說，以是得知不增不減。如是三界稠林有為海中，已得度者、當欲度者，而眾生界亦不增減。楞伽王！譬如虛空界不增不減，無前無後亦無中間，是故虛空不可得知，遍一切處無礙無憂無作無想。如是如是，楞伽王！非眾生界有初中後求之可得。楞伽王！唯有已得聖法同性，是名盡於眾生界耳，而有為道不盡不滅。楞伽王！亦不離彼有解脫道。何以故？是眾生界法如此故，是故無初無中無後。」

毘毘沙那復問佛言：「世尊！眾生有為行海相貌何似？」

佛言：「楞伽王！眾生有為行海猶如大海。」

復問佛言：「世尊！諸佛之法復似何等？」

佛言：「楞伽王！諸佛之法猶如船舶。」

復問佛言：「世尊！出家比丘受具戒法復似何等？」

佛言：「楞伽王！出家比丘受具戒法，似治生人乘於船舶。」

復問佛言：「世尊！如世尊說，依佛戒法具足奉行無毀破者，復似何等？」

佛言：「持戒精進受法知足，似治生人乘堅牢船成就具足。楞伽王！有能如佛所說戒法不破不犯具足行者，亦復如是。」

復問佛言：「世尊！善知識者復似何等？」

佛言：「楞伽王！善知識者猶如船師。」

復問佛言：「世尊！勤行八聖道復似何等？」

佛言：「楞伽王！勤行八聖道者，似正疾風吹於船舶。」

毘毘沙那復問佛言：「世尊！禪定三昧及諸神通復似何等？」

佛言：「楞伽王！神通三昧猶如寶國。」

毘毘沙那復問佛言：「世尊！七菩提分復似何等？」

佛言：「楞伽王！七菩提分猶如七種寶性。」

復問佛言：「世尊！得七菩提分證大乘同性者復似何等？」

佛言：「楞伽王！得七菩提分證大乘同性者，譬如值得七種寶性巨富貨賄稱意滿足，善哉善出家者，於我法中證於無礙無上佛果。」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觀察諸有苦，自苦眾生苦，

亦捨諸有縛，我法中出家，

即名為佛子，眾中最大德，

勤苦如法行，當得為世尊。

爾時毘毘沙那復問佛言：「世尊！若有眾生於佛法中得出家已，不能持戒，或有犯戒、或有破戒犯欲行者、或有脫於法服捨戒還俗。世尊！如是癡人譬如何等？」

佛言：「楞伽王！若有眾生於我法中得出家已，受於戒法作諸毀犯，是癡人輩多墮惡道，如治生人在大海中，船舶破壞沒命於水。」

毘毘沙那言：「世尊！若有破戒犯戒犯欲行者，復說我行精進梵行，復有捐棄法服捨戒還俗，彼一種人命終亡已或生好處，彼似何等？」

佛言：「如治生人於大海中，船舶破壞沒溺水中，或有得船板者、或有得死屍者、或有自力浮者。楞伽王！是治生人得船板者，因風力吹得至洲島。捉死屍者，海波所推漸到彼岸。何以故？大海之法不宿死屍。若其自力能浮得度隨意所至，此是海神慈悲濟彼。如是如是，楞伽王！若我法中得出家者，不能依戒如法護持，若捨戒法著於俗服得生善處者，或因我邊得正信者，或復內淨，或雖破戒恒有慈行或有精進。是故楞伽王！雖是破戒及還俗者，還因我法得生善處。」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往昔已作多罪業，無邊千億世生中，

發露懺悔更不造，滅無增長故清淨。

時毘毘沙那復問佛言：「世尊！凡有幾種助菩提法？」

佛言：「楞伽王！有三十七品助菩提法。何者名為三十七品？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及八聖道。楞伽王！是名三十七品助菩提法。」

復問佛言：「世尊！解脫門者為有幾許？」

佛言：「楞伽王！有三解脫門。何者為三？所謂空、無相、無願。」

復問佛言：「世尊！須念何法？」

佛言：「念厭滅入涅槃。」

復問佛言：「世尊！諸對治法凡有幾許？」

佛言：「楞伽王！總而言之，三種對治。何者為三？謂貪欲心者不淨觀，瞋恚心者慈悲觀，愚癡心者因緣觀，是名三種對治之法。」

復問佛言：「世尊！幾許巧能應須念持？」

佛言：「楞伽王！須念持者，巧知陰、巧知界、巧知入、巧知方便。」

復問佛言：「世尊！須作何觀？」

佛言：「楞伽王！須觀甚深十二因緣及四聖諦因果證等。」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復更圍遶世尊三匝，以諸雜色七寶之華散於佛上，散已右膝著地合掌向佛，驚歎如來而說偈言：

云何菩薩諸聖行，生精進意利世間？

施戒忍辱及精進，發最上意為菩提，

求彼無漏智慧時，攝化多億諸眾生，

眾寶莊嚴無濁垢，精妙剎中得成佛。

爾時世尊告毘毘沙那楞伽王言：「善哉善哉！楞伽王！汝能諮問如來此事，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解說。楞伽王！菩薩摩訶薩常須行六波羅蜜，於一切眾生邊不生惡心。楞伽王！菩薩行如是法時不減不少，於諸佛法常得增長，亦不染著世間之法，攝受教化無量眾生，亦能清淨如來剎土，復能具得大智同性，於佛法中無障無礙。」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白佛言：「世尊！云何修行？云何得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放捨憍慢、貢高、嫉妬，常行四種清淨梵行，歡喜普為一切眾生恒行正真，須捨殺、盜、妄言、綺語、兩舌、惡口、飲酒、婬妷，莫使暫忘菩提之心，意樂勤行六波羅蜜，所作恒為安樂眾生，於有為中心常寂靜，欲度有海多諸怖畏，汝當正觀三界眾生令得度脫。

「復次楞伽王！汝若欲求菩提之者，須如是知，言菩提者，但有名字言語謂菩提耳。何以故？楞伽王！無有是菩提，無根是菩提，無住是菩提，無垢是菩提，無塵是菩提，無我是菩提，不可捉是菩提，無色是菩提，無形是菩提，無此是菩提，無彼是菩提，無憂是菩提，無惱是菩提，無著是菩提，無染是菩提，無邊是菩提，無為是菩提，無濁是菩提，已過一切根是菩提，除一切憶想念是菩提，已過一切有行是菩提，無底是菩提，難知是菩提，甚深是菩提，無字是菩提，無相是菩提，寂靜是菩提，清淨是菩提，無上是菩提，無譬喻是菩提，無求是菩提，無斷是菩提，不壞是菩提，無破是菩提，無思惟是菩提，無物是菩提，無為是菩提，無見是菩提，無害是菩提，無明是菩提，無流注是菩提，常住是菩提，虛空是菩提，無等等是菩提，不可說是菩提。楞伽王！欲求菩提者，若不求法是求菩提。何以故？楞伽王！若無有著，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無我相、眾生相、命相、人相、畜養相、眾數相、作相、受相、知相、見相，乃可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不得世諦相者，不執著法，不執著陰、界，乃至不執著諸佛、菩薩，乃可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楞伽王！無所執著即是菩提。若不執著物，若不執著常，若不執著斷者，於未來世證成菩提。所以者何？楞伽王！一切諸法後際滅故。」

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得知一切世諦法耶？」

佛言：「楞伽王！知一切世諦法，如幻如化、如夢如焰、如水中月、如乾闥婆城，一切世諦法應如是知、如是覺、如是觀。」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即得菩薩三昧，名無等等法光明智相；得陀羅尼，名一切巧音。得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三昧陀羅尼已，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得此三昧陀羅尼已，覺知一切世諦之法。」

佛言：「楞伽王！云何覺知？」

毘毘沙那言：「世尊！一切世諦之法，如夢如幻、如響聲等、如山水駃、如水中月、如風吹空華、如秋雲起、如珠光明、如燈焰火、如華上露、如揵闥婆城、如水上泡、如虹如焰，世尊！我已覺知世諦諸法現皆無常。」

爾時世尊即放頂上百千億那由他種種妙色光明，所謂青黃赤白紅紫頗梨及金等色，普照無量無邊阿僧祇諸佛剎土，既遍照已還入頂上。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說偈問言：

佛上妙德非無因，開放清淨光明網，

今意精妙覺發誰，放百光網願佛說。

佛告目犍連言：「汝見此毘毘沙那楞伽王，在於我前合掌正立，以此廣大供養之具，用供養我及聲聞眾、諸菩薩眾，因此功德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

目犍連言：「世尊！我見。世尊！我見。」

佛言：「目犍連！是毘毘沙那楞伽王，從我已去乃至當欲供養承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過是已後彼身功德本力具足，有世界名蓮華城，彼有世尊，號蓮華功德相震聲威王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現在彼住，遊行說法。彼佛如來壽命無量，世界清淨。此毘毘沙那楞伽王化生彼剎，生彼中已，即得菩薩歡喜之地，如是乃至得菩薩十地，過無量劫數已，於後生此娑婆世界當得成佛，號曰善妙震聲金威善淨光明現功德寶蓋莊嚴頂相毘盧遮那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最後生。彼世界者名電寶冠，除諸山阜、坑坎、崖坂、土石、糞穢，無有女身及惡道等。而彼佛剎清淨勝彼現在阿彌陀如來佛剎，諸菩薩眾充滿彼國，劫名善觀明，彼佛如來壽命無量。目犍連！是故如來、至真、等正覺微笑。」

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時，以為法故，歡喜踊躍遍體戰慄，飛上虛空高七多羅樹，於虛空中說此偈言：

一切諸法空如夢，清淨非有同虛空，

我及無我悉皆無，我知如化如電光。

眾生有中自生滅，諦求一法不可得，

初中後等無所有，畜養眾生命亦然。

眾生隨業得果報，有中展轉不休息，

若行如此菩提行，得知諸法體皆空。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說是偈已，從空中下，遶佛三匝，遶三匝已蒙佛威神却坐一面。

時海眾中或有天、龍、阿修羅等證法得果者，或有夜叉、羅剎發菩提心者，或有緊那羅、摩睺羅伽於諸佛法得無疑者，或有迦樓羅、乾闥婆及呪神等得陀羅尼證法得果，於一切法得不退轉者。即時大地震動，自然光明遍滿佛剎，乃至大小鐵圍山間普皆明照，一切惡道諸苦悉除，上虛空中雨諸天華，響擊天鼓叫嘯等聲，并諸衣服空中舒卷，自然顯現如是種種不思議事。

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觀其自眾，如是告言：「汝等一切相與和合來向世尊，生恭敬心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時彼無量百千羅剎相與和合，向佛合掌白言：「世尊！我等聚集相與和合，從今已去歸依於佛及以法、僧，發菩提心。世尊！我等從今已去行大乘行，如來證知。世尊！我等於未來世，在此娑婆剎中得成正覺，定斷惡業為無上尊，為一切眾生作利益故。」

佛言：「善哉善哉！汝等若能發菩提心者，汝等當行四種善法。凡善行者，行此四法得不忘彼菩提之心。何等為四？一者所有願行不違不失、二者於諸眾生常行慈心、三者一日三時供養三寶晝夜不絕、四者不願聲聞辟支佛果；此為汝等四法具足，不忘失彼菩提之心。」

爾時海龍王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白佛：「世尊！毘毘沙那楞伽王，往昔造何善根，乃能如是廣供養具供養於佛及無數聲聞、菩薩眾等，供養訖已發菩提心，發菩提心已證不退轉，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作是語已。

佛告海龍王言：「龍王！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劫數時，彼有佛號大悲所生智相幢如來、至真、等正覺、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而彼如來亦還生此娑婆世界五濁世中，而彼如來、至真、等正覺，於眾生中演說分別三乘之法。龍王！時彼如來亦還住此摩羅耶山頂上，與五百比丘大聲聞眾、無量天龍及非人等，眾中說法。龍王！時有羅剎童子名毘毘沙歌，亦還住此楞伽大城，形貌雄猛大腷巨力，其性䩕惡面目鄙醜，唯食肉血口牙可畏。龍王！時彼毘毘沙歌羅剎童子，聞佛世尊住摩羅耶山頂上，即作是念：『我不欲此沙門及比丘眾在摩羅耶山頂上居住。何以故？若彼沙門住在摩羅耶山頂上者，我不能攝大海雜類，亦無眾生可殺害者，我今住此則恒飢餓。』龍王！時彼毘毘沙歌羅剎童子，即告其眾諸羅剎言：『汝等有大力者宜可速來，著堅牢甲，各執刀杵槌弩斧戟、弓箭鉾楯，并金剛杵、鬪輪槊等，嚴持如是種種器杖。何以故？我今應當驅彼沙門及沙門眾去我境界，令其捨離我所住處。』龍王！時毘毘沙歌羅剎童子，帶好堅甲及羅剎眾，各持種種別色器杖，飛行虛空向彼大悲所生智相幢如來。往至彼已住在虛空，與其徒眾語世尊言：『去去沙門，我不用汝住此山頂，莫復令我殺汝沙門及汝眾等。』龍王！爾時大悲所生智相幢如來，即現神通。現神通已，時毘毘沙歌羅剎童子及其徒眾，各見自身被五繫縛，又見十方鐵網羅布，欲走無路㦗然定住。

「龍王！時毘毘沙歌羅剎童子及羅剎眾，心驚惶怖即生是念：『我等今者欲何處去？求歸命誰？向誰求救？誰脫我等難？』龍王！爾時彼佛眾中有呪神王，名正定深滿功德威，與彼毘毘沙歌羅剎童子宿作善友，在彼世尊眾中集坐。龍王！爾時正定深滿功德威持呪神王，語毘毘沙歌羅剎童子言：『善友！諸佛世尊教化人天，所得無量諸功德法三界獨尊，眾生中寶有大悲行。汝善友及羅剎眾，此可歸依及以法僧。汝等歸依三寶發菩提心，一切繫縛即得解脫。』說是語已，龍王！爾時正定深滿功德威持呪神王，教化力故及佛神力，即時毘毘沙歌羅剎童子及羅剎眾，俱共合掌出如是言：『南無無邊功德莊嚴身者，南無最上大悲覺者，我等與汝今日已去，歸依於佛及以法僧，我等恒行歸依三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龍王！時毘毘沙歌羅剎童子及一切羅剎眾，出此言已，一切繫縛即得解脫，從虛空來向大悲所生智相幢王如來，至彼世尊三匝圍遶。時毘毘沙歌羅剎童子及羅剎眾，一切俱時頂禮佛足，於彼如來乞求懺悔，乞懺悔已各還本處。

「龍王！於汝意云何？汝今當知，是時世中毘毘沙歌羅剎童子者豈異人乎？今毘毘沙那楞伽王是也。時彼世中羅剎眾者更非別眾，今毘毘沙那楞伽王羅剎眾者是也。龍王！於汝意云何？時彼世中正定深滿功德威持呪神王者亦非別人，即是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是也。」

作是語已，此三千大千世界即時震動，猶如船舶在大海中隨波動搖，眾生類中無見驚怖及以害者，唯得一切安隱快樂，一切眾生持十善行。時此娑婆佛剎，除去高山須彌大海、國土聚落、山林海島、黑山龕窟稠林、園池河泉、陂澤丘陵、坑坎崖隴、石壁沙鹵、棘刺泥糞、臭穢可惡，除閻浮檀金。大光普照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大小鐵圍山中一切諸闇一切光明，及以日月所不照處彼明遍照隱蔽日月，況餘光明。一切諸影是時不現，滅除一切地獄、畜生、餓鬼等苦。即時此娑婆世界諸天人等，若有苦惱一切皆得安隱受樂，若有眾生飢者得食、渴者得飲、裸者得衣、貧者得寶、盲者見色、聾者聞聲、啞者能語，六根殘缺悉得具足，閉在牢獄普皆解脫。

大乘同性經卷上

# 大乘同性經卷下

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耶舍譯

是時雜類眾生，無有貪欲、瞋恚、愚癡、慳妬等心，各各唯有善心、慈心、安樂之心，猶如父母兄弟姊妹。當於是時，一切眾生得如是等心行，安樂歡喜踊躍遍滿諸根，無復寒熱及以憂愁。如是一切眾生樂心具足，不聞高聲及諸大聲。復此大地平正如掌、琉璃所成，化出種種深廣妙池，七寶為砌、金沙布底，八功德水清淨盈滿。彼諸池中自然化出無量蓮華大如車輪，彼諸妙華有七寶色，開敷微妙其葉柔軟，或復化出無量蓮華廣一由旬，雜色精妙香氣柔軟如迦陵伽衣。又復化出百千億那由他多諸種種蓮華莊嚴，或復化出無量蓮華，廣二由旬，或三四五，乃至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及百由旬，或復化出無量蓮華廣千由旬。是時娑婆佛剎雨大香雨灑散於地，彼水香氣柔軟微妙，能令眾生歡喜踊躍。諸微妙風吹彼種種天妙華雨自然墮落，所謂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月華、大月華、意華、大意華、雨如是等廣大諸華。復有勝妙諸末香雨，復有沈水香、多伽羅香、黑沈水香、牛頭栴檀，此等香烟如是出現處處遍滿。又復出生過無量百千億那由他阿僧祇數大如意樹，七寶所成，縱廣高下或一由旬乃至百由旬，最勝端嚴悉皆樂見。其諸寶樹以種種寶衣服繒綵白拂垂毦鈴網莊嚴，彼諸寶樹雨於種種精妙七寶，所謂金、銀、琉璃、摩尼、真珠、車𤦲、馬瑙、赤真珠貫如是等雨。又諸寶樹雨種種柔軟雜色衣服，所謂歌奢衣、俱奢衣、憍奢耶衣、歌尸歌衣如是等雨。又諸寶樹雨諸瓔珞，以閻浮檀金所作成就，種種雜寶間錯微妙，所謂鐶釧耳璫、天冠臂印、珠繩寶瓔、金鎖瓔珞如是等雨。又彼諸寶如意樹下，出生百千億那由他師子之座，各以種種七寶所成，彼師子座高於七刃，菩薩坐上，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容貌端嚴眾所憙見，其身內外自然明徹。彼一切諸菩薩前，出生百千億那由他榻，各七寶成，彼諸榻上各千天子而坐其上，奏五音樂并出歌歎，其聲精妙能令聞者心意喜躍，其音聲中出諸歌讚，說是偈言：

平等無等等，我所悉皆無，

具功德莊嚴，一切世希有。

精進諸苦行，此法如是生，

微妙莊嚴事，故現一切世。

能除地獄等，此法如是生，

微妙事莊嚴，故現一切世。

能除地獄等，所有生道苦，

及諸有等苦，是時皆得滅。

除彼塵垢穢，諸人等癡垢，

善勝微妙事，故現諸人中。

今者無邊剎，是時皆平廣，

大山及諸河，須彌海悉無，

以琉璃為地，清淨平如掌，

諸寶雜色樹，精妙普樂見。

剎中復有此，嚴淨焰光明，

金色諸精妙，翳障於日月。

多種雜寶座，有諸菩薩坐，

威光如百日，眾相莊嚴身。

無量諸池邊，周匝摩尼寶，

八分功德水，清淨盈滿中，

百千種蓮華，莊嚴陂池裏，

廣大如車輪，展轉倍於前。

復有堅牢座，一切寶所成，

百千億千天，天眾悉端嚴，

奏諸微妙音，讚歎及歌詠，

如來神力故，出此眾妙聲。

出如是等音樂歌詠事相偈法，有過無量無邊阿僧祇法句。

爾時世尊集會之中，所有諸天及以人等，有大乘行者、樂大乘者、信廣大意者，因此無邊光明力故，見彼一切佛剎如是功德莊嚴清淨。其中天人有行聲聞、辟支佛行者，不見不知佛剎功德莊嚴清淨。其諸菩薩摩訶薩等在此剎中，悉得無量無邊阿僧祇三昧陀羅尼神通法句，復有諸大聲聞得入一切寂滅三昧。

爾時有師子座縱廣正等高百億由旬，自然而現，七寶所成天衣敷上。時有如來身大無邊，現於坐上加趺而坐，其身相好端嚴無譬顯現具足。有大蓮花縱廣正等高八萬四千由旬，七寶所作出現佛前，有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蓮花，莊嚴圍遶開敷柔軟精妙端嚴。復有過無量阿僧祇數幢幡懸蓋，種種雜寶間錯而成，於虛空中懸無量無邊真珠等寶及諸繒綵，復懸無量無邊寶鈴羅網。有如是等功德莊嚴，於此佛剎自然顯現。如是不可說無量無邊阿僧祇未曾有事，於此娑婆佛剎中現，又不可說不可量不可數大莊嚴神通之力，昔所未見本未曾聞，於此娑婆世界中，現如是等最大最勝希有之法。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即發此念：「何因何緣，此佛剎中顯現希有不可思議大莊嚴事？神通之力令眾踊躍，我當問佛、至真、等正覺，破此疑心。」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以其右膝置蓮花上，向佛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有疑欲問如來，願開疑網？」

佛告彌勒：「如來、至真、等正覺常開汝問，若有疑惑當為解說。」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蒙佛許已，白佛言：「世尊！是誰因緣有此事相，於此娑婆佛剎顯現如是希有奇特踊躍之法，所謂現神通力，一切功德莊嚴佛剎勝淨嚴飾明徹無垢，一切惡心悉已除滅，乃至不可稱說無有窮盡未曾聞見。世尊！此菩薩眾見如是等神通為法世間顯現，一切疑惑。世尊！欲為何事？」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說偈問佛：

世間希有今是何，顯現如是大世尊，

驚怪未曾有斯法，今於此事生疑惑。

震動大地并巨海，或有安住淨世界，

開敷清淨金光網，除滅世間一切闇。

蓮華百千無有邊，復有雜花妙寶樹，

億數幢蓋及繒幡，并真珠貫鈴網等。

無量種福慧光明，滅除一切惡道苦，

世尊何事現此相，妙淨娑婆佛剎中。

說此語已，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汝可復坐，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何因何緣大希有法世間現者？彌勒！東方過阿僧祇恒河沙等佛剎，彼有佛剎名清淨光輪功德莊嚴寶縷界廁，彼佛剎有佛，名開敷精妙具莊嚴神通法界輪一蓋吼聲毘盧遮那藏安自在王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遊行演說法要。世界清淨，除滅慳貪瞋癡一切煩惱諸惡道等。彼佛剎中，十住菩薩摩訶薩之所居住。彼佛剎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海妙深持自在智通，得一切菩薩禪定三昧神通陀羅尼，最為第一，持一切寶莊嚴殿，與過無邊數諸菩薩摩訶薩從虛空中欲來至此娑婆佛剎。是善丈夫威神力故，於此世界作大莊嚴，神通自在先現是事。」

爾時世尊說此事已，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及其徒眾，即時現大威德光輪莊嚴之中，有無量億光明羅網，具足圍遶虛空中行，作百千種音樂歌詠，部別各各雨眾天花。復放百千億那由他光明，來至於此娑婆佛剎，即以寶莊嚴殿安置欲色二界空中。既安置已，與其徒眾從空中下，至於佛所合掌向佛，接足頂禮圍繞三匝。

爾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與其徒眾，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憐愍我等，納受坐此寶莊嚴殿。世尊於此寶莊嚴殿，為大菩薩眾說無等等深妙之法。」

爾時世尊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丈夫！汝今以此寶莊嚴殿，奉施如來、至真、等正覺。善丈夫！汝於此賢劫中毘婆尸佛已來，乃至賢劫千佛，以此一切寶莊嚴殿，過去亦施、現在亦施、未來亦施。善哉丈夫！乃能以此大寶莊嚴，嚴飾此中娑婆佛剎。」

爾時海龍王白佛言：「世尊！寶莊嚴殿今在何處？復若大小？」

爾時世尊告龍王言：「龍王！彼寶莊嚴殿置在欲色二界空中，縱廣三千大千世界。龍王！彼寶莊嚴殿，一切諸佛菩薩神通三昧力故出彼寶殿，一切菩薩安樂之處，堪以供養奉獻如來。龍王！得彼寶殿佛所居處，又是如來福力故生，能令菩薩心得清淨，復能照明十方世界，使諸眾生心意歡喜，隱翳一切諸天宮殿，不可說無邊莊嚴之事成就具足，普告十方一切菩薩皆令覺知。龍王！彼寶莊嚴殿，白琉璃為上，閻浮檀金為壁，功德藏寶以為女牆，馬瑙藏寶以為却敵，摩尼寶藏以為欄楯，淨光明寶以為欄柱，普光明寶以為其輦，一切眾寶以為其座，一切雜寶如半月形，光明無邊以覆殿上，八萬四千億那由他柱，雜色端嚴眾寶所成，精妙具足最勝供養稱可如來。龍王！其彼寶殿懸諸雜寶，無量無邊真珠繒綵金鈴羅網，立正妙幢懸諸幡蓋，牛頭栴檀以塗其地，燒堅栴檀及以沈水最上妙香，以之為楯，龍珠寶華間錯莊嚴，以種種華遍散其地。

「龍王！彼寶莊嚴殿，一切所有諸殿柱上，無數千億諸天子坐作天五音，最妙歌讚出聲踊躍，諸法明門從音樂出。龍王！彼寶莊嚴殿周匝輪迴大風所持，有千億七寶妙池，金沙為底，八功德水清淨盈滿，一一池中無數百千億那由他蓮花開敷，七寶填飾妙色端正，是諸蓮華大如車輪。龍王！彼寶莊嚴殿有寶樹園，周匝圍遶有如意樹，種種雜寶花果莊嚴，懸諸鈴網及真珠貫、繒綵細疊以為莊飾，出微妙香令心踊躍，種種寶塔妙色端正以為莊嚴。龍王！一一樹下各有七寶師子之座，天迦尸迦衣以為敷具，彼師子座高廣微妙成就具足，稱可一切諸佛菩薩。龍王！十方所有一切諸佛剎，所有瓔珞莊嚴及諸花雨，一切現彼寶莊嚴殿。龍王！彼寶莊嚴殿如是等大及以安住。」

爾時世尊告菩薩眾言：「諸善丈夫！為滿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願故，汝等隨我向於寶莊嚴殿彼處俱坐。」爾時世尊從座而起，與不可數諸菩薩摩訶薩前後圍遶。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在於右邊，彌勒菩薩在於左邊，於虛空中安庠而去，向寶莊嚴殿至彼處已。

爾時世尊與菩薩眾入彼寶莊嚴殿，殿中東面有師子座，高無數由旬，縱廣正等。是時世尊即坐其上。世尊坐於師子座時，彼寶莊嚴殿六種震動，出百千億那由他無量種種大光明網，所謂青黃赤白紅紫金色，彼諸天子作天音樂及以歌讚，雨大天花，然諸天香恒不斷絕。

爾時世尊告菩薩眾言：「諸善丈夫！汝等各各敷蓮華座而坐其上。」世尊勅已，彼菩薩眾，各就蓮華座上而坐。

佛及菩薩摩訶薩眾皆悉坐已。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作是思惟：「我於今者供養如來、至真、等正覺，兼復諮請問於佛地。」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即從坐起，隨意所生種種無量無邊阿僧祇花香塗香末香、花冠衣服幢幡寶蓋音樂歌歎，供養世尊及菩薩眾，恭敬尊重承事供養，生希有心供養訖已。又復出此勝供養具，所謂寶真珠貫，牛頭栴檀七寶為花，以大寶珠名師子無礙寶藏清淨明徹，以手執持供養世尊及菩薩眾，為供養故散於如來遍覆其上，散已禮世尊足遶百千匝，向佛合掌以偈讚曰：

顯現無量妙相身，平正端嚴無闕少，

螺髻孔雀烏蜂色，額平悅澤而廣開，

毫相圓開如妙花，雙眉形似初生月，

鼻高隆直妙無譬，眼如日照青蓮色，

耳埵妙如芭蕉莖，齒齊如白拘勿頭，

舌廣紅色得勝味，脣厚圓滿赤朱色，

妙肩洪滿現無闕，垂臂如風吹娑羅，

爪甲長妙赤銅色，手指縵網如鵝王，

足下千輻妙輪相，皆由往昔大施主，

功德勝形師子臆，體相莊嚴妙端正，

腰如弓弝金剛杵，陰相不現如馬藏，

髀脛圓滿如象鼻，脚腂端正而平滿，

指掌輪相鵝王網，進止徐庠師子步，

如來具此一切相，是故頂禮功德王。

爾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讚歎訖已，復白佛言：「世尊！我今有疑，欲問如來、至真、等正覺。若佛世尊開我疑問，乃敢請說。」作是語已。

佛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言：「善丈夫！今若有疑，恣汝樂問，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令心歡喜。」

爾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佛地有幾，一切菩薩及聲聞、辟支佛所不能行？」作是語已。

佛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丈夫！汝今欲令一切菩薩能作明了利益安樂顯現佛智，乃能問於如來此事。汝善丈夫！諦聽諦受，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善丈夫！佛有十地，一切菩薩及聲聞、辟支佛等所不能行。何者為十？一名甚深難知廣明智德地、二名清淨身分威嚴不思議明德地、三名善明月幢寶相海藏地、四名精妙金光功德神通智德地、五名火輪威藏明德地、六名虛空內清淨無垢焰光開相地、七名廣勝法界藏明界地、八名最淨普覺智藏能淨無垢遍無礙智通地、九名無邊億莊嚴迴向能照明地、十名毘盧遮那智海藏地。善丈夫！此地是如來十地名號，諸佛智慧不可具說。

「善丈夫！佛初地者，一切微細習氣除故，復一切法得自在故。第二地者，轉法輪故，說深法故。第三地者說諸聲聞戒故，又復顯說三乘故。第四地者，說八萬四千法門故，又復降伏四種魔故。第五地者，如法降伏諸外道故，又復降伏傲慢及眾數故。第六地者，教示無量眾生六通中故，又復顯現六種大神通故，謂現無邊清淨佛剎功德莊嚴，顯現無邊菩薩大眾圍繞，顯現無邊廣大佛剎，顯現無邊佛剎自體，顯現無邊諸佛剎中從兜率天下、託胎乃至法滅，示現無邊種種神通。第七地者，為諸菩薩如實說七菩提分無所有故，復無所著故。第八地者，受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四種記故。第九地者，為諸菩薩現善方便故。第十地者，為諸菩薩說一切諸法無所有故，復告令知一切諸法本來寂滅大涅槃故。」

世尊說此如來十地名已，即時此娑婆佛剎乃至十方不可說諸佛剎等，一切現大十八種相，所謂地動、中動、大動，小搖、中搖及以大搖，小震、中震及以大震，小聲、中聲及以大聲，小吼、中吼及以大吼，小踊、中踊及以大踊。是諸佛剎，或東傾西起、西傾東起，或南傾北起、北傾南起，或中沒邊起、邊沒中起，一切佛剎如是旋轉現十二相，其中無一眾生有惱害者；放大勝光照諸佛剎，滅除一切世間諸闇普得光明，所有一切諸佛剎土皆悉於此佛剎中現；或佛剎中有佛無佛、若成若壞，亦皆於此佛剎中現。彼諸佛剎雨大天花，遍滿十方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剎中，所謂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盧遮華、摩訶盧遮花、月華、大月華、蓋月花等，乃至一切剎中所有音樂不鼓自鳴，大希有事皆悉出現諸佛剎中。彼諸佛剎所有侍者，悉從坐起，各問如來諸希有事，時彼諸如來為其廣說解所疑問。

爾時此寶莊嚴殿中，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及諸菩薩，集坐眾等咸悉驚怪：「奇哉奇異！何因何緣，世尊說此佛深境界，如來所行甚深難知微密難見，一切菩薩非所行處，況諸聲聞及辟支佛。何以故？我等未曾得聞如此如來十地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我等為此善事和合相隨，請於如來、至真、等正覺廣說佛地。」諸菩薩摩訶薩各從坐起，合掌向佛說偈請言：

最勝無上尊，此間無等說，

一切佛諸地，向者已說名。

我等今驚怪，未曾聞此法，

聞諸地名已，心意俱踊躍，

如飢思美食，渴者念甘泉。

如是我欲聞，願佛說諸地。

說此語已，彼諸菩薩遶佛三匝，禮世尊足，各各在於蓮花座坐。

爾時世尊如師子王，安庠顧視觀察十方，觀十方已，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言：「善丈夫！如來諸地甚深難知，不可得底難可覺了，出過一切文辭言說。何以故？善丈夫！聲聞、辟支佛等諸地尚不可說，何況菩薩諸地、一切如來佛地名也。」

時海妙深持菩薩白佛言：「世尊！聲聞諸地為有幾多？」

佛言：「善丈夫！聲聞之地凡有十種。何等為十？一者受三歸地，二者信地，三者信法地，四者內凡夫地，五者學信戒地，六者八人地，七者須陀洹地，八者斯陀含地，九者阿那含地，十者阿羅漢地。善丈夫！是名十種聲聞之地。」

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辟支佛地復有幾許？」

佛言：「善丈夫！辟支佛地有其十種。何等為十？一者昔行具足地，二者自覺甚深十二因緣地，三者覺了四聖諦地，四者甚深利智地，五者八聖道地，六者覺了法界虛空界眾生界地，七者證寂滅地，八者六通地，九者徹祕密地，十者習氣漸薄地。善丈夫！是名十種辟支佛地。」

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諸菩薩地復有幾種？」

佛言：「善丈夫！菩薩諸地有其十種。何者為十？一者歡喜地，二者離垢地，三者明地，四者焰慧地，五者難勝地，六者現前地，七者遠行地，八者不動地，九者善慧地，十者法雲地。善丈夫！是名菩薩十種諸地。」

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一切自地從何處生？」

佛言：「善丈夫！一切自地從佛地生。」

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解脫、解脫，彼此何異？」佛言：「善丈夫！河水、海水，彼此異不？」

海妙深持菩薩言：「世尊！河水、海水廣狹有異。」

佛言：「如是如是。善丈夫！聲聞、辟支佛解脫如彼河水，如來解脫如大海水。」

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諸大小河流入海不？」

佛言：「如是如是。善丈夫！如汝所說。何以故？所有聲聞法、辟支佛法、菩薩法、諸佛法，如是一切諸法，皆悉流入毘盧遮那智藏大海。」

海妙深持菩薩復問言：「世尊！唯願世尊現初佛地，住彼初地，顯現一切如來境界，及諸聲聞、辟支佛等歡喜踊躍。」

爾時世尊現自佛剎，名無邊阿僧祇功德諸寶具蓋不思議莊嚴佛剎王，縱廣百千億那由他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諸佛剎。是時諸佛剎入無邊阿僧祇功德諸寶具蓋不思議莊嚴佛剎中，皆同一名，所有小須彌、中須彌、大須彌，一切黑山，及小河、中河、大河及諸大海，諸山林谷、槃石峯崖、糞穢沙鹵險惡之處，悉皆除滅，無有地獄、畜生、餓鬼等道，及天、龍、夜叉、揵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亦悉除滅，無有舊佛剎土功德莊嚴諸瓔珞等。此佛剎中所有地際皆琉璃成，平整如掌，大因陀羅紺色金剛為佛剎中出最上微妙莊嚴寶花，阿輸歌林名菩提樹王，七寶所成有雜妙色。此菩提樹王高無邊恒河沙佛剎微塵世界，縱廣正等。彼菩提王種種妙寶以為花葉果實枝柯，師子無礙摩尼雜寶以為莊嚴，毘琉璃、赤真珠貫鈴網繒綵。彼菩提樹出電光焰不斷不絕，或放金光、或摩尼光、或因陀羅紺光、或頗梨光、或日寶光、或月寶光。彼菩提樹王出最妙香，所謂沈水香、多伽羅香、黑沈水香、多摩羅跋香、黑栴檀香、龍栴檀香、牛頭栴檀等香，香氣出時遍彼佛剎。其菩提樹王出歌讚聲，或雨寶雨遍諸世界。

彼菩提樹下，於其東面出生大池，七寶所成清淨無濁，名曰摩訶菩提池王。深無邊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微塵等世界，縱廣正等，以閻浮檀金沙布底，八功德水具足盈滿。池四方面各四階道，眾寶所填，種種雜寶欄楯具足。彼池水中出大蓮花，名善開敷菩提蓮花相王，七寶所成，縱廣無邊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微塵等世界，七寶所作。復有百千億那由他無量無邊諸寶蓮花周匝圍遶，眾妙七寶莊嚴為葉，柔軟妙香令人愛樂。

其蓮花王臺上出菩提輦王，名無邊寶嚴飾，七寶所成，高阿僧祇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微塵數等世界，縱廣正等。彼寶嚴飾菩提輦王，所有服飾最勝最多上中之上，彼寶莊嚴殿中所有服飾、所有莊嚴及神通力，百分千分百千億分不及其一，譬如螢火在日光前其明隱翳。如是如是，寶莊嚴殿在無邊寶嚴飾菩提輦王前時，全不復現。如是種種無量無邊莊嚴瓔珞，所有服飾神通莊嚴及以光明，能令一切日月光明悉不能照無有精光。一切帝釋光、一切梵天光、一切首陀會天光，於彼無邊寶嚴飾菩提輦王前，所有若明若光若精若照者，無有此事。於彼輦中出摩訶菩提師子座王，名善照無礙師子莊嚴，七寶所成，光色無等眾事具足，迦尸迦天衣以覆其上，高百億恒河沙等微塵等世界，縱廣正等。

釋迦牟尼即便坐彼師子座上，轉名無垢威功德師子月光毘盧遮那藏琉璃幢圓通光相功德威聚日月智光王如來，大身正等如百億恒河沙佛剎微塵數三千大千世界等，一切身分皆悉具足。滿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頂背輪光莊嚴其頭，不可見頂其身清淨，譬如日月照鏡中光。彼如來身亦復如是，無有肉血及以骨髓，非因父母歌羅邏時，其身化生，清淨如彼閻浮檀金及淨琉璃、因陀羅寶紺光等色。彼如來身清淨如是，無有一切微細習氣。彼佛世尊眾相具足，一切智師、諸法自在，度於彼岸無上等覺，最勝大慈是最大人。師子丈夫已得漏盡，堅金剛身百福德聚，具足十力及四無畏、十八不共法，正師子吼，壽命無量清淨佛剎，成道自在光明自然，無量無邊菩薩之眾前後圍遶。彼諸菩薩各各色身皆得具足，在寶樹下，於彼池中蓮華輦上，坐師子座其身相稱；菩薩各各而自莊嚴，猶如如來莊嚴具足。

如是佛剎功德嚴淨，身清淨、眾清淨。劫名無邊際莊嚴摩訶劫王，其劫清淨。若欲說此廣大佛剎及佛行者，無有是處。若如是覺，名為如來住佛初地。

爾時世尊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言：「善丈夫！汝見如來神通智不？」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答言：「見也。世尊！見也。如來！」

佛言：「善丈夫！此是佛之初地，名甚深難知廣明智德。善丈夫！汝今當知，有正真願莊嚴功德相一蓋震聲主威王如來、寶德明徹藏功德身相淨如來、不動離難光明如來、有神通力蓮花生功德威相勝瓔珞摩尼王如來，在喜樂剎中天人尊重。復有阿彌陀如來、蓮花開敷星王如來、龍主王如來、寶德如來，有如是等生淨佛剎所得道者，彼諸如來得初佛地，如來在此地中作是神通，如我今日神通無異。」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若有五濁剎中諸佛如來現得道者、當成道者，而彼世尊現得當得如來地不？」

佛言：「善丈夫！若諸佛菩薩能現善巧方便者得。所以者何？為諸眾生起大慈心，見諸眾生閉在三有稠林之中，是諸眾生無明闇中愛網所覆，信其不淨顛倒邪見，無量諸苦臨三惡岸，輪迴六道煩惱展轉，無有前際不知本際。彼諸眾生不知諸佛及諸佛法、諸菩薩法，亦不如實知諸解脫。善丈夫！諸佛菩薩如是知彼一切眾生多受諸苦。善丈夫！爾時應佛出現五濁世界，或兜率下、入胎、住胎、初生及長、宮中喜樂、出家苦行、向於道場、降魔成佛、轉大法輪，與諸外道共論議時，依法降伏傲慢眾數，乃至促壽現大涅槃。入涅槃已，三昧力故，顯現自身分布舍利大如芥子，天、龍、人非人等生其喜心，為供養故，造作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舍利藏。或有於彼法中出家修持苦行，或為菩提而作種子，度於煩惱有海彼岸。善丈夫！一切諸佛有如此法，令無量無邊諸眾生等度於煩惱有海彼岸。善丈夫！汝今當知，若五濁世中如來所現神通之力，皆佛應化，或諸菩薩神通力故，善巧方便便化所出。」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佛身幾種？」

佛言：「善丈夫！略說有三。何等為三？一者報，二者應，三者真身。」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何者名為如來報身？」

佛言：「善丈夫！若欲見彼佛報者，汝今當知，如汝今日見我現諸如來清淨佛剎、現得道者當得道者，如是一切即是報身。」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何者名為如來應身？」

佛言：「善丈夫！猶若今日踊步揵如來、魔恐怖如來、大慈意如來，有如是等一切彼如來，穢濁世中現成佛者、當成佛者，如來顯現從兜率下，乃至住持一切正法、一切像法、一切末法。善丈夫！汝今當知，如是化事皆是應身。」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何者名為如來法身？」

佛言：「善丈夫！如來真法身者，無色、無現、無著、不可見、無言說、無住處、無相、無報、無生無滅、無譬喻。如是善丈夫！如來不可說身、法身、智身、無等身、無等等身、毘盧遮那身、虛空身、不斷身、不壞身、無邊身、至真身、非虛假身、無譬喻身，是名真身。」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若諸佛真體無色無現乃至不可說，不可說者豈非斷相也？」

佛言：「善丈夫！於汝意云何？虛空界者可有斷絕及有相不？」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答言：「世尊！虛空界者不可斷絕亦無有相。世尊！何以故？若虛空界有斷絕者，彼虛空界不名無礙。世尊！虛空界無有相處、聚處、邊處、色處及以物處。是故世尊！彼虛空界不可斷絕非是有相。世尊！是虛空界遍一切處。」

佛言：「善哉，善哉！善丈夫！如是如是。善丈夫！如來真實身無有斷絕亦無有相。何以故？善丈夫！若如來真實身有斷絕者，亦無佛出及現無邊神通之力。若有相者，即有聚處及以處所可執可捉，一切凡夫悉皆一時即得成佛，不應依時而有次第。善丈夫！是故如來真實之身，非可斷絕亦非有相，惟是普為一切眾生作其佛事。」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供養如來真身、報身及以應身，所得福業何者最多？」

佛言：「善丈夫！若供養一如來身，即是供養一切佛身。何以故？善丈夫！一切光明能破諸闇普使得明，而此光明不共闇住。如是如是。善丈夫！若有各各供養如來身者，所造福業能破一切是無明闇，開解脫明路，亦復不共諸闇障住。」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顯現第二佛地。」

佛言：「善丈夫！汝能見不？」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言：「世尊！我於今者欲依相見。」

爾時世尊一毛孔中即放光明，名無相照，乃至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剎，所有諸色一切除滅。爾時世尊問彼一切菩薩眾言：「汝等今者有何所見？」

諸菩薩言：「世尊！都無所有，惟見光明。」

佛言：「諸善丈夫！汝等見此光明何似？」

諸菩薩言：「世尊！我惟遍見無量百千億那由他恒河沙微塵等諸佛剎一大光明。」

爾時世尊還攝光明，佛剎如舊如是安住。是時世尊告一切諸菩薩眾言：「如來若說第二佛地，汝等一切尚難知聞，何況得見如來三地乃至十地。善丈夫！譬如日月光明與一切眾生作大利益，彼日月力令眾生知有一日半日、一月半月乃至一年及以時分，眾生不能分別見彼日月色身，汝等惟見光輪形相。如是如是，如來、至真、等正覺，一切眾生作大利益，是如來力，令彼眾生得知諸法若罪若福、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漏若無漏，知諸法已彼如實證，得度一切諸有曠野。彼諸眾生不能分別得見如來報身色相，惟觀神通力用應化之形。是故汝等應如是知，如來諸地出過於一切音聲語言，惟有名字而可說耳。」

爾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誰是迴度一切惡道。」

佛言：「善丈夫！若有於此一切佛智行入毘盧遮那藏甚深如來十地大乘同性經典聞已生信，信已受持讀誦書寫，若教他書廣為人說，乃至受持此經典名，善丈夫！所有應墮諸惡道者，即皆得度。」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發菩提心者？」

佛言：「善丈夫！若能受持如此經典，乃至受持名字者是。」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行菩薩行者？」

佛言：「善丈夫！若有受持此經者是。」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速滿具足六波羅蜜者。」

佛言：「善丈夫！若能受持此經典者是。」

菩薩復問訊言：「世尊！誰是當得值如來者？」

佛言：「善丈夫！若有能聽此經典者是。」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值佛得授記者？」

佛言：「善丈夫！持此如來祕密者是。」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為諸眾生作大商主？」

佛言：「善丈夫！若有持此如來奧藏者是。」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佛子？」

佛言：「善丈夫！有能信此經典者是。」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當得一切菩薩地？」

佛言：「善丈夫！有能聽此經典者是。」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得一切諸佛法者？」

佛言：「善丈夫！有能供養此妙法明者是。」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知聲聞、辟支佛法而不取彼涅槃？」

佛言：「善丈夫！有能受此妙法藏者是。」

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云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言：「善丈夫！此經名為『大乘同性』，亦名『說一切佛智行入毘盧遮那藏』，如是受持。」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欲覺佛菩提，無上勝精進，

欲轉聖無漏，難思智法輪，

若欲建法幢，欲打於法鼓，

欲得然法燈，欲得吹法䗍，

欲得智明照，欲滅愚癡闇，

欲集諸眾生，安立菩提智，

欲降伏魔軍，供養一切佛，

欲照諸世間，尊勝妙清淨，

不染世諸法，欲得無漏智，

行行利眾生，欲生清淨剎，

教寫聽授持，如是妙經寶，

為令通佛地，讀誦及宣揚。

爾時世尊說此經已，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并及一切諸菩薩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乘同性經卷下

#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上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僧三萬二千人俱，菩薩摩訶薩七萬二千——眾所知識得陀羅尼，成就辯才樂說無盡，安住三昧而不動轉，善能了知無盡之慧，得深法忍入深法門；於諸無量阿僧祇劫，所修善法皆悉成就，摧伏眾魔降諸怨敵，攝取最尊嚴淨佛土，有大慈悲諸相嚴身；於大精進得到彼岸，善知一切言辭方便，所行威儀具足清淨，悉以得住三解脫門，以無礙智通達三世，發決定心不捨一切，憶念義趣堪忍智慧，其諸菩薩德皆如是——其名曰：轉不退法輪菩薩、發心即轉法輪菩薩、無礙轉法輪菩薩、離垢淨菩薩、除諸蓋菩薩、示淨威儀見皆愛喜菩薩、妙相嚴淨王意菩薩、不誑一切眾生菩薩、無量功德海意菩薩、諸根常定不亂菩薩、實音聲菩薩、一切天讚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辯才莊嚴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彌勒菩薩、須彌頂王菩薩、海德寶嚴淨意菩薩、大嚴淨菩薩、大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德菩薩、淨意菩薩、喜王菩薩、堅勢菩薩、堅意菩薩。

如是等菩薩摩訶薩七萬二千人，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釋梵護世天王，并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眾所知識，多種善根樂大法者，皆來集會。

爾時堅意菩薩在大會中作是念言：「我於今者當問如來，以是所問，欲守護佛種、法種、僧種，令諸魔宮隱蔽不現，摧伏自大增上慢者，未種善根者今當令種、已種善根者當令增長，若有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令發心、已發心者令不退轉、已不退者當令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計有所得住諸見者，皆悉令發捨離之心，樂小法者令不疑大法、樂大法者令生歡喜。」作是念已，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我今欲於如來法中少有所問，唯願聽許。」

佛告堅意：「隨汝所問，吾當解說，令汝歡喜。」

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頗有三昧，能令菩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常得不離值見諸佛，能以光明普照十方，得自在慧以破諸魔；得自在智獲自然智；得無生智能不隨他；得不斷辯才，盡未來際；得如意足，受無量命。樂聲聞者示聲聞乘，樂辟支佛者示辟支佛乘，樂大乘者為示大乘。通達聲聞法而不入聲聞道，通達辟支佛法而不入辟支佛道，通達佛法而不畢竟滅盡。示現聲聞形色威儀，而內不離佛菩提心；示現辟支佛形色威儀，而內不離佛大悲心。以如幻三昧力，示現如來形色威儀；以善根力，示現在於兜率天上，現受後身入於胞胎、初生、出家、坐佛道場，以深慧力現轉法輪，以方便力現入涅槃，以三昧力現分舍利，以本願力現法滅盡。唯然世尊！行何三昧，能令菩薩示現如是諸功德事，而不畢竟入於涅槃？」

佛告堅意菩薩言：「善哉善哉！堅意！能問如來如是之義。當知汝能多所饒益安樂眾生，憐愍世間利安天人，今世後世菩薩蒙益。當知汝已深種善根，供養親近過去無量百千億佛，遍行諸道降魔怨敵；於佛法中得自在智，教化守護諸菩薩眾，已知一切諸佛法藏，曾於恒河沙等佛所，成就問答。堅意！如來於此眾會之中，不見天、龍、夜叉、乾闥婆，及諸聲聞、求辟支佛者，能作是問，唯有汝等大莊嚴者，乃能啟發如是之問。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說諸菩薩成就三昧，得是功德復過於此。」

堅意白佛言：「願樂欲聞。」

佛告堅意：「有三昧名首楞嚴，若有菩薩得是三昧，如汝所問，皆能示現於般涅槃而不永滅，示諸形色而不壞色相；遍遊一切諸佛國土，而於國土無所分別；悉能得值一切諸佛，而不分別平等法性；示現遍行一切諸行，而能善知諸行清淨；於諸天人最尊最上，而不自高憍慢放逸；現行一切魔自在力，而不依猗魔所行事；遍行一切三界之中，而於法相無所動轉；示現遍生諸趣道中，而不分別有諸道相；善能解說一切法句，以諸言辭開示其義，而知文字入平等相；於諸言辭無所分別，常在禪定而現化眾生；行於盡忍無生法忍，而說諸法有生滅相；獨步無畏猶如師子。」

爾時會中諸釋梵護世天王一切大眾皆作是念：「我等猶尚未曾聞是三昧名字，何況得聞解說其義？今來見佛快得善利，皆共得聞說首楞嚴三昧名字。若善男子、善女人求佛道者，聞首楞嚴三昧義趣，信解不疑，當知是人必於佛道不復退轉，何況信已受持讀誦、為他人說、如說修行？」

時諸釋梵護世天王皆作是念：「我等今當為佛如來敷師子座、正法座、大上人座、大莊嚴座、大轉法輪座，當令如來於我此座說首楞嚴三昧。」是中人人各各自謂：「唯我為佛敷師子座，餘人不能。」

爾時釋、梵、護世天王！各為如來敷師子座，莊挍清淨端嚴高顯，無量寶衣以敷其上，悉皆張施眾妙寶蓋；又以眾寶而為欄楯，於座左右無量寶樹，枝葉間錯行列相當，垂諸幢幡張大寶帳，眾寶交絡懸諸寶鈴，眾妙雜華以散其上。諸天雜香燒以熏之，金銀眾寶光明間錯，種種嚴淨靡不具有。

須臾之間於如來前，有八萬四千億那由他寶師子座，悉於眾會無所妨礙。一一天子不見餘座，各作是念：「我獨為佛敷師子座，佛當於我所敷座上說首楞嚴三昧。」時諸釋、梵、護世天王敷座已竟，各白佛言：「唯願如來坐我座上說首楞嚴三昧。」

即時世尊現大神力，遍坐八萬四千億那由他師子座上，諸天各各見佛坐其所敷座上，不見餘座。有一帝釋語餘釋言：「汝觀如來坐我座上。」如是釋、梵、護世天王各相謂言：「汝觀如來坐我座上。」有一釋言：「如來今者但坐我座不在汝座。」爾時如來以諸釋梵護世天王宿緣應度，又欲少現首楞嚴三昧勢力，亦為成就大乘行故，令諸眾會皆見如來遍在八萬四千億那由他寶師子座。一切大眾皆大歡喜得未曾有，各從座起合掌禮佛，咸作是言：「善哉世尊！威神無量，令諸天子各滿所願。」

其諸天子所為如來施設座者，見佛神力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俱白佛言：「世尊！我等為欲供養如來，滅除一切眾生苦惱，守護正法不斷佛種，是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令我等於未來世作佛如是威神之力，如今如來所作變現。」

爾時佛讚諸天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為欲利益一切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為第一供養如來。」

時梵眾中有一梵王，名曰等行，白佛言：「世尊！何等如來為是真實？我座上是、餘座上是？」

佛告等行：「一切諸法皆空如幻，從和合有，無有作者，皆從憶想分別而起，無有主故隨意而出，是諸如來皆是真實。云何為實？是諸如來本自不生，是故為實；是諸如來今後亦無，是故為實；是諸如來非四大攝，是故為實；諸陰入界皆所不攝，是故為實；是諸如來如先中後等無差別，是故為實。

「梵王！是諸如來等無差別。所以者何？是諸如來以色如故等、以受想行識如故等，以是故等。是諸如來以過去世如故等、以未來世如故等、以現在世如故等、以如幻法故等、以如影法故等、以無所有法故等、以無所從來無所從去故等，是故如來名為平等。如一切法等，是諸如來亦復如是！如一切眾生等，是諸如來亦復如是！如諸一切世間佛等，是諸如來亦復如是！如一切世間等，是諸如來亦復如是！是故諸佛名為平等。

「梵王！是諸如來不過一切諸法如故，名為平等。梵王當知，如來悉知一切諸法如是平等，是故如來於一切法名為平等。」

等行梵王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來得是諸法等已，以妙色身示現眾生。」

佛言：「梵王！是皆首楞嚴三昧本行勢力之所致也。以是事故，如來得此諸法等已，以妙色身示現眾生。」說是法時，等行梵王及萬梵天，於諸法中得柔順忍。

爾時如來還攝神力，諸佛及座皆不復現，一切眾會唯見一佛。爾時佛告堅意菩薩：「首楞嚴三昧，非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菩薩之所能得，唯有住在十地菩薩，乃能得是首楞嚴三昧。何等是首楞嚴三昧？謂：修治心猶如虛空(一)。觀察現在眾生諸心(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三)。決定了知眾生因果(四)。於諸業中知無業報(五)。入種種樂欲，入已不忘(六)。現知無量種種諸性(七)。常能遊戲華音三昧，能示眾生金剛心三昧，一切禪定自在隨意(八)。普觀一切所至諸道(九)。於宿命智得無所礙(十)。天眼無障(十一)。得漏盡智非時不證(十二)。於色無色得等入智(十三)。於一切色示現遊戲(十四)。知諸音聲猶如響相(十五)。順入念慧(十六)。能以善言悅可眾生(十七)。隨應說法(十八)。知時非時(十九)。能轉諸根(二十)。說法不虛(二十一)。順入真際(二十二)。善能攝伏眾生之類(二十三)。悉能具足諸波羅蜜(二十四)。威儀進止未曾有異(二十五)。破諸憶想虛妄分別(二十六)。不壞法性盡其邊際(二十七)。一時現身住一切佛所(二十八)。能持一切佛所說法(二十九)。普於一切諸世間中，自在變身猶如影現(三十)。善說諸乘度脫眾生，常能護持三寶不絕(三十一)。發大莊嚴盡未來際，而心未曾有疲惓想(三十二)。普於一切諸所生處，常能現身隨時不絕(三十三)。於諸生處示有所作(三十四)。善能成就一切眾生(三十五)。善能識知一切眾生(三十六)。一切二乘不能測量(三十七)。善能具知諸音聲分(三十八)。能使一切諸法熾盛(三十九)。能使一劫作阿僧祇劫(四十)。阿僧祇劫使作一劫(四十一)。能使一國入阿僧祇國(四十二)。阿僧祇國使入一國(四十三)。無量佛國入一毛孔(四十四)。一切眾生示入一身(四十五)。了諸佛土同如虛空(四十六)。身能遍至無餘佛土(四十七)。使一切身入於法性皆使無身(四十八)。一切法性通達無相(四十九)。善能了知一切方便(五十)。一音所說悉能通達一切法性(五十一)。演說一句能至無量阿僧祇劫(五十二)。善觀一切法門差別(五十三)。善知同異略廣說法(五十四)。善知出過一切魔道(五十五)。放大方便智慧光明(五十六)。身口意業智慧為首(五十七)。無行神通常現在前(五十八)。以四無礙智能令一切眾生歡喜(五十九)。現神通力通一切法性(六十)。能以攝法普攝眾生(六十一)。解諸世間眾生語言(六十二)。於如幻法無有所疑(六十三)。一切生處遍能自在(六十四)。所須之物隨意無乏(六十五)。自在示現一切眾生(六十六)。於善惡者皆同福田(六十七)。得入一切菩薩密法(六十八)。常放光照無餘世界(六十九)。其智深遠無能測者(七十)。其心猶如地水火風(七十一)。善於諸法章句言辭，而轉法輪(七十二)。於如來地無所障礙(七十三)。自然而得無生法忍(七十四)。得如實心，諸煩惱垢所不能污(七十五)。使一切水入一毛孔不嬈水性(七十六)。修集無量福德善根(七十七)。善知一切方便迴向(七十八)。善能變化，遍行一切諸菩薩行(七十九)。佛一切法心得安隱(八十)。已得捨離宿業本身(八十一)。能入諸佛秘密法藏(八十二)。示現自恣遊戲諸欲(八十三)。聞無量法具足能持(八十四)。求一切法心無厭足(八十五)。順諸世法而不染污(八十六)。於無量劫為人說法，皆令謂如從旦至食(八十七)。示現種種癃、殘、跛、蹇、聾、盲、瘖、瘂以化眾生(八十八)。百千密跡金剛力士常隨護侍(八十九)。自然能觀知諸佛道(九十)。能於一念，示受無量無數劫壽(九十一)。現行一切二乘儀法，而內不捨諸菩薩行(九十二)。其心善寂空無有相(九十三)。於眾伎樂現自娛樂，而內不捨念佛三昧(九十四)。若見若聞及觸共住，皆能成就無量眾生(九十五)。能於念念示成佛道，隨本所化令得解脫(九十六)。示現入胎初生(九十七)。出家成就佛道(九十八)。轉於法輪(九十九)。入大滅度而不永滅(一百)。

「堅意！首楞嚴三昧如是無量，悉能示佛一切神力，無量眾生皆得饒益。堅意！首楞嚴三昧，不以一事一緣一義可知，一切禪定解脫三昧，神通如意無礙智慧，皆攝在首楞嚴中。譬如陂泉江河諸流皆入大海，如是菩薩所有禪定，皆在首楞嚴三昧。譬如轉輪聖王有大勇將，諸四種兵皆悉隨從。堅意！如是所有三昧門、禪定門、辯才門、解脫門、陀羅尼門、神通門、明解脫門，是諸法門悉皆攝在首楞嚴三昧，隨有菩薩行首楞嚴三昧，一切三昧皆悉隨從。堅意！譬如轉輪聖王行時七寶皆從。如是堅意！首楞嚴三昧，一切助菩提法皆悉隨從，是故此三昧名為首楞嚴。」

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不行求財而以布施，大千世界及諸大海、天宮、人間，所有寶物、飲食、衣服、象馬車乘，如是等物自在施與，此皆是本功德所致，況以神力隨意所作。是名菩薩住首楞嚴三昧檀波羅蜜本事果報。」

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不復受戒，於戒不動，為欲化導諸眾生故，現受持戒行諸威儀，示有所犯滅除過罪，而內清淨常無闕失。為欲教化諸眾生故，生於欲界作轉輪王，諸婇女眾恭敬圍遶，現有妻子五欲自恣，而內常在禪定淨戒，善能了見三有過患。堅意！是名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尸波羅蜜本事果報。」

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修行忍辱，畢竟盡故，眾生不生而修於忍、諸法不起而修於忍、心無形色而修於忍、不得彼我而修於忍、不念生死而修於忍、以涅槃性而修於忍、不壞法性而修於忍。菩薩如是修行忍辱，而無所修亦無不修。為化眾生生於欲界，現有瞋恨而內清淨；現行遠離而無遠近，為淨眾生壞世威儀，而未曾壞諸法之性；現有所忍而無有法，常定不壞可以忍者。菩薩成就如是忍辱，為斷眾生多瞋惡心，而常稱歎忍辱之福，亦復不得瞋恚忍辱。堅意！是名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羼提波羅蜜本事果報。」

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發大精進得諸善法，而不發動身口意業，為懈怠者現行精進，欲令眾生隨効我學，而於諸法無發無受。所以者何？菩薩悉知一切諸法，常住法性不來不去，如是遠離身口意行，而能示現發行精進，亦不見法有成就者。現於世間發行精進，而於內外無所作為；常能往來無量佛國，而於身相平等不動；示現發行一切善法，而於諸法不得善惡；現行求法有所諮受，而於佛道不隨他教；現行親近和上諸師，而為一切諸天人尊；現勤請問，而內自得無障礙辯；現行恭敬，而為一切天人戴仰；現入胞胎，而於諸法無所染污；現有出生，而於諸法不見生滅；現為小兒，而身諸根悉皆具足；現行伎藝、醫方、呪術、文章、算數、工巧事能，而內先來皆悉通達；現有病苦，而已永離諸煩惱患；示現衰老，而於先來諸根不壞；示現有死，而未曾有生滅退失。堅意！是名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精進波羅蜜本事果報。」

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雖知諸法常是定相，而示眾生諸禪差別；現身住禪化亂心者，而於諸法不見有亂；一切諸法如法性相，以調伏心於禪不動；現諸威儀來去坐臥，而常寂然在於禪定；示同眾人有所言說，而常不捨諸禪定相；慈愍眾生入於城邑、聚落、郡國，而常在定；為欲饒益諸眾生故現有所食，而常在定。其身堅牢猶若金剛，內實不虛不可破壞，其內無有生藏、熟藏、大小便利、臭穢不淨；現有所食而無所入，但為慈愍饒益眾生，於一切處無有過患；現行一切凡夫所行，而實無行已過諸行。

「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現在空閑聚落無異；現在居家、出家無異；現為白衣而不放逸；現為沙門而不自高。於諸外道出家法中，為化眾生而無所出家，不為一切邪見所染，亦不於中謂得清淨；現行一切外道儀法，而不隨順其所行道。

「堅意！譬如導師將諸人眾過嶮道已，還度餘人。如是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隨諸眾生所發道意，若聲聞道、若辟支佛道、若發佛道，隨宜示導令得度已，即復來還度餘眾生，是故大士名為導師。譬如牢船從於此岸，度無量人令至彼岸，至彼岸已還度餘人。如是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見諸眾生，墮生死水四流所漂，為欲度脫令得出故，隨其所種善根成就，若見可以緣覺度者，即為現身示涅槃道；若見可以聲聞度者，為說寂滅共入涅槃。首楞嚴三昧力故，還復現生度脫餘人，是故大士名為船師。

「堅意！譬如幻師，於多眾前自現身死，膖脹爛臭、若火所燒、鳥獸所食。於眾人前如是現身，得財物已而便還起，以其善能學幻術故。菩薩如是住首楞嚴三昧，為化眾生示現老死，而實無有生老病死。堅意！是名首楞嚴三昧禪波羅蜜本事果報。」

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修行智慧諸根猛利，未曾見有眾生之性，為欲化故說有眾生；不見壽者命者，說有壽者命者；不得業性及業報性，而示眾生有業業報；不得生死諸煩惱性，而說當知見生死煩惱；不見涅槃而說至涅槃；不見諸法有差別相，而說諸法有善不善；已能度至無礙智岸，現生欲界而不著欲界；現行色界禪而不著色界；現入無色定而生於色界；現行色界禪而生於欲界；現於欲界而不行欲界行。悉知諸禪及知禪分，自在皆能入禪出禪，為化眾生隨意所生，一切生處悉能受身。常能成就深妙智慧，除斷一切眾生諸行，為化眾生現有所行，而於諸法實無所行。皆已出過一切諸行，久已滅除我我所心，而示現受諸所須物。菩薩成就如是智慧，有所施作皆隨智慧，而未曾為業果所污，為化眾生示現瘖瘂，而內實有微妙梵音，通達語言經書彼岸。不先思量當說何法，隨所至眾所說皆妙，悉能令喜心得堅固，隨其所應而為說法，而是菩薩智慧不減。

「堅意！譬如男女若大若小，隨所持器行詣水所，若泉、若池、渠、河、大海，隨器大小各滿而歸，而此諸水無所減少。如是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隨所至眾，若剎利眾、婆羅門眾，若居士眾、釋眾、梵眾，至是諸眾不加心力，能以善言皆令喜悅，隨宜所應而為演法，然其智辯無所減少。堅意！是名菩薩住首楞嚴三昧般若波羅蜜本事果報。」

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眾生見者皆得度脫，有聞名字、有見威儀、有聞說法、有見默然，而皆得度。堅意！譬如大藥樹王名為憙見，有人見者病皆得愈。如是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眾生見者，貪恚癡病皆得除愈。如大藥王名曰滅除，若鬪戰時用以塗鼓，諸被箭射刀矛所傷，得聞鼓聲箭出毒除。如是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有聞名者，貪恚癡箭自然拔出，諸邪見毒皆悉除滅，一切煩惱不復動發。

「堅意！譬如藥樹名為具足。有人用根病得除愈，莖、節、心、皮、枝葉、花果皆能除愈，若生、若乾、若段段截，悉能除愈眾生諸病。菩薩住首楞嚴三昧亦復如是，於諸眾生無時不益，常能滅除一切眾患，謂以說法兼行四攝諸波羅蜜，令得度脫。若人供養、若不供養、有益無益，而是菩薩皆以法利令得安隱；乃至身死有食肉者，若諸畜生二足、四足及諸鳥獸、人與非人，是諸眾生皆以菩薩戒願力故，死得生天，常無病痛衰惱諸患。堅意！住首楞嚴三昧菩薩，猶如藥樹。」

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六波羅蜜世世自知不從他學，舉足下足入息出息，念念常有六波羅蜜。何以故？堅意！如是菩薩身皆是法、行皆是法。堅意！譬如有王若諸大臣，百千種香搗以為末。若有人來索中一種，不欲餘香共相熏雜。堅意！如是百千眾香末中，可得一種不雜餘不？」

「不也，世尊！」

「堅意！是菩薩以一切波羅蜜熏身心故，於念念中常生六波羅蜜。堅意！菩薩云何於念念中生六波羅蜜？堅意！是菩薩一切悉捨心無貪著，是檀波羅蜜；心善寂滅畢竟無惡，是尸波羅蜜；知心盡相於諸塵中而無所傷，是羼提波羅蜜；勤觀擇心知心離相，是毘梨耶波羅蜜；畢竟善寂調伏其心，是禪波羅蜜；觀心知心通達心相，是般若波羅蜜。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如是法門念念皆有六波羅蜜。」

爾時堅意菩薩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菩薩成就首楞嚴三昧，其所施行不可思議。世尊！若諸菩薩欲行佛行，當學是首楞嚴三昧。何以故？世尊！是菩薩現行一切諸凡夫行，而於其心無貪恚癡。」

於時眾中有大梵王名曰成慈，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欲行一切諸凡夫行，當學首楞嚴三昧。何以故？是菩薩現行一切諸凡夫行，而心無有貪恚癡行。」

佛言：「善哉善哉！成慈！如汝所說。若菩薩欲行一切諸凡夫行，當學首楞嚴三昧，不念一切諸所學故。」

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欲學首楞嚴三昧，當云何學？」

佛告堅意：「譬如學射，先射大準；射大準已，學射小準；射小準已，次學射的；學射的已，次學射杖；學射杖已，學射百毛；射百毛已，學射十毛；射十毛已，學射一毛；射一毛已，學射百分毛之一分；能射是已，名為善射，隨意不空。是人若欲於夜闇中所聞音聲，若人非人，不用心力射之皆著。如是堅意！菩薩欲學首楞嚴三昧，先當學愛樂心，學愛樂心已當學深心，學深心已當學大慈，學大慈已當學大悲，學大悲已當學四聖梵行，所謂慈、悲、喜、捨。學四聖梵行已，當學報得最上五通常自隨身，學是通已，爾時便能成就六波羅蜜；成就六波羅蜜已，便能通達方便；通達方便已，得住第三柔順忍；住第三柔順忍已，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已，諸佛授記；諸佛授記已，能入第八菩薩地；入第八菩薩地已，得諸佛現前三昧；得諸佛現前三昧已，常不離見諸佛；常不離見諸佛已，能具足一切佛法因緣；具足一切佛法因緣已，能起莊嚴佛土功德；能起莊嚴佛土功德已，能具生家種姓；能具生家種姓已，入胎出生；入胎出生已，能具十地；具十地已，爾時便得受佛職號；受佛職號已，便得一切菩薩三昧；得一切菩薩三昧已，然後乃得首楞嚴三昧；得首楞嚴三昧已，能為眾生施作佛事，而亦不捨菩薩行法。

「堅意！菩薩若學如是諸法，則得首楞嚴三昧。菩薩已得首楞嚴三昧，則於諸法無所復學。何以故？先已善學一切法故。譬如學射能射一毛分，不復學餘。所以者何？先已學故。如是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於一切法無所復學，一切三昧、一切功德皆已學故。」

爾時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說譬喻，唯願聽許。」

佛言：「便說。」

「世尊！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大梵天王，自然普能遍觀三千大千世界不加功力。如是菩薩住首楞嚴三昧，於一切法自然能觀不用功力；又亦能知一切眾生心心所行。」

佛告堅意：「如汝所說。若菩薩住首楞嚴三昧者，悉知一切諸菩薩法、一切佛法。」

爾時會中有天帝釋，名持須彌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最在邊外，白佛言：「世尊！譬如住於須彌山頂，悉能覩見一切天下。菩薩如是，住首楞嚴三昧，於諸聲聞、辟支佛行及諸一切眾生之行，自然能觀。」

爾時堅意菩薩問是持須彌頂釋言：「汝從何許四天下來？住何須彌山頂？」

是釋報言：「善男子！若有菩薩得首楞嚴三昧，不應問其所住處也。所以者何？如此菩薩一切佛國皆是住處，而不著住處、不得住處、不見住處。」

堅意問言：「仁者得是首楞嚴三昧耶？」

釋言：「是三昧中寧復有得不得相耶？」

堅意言：「不也。」

釋言：「善男子！當知菩薩行是三昧，於諸法中都無所得。」

堅意言：「如汝辯者，必已得是首楞嚴三昧。」

釋言：「善男子！我不見法有所住處，於一切法無所住者，乃得首楞嚴三昧。善男子！住是三昧則於諸法都無所住，若無所住即無所取；若無所取即無所說。」

爾時佛告堅意菩薩：「汝見是持須彌山釋不？」

「已見。世尊！」

「堅意！是釋自然隨意，能得首楞嚴三昧，住是三昧，於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帝釋宮皆能現身。」

爾時此間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若持須彌山釋於諸釋宮能現身者，我於一切帝釋處所，何故不見？」

爾時持須彌山釋語此釋言：「憍尸迦！若我今以實身示汝，汝於宮殿不復喜樂，我常至汝所住宮殿，汝不見我。」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欲見此大士成就妙身。」

佛言：「憍尸迦！汝欲見耶？」

「世尊！願樂欲見。」

佛語持須彌山釋言：「善男子！汝示此釋真實妙身。」彼釋即現真實妙身。爾時，會中其諸釋梵護世天王、聲聞、菩薩，不得首楞嚴三昧者，身皆不現猶若聚墨。持須彌山釋身如須彌山王，高大巍巍光明遠照，爾時佛身倍更明顯。

釋提桓因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今此大士身色清淨殊妙難及，是諸釋梵護世天王身皆不現，猶如聚墨。世尊！我於須彌山善妙堂上，著釋迦毘楞伽摩尼瓔珞，以是光明，一切天眾身皆不現。我今以此大士光明，身不復現，所著寶瓔珞亦無光色。」

佛告釋提桓因：「憍尸迦！若此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釋迦毘楞伽摩尼珠，更有照明諸天摩尼珠，能令此珠皆不復現。憍尸迦！若此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照明諸天摩尼珠，更有金剛明摩尼珠，能令此珠皆不復現。憍尸迦！若此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金剛明摩尼珠，更有諸明集摩尼珠，能令此珠皆不復現。憍尸迦！汝見是釋所著諸明集摩尼珠不？」

「已見。世尊！但為此珠其光猛盛，我眼不堪。」

佛告憍尸迦：「若有菩薩得首楞嚴三昧或作帝釋，皆著如是摩尼瓔珞。」◎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諸有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不得如是清淨妙身，亦復失是首楞嚴三昧。」

於時瞿域天子語釋提桓因言：「諸聲聞人已入法位，雖復稱歎愛樂佛道無能為也，已於生死作障隔故。若人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今發當發，是人則應愛樂佛道，能得如是上妙色身。譬如有人從生而盲，雖復稱歎愛樂日月，然其不蒙日月光明。如是聲聞入法位者，雖復稱歎愛樂佛法，而佛功德於身無益。是故若欲得此妙身大智慧者，當發無上佛菩提心，便得如是上妙色身。」

瞿域天子說是語時，萬二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堅意菩薩問瞿域天子言：「行何功德轉女人身？」

答言：「善男子！發大乘者不見男女而有別異。所以者何？薩婆若心不在三界，有分別故有男有女。仁者所問，行何功德轉女人身？昔事菩薩心無諂曲。」

「云何而事？」

答言：「如事世尊！」

「云何其心而不諂曲？」

答言：「身業隨口，口業隨意，是名女人心無諂曲。」

問言：「云何轉女人身？」

答言：「如成。」

問言：「云何如成？」

答言：「如轉。」

問言：「天子此語何義？」

答言：「善男子！一切諸法中不成不轉，諸法一味，謂法性味。善男子！我隨所願有女人身，若使我身得成男子，於女身相不壞不捨。善男子！是故當知，是男是女俱為顛倒，一切諸法及與顛倒，悉皆畢竟離於二相。」

堅意菩薩問瞿域言：「汝於首楞嚴三昧，知少分耶！」

答言：「善男子！我知他得，身自不證。我念過世釋迦牟尼佛，在淨飯王家為菩薩時，於宮殿內眾采女中夜半清淨。爾時東方恒河沙等諸梵王來，有問菩薩乘者、有問聲聞道者，菩薩各隨所問而答。於梵眾中有一梵王，不解菩薩所行方便，而作是言：『仁者乃有如是智慧善答所問，云何貪愛王位色欲？』餘諸梵王了知菩薩智慧方便，語此梵言：『菩薩不貪王位色欲，將為教化成就眾生，處在居家現為菩薩，而今他方成就佛道轉妙法輪。』是梵聞已而作是言：『得何三昧能作如是自在神變？』餘梵謂言：『是首楞嚴三昧勢力。』善男子！我於爾時而作是念：『菩薩住三昧，神力感應至未曾有，處在愛欲領理國事，而能不離如是三昧。』我聞此已倍加恭敬，於菩薩所生世尊想，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於來世亦當成就如是功德。善男子！我所見者如是少分，我唯知此首楞嚴三昧，當有無量不可思議功德勢力。」

堅意白佛言：「希有世尊！是瞿域天子深心說此，皆是如來為作善知識常所守護故。世尊！瞿域天子不久亦當住首楞嚴三昧，得是自在神變勢力，如今世尊所為無異。」

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今此會中寧有得是首楞嚴三昧者不？」爾時會中有天子名現意，語堅意菩薩言：「譬如賈客入於大海，而作是言：『此大海中有摩尼珠，可持去不？』汝語似是。所以者何？於今如來大智海會，其中菩薩成就法寶發大莊嚴，汝在中坐而作是問：『於此會中寧有菩薩得是首楞嚴三昧者不？』堅意！今此會中自有菩薩得首楞嚴三昧現帝釋身，有現梵王身，有現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身；有得首楞嚴三昧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有得首楞嚴三昧以諸相好而自嚴身；自有菩薩為化眾生，現作女身形色相貌、有現聲聞形色相貌、有現辟支佛形色相貌。堅意！如來自在隨所至眾，若剎利眾、婆羅門眾、若居士眾、釋眾、梵眾、諸護世眾，隨是諸眾普能示現形色相貌，當知皆是首楞嚴三昧本事果報。堅意！若見如來所說法處，當知此中則有無量諸大菩薩，大智自在發大莊嚴、於一切法自在行者，能隨如來轉法輪者。」

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謂是現意天子得此首楞嚴三昧，如其智慧辯才無礙神通如是。」

佛言：「堅意！如汝所說，是現意天子已住首楞嚴三昧，通達是三昧故能作是說。」

爾時佛告現意天子：「汝可示現首楞嚴三昧本事少分？」

現意天子語堅意言：「仁者！欲見首楞嚴三昧少勢力不？」

答言：「天子！願樂欲見」。

現意天子善得首楞嚴三昧力故，即現變應，令眾會者皆作轉輪聖王，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及諸眷屬七寶侍從。天子問言：「汝見何等？」

堅意答言：「我見眾會皆作轉輪聖王，色相、眷屬、七寶侍從。」

爾時天子復現眾會，皆作釋提桓因處忉利宮，百千天女作眾伎樂圍遶娛樂；復以神力普令眾會皆作梵王色相威儀，在於梵宮行四無量。又問堅意：「汝見何等？」

答言：「天子！我見眾會皆是梵王。」

復現神力，普令眾會皆作長老摩訶迦葉形色相貌，執持衣鉢入諸禪定，行八解脫皆無有異；復現神力，普令眾會皆如釋迦牟尼佛身相好威儀，各有比丘眷屬圍遶。又問：「堅意！汝見何等？」

答言：「天子！我見大眾皆是釋迦牟尼佛身相好威儀，各有比丘眷屬圍遶。」

現意天子謂堅意言：「是為首楞嚴三昧自在勢力如是！堅意！菩薩得首楞嚴三昧，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入芥子中，令諸山河日月星宿現皆如故，而不迫迮示諸眾生。堅意！首楞嚴三昧不可思議勢力如是！」

爾時諸大弟子，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釋、梵、護世天王，同聲白佛言：「世尊！若人得是首楞嚴三昧，是人功德不可思議。所以者何？是人則為究竟佛道，成就智慧神通諸明。我等今日於一座上，普見眾會種種色相若干變現，我等惟念：『若人不聞首楞嚴三昧，當知是為魔所得便；若得聞者，當知是人諸佛所護，何況聞已隨說行者。』世尊！菩薩若欲通達佛法至於彼岸，當一心聽首楞嚴三昧，受持讀誦為他人說。世尊！菩薩若欲普現一切形色威儀，欲悉普知一切眾生心心所行，又欲普知一切眾生隨病與藥，當善聽是三昧法寶受持讀誦。世尊！若人得是首楞嚴三昧，當知是人入佛境界智慧自在。」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等說。若人不得首楞嚴三昧，不得名為深行菩薩，如來不謂此人具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故汝等若欲遍行一切道者，當學得是首楞嚴三昧，不念一切諸所學故。」

爾時堅意菩薩問現意天子言：「菩薩若欲得是三昧，當修行何法？」

天子答言：「菩薩若欲得是三昧，當修行凡夫法。若見凡夫法、佛法不合不散，是名修集首楞嚴三昧。」

堅意問言：「於佛法中有合散耶？」

天子答言：「凡夫法中尚無合散，何況佛法？」

「云何名修行？」

「若能通達，諸凡夫法、佛法無二，是名修集。而實此法無合無散。善男子！一切法集，無生相故；一切法集，無壞相故；一切法集，虛空相故；一切法集，無受相故。」

堅意復問：「首楞嚴三昧去至何所？」

天子答言：「首楞嚴三昧去至一切眾生心行，而亦不緣心行取相；去至一切諸所生處，而亦不為生處所污；去至一切世界佛所，而不分別佛身相好；去至一切音聲語言，而不分別諸文字相；普能開示一切佛法，而不至於畢竟盡處。善男子！問是三昧至何處者？隨佛所至，是三昧者亦如是至。」

堅意問言：「佛至何處？」

天子答言：「佛如如故至無所至。」

又問：「佛不至涅槃耶？」

答言：「一切諸法究竟涅槃，是故如來不至涅槃。所以者何？涅槃性故不至涅槃。」

又問：「過去恒河沙等諸佛，不至涅槃耶？」

答言：「恒沙諸佛為是生耶？」

堅意言：「如來所說，恒沙諸佛生已滅度。」

天子言：「善男子！如來不云一人出世多所饒益安樂眾生。於意云何？如來為定得諸眾生有生滅耶？」

答言：「天子！如來於法不得生滅。」

「善男子！當知如來雖說諸佛出於世間，於如來相而實無生；雖說諸佛至於涅槃，於如來相而實無滅。」

又問：「今現無量如來得成道不？」

答言：「如來無生無滅相如是成道。善男子！若諸佛出、若入涅槃，無有差別。所以者何？如來通達一切諸法是寂滅相，是名為佛。」又問：「若一切法畢竟寂滅，涅槃相者可通達耶？」

答言：「如一切法畢竟寂滅同涅槃相，通達相者亦復如是。善男子！如來不以生住滅出，無生住滅是名佛出。」

堅意問言：「汝住首楞嚴三昧，能作如是說耶？」

答言：「善男子！於意云何？如來化人，住何法中而有所說？」

堅意答言：「乘佛神力能有所說。」

又問：「佛住何處而作化人？」

答言：「佛住不二神通而作化人。」

天子言：「如如來住不住法而作化人，諸化人亦住不住法而有所說。」

堅意言：「若無所住，云何有說？」

天子言：「如無所住，說亦如是！」

又問：「菩薩云何具足樂說辯才？」

答言：「菩薩不以我相、不以彼相、不以法相而有所說，是名具足樂說辯才。隨所說法，文字相不盡、法相亦不盡。如是說者不以二說，是名具足樂說辯才。又善男子！若菩薩不捨諸法幻相，於諸音聲不捨響相，是名具足樂說辯才。又如諸文字音聲語言，無處、無方、無內、無外，無有所住，從眾緣有。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處、無方、無內、無外，亦無所住，非是過去未來現在，不為文字言辭所表，內自通達而有所說，是名具足樂說辯才。譬喻如響，一切音聲皆隨響相而有所說。」

堅意問言：「隨義云何？」

「善男子！隨虛空是隨義。如虛空無所隨，一切說法亦無所隨。諸法無比無有譬喻，為有得者言有所隨。」

爾時世尊讚天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菩薩於此不應驚怖。所以者何？若有所隨，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是現意天子！從何佛土來至此間？」

天子謂言：「問作何等？」

堅意答言：「我今欲何彼方作禮，以是大士遊行住處？」

天子謂言：「若人手得是首楞嚴三昧者，一切世間諸天人民皆應禮敬。」

爾時佛告堅意菩薩：「是現意天子！從阿閦佛妙喜世界來至於此，是人於彼常說首楞嚴三昧。堅意！一切諸佛無有不說首楞嚴三昧者。堅意！是現意天子於此娑婆世界當得成佛，是人欲斷此五濁惡，取淨佛土教化眾生，修習增長首楞嚴故來至於此。」

堅意白佛言：「今此天子幾時當於此間世界得成佛道？其號云何？世界何名？」

佛言：「是天子者，過是賢劫千佛滅已，六十二劫無復有佛，中間但有百千萬億辟支佛出，其中眾生得種善根。過是劫已，當得成佛，號淨光稱王如來。世界爾時名為淨見。於時淨光稱王如來，能令眾生心得清淨，世界眾生不為貪欲、瞋恚、愚癡所覆，得法淨信皆行善法。堅意！是淨光稱王佛壽十小劫，以三乘法度脫眾生，其中無量無邊菩薩得首楞嚴三昧，於諸法中得自在力。爾時魔若魔民，皆修大乘慈愍眾生。其佛國土無三惡道及諸難處，莊嚴清淨如欝單越，無眾魔事離諸邪見。佛滅度後，法住千萬億歲。堅意！是天子者當於如是清淨國土而成佛道。」

爾時堅意菩薩謂天子言：「汝得大利，如來授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天子答言：「善男子！於一切法若無所得，是名大利，於法有得是則無利。善男子！是故當知，若不得法是名大利。」

說是法時，二萬五千天子，曾於先世殖眾德本，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萬菩薩得無生忍。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上

#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下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今說首楞嚴三昧，而是惡魔不來嬈亂。」

佛告舍利弗：「汝欲見魔衰惱事不？」

「唯然欲見。」

爾時佛放眉間白毫大人相光，一切眾會皆見惡魔被五繫縛，不能自解。佛告舍利弗：「汝見惡魔被五縛不？」

「唯然已見。此惡魔者為誰所縛？」

佛言：「是首楞嚴三昧威神之力。在所佛土說首楞嚴三昧，其中諸魔欲以惡心作障礙者，首楞嚴三昧及與諸佛威神力故，其諸惡魔皆自見身被五繫縛。舍利弗！在所說首楞嚴三昧處，若我現在、若我滅後，其中所有諸魔、魔民，及餘人眾懷惡心者，以首楞嚴三昧威神力故，皆被五縛。」

爾時會中天、龍、夜叉、乾闥婆等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三昧，心無有疑，不為障礙，我等不欲身被五縛。世尊！我等恭敬此三昧故，皆當往護說是法者，於是三昧生世尊想。」

佛告諸天、龍、神：「汝以是故，當於十二見縛而得解脫。何等十二？我見縛、眾生見縛、壽命見縛、人見縛、斷見縛、常見縛、我作見縛、我所見縛、有見縛、無見縛、此彼見縛、諸法見縛，是為十二。汝等當知，若有眾生於佛法中起瞋恨心、欲毀壞者，皆以住是十二見縛。若人信解隨順不逆，於此十二見縛當得解脫。」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惡魔於今得聞說此首楞嚴三昧名不？」

佛言：「亦聞，以被縛故，不能得來。」

舍利弗言：「如來何不以威神力，令魔不聞說首楞嚴三昧名字？」

佛言：「且止，勿作此語。假使恒河沙等世界滿中大火，為聞說此首楞嚴三昧，當從中過。何以故？若人但聞說首楞嚴三昧，我說此人大得善利，勝得四禪、生四梵處。舍利弗！若使惡魔今得聞說首楞嚴三昧名字，以此因緣，當得出過一切魔事；若以被縛而得聞者，亦當於此十二見縛而得解脫。是故舍利弗！邪見惡人入魔網者，尚應聞此首楞嚴三昧，何況淨心歡喜欲聞！」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魔界行不污，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今當現於魔界中，以自在神力，令魔得住首楞嚴三昧。」

佛言：「隨意」。

時魔界行不污菩薩，即於會中忽然不現，現於魔宮，語惡魔言：「汝寧不聞佛說首楞嚴三昧，無量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出汝境界；亦皆當復度脫餘人，出汝境界？」

魔即報言：「我聞佛說首楞嚴三昧名字，以被五縛，不能得往。所謂兩手、兩足及頭。」

又問惡魔：「誰繫汝者？」

魔即答言：「我適發心欲往壞亂聽受首楞嚴三昧者，即被五縛。我適復念：『諸佛菩薩有大威德，難可壞亂，我若往者，或當自壞，不如自住於此宮殿。』作是念已，即於五縛而得解脫。」

菩薩答言：「如是一切凡夫憶想分別，顛倒取相，是故有縛；動念戲論，是故有縛；見聞覺知，是故有縛。此中實無縛者、解者。所以者何？諸法無縛，本解脫故；諸法無解，本無縛故；常解脫相，無有愚癡。如來以此法門說法，若有眾生得知此義，欲求解脫，勤心精進，則於諸縛而得解脫。」

時魔眾中七百天女，以天香華、末香、塗香及諸瓔珞，散魔界行不污菩薩，而作是言：「我當何時於魔境界而得解脫？」

菩薩報言：「汝等若能不壞魔縛，則得解脫。」

「云何名為魔縛？」

「謂六十二見。若人不壞此諸見者，即於魔縛而得解脫。」

天女復言：「云何名為不壞諸見而得解脫？」

答言：「諸見本無所從來、去無所至，若知諸見無去來相，即於魔縛而得解脫；諸見非有非無，若不分別有無，即於魔縛而得解脫；若無所見，是為正見，如是正見，無正無邪，若法無正無邪、無作無受，即於魔縛而得解脫；是諸見者，非內非外、亦非中間，如是諸見亦復不念，則於魔縛而得解脫。」

七百天女聞說此法，即得順忍，而作是言：「我等亦當於魔界中，行無所污，度脫一切魔所縛者。」

爾時魔界行不污菩薩語惡魔言：「汝諸眷屬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作何等？」

惡魔答言：「我被五縛，不知所作。」

菩薩答言：「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從此縛而得解脫。」

時諸天女慈愍魔故，皆作是言：「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勿於安隱生怖畏想；勿於樂中而生苦想；勿於解脫而生縛想。」

爾時惡魔生諂曲心，而作是言：「若汝捨離菩提心者，我當發心。」

時諸天女以方便力，而謂魔言：「我等皆已捨離此心，汝便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一菩薩發菩提心，一切菩薩亦同是心。所以者何？心無差別，於諸眾生心皆平等。」

爾時惡魔謂魔界行不污菩薩言：「我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是善根，令我縛解。」說此言已，即自見身從縛得解。

時魔界行不污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現淨妙身，照於魔宮，魔自見身無有威光，猶如墨聚。

時魔眾中二百天女，深著婬欲，見此菩薩身色端正，起染愛心，各作是言：「是人若能與我從事，我等皆當隨順其教。」

時此菩薩知諸天女宿緣應度，即時化作二百天子，色貌端嚴，如身無異；又作二百寶交露臺，勝魔宮觀。是諸天女，皆自見身在此寶臺，各各自謂與此菩薩共相娛樂，所願得滿，婬欲意息，皆生深心，愛敬菩薩。菩薩即時隨其所應而為說法，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時魔界行不污菩薩謂惡魔言：「汝可詣佛。」

魔作是念：「我縛已解，當詣佛所壞亂說法。」爾時惡魔，眷屬圍遶，行詣佛所，白言：「世尊！勿復說是首楞嚴三昧。所以者何？說是三昧，我身即時被五繫縛，唯願如來更說餘事。」

時堅意菩薩謂惡魔言：「誰解汝縛。」

答言：「魔界行不污菩薩！解我繫縛。」

「汝許何事，而得解縛？」

魔言：「我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佛告堅意菩薩：「今是惡魔為解縛故，發菩提心，非清淨意。如是堅意！我滅度後後五百歲，多有比丘為利養故發菩提心，非清淨意。堅意！汝觀首楞嚴三昧勢力，佛法威神。是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以輕戲心、貪利養心、隨逐他心，聞是三昧而發菩提心。我皆知此心，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作因緣，何況聞是首楞嚴三昧，能以淨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人，於佛法中已得畢定。」

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今此惡魔，聞說首楞嚴三昧，為解縛故發菩提心，亦得具足佛法因緣耶？」

佛言：「如汝所說。惡魔以是三昧福德因緣，及發菩提心因緣故，於未來世，得捨一切魔事、魔行、魔諂曲心、魔衰惱事。從今已後，漸漸當得首楞嚴三昧力，成就佛道。」

堅意菩薩謂惡魔言：「如來今已與汝授記。」

魔言：「善男子！我今不以清淨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何故與我授記？如佛言曰：『從心有業、從業有報。』我自無心求菩提道，如來何故與我授記？」

時佛欲斷眾會疑故，告堅意言：「菩薩授記凡有四種。何謂為四？有未發心而與授記、有適發心而與授記、有密授記、有得無生法忍現前授記，是謂為四。唯有如來能知此事，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

「堅意！云何名為有未發心而與授記？或有眾生往來五道，若在地獄、若在畜生、若在餓鬼、若在天上、若在人間，諸根猛利，好樂大法；佛知是人，過此若干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於若干百千萬億阿僧祇劫，行菩薩道，供養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佛，教化若干百千萬億無量眾生，令住菩提；又過若干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字如是、國土如是、聲聞眾數壽命如是、滅後法住歲數如是。佛告堅意！如來悉能了知此事，復過於是，是名未發心而與授記。」

爾時長老摩訶迦葉前白佛言：「從今以後，我等當於一切眾生，生世尊想。所以者何？我等無有如是智慧，何等眾生有菩薩根？何等眾生無菩薩根？世尊！我等不知如是事故，或於眾生生輕慢心，則為自傷。」

佛言：「善哉善哉！迦葉！快說此言。以是事故，我經中說：『人則不應妄稱量眾生。所以者何？若妄稱量於他眾生，則為自傷。唯有如來！應量眾生及與等者，以是因緣，若諸聲聞及餘菩薩，於諸眾生，應生佛想。』

「適發心已得受記者，或自有人，久殖德本，修習善行，勤心精進，諸根猛利，好樂大法，有大悲心，普為眾生求解脫道。是人發心，即住阿惟越致，入菩薩位，墮畢定數，出過八難。如是等人，適發心時，諸佛即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名號如是、國土如是、壽命如是。如是等人，如來知心而與授記，是名發心即與授記。

「密授記者，自有菩薩未得受記，而常精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樂種種施，樂一切施；受法堅固，持戒不捨；深發莊嚴，有大忍力，等心眾生；勤行精進，求諸善法，身心不懈，如救頭然；行念安隱，能得四禪；樂求智慧，行佛菩提。久行六度，有成佛相。時餘菩薩、天、龍、夜叉、乾闥婆等，皆作是念：『如此菩薩，勤心精進，實為希有，幾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號云何？國土何名？聲聞眾數多少云何？』佛為斷此眾生疑故，而與授記，普令眾會皆得聞知，唯是菩薩獨不得聞。佛神力故，令一切眾知是菩薩，成佛號字、國土如是、聲聞眾數多少如是。眾所疑者，時悉決了，於此菩薩生世尊想，而是菩薩不能自知我為得記、為未得記？是為菩薩密得受記。

「現前受記者，有菩薩久集善根，無不見得，常修梵行，觀無我空，於一切法得無生忍。佛知此人，功德智慧悉已具足，則於一切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大眾之中，現前授記，作是言：『善男子！汝過若干百千萬億劫，當得成佛，號字如是、國土如是、聲聞眾數、壽命如是。』時無數人隨効是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人佛前得受記已，身昇虛空，高七多羅樹。堅意！是名第四現前受記」。

爾時堅意菩薩白佛言：「今此會中，寧有菩薩以此四事得受記不？」

佛答言：「有。」

「世尊！誰是？」

佛言：「此師子吼王菩薩、樂欲居士子，是未發心而得受記，如是等他方世界無數菩薩，亦未發心而得受記。復有寂滅菩薩、大德法王子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如是無量諸菩薩等，適發心時即與授記，皆住阿惟越致地中。是中復有智勇菩薩、益意菩薩，如是無量諸菩薩等，密與授記。堅意！我及彌勒、賢劫千菩薩，皆得無生法忍，現前受記。」

堅意菩薩白佛言：「希有世尊！菩薩所行不可思議，受記亦不可思議，一切聲聞，諸辟支佛尚不能知，況餘眾生。」

佛言：「堅意！菩薩所行、所發精進、威神勢力，不可思議。」

爾時魔界行不污菩薩所化天女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各以天華散於佛上，白佛言：「世尊！我等不樂密得受記，我等願得無生法忍，現前受記。唯願世尊！於今與我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佛時微笑，口出種種妙色光明，照諸世界，還從頂入。阿難白佛言：「世尊！何因故笑？」

佛告阿難：「汝今見是二百天女，合掌敬禮如來者不？」

「已見。世尊！」

「阿難！是諸天女！已曾於昔五百佛所，深種善根，從是已去，當復供養無數諸佛，過七百阿僧祇劫已，皆得成佛，號曰淨王。阿難！是諸天女命終之後，得轉女身，皆當生於兜率天上，供養奉事彌勒菩薩！」

爾時惡魔聞諸天女得受記已，白佛言：「世尊！我今自於所有眷屬不得自在，以聞說是首楞嚴三昧故，況餘聞者？若人得聞首楞嚴三昧，即得畢定住佛法中。」

爾時天女，以無怯心語惡魔言：「汝勿大愁，我等今者，不出汝界。所以者何？魔界如即是佛界如，魔界如、佛界如不二不別，我等不離是如。魔界相即是佛界相，魔界法、佛界法不二不別，我等於此法相不出不過。魔界無有定法可示，佛界亦無定法可示，魔界、佛界不二不別，我等於此法相不出不過。是故當知，一切諸法，無有決定。無決定故，無有眷屬、無非眷屬。」

爾時惡魔憂愁苦惱，欲還天上。魔界行不污菩薩謂惡魔言：「汝欲何去？」

魔言：「我今欲還所住宮殿。」

菩薩謂言：「不離是眾，即是汝宮殿。」爾時惡魔即自見身處本宮殿。菩薩語言：「汝見何等？」

惡魔答言：「我自見身處本宮殿，好林園池，是我所有。」

菩薩語言：「汝今可以奉上如來？」

魔言：「可爾！」適作是語，即見如來、聲聞、菩薩、一切大眾，皆在其中，說首楞嚴三昧。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佛所住處說首楞嚴三昧、有施食已佛得成道，此二施主，何者福多？」

佛言：「阿難！施佛食已，佛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食已轉法輪、食已說首楞嚴三昧，此三食福，無有差別。阿難！我於何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其處即是金剛，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於其中得成佛道，隨所住處說首楞嚴三昧，等無差別，及有讀誦書寫之處，亦復如是！阿難！施佛食已，初轉法輪。若有法師得施食已，讀誦說是首楞嚴三昧，此二施福，等無有異。又復阿難！佛住精舍，以十八種神通變化度脫眾生；復有精舍，於中讀誦說是首楞嚴三昧，此二施處，其福不異。」

爾時阿難語惡魔言：「汝得大利，能以宮殿施佛令住。」

魔言：「是魔界行不污菩薩恩力所致。」

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是魔界行不污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神力自在乃如是乎？」

佛言：「堅意！如汝所說，今此菩薩住是三昧，能以神力隨意自在示現一切，行魔界行而能不為魔行所污，與諸天女現相娛樂而實不受婬欲惡法。是善男子！住首楞嚴三昧，現入魔宮而身不離於佛會。現行魔界遊戲娛樂，而以佛法教化眾生。」◎

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住是首楞嚴三昧，能現幾所自在神力？善哉世尊！願少演說。」

佛言：「堅意！我今住此首楞嚴三昧，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百億日月、百億四天王處、百億忉利天、百億夜摩天、百億兜率陀天、百億化樂天、百億他化自在天，乃至百億阿迦膩吒天、百億須彌山王、百億大海，是名三千大千世界。堅意！我住首楞嚴三昧，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或於閻浮提現行檀波羅蜜；或於閻浮提現行尸波羅蜜；或於閻浮提現行羼提波羅蜜；或於閻浮提現行毘梨耶波羅蜜；或於閻浮提現行禪波羅蜜；或於閻浮提現行般若波羅蜜；或於閻浮提現為五通神仙；或於閻浮提現在居家；或於閻浮提現行出家；或於四天下現在兜率天，一生補處；或於四天下現為轉輪聖王；或為釋提桓因；或為梵王；或為四天王；或為夜摩天王；或為兜率陀天王；或為化樂天王；或為他化自在天王；或現長者；或現居士；或復現為小王大王；或為剎利；或為婆羅門；或為薩薄。或於四天下，欲從兜率下生世間；或現入胎；或現處胎；或現欲生；或現生已而行七步，舉手自稱：『天上天下唯我為尊！』或現處宮與采女俱；或現出家；或現苦行；或現取草；或現坐道場；或現降魔；或現成佛；或現觀樹王；或現釋梵請轉法輪；或現轉法輪；或現捨壽；或現入涅槃；或現燒身；或現全身舍利；或現散身舍利；或現法欲滅；或現法已滅；或現壽命無量；或現壽命短促；或現國土無惡道名；或現有諸惡道；或現閻浮提清淨嚴飾如天宮殿；或現弊惡；或現上中下。

「堅意！是皆首楞嚴三昧自在神力，菩薩示現入於涅槃，不畢竟滅，而於三千大千世界，能現如是自在神力，示現如是諸莊嚴事。堅意！汝觀如來於此四天下轉法輪，餘閻浮提未成佛道，或有閻浮提現入滅度，是名首楞嚴三昧所入法門。」

爾時會中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等，諸菩薩大弟子，咸作是念：「釋迦牟尼佛但能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有是神力？於餘世界亦有是力？」

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知眾會意，欲斷所疑，白佛言：「世尊！我所遊行諸佛國土，於是世界上過六十恒河沙土，有佛世界名一燈明，佛於其中為人說法。我至其所，頭面禮足，問言：『世尊！號字何等？我等云何奉持佛名？』彼佛答我：『汝詣釋迦牟尼佛！自當答汝。』世尊！彼佛國土功德莊嚴，說之一劫猶不可盡。復過於是，彼國無有聲聞、辟支佛名，但有諸菩薩僧，常說不退轉法輪。唯願世尊！說此佛名一燈明土講說法者！」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汝等善聽，勿懷恐怖，而生疑悔。所以者何？諸佛神力不可思議，首楞嚴三昧勢力亦不可思議。文殊師利！彼一燈明土講說法者，佛號示一切功德自在光明王。文殊師利！一燈明土，示一切功德自在光明王佛，則是我身於彼國土現佛神力，我於彼土說不退轉法輪，是我宿世所修淨土。文殊師利！汝今當知，我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土，盡有神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文殊師利！此則皆是首楞嚴三昧勢力。菩薩常於無量世界示現神變，於此三昧而不動轉。文殊師利！譬如日月，自於宮殿初不移動，而現一切城邑、聚落。菩薩如是，住首楞嚴三昧，初不移動，而能遍於無量世界示現其身，隨眾所樂而為說法。」

爾時眾會，得未曾有，皆大歡喜，踊躍無量，合掌恭敬，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以真珠華、雜色妙華、末香、塗香，散於佛上。皆作諸天所有伎樂，供養如來及諸弟子；亦各脫上衣，奉上於佛、諸菩薩等！以妙色華，大如須彌，并眾雜香、末香、塗香、珍寶、瓔珞，散於佛上。皆作是言：「唯然世尊！若有說首楞嚴三昧處，其地則為金剛；若人得聞說是三昧，信受讀誦，為人演說不驚不畏，當知此人亦是金剛，成不壞忍，深住於信，諸佛所護，厚種善根，得大善利，降魔怨敵，斷諸惡趣，為善知識之所守護。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若有眾生聞是首楞嚴三昧，即能信受、讀誦解義、為人演說、如說修行，當知是人得住佛法畢定不退。」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等說。若人不厚種諸善根，聞首楞嚴三昧不能信受。少有眾生聞首楞嚴三昧能信受者，多有眾生不能信受。善男子！人有四法，聞是三昧能得信受。何等為四？一者曾於過去諸佛聞是三昧，二者為善知識所護深樂佛道，三者善根深厚好樂大法，四者身自得證大乘深法。有是四法，則能信受如是三昧。善男子！復有滿願阿羅漢，及具足正見者、信行見行者，是人信順如來語故，信是三昧而身不證。所以者何？是三昧者，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通達，況餘眾生！」

爾時長老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譬如從生盲人，夢中得眼，見種種色，心大歡喜，即於夢中，與有眼者，共住共語。是人覺已，不復見色。我等亦爾！未聞是首楞嚴三昧時，心懷歡喜，謂得天眼，與諸菩薩共住共語，論說義理。世尊！我今從佛聞是三昧，不知其事，如生盲人，不能得知諸佛菩薩所行之法。我等從今已往，自視其身如生盲人，於佛深法無有智慧，不知不見世尊所行。我等從今已往，知諸菩薩真得天眼，能得如是諸深智慧。世尊！若人無有薩婆若心，誰當自謂：『我是智者、我是福田。』」

佛言：「如是如是。迦葉！如汝所說。菩薩所得諸深智慧，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

摩訶迦葉說是語時，八千眾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堅意菩薩問文殊師利法王子言：「文殊師利！所言福田，云何名為福田？」

文殊師利言：「有十法行，名為福田。何等為十？住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而不入法位；見知四諦而不證道果；行八解脫而不捨菩薩行；能起三明而行於三界；能現聲聞形色威儀，而不隨音教從他求法；現辟支佛形色威儀，而以無礙辯才說法；常在禪定而能現行一切諸行；不離正道而現入邪道；深貪染愛而離諸欲一切煩惱；入於涅槃而於生死不壞不捨。有是十法，當知是人真實福田。」

爾時堅意菩薩問須菩提言：「長老須菩提！世尊說汝第一福田，汝為得在是十法不？」

須菩提言：「我於是法尚無其一，何況有十！」

堅意言：「汝以何名第一福田？」

須菩提言：「我不於佛諸菩薩中第一福田，佛說我於聲聞、辟支佛中第一福田。堅意！譬如邊地小王亦名為王；若轉輪聖王至於邊地，諸小王等不名為王，爾時唯有轉輪聖王，聖王威德殊妙勝故。堅意！隨有國土、城邑、聚落，無菩薩處，我於其中得為福田；若有佛處，有大菩薩，我於其中不名福田。諸菩薩有薩婆若心，是故勝我。」

爾時佛讚須菩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是無增上慢大弟子之所言也！」

堅意菩薩復問文殊師利法王子言：「文殊師利！所說多聞，云何名為多聞？」

文殊師利言：「若人得聞一句之法，即解其中千萬億義，百千萬劫敷演解說，智慧辯才不可窮盡，是名多聞。復次堅意菩薩！若聞十方無量諸佛所說，盡能受持；無有一句先所不聞，凡所聞者皆是先聞；隨所聞法能持不忘，為眾生說而無眾生，身與眾生及所說法無有差別。是名多聞。」

爾時會中有菩薩天子名淨月藏，作是念：「佛說阿難於多聞中為最第一，如文殊師利所說多聞，阿難今者寧有是不？」作是念已，問阿難言：「如來說汝於多聞中為最第一，汝之多聞，寧如文殊師利所說者不？」

阿難答言：「如文殊師利所說多聞，我無是事。」

淨月藏言：「如來云何常稱說汝，於多聞中為最第一？」

阿難答言：「佛諸弟子，隨逐音聲而得解脫，於是人中說我第一，非謂我於無量智海、無等大慧、無礙辯才諸菩薩中多聞第一。天子！譬如以有日月光明，閻浮提人見諸形色，得有所作。我亦如是，但以如來智慧光明，得受持法，我於其中自無有力，當知皆是如來神力。」

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汝所受持誦念諸法，當知則是如來神力。」

爾時佛告淨月藏言：「阿難所持諸法甚少，所不誦者無量無邊。天子！我於道場所得諸法，百千億分不說其一，我所說者，阿難於中百千億分不持其一。天子！如來但於一日一夜，十方世界諸釋、梵王、護世天王、天、龍、夜叉、乾闥婆等天子菩薩與之說法。以智慧力而作偈頌，說修多羅、因緣、譬喻，眾生所行諸波羅蜜，及說聲聞、辟支佛乘、佛無上乘，攝大乘法，毀訾生死，稱讚涅槃。假使閻浮提內所有眾生，成就多聞皆如阿難，於百千劫不能受持。天子！以是因緣，當知如來所說諸法無量無邊，阿難所持甚為少耳！」

爾時淨月藏天子即以十萬七寶華蓋奉上如來。其蓋即時遍住虛空，所覆眾生皆作金色。奉上蓋已，作如是言：「唯然世尊！願以是福，普使眾生辯才說法，當如世尊！能受持法，如文殊師利法王子！」

時佛知是菩薩天子深樂佛道，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而作是言：「今是天子，過四百四十萬劫，當得作佛，號一寶蓋。國名一切眾寶莊嚴。」

說是法時，二百菩薩生懈怠心：「諸佛世尊其法甚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難得，我等不能具足是事，不如但以辟支佛乘入於涅槃。所以者何？佛說菩薩若有退轉，或作辟支佛、或作聲聞。」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知此二百菩薩有懈退心，欲還發起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欲教化會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故，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劫名照明，我於其中三百六十億世，以辟支佛乘入於涅槃。」

爾時一切眾會，心皆生疑：「若入涅槃，不應復還生死相續。今文殊師利何故作如是言：『世尊！我念過世劫名照明，我於其中三百六十億世，以辟支佛乘入於涅槃』，是事云何？」

爾時舍利弗承佛神旨，白佛言：「世尊！若人已得入於涅槃，不應復有生死相續。云何文殊師利入涅槃已，還復出生？」

佛言：「汝可問之，文殊師利自當答汝。」

時舍利弗問文殊師利言：「若人已得入於涅槃，於諸有中不復相續。汝今云何而作是說：『世尊！我念過去照明劫中，三百六十億世，以辟支佛乘入於涅槃』，此義云何？」

文殊師利言：「如來現在，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真實語者、不欺誑者、世間天人無能誑者。我所說者，佛自證知。我若異說，則為誑佛。舍利弗！彼時照明劫中，有佛出世，號曰弗沙，利益世間諸天人已，入於涅槃。是佛滅後，法住十萬歲。法滅之後，其中眾生，於辟支佛有度因緣。假使百千億佛為之說法，不信不受，唯皆可以辟支佛身威儀法則，而得度脫。是諸眾生皆共志求辟支佛道，是時無有辟支佛出，是諸眾生無處得種善根因緣。我於爾時為教化故，自稱我身是辟支佛。隨諸國土、城邑、聚落，皆知我身是辟支佛。我時皆為現辟支佛形色威儀，是諸眾生深心恭敬，皆以飲食供養於我。我受食已，觀其本緣所應聞法，為解說已，身飛虛空，猶如鴈王。是時眾生，皆大歡喜，以恭敬心，頭面禮我，而作是言：『願使我等於未來世，皆得法利，如今是人。』舍利弗！以是因緣，成就無量無數眾生，令種善根。我時觀察，知諸人眾，供養我食，生懈厭心，即時告言：『我涅槃時至。』百千眾生聞是語已，各持華香、雜香、蘇油，來至我所。我於爾時入滅盡定，以本願故，不畢竟滅。是諸眾生謂我命終，供養我故，以香薪𧂐而燒我身，謂我實滅。我時復至異國大城，自稱我是辟支佛身，其中眾生亦以飲食來供養我。我於其中示入涅槃，亦謂我滅，皆來供養，共燒我身。如是舍利弗！我於爾時滿一小劫，三百六十億世，作辟支佛身，示入涅槃。於諸大城，一一皆以辟支佛乘，度脫三十六億眾生。舍利弗！菩薩如是以辟支佛乘，入於涅槃而不永滅。」

文殊師利說是語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光明遍照，千億諸天供養文殊師利法王子，雨諸天華，皆作是言：「是實希有！我等今日得大善利，見佛世尊及見文殊師利法王子，又聞說是首楞嚴三昧。世尊！文殊師利法王子成就如是未曾有法，住何三昧，能現如是未曾有法？」

佛告諸天：「文殊師利法王子住首楞嚴三昧，能作如是希有難事。菩薩住此三昧，為作信行，而不隨他信。亦作法行，而於法相轉於法輪，不退不失。亦作八人，於諸無量阿僧祇劫，為八邪者而行於道。作須陀洹，為生死水漂流眾生不入法位。作斯陀含，遍現其身於諸世間。作阿那含，亦復來還教化眾生。作阿羅漢，亦常精進求學佛法。亦作聲聞，以無礙辯為人說法。作辟支佛，為欲教化因緣眾生，示入涅槃，三昧力故還復出生。諸天子、菩薩住是首楞嚴三昧，皆能遍行諸賢聖行；亦隨其地有所說法，而不住中。」

諸天聞佛說如是義，悉皆涕淚，而作是言：「世尊！若人已入聲聞、辟支佛位，永失是首楞嚴三昧。世尊！人寧作五逆重罪，得聞說是首楞嚴三昧，不入法位作漏盡阿羅漢。所以者何？五逆罪人，聞是首楞嚴三昧，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雖本罪緣墮在地獄，聞是三昧善根因緣，還得作佛。世尊！漏盡阿羅漢猶如破器，永不堪任受是三昧。世尊！譬如有人施蘇油蜜，多有人眾持種種器，中有一人用心不固，破所持器，雖詣所施蘇油蜜所，無所能益但得自飽，不能持還施與餘人。是中有人持器完堅，既得自飽亦持滿器施與他人。蘇油蜜者，是佛正法。所持器破，但得自足不能持還施他人者，即是聲聞及辟支佛。持完器者，即是菩薩，身自得足，亦能持與一切眾生。」

是時二百天子，心欲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從諸天子聞是語已，及聞文殊師利法王子不可思議功德勢力，更以深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隨先退轉之心，皆白佛言：「我等乃至危害失命，不捨是心，亦終不捨一切眾生。世尊！唯願我等聞是首楞嚴三昧善根因緣，當得菩薩十力。何等十？於菩提心得堅固力、於不可思議佛法得深信力、多聞得不忘力、往來生死得無疲力、於諸眾生得堅大悲力、於布施中得堅捨力、於持戒中得不壞力、於忍辱中得堅受力、魔不能壞得智慧力、於諸深法得信樂力。」

爾時佛告堅意菩薩：「若有眾生，於今現在、若我滅後，聞是首楞嚴三昧能信樂者，當知是人悉皆得是菩薩十力。」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曰名意，白佛言：「世尊！若欲得福者，應供養佛；欲得慧者，應勤多聞；欲生好處者，應勤持戒；欲大富者，應加布施；欲得妙色者，應修忍辱；欲得辯才者，應敬師長；欲得陀羅尼者，應離增上慢；欲得智者，應修正憶念；欲得樂者，應捨一切惡；欲利益眾生者，應發菩提心；欲得妙音聲者，應修實語；欲得功德者，應樂遠離；欲求法者，應近善知識；欲坐禪者，應離憒閙；欲思慧者，應修思惟；欲生梵世者，應修無量心；欲生天人，應修十善。世尊！若人欲得福德者、欲得慧者、欲生好處者、欲大富者、欲妙色者、欲辯才者、欲陀羅尼者、欲得智者、欲得樂者、欲利益眾生者、欲妙音聲者、欲功德者、欲求法者、欲坐禪者、欲思慧者、欲生梵世者、欲生天人者、欲得涅槃者、欲得一切功德者，當聞首楞嚴三昧，受持讀誦，為他人說，如說修行。世尊！菩薩云何修是三昧？」

佛言：「名意！菩薩若能觀諸法空，無所障礙，念念滅盡，離於憎愛，是名修是三昧。復次名意！學是三昧，不以一事。所以者何？隨諸眾生心心所行，是三昧者有是諸行；隨諸眾生心心所入，是三昧者有是諸入；隨諸眾生諸根入門，是三昧者有是入門；隨諸眾生所有名色，得是三昧菩薩亦示若干名色；能如是知，是名修是三昧。隨一切佛名色相貌，得是三昧菩薩亦示若干名色相貌；能如是知，是名修是三昧。隨見一切諸佛國土，菩薩亦自成是國土，是名修是首楞嚴三昧。」

名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是三昧者修行甚難？」

佛告名意：「以是事故，少有菩薩住是三昧，多有菩薩行餘三昧。」

爾時名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此彌勒菩薩一生補處，次於世尊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彌勒得是首楞嚴三昧耶？」

佛言：「名意！其諸菩薩得住十地、一生補處受佛正位，悉皆得是首楞嚴三昧。」

彌勒菩薩即時示現如是神力，名意菩薩及諸眾會，見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閻浮提，其中皆是彌勒菩薩！或見在天上；或見在人間；或見出家；或見在家；或見侍佛，皆如阿難；或見智慧第一，如舍利弗；或見神通第一，如目犍連；或見頭陀第一，如大迦葉；或見說法第一，如富樓那；或見樂戒第一，如羅睺羅；或見持律第一，如優波離；或見天眼第一，如阿那律；或見坐禪第一，如離婆多。如是一切諸第一中，皆見彌勒！或見入諸城邑聚落乞食；或見說法；或見坐禪。

名意菩薩及諸大眾，一切皆見彌勒菩薩現首楞嚴三昧神通勢力，見已大喜，白佛言：「世尊！譬如真金，雖復鍛磨，不失其性。是諸大士亦復如是，隨所試處，皆能示現不可思議法性。」

爾時名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謂菩薩若能通達首楞嚴三昧，當知通達一切道行，於聲聞乘、辟支佛乘及佛大乘，皆悉通達。」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菩薩若能通達首楞嚴三昧，則能通達一切道行。」

爾時長老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謂文殊師利法王子！曾於先世已作佛事，現坐道場，轉於法輪，示諸眾生入大滅度。」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迦葉！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龍種上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此世界南方過於千佛國土，國名平等，無有山河、沙礫、瓦石、丘陵、堆阜，地平如掌，生柔軟草，如迦陵伽。龍種上佛於彼世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初轉法輪，教化成就七十億數諸菩薩眾，八十億人成阿羅漢，九萬六千人住辟支佛因緣法中，其後續有無量聲聞僧。迦葉！龍種上佛壽命四百四十萬歲，度天人已，入於涅槃，散身舍利，流布天下，起三十六億塔，眾生供養。其佛滅後，法住十萬歲。龍種上佛臨欲涅槃，與智明菩薩授記莂言：『此智明菩薩！次於我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號智明。』迦葉！汝謂爾時平等世界龍種上佛，豈異人乎？勿生此疑。所以者何？即文殊師利法王子是。迦葉！汝今且觀首楞嚴三昧勢力，諸大菩薩以是力故，示現入胎、初生、出家、詣菩提樹、坐於道場、轉妙法輪、入般涅槃、分布舍利，而亦不捨菩薩之法，於般涅槃，不畢竟滅。」

爾時長老摩訶迦葉語文殊師利言：「仁者乃能施作如此希有難事，示現眾生。」

文殊師利言：「迦葉！於意云何？是耆闍崛山，誰之所造？是世界者，亦從何出？」

迦葉答言：「文殊師利！一切世界水沫所成，亦從眾生不可思議業因緣出。」

文殊師利言：「一切諸法，亦從不可思議業因緣有。我於是事，無有功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屬因緣，無有主故，隨意所成。若能解此，所為不難。迦葉！若人未見四諦，聞如是事能信解者，此則為難。見四諦已，得諸神通，聞此能信，不足為難。」

爾時世尊身升虛空，高七多羅樹，結加趺坐，身出光明，遍照十方無量世界。一切眾會，皆見十方無量諸佛，悉皆說是首楞嚴三昧不增不減，悉遙得聞。十方諸佛亦升虛空，高七多羅樹，結加趺坐，身放光明，遍照十方無量世界。彼諸眾生，亦見釋迦牟尼佛身升虛空，結加趺坐。彼諸眾會，悉皆以華，遙散釋迦牟尼佛！皆見眾華於上空中，合成華蓋。此土菩薩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等，悉亦以華散彼諸佛，皆於佛上化成華蓋。

爾時釋迦牟尼佛還攝神足，坐於本座，告堅意言：「是為如來神通之力，為令眾生功德增益，是故如來示現是事。」

佛現神通力時，八千天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說是首楞嚴三昧垂欲竟時，堅意菩薩及五百菩薩，得首楞嚴三昧，悉皆得見十方諸佛所有神力，於佛深法得智光明，住第十地，受佛職位。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千萬伎樂同時俱作，諸天空中雨種種華。

爾時佛告阿難：「汝當受是首楞嚴三昧，持諷誦讀，廣為人說。」

時持須彌山頂釋白佛言：「世尊！阿難智慧憶念有量，聲聞人者，隨他音聲，何故以是三昧法寶囑累阿難？」持須彌山頂釋發至誠言：「若我能於今世、來世，廣宣流布是寶三昧，無有虛者，於此耆闍崛山中樹，悉皆當如佛菩提樹，其諸樹下皆有菩薩。」持須彌山頂釋作是語已，即見諸樹，如菩提樹，一一樹下，皆見菩薩。諸菩提樹，皆出是言：「如持須彌山頂釋所言為實，是人必能令此三昧廣宣流布。」

爾時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等，同聲白佛言：「世尊！假使如來住壽一劫，不為餘事以聲聞乘為人說法，一一說法，皆悉如初轉法輪時所度眾生，說是首楞嚴三昧所度眾生，此則為勝。所以者何？是諸眾生皆以聲聞乘度，於菩薩乘，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如是首楞嚴三昧，有是無量勢力，能成就諸菩薩，使得具足佛法。」

爾時堅意菩薩白佛言：「世尊實壽幾何？幾時當入畢竟涅槃？」

佛言：「堅意！東方去此世界三萬二千佛土，國名莊嚴，是中有佛，號照明莊嚴自在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堅意！如照明莊嚴自在王佛壽命，我所壽命亦復如是！」

「世尊！是照明莊嚴自在王佛壽命幾所？」

佛告堅意：「汝自往問，自當答汝。」

即時堅意承佛神力，又以首楞嚴三昧力故，及自善根神通力故，如一念頃，到彼莊嚴世界。頭面禮彼佛足，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壽命幾時？當入涅槃？」

彼佛答言：「如彼釋迦牟尼佛壽命，我所壽命，亦復如是！堅意！汝欲知者，我壽七百阿僧祇劫，釋迦牟尼佛壽命亦爾！」

爾時堅意菩薩心大歡喜，即還娑婆世界，白佛言：「世尊！彼照明莊嚴自在王佛，壽七百阿僧祇劫。而告我言：『如我壽命，釋迦牟尼佛壽命，亦復如是！』」

爾時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我謂世尊於彼莊嚴世界，以異名字利益眾生。」

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汝以佛力，能知是事。彼佛身者即是我身，以異名字於彼說法，度脫眾生。阿難！如是神通自在力者，皆是首楞嚴三昧勢力。」

爾時佛告堅意菩薩：「堅意！以是事故，當知我壽七百阿僧祇劫，乃當畢竟入於涅槃。」

時會大眾，聞佛所說，壽命如是不可思議，皆大歡喜得未曾有，白佛言：「世尊！諸佛神力至未曾有，一切所行不可思議，於此現壽如是短命，而實於彼七百阿僧祇劫。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具足如是不可思議壽命。」

爾時世尊復告堅意：「是首楞嚴三昧，隨在郡國、城邑、聚落、精舍、空林，其中諸魔魔民，不得其便。」

又告堅意：「若有法師，書寫、讀誦、解說是首楞嚴三昧，於人、非人無有恐怖，復得二十不可思議功德之分。何等二十福德不可思議？其智不可思議、其慧不可思議、方便不可思議、辯才不可思議、法明不可思議、總持不可思議、法門不可思議、憶念隨義不可思議、諸神通力不可思議、分別眾生諸所語言不可思議、深解眾生心之所樂不可思議、得見諸佛不可思議、所聞諸法不可思議、教化眾生不可思議、自在三昧不可思議、成就淨土不可思議、形色最妙不可思議、功德自在不可思議、修治諸波羅蜜不可思議、得不退轉佛法不可思議。是為二十。

「堅意！若人書寫、讀誦是首楞嚴三昧，得是二十不可思議功德之分。是故堅意！若人欲得今世來世諸利，當書寫讀誦、解說修行是首楞嚴三昧。

「堅意！若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於千萬劫勤心修行六波羅蜜，若有聞是首楞嚴三昧，即能信受，心不退沒，不驚不畏，福勝於彼，疾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聞已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為人解說？若有菩薩！欲聞諸佛不思議法，不驚不畏，欲於一切諸佛法中現了自知，不從他教，應當修集行是三昧；若欲得聞所未聞法，信受不逆，應當聞是首楞嚴三昧。」

說是首楞嚴三昧經時，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倍是數，住阿惟越致地；復倍是數，得無生法忍。萬八千菩薩，得是首楞嚴三昧；萬八千比丘、比丘尼，不受諸法故，漏盡解脫，得阿羅漢。二萬六千優婆塞、優婆夷，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三十那由他諸天，得入聖位。

佛說經已！文殊師利法王子、堅意菩薩等一切諸菩薩摩訶薩，及諸聲聞大弟子，一切諸天、龍、神、乾闥婆、阿修羅等世間人民，聞佛所說，歡喜信受。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下

#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上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於忉利天上，晝度樹下無垢白石，愍哀其母度脫之故。正夏三月與大比丘眾俱，比丘八千皆阿羅漢——諸漏已盡，得大神足，威曜無極；生死悉斷，無復塵垢，棄捐重擔，所作已辦，逮得己利；心即從計致平等忍，心已得解度於智慧，普則正士，於世福地多所祐安——唯除一人賢者阿難。菩薩七萬二千人，一切大聖神通已達，逮得總持辯才無礙，各從他方異佛世界皆來集會。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之眾眷屬圍遶，而為說經。

時，於眾會有二天子，名曰月氏、月上。月氏天子即從坐起，更整衣服偏袒右肩，叉手長跪而白佛言：「吾欲諮問如來、至真、等正覺，假使聽者乃敢自陳。」

佛告天子：「欲問如來何所義乎？」

月氏天子以偈頌曰：

其於眾生類，興發愍哀心，

逮求于佛道，志無垢甘露，

自傷己身行，及慈哀群黎，

余以斯等故，諮問釋師子。

於億劫積行，悉能忍勤苦，

一切而布施，志寂然無念，

等心於群生，療化已平均，

我問此勝義，導利黎庶者。

假使見正道，妙相自莊嚴，

無垢三十二，英特之福田，

逮斯功德者，奉敬乎巨海，

今予問大聖，欲了斯義歸。

假使無異心，則無有別念，

常志求妙慧，人中巍巍尊，

而無聲聞意，不慕緣覺事，

今余問此義，堅固無過者。

有利若無利，等心於毀譽；

有名若無名，苦樂不以移；

雖處於俗法，則不以動轉，

今我問此義，遠離恐懼者。

以愛己身事，等念於黎庶，

未曾有若干，咸化于三處，

而以修慈心，有諂無厭穢，

今余問此義，賢將持土地。

心恒行精勤，布施戒離邪，

其身逮寂然，戒品不永滅，

身口意常正，將御順擁護，

今問最勝義，處垢而無塵。

其忍辱調柔，達已加遵修，

能修任苦患，憒擾放逸眾，

遊救於一切，而不生瞋恚，

因此故問義，欲決諸狐疑。

各常力精進，恭順不違義，

悉愍傷世間，不為己身施，

行道無厭足，如海受眾流，

是故問最勝，其德如大海。

雖存於三處，不退從諸想，

以賢聖之慧，伏除諸垢塵，

承禪定妙通，神足自娛樂，

今故問此義，普往開化眾。

智慧度彼岸，聖達無有際，

棄捐眾思想，出家除根株，

憺怕得自在，曉了斯法慧，

是故今啟問，無極大聖人。

所分別神足，解了隨順行，

遊億姟佛土，無有國土想；

供養億姟佛，無有諸佛想；

是故問此義，覩者普受欣。

其離欲塵魔，忽化陰身魔，

棄捨於死魔，降伏諸天魔，

蠲除一切魔，則逮成佛道，

是故問斯義，永棄於眾冥。

乃震動天地，樹木及山巖，

覺了成佛道，無量最勝慧，

假使已一心，習於寂定明，

是故問此義，諮啟如斯像。

曉了一切慧，威燿甚巍巍，

設住於佛教，善建立法行，

導利于眾聖，靡所不開化，

今故問斯義，濟遊三處者。

月氏天子又問世尊：「唯然，大聖！何謂菩薩得大聖通殊特之行，度於彼岸？何謂菩薩至不可思議善權方便，備勸助慧？何謂菩薩一切諸法以為一議，入於一味所趣同均，入於一慧平等之說？何謂菩薩奉深禁戒行無放逸，逮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

佛言：「善哉，善哉！月氏天子！多所哀念，多所安隱，愍傷諸天及十方人，乃能發意啟問如來如此之義。諸菩薩行佛道正真慧、被大鎧者，建立大乘，度大欲、御大船、轉大法輪，施無極法恢弘慧典，欲放大雨、欲演普光，慕擊大鼓、志大雷震，樂立巨幢、願吹大珂，執大法英、攬大法典，演無極明欲照世間，務令大乘永存不斷；願大祀祠究竟足滿。以此比類無極之德，愍傷群庶故問如來。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說之。如諸菩薩大士之行，致大聖通具足深戒，至於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月氏天子與諸大眾受教而聽。

佛告天子：「菩薩有四法行，得大聖通殊特之行，度於彼岸。何謂為四？菩薩大士曉了諸法而應真諦，於一切法無所倚著，等念諸法而無有盡，逮于聖慧而造明證，遊一切法親近眾典。雖在諸法無有脫者，不見異法。

「何謂諸法而應真諦？如過去空，當來、現在亦自然空。天子！欲以曉了是空平等，三世空無所想。彼諸有慧分別處所，建立開化解暢道品，便通正業達其義理，是謂曉了而應真諦。

「何謂於一切法無所倚著？一切諸法住於我所，現有所住於我非我，則謂菩薩曉了諸法而無吾我；不依倚身，是則名曰無所倚著。假使菩薩於斯諸法身無所著，無所著已，不住異法；其於諸法不生、不住。爾能於彼無所倚著，已無所倚；供養諸法則於諸法而無所倚。

「二、何謂菩薩曉了一切猶如虛空？其三界者心之所為，不計斯心無有色像，亦不可覩，無有處所、無有教令，猶如幻化。因其心本而求諸法則不可得。若以於心不求于心，則無所獲心不可逮；以不得心一切諸法亦不可得。諸法則無有法、無形類想，亦無有影而無所有，及與實諦亦無所覩。無所覩者，於一切法心無所入，知一切法無所成就，亦無所生。譬如虛空，猶如天子！欲察虛空永無有生、無所成就，了一切法亦復如是。猶如虛空名曰虛無，彼則憺怕。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但假字耳，彼則寂寞。

「三、何謂菩薩於一切法而親近典也？菩薩大士觀察思惟一切諸法，於斯無知亦無所見。眼不知耳亦無所見，耳不知眼亦無所見；鼻不知舌亦無所見，舌不知鼻亦無所見；身不知意亦無所見，意不知身亦無所見。一切諸法雖有癡騃、快眇、凶暴見於法界，慧常平等所行具足。其六情界有所照來則有所在，計於本者無有內法；教於外者彼無外法，教內法者所見如是。覩若斯者則無有法、無有起者，亦無有法有所作為；若有住者覩無所見。」

佛語天子：「是為法界，法無所起亦無所滅，而亦不住則無所有。假使有念：諸法不住、不生、不起，無有處所。如是觀者真諦慧備，無有諸法及與法界，不見解脫，斯一切法親近諸典，是為四法。菩薩大士得大聖通殊特之行，度於彼岸。

「四、何謂聖通？所云通者，於一切法不信他慧而有諮受；所以言慧，於一切法不造二事，所謂無二，彼則無名法不可知。設使天子具足斯慧，其菩薩者速逮聖通，以成就願具足所曉。菩薩曉了如是慧者，則淨道眼，超天世人。便覩十方無量無限億百千姟諸佛國土、佛天中天所有聖眾，悉聞諸佛所說經法；彼佛國土群萌之類，其心所念善惡、好醜悉識知之，人民伴黨行來如是。逮及若斯，自知往古所周旋處，以慧明證解己本際，他人眾生始無所由，所居止處悉證明之；從緣說是。」

佛告天子：「菩薩大士雖未得至一切通慧，聖明之智巍巍如是。為諸眾生興立佛事，速疾具足一切佛法，逮得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以善權慧方便道明，則具足成於大聖通，

而常遵修深妙禁戒，尋用一義解一切法。

分別真諦一切經典，其明目者無所倚著，

常觀諸法猶若虛無，以有所察宣揚悉空。

習近諸法彼假號法，不見諸法有解脫者，

其不見者靡所不觀，已得聖通所見若斯。

假使過去法已空者，當來諸法亦如是空，

分別現在則亦若茲，是乃謂為真諦之見。

一切諸法三界常空，斯明知者無念不念，

已無有應應不應者，其無所畏為覩真諦。

若慧如是無著方便，講說經法無有法想，

意無所念則無所著，無所著者則不動搖。

一切諸法自然而興，其自然者本淨無我，

曉了諸法而無吾我，爾乃不起無他異法。

其不生者不有不來，察計於彼則無所倚，

而反講說諸法處所，雖演佛道不念有我。

一切三界心之所由，彼心則亦不可常覩，

無色無人猶如幻化，當以斯法務求於心。

彼以此法求於心已，則知無心亦無心法，

假使已心求心處所，則便不覩心之本淨。

已於諸法無所著者，雖在黎庶不隨眾想，

一切諸法無意無成，常分別知猶如虛空。

如觀虛空不生不有，分別諸法亦復如是，

假號虛空諦無有實，說有言辭彼法虛空。

其眼未曾觀見於耳，其耳亦不觀見於眼，

舌不屬鼻鼻不屬舌，斯等展轉而不相見；

其身未曾察見於意，意亦不察身之形類，

各各如是不能相知，以是之故斯常憺怕。

計著眾惡諛諂癡騃，諸法之界常等均平，

其內事者不知於外，若外事者亦不知內，

以是之故曉法所趣，成就智慧常不可限。

觀見十方億姟諸佛，及諸聲聞無有罪釁，

又彼諸佛所說經典，無量聖達清淨之義，

悉得逮聞所演美辭，則能受持普修平等。

便能了知眾生心念，具足飛到億萬佛土，

識念往古無數世事，億百千劫如恒河沙。

逮成於此妙五聖通，則得親近安住之慧，

彼以佛故有所顯發，無放逸道興造利義。

假使聞斯如是空法，生欣踊心樂微妙樂，

魔不能得彼之瑕短，則能疾成覺了上道。

佛告天子：「菩薩大士有四事法，至不可議善權方便。何謂為四？菩薩曉了往返度流之法，猶如己身若干種痛苦毒之患，覩所遊起。亦欲蠲除他人之苦，修行精進，勸諸眾生趣於聖路，令一切法留存道心；為諸群黎積累德品，三世亦然。而已勸助一切諸佛，集三世行勸助德品，所作善本加施眾生，放捨弘施有所開化亦不生心。其不勸進：一切智者心不離脫亦不見道，心不離道、道不離心；如道之相，身相若斯。

「以慧平等於心、於道亦無所倚，順權方便長益德本，不見法界有所增益。彼於諸法無所思議，積功累德未曾厭倦，不以心業求曉了心。彼若布施則無望想，奉修禁戒亦無所失，遵行忍辱亦無所住，所行精進亦無憺怕，一心禪定無所依倚，奉行智慧亦無所習，勸化眾生亦無所著。以愍哀故，嚴淨佛土。求於聖達無所起慕，講說經法亦無所入。

「如是，天子！菩薩所行、所造德本，雖為薄少，善權方便不可限量，乃至大道。何謂菩薩所造德本雖為薄少，善權方便得至無量，乃致大道？菩薩大士於一切法念發無量，觀察諸法無有計限得邊際者。所以者何？天子！欲知一切諸法，則空無想亦無有願；其以空者則亦無量。假使暢達無量心者，講法雖少，善權方便廣大無際。所以者何？佛道無量，勸心無限至無際法，則為諸佛世尊之道。

「復次，天子！菩薩大士善權方便，勸勉眾生令入正行。憂群萌類所樂法者而勸立之，若施有所救濟為說經法。

「復次，天子！菩薩大士不以布施而為審諦，言：『是我所。』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亦復如是，不名我所。又有所施、若持戒者，亦無所念，常順禁戒；具足忍辱，見人所作，是、非悉忍；奉行精進，修清白行；一心禪思；曉了方便，觀察智慧。

「復次，天子！菩薩大士分別曉了：善權方便與聲聞俱，而開化之，不樂所行；所修堅固與緣覺俱，不樂所行，堅固其志。是為四法，菩薩大士致不可議善權方便。」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曉了於二事，己身及他人，

當除吾苦患，療盡眾惱熱。

愍念於眾生，勸使在道心，

思惟一切法，演令入一義。

一切群生慶，合集於三世，

普於諸佛德，悉當勸化之。

而悉曉了斯，皆以施眾生，

真心而惠施，猶以佛慧故。

一切所發心，悉勸助佛道，

不失於道心，見諸法悉脫。

察心及於道，不見有二事，

其相有所存，了心相同等。

法等故平等，不二無所有，

明知權方便，長益清白法。

其種無為益，法界不可議，

志求於佛道，常以不厭倦。

不以心念心，吾長清白議，

不忘失道心，所作而勸助。

布施不望報，護戒無所念，

常修行忍辱，不立計有人，

恒奉行精進，身口心寂然，

禪定無所倚，智慧度無極。

開化解眾生，不處於顛倒，

嚴淨諸佛土，志性無剛強。

常志于佛道，於法無所捨，

諮受一切典，故慧不可議。

為眾生說法，不著於文字，

造行如是者，速成佛無難。

心不想於空，不慢無所念，

無想無所願，不可稱限量。

知群黎所行，隨之因開化，

自在而布施，說法給所乏。

有施眾生，不言我獲，不高於戒，

不忽忍辱，不慢精進，不著禪定，

而於智慧，無所悋惜。常喜布施，

講論眾戒，遵修謙下，恒行勇猛。

雖奉禪思，永無所著，興發智慧，

而以布施。在於緣覺，聲聞之中，

菩薩大士，遊於此黨；假使處中，

有所造業，明眼達士，不樂彼行。

以能建立，如斯法者，是則名曰，

菩薩之行。曉了善權，不可思議，

所為惠施，至無限量。

佛告天子：「菩薩有四事法。一切諸法以為一議，入於一味所趣同等，入於一慧平等之說。何謂為四？菩薩大士曉了法界無所破壞，解諸法空而普遊至。於諸法議無所同像，平等吾我及於他人，曉了諸法悉為憺怕，是為四。

「曉了是慧所覩若此，於世俗法及度世法靡不通達，不造二觀：若罪、若福，有礙、無礙，若聞、不聞，有為、無為，於此諸法不造、不觀，不見諸法有所受者。無凡夫法、無羅漢法，無若干觀，其凡夫法不為清淨也；不察羅漢法獨解明。不舉、不下分別一議，趣憺怕門演暢講說。散一切法，而於諸法不見散壞；修行一忍，永無有二，以入一議普入諸法。所謂入者，無所從生。是為天子！菩薩大士得近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亦不念言：『我近若遠。』所以者何？不處一議。見異群黎，亦觀覩人與道別異。又思惟之人不可得，爾乃是道。」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而於法界，無所破壞，又彼法界，

無能散者。計如法界，諸人若斯，

但假有字，無有若干。了諸法空，

則致響忍，其內若外，有為無為；

觀察斯法，悉無所有，分別一議，

皆知為空。諸所現法，無所同像，

不著己身，及與他人。若不計念，

有吾我人，其行未曾，有若干想。

修於寂然，志在憺怕，普觀一切，

諸法所存。於一切法，靖默無念，

遊于憺怕，而無所著。講說現在，

及度世事，彼則不興，造盡滅盡。

若福若罪，若聞不聞，不念於法，

不取音聲；不在有為，亦不無為，

常等一觀，不喜二事。不覩諸法，

有所受者，不得凡夫，及阿羅漢。

不說凡夫，癡穢不淨，此則名曰，

阿羅漢法。亦無所舉，不有所下，

分別一議，而悉寂然。曉了諸法，

皆無所壞，亦不毀散，一切法界。

不謂忍別，與空異耶？普知諸法，

一切悉空；不著於空，無倚了忍，

以入一議，悉了一切。此無所起，

其本清淨，如是行者，疾成佛道。

速得親近，無量正覺，不計有身，

不念道心。一切諸法，吾我及彼，

悉無所著，得平等覺。

佛告天子：「菩薩有四事法，奉深禁戒行無放逸。何謂為四？菩薩大士而自念言：『何謂禁戒？』則順觀察思惟其議。若身行善、口言至誠、心念柔順，是為禁戒。又復念言：『何謂身善？何謂言誠？何謂心柔？』不犯身事，而不殺生、盜竊、婬妷，是身行善；口不說非，妄語、兩舌、惡口、讒言，是口言誠；心不念非，念餘瞋恚、邪見之事，是心念柔。彼諦觀察而自念言：『假使不犯身、口、心者，不可分別其處所在青、黃、赤、白、紫、紅之色，計於眼者不分別識；耳、鼻、口、心亦復如是，不分別識。所以者何？彼亦不生亦無生者，亦無起者亦無不起。設不有生、無所生者，亦不有起；無所起者，則不堪任分別識法。』又更念言：『爾時察之則無所有。亦無有戒則無所行；已無所行則不可知；已不可知，不當於彼有所倚著，造此行已則無所見。』當爾之時不見有戒；已不見戒，勸彼戒者亦無所見。是為天子！菩薩大士奉深禁戒。

「復次，天子！若有菩薩曉不貪身，不處見身亦不覩見修於持戒，亦不犯禁亦無所著。

「復次，天子！菩薩大士入深法藏在所護禁，威儀禮節，行步進止安詳順教，是曰為戒。不自見己之所興行，不見他人之過咎，是故名曰深妙之戒。

「復次，天子！菩薩不犯於戒，亦不毀戒又不弄戒。其反己者則以反戒；若不反己則不反戒，以不反戒則無所犯。已不犯戒則不弄戒，便無所度。所以不弄、不度戒者，了一切法悉度脫故。以度脫者則無有我，亦不無我。既無有人，何所度者？是為四。」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其身清淨，言無誤失，心念鮮明，

行無瑕穢，而常自護，謹慎於行，

彼菩薩者，乃謂奉戒。將順奉行，

於斯十善，聰明菩薩，若能護此，

則身口意，無所犯負，斯能名曰，

奉明達戒。其無所造，不起無生，

彼無形色，無有處所，已無像貌，

則無所住，便不可得，何所歸趣？

戒不有造，常如無為，則不可以，

眼觀察之；耳無所聞，無鼻無舌，

身不可別，及心所念。設不分別，

於六根者，則達諸趣，無所依倚。

設如是觀，乃清淨戒，未曾逮戒，

有所立處。彼無有戒，無意無正，

護於禁戒，無吾我想。將養於禁，

亦無戒想，修深要戒，志得自在。

以能分別，所見身者，即不墮落，

六十二疑。其無所見，不覩處所，

雖奉禁戒，不自憍恣。則能順入，

深妙法藏，所行禮節，為不妄想。

善修安詳，將順謹慎，其禁戒者，

無有異著。不倚吾我，亦不依戒，

已無吾我，則無禁戒。不念己身，

及與禁戒，如是乃謂，為法器耳。

無吾我者，不依倚戒，不計身者，

不想念法。無身見者，無有戒心；

不犯戒者，無有脫禁。亦不建立，

於禁戒中，不計有身，則無戒想。

深妙之戒，謂無所犯，假使勇猛，

奉戒如是，彼則未曾，有所毀犯。

如是戒者，聖賢所歎，於一切法，

而無所著。愚騃之夫，住吾我想，

將護禁戒，言我畏慎。則失戒寶，

永無有餘，便不度脫，三界之患。

假使有人，除諸見網，則不見彼，

違失禁戒。其人心計，無有吾我，

順奉禁戒，不墮疑見，便不恐懼，

墮於惡趣。若使分別，禁戒如是，

則不覩見，犯禁戒者。不察吾我，

不見三世，況當觀察，犯戒毀禁。

月氏天子白佛言：「得未曾有，天中天！諸佛世尊道法微妙，無上正真甚深難及。菩薩所作第一巍巍，乃能奉修如此之法，而無所住亦無所修，除去一切諸所妄想，離吾我念。行無數劫而不墮落聲聞、緣覺，而不中道違失道意，具足佛法入不缺漏。云何菩薩奉行何法修微妙典，於真本際而不取證？」

世尊告曰：「天子聽之！菩薩有四事行深妙法，於真本際而不取證。何謂為四？菩薩大士堅固志願、建立要行、具一切智，奉修精進而不怯弱，不住立者不捨眾生，於大哀不斷教，善權方便勸眾德本。是為四行深妙法，於真本際而不取證。」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其明智者，志願堅強，未曾違失，

往古所曉。為一切智，精修慇懃，

終不處於，興廢異乘。奉行精進，

常無放逸，敢所遵修，心不怯弱，

亦不捐捨，一切眾生。而普等心，

群萌之類，常加愍哀，普世群黎。

能忍勤苦，意不轉移，志不欲令，

道教斷絕。猶如有人，積無數寶，

而善覺了，善權方便，勸一切德，

行無厭足。遊趣最要，懷於愍哀，

不於中間，滅盡諸漏。其有稟授，

於此經典，其菩薩者，名曰勇猛。

而常奉修，深妙之法，彼則未曾，

倚著本際。

月氏天子復白佛言：「何謂菩薩奉行深要？」

佛告天子：「於是菩薩未曾破壞凡夫之法，而普成就於佛道議。亦不謗毀凡夫之法；亦不覩見佛法長益；亦不遠離於凡夫法；亦不求慕。欲得佛道不興斯行，凡夫法異，佛道異乎？亦不念言：『凡夫之法瑕穢、卑賤。佛之道法為微妙乎？』不作斯行，凡夫之法則為斯漏，佛之道法無穿漏乎？又復念言：『凡夫之法及與佛法，二者俱法虛無寂寞，但假號耳！思想致穢。』凡夫之法亦無成就；諸佛之法亦無具足。凡夫之法而無有實，亦無自然；諸佛之法悉無有實，亦無自然。若欲理者，凡夫之法而無所知，亦不無知，不生、無生。若觀察者推其本末，若以空慧、無相之慧、無願之慧，智慧明省是為佛法。不可別知佛法所處，觀此本末彼悉則空；空不見空，亦無所知亦無所觀，悉為本淨，無明故起。

「是以，天子！法者無法，諸法自然住立，諸法憺怕。其憺怕法則無有二；其無二者則無凡夫，亦無聲聞亦無緣覺，平等佛道，亦無所教深妙之行為菩薩行。菩薩深修分別正教，無有一法非佛法也。所以者何？其言法者，習俗為法，無習俗言；有所言者則無所得；其無所得則無所興；以無所興則無形教，一切諸法悉無形像。假使諸法無有限數，不離佛法。

「是故，天子！當作斯觀：一切諸法悉為佛法，無有想行。其念想行，尋即興、廢二事之識。是等之類，以識為行；佛法無漏，亦復於彼而不想求，於彼生起聲聞之行。其解了者，法界無塵亦無寂然。假使於法而不受法，則無有法。其塵勞法及寂然法，豈可獲到塵勞、寂然乎？欲作斯求終不可得。

「如是，天子！假使菩薩曉了如是，則為名曰深妙之行。其於諸法及與佛法無所見者，以無所見則為離見；其所見者為無所見。假使菩薩如是觀者，魔及官屬不能得便、莫能勝也。」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上

#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中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月氏天子便白佛言：「唯然，世尊！至未曾有。菩薩大士所行難及，如是像類觀察諸法，志於所趣終始、沒生、坐起、語言亦無想念。」

佛言：「譬如，天子！幻師所化來往周旋，坐起經行而出言教，彼無想念。如是，天子！其有曉了諸法如幻，普現五趣不有所生，彼則無想。其菩薩者，不念於生亦無所起，用本願故，有所建立現有所生。」

天子復問：「如尊所教而言：『菩薩不念所生亦不往生。』云何大聖如來至真，愍哀垂念所生之親，上忉利天一時三月，如來不為從王后摩耶而由生乎？」

佛告天子：「菩薩不從王后摩耶所生，常應如法。」

天子又問：「如來至真！云何生乎？」

佛言：「天子！如來則從智慧度無極生。設人觀察推其本末，過去、當來、現在諸佛，誰為母者？則當了之，智慧度無極是其母也！所以者何？天子！其三十二大人相，非從摩耶而所生。學大智慧真諦之誼，乃能致此，自然成就如來之身。其十力者，不從王后摩耶而生。本時奉行智度無極，得十種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諸佛之法，亦復不從王后摩耶而生。大慈大悲，無見頂及不虛見，佛眼、佛慧、佛之辯才，知人心念所從來生，神足、善權如是比類不可限量，皆因智慧所度無極。所以如來名曰為佛，斯諸功德悉為不從王后摩耶而生。

「天子！當知悉從大智度無極行學此道品，如來因斯致如是像、無量佛法、如來弘德，緣是之故名曰如來。是故，天子！當作斯觀：如來則從智慧度無極生，不因王后摩耶所生。」

天子又問：「唯然，世尊！智度無極法無有母，亦無所生亦無所滅。云何，世尊！智度無極而生如來？」

佛言：「天子！因其法故號曰如來。其彼法者則無有生亦無有終，不生不滅。其無有生、無終沒者，不起不滅。斯無色法則為智度無極所生，以故名曰智度無極生於如來。其所生者都無所生亦不終沒，亦無所起。」

佛言：「天子！其不生不沒、不起不滅，是則名曰智度無極之處所也。智度無極者如有所生如有所行，而智度無極者未曾有生亦無所行。」

天子又問：「唯然，世尊！智慧有想、有分別。而依智慧，如有所生如有所行。」

佛言：「天子！智慧無想亦無分別。假使智慧而有所想、有分別者，則為不行智慧之事。所以者何？有所想念、有所見者，則不應行也。設於智慧無所思想、無所分別，彼能名曰奉行智慧。」

又問：「世尊！何謂依行？」答曰：「天子！其依行者無所言取，何所依乎？」

佛語天子：「無言取者，則以放捨三界所生。其取言者，則便不離三界所生。是故，天子！演此教耳。其無言取何所依行，而生三界令有所依？」

天子又問：「云何世尊為諸聲聞講說經法度三界乎？」

佛告天子：「吾為聲聞、欲界因緣而說經法。又如來身不得欲界，於色、無色界為諸聲聞而演經典。如來不得色、無色界之所處，亦無所度，而聲聞眾度於欲界。佛亦不得色、無色界，而聲聞眾超度過出色、無色界。又復，天子！不得三界、不倚三界，計於空無柔順之法，不順欲界，於三界中而無所慕。生於三界亦無所生，不知所趣。

「天子！欲知何謂度者？賢聖之教，但假言耳！推於正義無有度者，無往、無反。所以者何？觀一切法無有度者。譬如虛空究竟自然，無有生者亦無所著；無有作者亦無所有，亦無不有。觀一切法亦當如斯。」

於是世尊說是語時，彼諸天眾七萬二千天，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萬六千天子宿殖德本，悉發無上正真道意。千菩薩德本普具，得不起法忍。佛之威神令其裓上自然有華，自昔未有。各取此華供養如來，應時彼華普悉遍布忉利天上。

爾時，天帝前白佛言：「吾未曾見如此輩華族姓子等，奉如來者。」

月氏天子報天帝釋：「拘翼！且聽。今所散華如來上者，眾人未曾見斯聖尊。所以者何？所因心見如來者，彼心忽然已過去滅，而不可見。是故，拘翼！有所見者，一切諸法皆為本空，本所不見。」

拘翼又問：「天子！今為見如來乎？」

答曰：「見矣。拘翼察之！假使如來有色、有為乃當見耳。設使如來有痛痒、思想、生死、識者，吾當見之。如來無色、痛、想、行、識，亦無合會，亦無所有。五陰法想則無有想，不可色觀。又復向者拘翼所云：『若見如來乎？』如令如來見於我身，吾覩如來，亦復如是。」

又問：「天子！云何如來見爾身乎？」天子答曰：「如來在前便可啟問。」

時，天帝釋前白佛言：「云何世尊見於天子？」

世尊告曰：「不以色見，不以痛痒、思想、生死、識見；不見過去、當來、現在，亦不以見凡夫之法，亦復不離凡夫之法；不見所學及與不學，亦不學成究竟諸法；不見羅漢法、不見聲聞，亦不以見緣覺之地，無緣覺地。佛之所見為如此也。其作斯觀，則為正觀；其正觀者則無所見；其無所見則平等觀，不為邪觀。

「拘翼！欲知如來所觀，如斯無異。如是觀者普見一切，名曰一切審觀。是故如來名曰為佛，如來所興不壞法界。於意云何？如來所見如是法者，為見何等？」

答曰：「世尊！如是如來不見名號亦無有色。於此所察，則無法數、無所興造。」

又復問曰：「唯然，世尊！如佛所見，月氏天子見如是乎？」

答曰：「拘翼！其有逮得不起法忍菩薩行者、於諸法界隨順住者，法不見法，則無所有，為自然法。」

又問：「世尊！月氏天子得法忍乎？」

佛告拘翼：「汝以自問月氏天子，當為發遣。」

於是天帝問月氏曰：「仁者！為得不起法忍乎？」

天子答曰：「於拘翼意，無所從生，有發起乎？」

答曰：「不也！」

報曰：「設無從生，不有發起。云何逮得不起法忍？一切法界悉無所起，此之謂也。其法界者，不起不滅亦無所得。」

時，天帝釋心自念言：「如今天子有所講說，以為逮得不起法忍，以為親近無上正真之道？」

月氏天子即知帝釋心之所念，報天帝曰：「拘翼！欲得法忍者，不為親近無上正真道。其不有起法忍，乃能親近無上正真之道。」

又問：「天子！何故說此？」答曰：「有所得者，則墮顛倒亦無所得。其道心者，無有成覺不起忍者，是曰無所從生。其無所起乃成正覺。」

又問：「天子！道當何求？」

答曰：「拘翼！其道心者，當於己身自然求之。」

又問：「其己身自然之者，當於何求？」答曰：「其法不生，亦無生者亦無所生，當於彼求。當造斯求，求如求意，不求名稱而無所求；則無所求則無所住。」

時，天帝釋前白佛言：「至未曾有，天中之天！月氏天子深入智慧巍巍難限，於何終沒而來生此？於斯沒已，當於何生？」

月氏天子答天帝曰：「假使幻士有所變化，為男、為女？為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是沒已，當復所趣？」

答曰：「化者無所至趣。又其化者無有、沒生。所以者何？化者無想。」

答曰：「拘翼！設使無想，云何如是斯幻化人往至于彼，沒來生斯？於此沒已，當生某處。設有斯念，則非明智，人所蚩笑。」

答曰：「如是，天子！誠如所云。今者拘翼所發問者，亦復如是。一切諸法悉為如幻，而問如來：『今此天子於何所沒而來生此？沒斯何趣？』於意云何？如幻所化寧有去來，豈可得見沒所生乎？」

答曰：「不也！所因化者，欲有所興、有所造乎？」

答曰：「無有所作。」

報曰：「如是！其曉了一切諸法皆如幻化，則能示現去來、沒生。彼雖現此，亦無想念、亦無所作。於意云何？其於夢中覩色，若聞聲者，鼻所嗅香，口所嗜味，身遭細滑，心所識法，寧可謂之實有所有？」

答曰：「不也！」

天子報曰：「如是，拘翼！其有曉了諸法如夢、如自然者，有所見聞，心於諸法無所染污，亦不離塵、亦無所求、亦不憂慼。如所聞法悉分別之，為他人說；於諸言聲亦無所著。」

時，天帝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月氏天子不得所生，不沒不生，當以何義開化眾生？群黎有生而有終沒，於聲聞之地不生不沒。不生不沒非菩薩地，云何菩薩之行當在生死，遊無央數億百千劫？」

佛告天帝：「其有菩薩逮得成就不起法忍，不念於生亦無終沒，猶如羅漢滅度已來，積於百年。所以者何？觀察菩薩亦復如是。菩薩者無吾我想、無他人想。菩薩所行又復過彼，不念於生無終沒想，無有吾我、他人之想，皆悉滅度。一切諸法無有本末。假使不了於是法者，則無所覺。大悲菩薩設無數劫億百千姟，遊於終始不以懈倦。譬如男子於四徼道燒大屋宅，無所復慕。行大慈者亦復如是，不惜身命。在於五樂棄捐之，去於所樂欲，如遠大火；在於火中悉能忍之，其身不燒。於意云何？其人所作為難不乎？」

答曰：「甚難。天中之天！」

佛言：「拘翼！菩薩所行復過於此。度脫一切諸欲塵垢，而現於生，教化群黎。是故當觀：菩薩大士超越一切聲聞、緣覺，逮得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

爾時，佛告天帝：「向者仁問：『於何所沒而得生此？』聽佛所說。東方去斯九十二億百千佛土，而有世界名曰積寶。其國有無央數眾寶樹木，枝葉華實，各各別異。經行遊觀棚閣、講堂悉用七寶。彼國土地悉紺琉璃，以無央數百千眾寶合成。積寶世界，佛號寶場威神超王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說法。其佛國土無有二乘聲聞、緣覺之所教業，純諸菩薩具足弘普周滿佛土。其佛說法一會時，三十六億菩薩逮得不起法忍。眾適得忍，尋則踊身在於虛空四丈九尺，動於三千大千世界，則無央數七寶百千蓮華，自然布地無不周接。即從虛空詣他佛土，奉覲異國如來正覺，稽首歸命諮問經法，聽所說誼。其佛興來以十二劫，晝夜各三講說經法。以故拘翼！當作斯觀。其佛之界諸菩薩眾不可計億，無有損耗眾寶積聚。佛之國土無異聚名，無有山林、谿谷、諸淵；無談語者，無有眾患、羅漢、緣覺，無食飲者。所以者何？斯諸菩薩昔以樂法悅豫為食。今此天子從積寶世界沒，來詣此處忉利天。故來見佛稽首歸命諮問經典，為無數人演斯經法廣解其誼。又復欲令諸餘菩薩，具足興發於斯法忍。」

佛言：「天帝！月氏天子，佛欲釋命：當護正法，受持奉行。如來滅度之後，最於末世法欲盡時，當住此閻浮提。於彼世時，當授人民如是比像深妙之法，優奧無量精進將養，化不可計億百千人住斯法忍。法沒盡後人間終沒，生兜術天彌勒菩薩所，啟受於此諸佛世尊微妙之道化，於無量百千天子立無從生，或發無上正真道意。

「彌勒菩薩成正覺時，住閻浮提十歲供養。彌勒如來及諸弟子與二萬人俱，捨家之地離家為道，行作沙門啟受經法，盡其形壽常持正法。佛滅度後，而以此法將濟群生，悉當復值於斯賢劫千佛興者，次第供養九百九十六佛世尊。悉於大聖淨修梵行，過七十五江河沙劫，尋得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號曰日曜如來、至真、等正覺，其佛土名一切具足。」

於是月上天子謂月氏曰：「於斯世尊授仁者決，當成無上正真之道。而今如來獨與歡豫，偏見愍念而授決乎？」

月氏天子答月上曰：「如來至真永無所欲，亦無所難亦無疑結；假使授決無所悕望。若有菩薩學開士行，以故如來而授決耳。何因如來獨當歡豫，偏見愍念而授決乎！」

又問：「天子！當何以歡豫之信，當於信求？」

又曰：「假使於心而想心者，計於彼人無歡信者，無所受取，無受取者第一歡豫。計於彼信其無瑕穢，無歡豫者乃為信樂。若於言辭無所言者，乃為信樂。彼則未曾無歡豫信也，亦無結恨。是故，天子！假使有人求歡豫信，便當修行無言辭法。所精進行如無所行亦無不行，無憂無喜。所以者何？其法界者亦無有行亦不不行，不進不怠。」

月上天子謂月氏曰：「所可名曰菩薩學者，為何謂乎？」

月氏答曰：「所謂菩薩學者，則無有身亦不護體，又無有舌亦不護口，又無有心亦不護意，是為菩薩第一之學也。所謂學者，其無所受亦無所行，若無所起亦無不起，是為菩薩學也。」

又復問曰：「仁者！學斯，如來授決乎？」

答曰：「天子！吾不學此而見授決。所以者何？學如此者，不得吾我及我所耶！其不念知有所學，斯名曰學也。天上世間不能得短，亦無有失。若有念言：『我有所學。』則不為趣於正業也。不逮平等，用自謂言：『我所學。』故。」

又問曰：「以何等事謂逮平等也？」

答曰：「天子！假使行者不上不下、不處中間，不著所行、不有所作；有所行者而無所造，是菩薩行。不作斯念：『是為尊法、此卑賤法。』於斯諸法，曉了平等，不為二念。如是行者謂逮平等。」

又問曰：「於今仁者逮何等法？乃為如來所見授決。」

月氏答曰：「亦不蠲除凡夫之法，亦不逮成諸佛之法，如來以此授吾之決。吾於是法無所斷除，又於諸法亦無所得，故見授決。」

又問曰：「計如是者，愚冥凡夫悉當得決。所以者何？亦不蠲除凡夫之法，斯則名曰為凡夫矣，焉致佛法？」又重問曰：「何故解凡夫法乎？」

月氏答曰：「吾以空義，為諸法界解佛法耳。其本際者實無有本也。謂空法界可滅乎？」答曰：「不能也。本際無本豈可獲乎！」

答曰：「不也。」

「是故，天子！吾說此言：『亦不滅除凡夫之法，亦不逮成諸佛之法，如來以此授於吾決。』」

又復問曰：「空與法界本際無本，有言辭乎？」

答曰：「無也。」

「假使空與法界本際無本，無有言辭道無言說。於今云何授仁者決？」

答曰：「天子！今授吾決猶如空義，諸法之界本際無本，是為諸法之所歸誼。如法無法，受決亦如，授別亦如，授別竟者亦復如是，等覺亦如；逮成無上正真之道亦復如是。」

於是月上天子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月氏天子入深智慧巍巍難及。」

佛告天子：「菩薩以逮成法忍者，其法如是有所分別，若發道誼演經典者，解脫一切法界之事。又其法界所可講說，亦無言辭宣暢示眾。所以者何？理於法界無有言辭亦無所說。計如法界，人界亦如；如眾生界，佛界亦如；佛界、法界亦如。假使菩薩入此誼者，則能獨立不從他受。」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中

#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下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於是賢者大目揵連，咸請勸發於無央數億百千姟諸天子眾、欲行天人、色行天人，各各疾取華香、擣香、雜香、繒幡，各往詣佛供養世尊，前禮足下却住一面。時，目揵連還詣大聖，稽首于地遷住佛前。

佛告目連：「汝聽如來所現神足正覺變化，有經名曰如來感動威變，善思念之。」

目連應曰：「受教而聽。」

佛告目連：「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四大海、百億須彌山王、百億四天下，是則名曰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國土。於意云何？佛為獨在一閻浮提成正覺乎！莫作斯觀。所以者何？吾普悉遍諸四方面佛之世界，順如所應，為眾生類講說經法。或以成佛；或復自現從在胞胎；或復示現在兜術天；或復現身已，滅度矣。」

佛告目連：「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在于東方去此萬二千四大天下四大之域，則有世界名曰無垢。其佛號曰離垢意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說法。斯四大域佛之世界，所與眾生婬、怒、癡薄，易可開化。少菩薩學及辟支佛乘，多諸聲聞。

「又目揵連！離垢意如來，一一集會說經法時，導九十九億諸聲聞等，其土所化不別四證如此國土，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其彼世界一坐聽經，證六神通至八脫門。逮獲神足踊在虛空四丈九尺，身中出火還耶維已而般泥洹，忽即㸌滅無有烟炭。其土如來常說經法未曾休廢，救濟群生亦無懈息，諸聲聞等日日滅度。亦不販賣估作治產，欲得飲食從意應至，不傳口教。衣食、屋宅悉為化生，如忉利天皆自然生，不由胞胎。紫金為地。離垢意如來壽五百歲，其土人民亦復如是，亦有中夭。目連！欲知彼界如來講說法者，豈異人乎！勿造斯觀。所以者何？則吾身是也！佛之神足威變所為，則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及也。」

佛告目連：「於斯三千大千世界南方，去此十八四大域，其四大域名曰寶成，而以三寶——金、銀、琉璃——為地、為樹。有佛號曰寶體品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說法。但演宣示緣覺之法，少聲聞乘，諸菩薩學亦復薄尠，及緣覺乘。若使彼國土忽終沒者，則生他方空佛境界成緣覺道。於目連心所憶云何？寶體品如來講說經者，豈異人乎！莫造斯觀。所以者何？則吾身是。如來於彼現威神變講說經法，則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及知也。」

佛告目連：「於斯三千大千世界西方，去此二十二四大域，其四域界名寶錦。悉以七寶，金、銀、琉璃、水精、珊瑚、琥珀、車𤦲、瑪瑙合成土地，其境樹木眾寶化成，經行棚閣、欄楯、苑囿皆以七寶。其浴池中滿八味水清澄且美。猶如兜術天上諸天宮殿飲食、被服，彼界人民亦復如是等無差特。又其土地無女人名，亦復不從女人生矣。人民之類不興穢濁，化生蓮華結加趺坐。其土眾生無婬、怒、癡，無貪欲想、無瞋恚想、無危害想亦無胞胎。彼佛號曰寶成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說法。其佛所說不講異義，但演菩薩法典之藏，總持金剛分別三場，奉修六度無極之行。彼無央數不可思議眾生之類，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不可計人得不起法忍；授無量人無上正真道慧。其界無有二乘之名，聲聞、緣覺之言行，純有大乘，無諸情欲，一切鮮潔而無穢濁諸菩薩眾充滿世界。其佛壽命八萬四千載。世人終後不趣地獄、餓鬼、畜生，不墮八難。斯諸菩薩若遷神命，即便往生清淨佛土現在佛所。天、龍、鬼神、阿須輪、揵陀羅、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心皆同一志一切智諸通之慧，不樂異義唯樂佛法。天龍鬼神形體被服，舉動進止不可分別，唯名異耳。天龍鬼神及世人民，皆同一源無有異流。於目連心意之云何？寶成如來豈異人乎！於彼境界講說經道，開發教化一切群黎。勿造斯觀也。所以者何？則吾身是。斯即如來神足變化，則非聲聞、緣覺之所及知也。」

佛告目連：「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北方去，是計三十六四大諸域，其四大域名無恐懼，黃金、白銀交成其界。彼土無有地獄、餓鬼、畜生之患難也，亦無八處之恐懼也。人民所行無犯禁戒及與邪見，志性禮節調順，無卒暴者，亦無外道眾、邪異學之名聲也。佛號無畏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說法。

「其佛始往詣樹下時，須摩提等七十二姟諸魔往，欲與佛戰。又彼如來為菩薩時，行無放逸成諸通慧，魔便遮往。應時如來隨諸魔數化諸佛樹，變諸菩薩其數亦爾，各各別坐於佛樹下。時，諸魔怪未曾有：『何所為審菩薩身者？吾等當往，妨廢所興壞其道意。』諸化菩薩告眾魔曰：『一切諸法皆如幻化，於今仁者欲何所亂？假使卿等能分別了，發於無上正真之道，福德慶者；若復勸助，使發道意。遮發道意，又來壞亂之罪釁者。卿等未曾乃復懷害。』

「諸魔又問：『發無上正真道意，及勸化人發大道者，其福云何？』菩薩答曰：『正使江河沙等，諸佛世界滿中七寶，以用布施發道意者，福德超彼。又復正使江河沙等，諸佛國土所有眾生，悉共供養一切施、安奉眾學者，恣其所欲。設復有人勸發道意，德超于彼。』

「又復問曰：『假使有人亂壞道意，其罪如何？』諸菩薩曰：『設復有人普取眾生挑其瞳子，罪寧多不？』答曰：『甚多。』報曰：『壞道意者，罪過於彼。』時，無數億諸魔之眾，聞此言說覩大變化，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皆以天華、天香、雜香、散華、燒香奉諸菩薩，鼓諸音樂百千之數。各歎頌曰：『願令聖眾疾得無上正真之道。』

「時，彼菩薩成最正覺，尋有異天而舉聲曰：『斯諸魔眾皆脫惡趣，乃發道意。如來為施無恐懼義。』以是之故，如來名曰為無所畏。無所畏如來豈異人乎！莫造斯觀。所以者何？則吾身是也！」佛言：「目連！佛變斯名，于彼世界示現說法，是為如來威神之感，則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及。」

佛告目連：「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東南，去斯八萬四千諸四大域，其域名曰普錦綵色，佛號眾華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說法。彼四大域種種妙好，八品珍寶以成為地，交露寶幔。其地柔軟如上妙衣，以珍為草，自然四寸遍布于地；足蹈其上則便陷偃，舉足還復。其地平正猶若如掌。普錦世界有大城郭名曰上賢，人民熾盛安隱無患，米穀平賤快樂不倫，人民繁滋。其城東西長千二百八十里，南北廣六百四十里。上賢大城人民所居，眾多難計，復多於此安迦摩竭拘婁沙國。眾華如來常遊在於上賢大城，若一說法化三垓人得羅漢證；有三垓人至阿那含；有三垓人至斯陀含寂寞之行；有三垓人得道迹證；有三垓人化緣覺乘；又兩倍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有無數人皆殖眾德本。

「彼四大域其境界中，而有一樹名蜜合成，常有華實其味甚美如百味饌。男子、女人若取華實當食之者，晝夜七日飽不飢渴，顏容姝好色中改變，精氣充滿、勢力強盛、形體輕便。食是已後亦不大行、亦不小便、無有涕唾。土不耕種賈販求利。服是華實自然安隱。亦無貧富，飲食、居宅等無差特。又彼如來諸聲聞等，六十四億百千諸姟諸菩薩眾復倍此數。而彼如來所遊觀園名曰普華，佛所食處。佛與聲聞、諸菩薩眾，適坐飯頃。尋時諸樹曲躬作禮，有此華實自然來入比丘鉢中。飯食已竟，有諸樹木復重作禮復住如故。」

佛言：「目連！彼之世界功德巍巍乃如是矣。眾華如來則吾身是。今續現在，以此名號講說經義，則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知也。」

佛告目連：「斯三千大千世界西南方，去此七大四域，有四方界名曰選擇。一一方域有八萬四千國，一一國有八萬四千王，一一王有八萬四千城。其州域大邦郡國縣邑、村落，人民之眾億百千垓具足備滿，斯一切王棄去非法。一一王者有八萬四千夫人婇女，一切婇女國中第一為真玉女。一一國王有五百子，或有千二百子者。一一諸王以正治國，不加鞭杖刀刃不設，各各教化不令而從。佛名釋寶光明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說法。

「彼佛所遊厥四方域精舍，香座高四丈九尺，一一座床香氣流布。於四天下而雨天華，散於釋寶光明如來上，百千伎樂自然和鳴，天地忽然為大震動音聲如梵，積累功德不可稱計。百千之福為轉法輪，斷諸塵勞泥洹無垢，名曰將護。諸菩薩容如來說法為四大。八萬四千王住在宮中，及諸婇女，男女大小聞了道義，悉得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諸王妻子、中宮眷屬悉發無上正真道意，皆同一音各自宣言：『志願出家。』如來勸讚，悉使一時同作沙門。若遊郡國縣邑、丘聚、村落，造行亦不種作，自然生粳米，諸天悉來供養之。

「其佛第一講法，諸聲聞眾皆得立于須陀洹果，諸菩薩乘皆逮信忍。第二說法得斯陀含果，諸菩薩乘皆悉逮得柔順法忍。第三法會講說經典住阿那含，諸菩薩學獲致五通。第四說法立於羅漢，諸菩薩學得不起法忍。諸王中宮女子官屬，皆轉女身得為男子。斯諸如來悉授其決，皆當逮得無上正真之道。於意云何？彼界如來名釋寶光明，豈異人乎！莫造斯觀。所以者何？則吾身是也！以此名號于彼世界示現說法。如來變動，則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知也。」

佛告目連：「於是三千大千世界西北方，去此五十五四大方域，有四方域號名香土。以上妙好栴檀、雜香為閻浮提土地，有樹名曰普香。一一樹者香聞四十里，自然蓮華大如車輪，有無數葉香氣普流，極柔軟好絕細綵衣，色不可計，光燿煒煒生高二丈。一一蓮華其香之氣，遍四天下香周無量。香為重閣，香為經行。池生蓮華。無有郡縣國邑、丘聚村落，惟有高臺無央數千滿其境界。猶如第六無憍樂天，自然之物人民之安，飲食遊居等無差特。彼土如來說經法時，惟演清淨諸大人教，捨於聲聞、緣覺之事。神通菩薩周遍四方，不可思議諸菩薩眾，逮得法忍。

「諸菩薩中有菩薩名曰變眾法王，志願高妙獲威成三，忍明神通辯才巍巍，供養、稽首、歸命無央數億百千諸佛。變眾法王菩薩大士勸請世尊演說經典，佛即聽之宣揚道義。即於佛前從座而興高四百里，因從毛孔悉放光明普照世界，自然化生微妙蓮華，其色像貌生無央數億百千葉，遍布境界積四丈九尺。諸天伎樂不鼓自鳴，出八部音法印之聲。一一法印總八十四億經典之訓，一一經典攝二萬二千香氣之敏言，從虛空中自然而建。九十六百千億人立不退轉，當成無上正真之道，皆逮得至不起法忍。諸菩薩眾如是比像周遍彼土。

「其境人民無有盲聾亦無跛蹇，亦無惡色瑕穢之難，無貧匱者。斯眾菩薩三十二相莊嚴其身，無有異樂以法為樂，亦不食飲，服志禪定以為供養。彼無八處及與惡趣，假使壽終無有別趣，惟歸佛道。」

佛言：「目連！於意云何？釋賢光明如來，則吾身是也！如來于彼變化感動，則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知也。」

佛告目連：「於是三千大千世界東北方，去此四十二四方大域，有別大界名曰志危。其土人民婬、怒、癡盛，弊惡慳貪手執刀杖，無信、嫉妬、犯戒、瞋恚，多為徙倚懈怠慢突，放心恣意而不安詳。計有吾我，貪人壽命，復無智慧，不知時節、不曉羞慚，志性卒暴而無恭敬。彼土眾生顏貌變惡下劣卑賤，相求長短欲相危害，憙相罵詈誹謗相言。風雨不時，邪辭相教。其地堅鞕麁惡之瑕，荊棘污穢周布土境。斯諸人民形體顏貌似氷麻油草木藍色，衣服醜陋、飲食麁惡、貧窮困厄。土石七凶，人民憍念。是天宮殿人民之黨，若得財寶悉沒王藏。彼土人民遭眾罰厄，加之杖痛一類無差也。」

佛言：「目連！彼土人民勤苦之患現在如是。假使命過終沒之後，悉墮地獄、餓鬼、畜生。其佛名曰心念愍哀如來、至真、等正覺。講說經法現十八變而演典籍，七百歲中無有一人受法教者。其佛世尊不以懈厭，興發大哀益加演經。其佛若入郡國縣邑、邦域村落，人民見之皆共罵詈誹謗毀辱唾賤，瓦石打之。彼如來尊欲開化故，亦不退止。時，佛復於七百歲中說經，八十四姟人皆得羅漢，得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各各亦復八十四姟，悉於一日出作沙門受成就戒。一切學者及不學者，於三月竟不樂餘談，一日之中皆般泥洹。又其如來續存處世，復有五人學菩薩乘，宿有餘釁生彼佛土，遭勤苦惱佛為說經。」

目連白佛言：「其土菩薩以何罪殃，生彼土弊惡之處耶？」

佛告目連：「菩薩以四事法，生於惡處受于惱患也。何等四？假使菩薩慕供養利，不學道法即生惡處。復次，目連！菩薩又喜誹謗正法，既自不學又止他人令不受持。復次，目連！菩薩呵折他人，斷不得共行誹謗之。復次，目連！菩薩不護身口意者。以是四法，生於惡趣而受惱患。」

佛言：「在彼世界講說經者，則吾身是也。如來現變感動威神，則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知。」

目連白佛：「如來至真惟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現作佛事，復於餘國異佛土乎？」

佛告目連：「今爾所見世尊示現與聲聞俱。吾又復於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大域，隨人所樂察其本志各為說法。又佛於斯三千世界四方大域，以梵天色像說法、或如來像而現教化、或現白衣不著袈裟、或如帝釋示現說法、或如四王轉輪聖王，如是一切行權方便為說經典。如來于斯三千大千世界，各各隨心之所憙樂，所應度者眾生之類，而為說法開化之也。及在他方無量佛土，一切聲聞、緣覺之乘所不能知也。如日月宮而不動移，普悉現于郡國縣邑、村落丘聚、州域大邦。如來若斯自於佛土而不動搖，則便皆現於無央數諸佛國土，隨從群黎本志所應，為說經典。」

目連白佛言：「今所現佛，何所審實？忉利天上閻浮提者？諸天宮中三千大千域者？在他方異佛世界說法者乎？惟天中天當何因知審真佛者？施何所佛，福祐大巨不可稱限？」

佛告目連：「吾今問爾，從意報之。卿意云何？猶如幻師化造化人，為男、為女何所審實？」

目連答曰：「無有實者。天中天！所以者何？幻祝術力化有所變，悉無所有不可別知。」

又問：「目連！所可故化，寧有所辯不乎？」

曰：「辯之。天中之天！」

佛言：「如是一切諸法亦如幻化，不可別知等無差特，亦不作。猶如幻師，任力祝術多所化變，所可化者等無差特。佛亦如是，以智慧聖而普示現諸佛國土，所造平等而無差特，悉為佛事。其有供養斯諸佛者，建立福祐德量一等，諸佛世尊無有差別。是一切法悉無所生亦無有實，猶如幻化。法異，亦無差別。」

佛言：「目連！如來發意之頃，以一毛孔現江河沙等，如來至真三十二相，具足微妙自然顏貌，隨形而化普為說法，而口宣示以六十音。一切如來曉了眾生心之所行，眾生群黎心之所好，悉知根源。順諸群黎而為說法，有所演說眾生悉受，則除苦患。斯諸如來皆以三品，感動變化說眾經法，悉以四辯分別之慧，皆現佛德。於目連意所趣云何？何所如來為第一尊形像威容初最勝耶？化佛者乎？佛所化如來耶？」

目連答曰：「無有尊卑。天中之天！所以者何？有所變動等無差別故也，是故無異。顏貌威容辯才聖達，神足說法有所度脫，不可分別言有差特也。」

佛言：「是故，目連！當造斯觀：其有自然化現法者，無有差特不可別知。」

佛言：「目連！設了諸法自然化者，則不分別言凡夫有異，況佛法乎！所以者何？目連！一切諸法悉本清淨，諸法皆空。人迷惑者，反住眾想為應不應，從其所喜而為馳騁。其法界者亦無所起、亦無所滅。法界平等如來善解。其有解斯，悉於閻浮提眾生之類前，化現諸佛形像相好及諸比丘，而令人民無覺知者。

「置是，目連！閻浮提人也。正使四方大須彌方域，諸天人民及餘所生，群萌伴黨。如來現入一毛孔，於諸人中變化示現，及與聖眾，諸人各各不能相見，不知所入。

「置是，目連！假使三千大千世界眾生之類，復令稍漸悉得人身，一切群生、比丘、聖眾、人民之黨。如來普現於一毛孔，不能相知為何所入也。

「置是，目連！正所東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及於十方諸佛世界眾生之類，無量世界一切悉變逮得人身。如來遍令一切人民及與聖眾入一毛孔，不使眾生知為所入也。

「置是，十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群萌之類。」

佛言：「目連！今佛現在無罣礙眼，見諸佛國，能以具足聖達佛眼，引若干變而為譬喻，於百千劫說諸佛土，不能究竟；諸佛國土不可限量。又斯一切群萌之黨，悉令得道，猶如緣覺，不能計數稱量知限，何況聲聞！惟有如來能知多少，國土所有廣狹大小、遠近深淺、毫毛分寸分了微塵。正使無量無限不可計會江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滿其中塵，佛眼無極，以無罣礙聖達皆見。此諸佛國復過于彼。斯諸佛土所有群萌不可限量，人界若斯，眾生甚多，多於地土。斯諸眾生稍稍漸得為人身。一切悉為轉輪聖王，一一聖王如彼眾生眷屬之數，亦復如斯。一切聖王及與官屬，如來悉能各各現入於一毛孔。及與聖眾各不覺知，不知所入也。各見如來一切毛孔，普現佛身及與聖眾。

「如來所現威神之變，終不損耗。正使一劫、不可計劫、無量無限劫中現變，如來威聖道德之光不可稱盡，巍巍神妙乃如是也。於意云何？諸轉輪王及與七寶，所獲功德寧增多不乎？」答曰：「甚多，甚多！天中天！無量安住。」

佛言：「目連！今吾告汝。如彼一切眾生之類，皆為轉輪聖王，與七寶福悉合集之。不及如來所造成滿一毛之福。德善之慶超出于彼，無以為喻也。」

爾時，賢者目連白佛言：「惟然。世尊！我得善利慧及餘福。佛為法師聖尊，無限神妙乃爾。威豪無極明達，浩浩堂堂，光輝無邊不可窮底。又天中天有所興造無所損耗，於一切法靡不暢達。我以違失如是之像、無礙之慧，其有眾生得聞若斯——佛之所為威聖之變——一心能聞一句義者，則得善利無極之慶。何況信持諷誦讀者，便當具足如斯神足，發興無上正真之道。如是等人，當為歸命天中之天，無有恐畏，不當復疑有向惡趣。」

爾時，諸天龍神、釋梵、四天王，從世尊聞佛所示現感動變化，異口同音而諮嗟曰：「南無諸佛！歸命世尊！假使有人能發斯心清淨意者，吾亦歸命為之作禮。興隆大道亦當逮獲。若茲變化猶若如來之所感動也。吾等不疑、無猶豫結。」

時，天、龍、神、揵陀羅、釋梵、四王，五體投地歸命斯經，則以恭敬稽首禮佛，百千伎樂自然為鳴，散天青蓮芙蓉莖華遍忉利天。

佛說經時，七十二垓天人，昔者以來未起道心，今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各自說言：「吾於來世，於天上、世間人民之前，當暢宣顯大師子吼，亦如今日如來所為，興發師子大吼之導。」

於斯月氏天白佛言：「若有族姓子、族姓女受斯經典，持諷誦讀廣為人說，得何福祐？」

佛言：「假令族姓子、族姓女受斯經典，持諷誦讀為他人說，當值三寶而不斷絕。所以者何？其聞經者，不發聲聞、緣覺之心，惟志無上正真道意。所以者何？有學是經，其人則好微妙之義，諸根明達靡不信樂。是故，天子！當造斯觀：能受奉持諷誦讀其經典者，為護三寶令不斷絕。於天子意所察云何？其護三寶使不斷者，設令千佛各壽一劫，寧能歎盡其功德乎？」

答曰：「不能。天中之天！」

佛言：「以故天子當了知之，若有受持斯經典者，德不可量也。」

於斯慈氏菩薩白佛言：「是經名曰何等？何因持名？」

佛告彌勒：「是經名曰『忉利天品佛現感動威神之變』，奉持之。」

佛言：「慈氏！慇懃受持諷誦說者，若為他人分別解義，多所成就。於眾人民若斯像經，流布天下甚難得值。」

佛說如是。月氏天子、月上天子、慈氏菩薩、賢者目連，諸天、龍、神、阿須輪、世間人民，莫不歡喜，作禮而退。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卷下

#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

梁扶南國三藏僧伽婆羅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一萬人俱；及諸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皆悉住於不退轉地，久已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深種善根，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得陀羅尼，獲樂說辯才，成就智慧，具足功德，以自在神通遊諸佛世界，放無量光明，說無盡妙法，教諸菩薩入一相門，得無所畏，善降眾魔，教化度脫外道邪見。若有眾生樂聲聞者說聲聞乘，樂緣覺者說緣覺乘，樂世間者說世間乘。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攝諸眾生，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未安者安，未泥洹者令得泥洹。究竟菩薩所行，善入諸佛法藏。如是種種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彌勒菩薩、普光明菩薩、不捨勇猛精進菩薩、藥王菩薩、寶掌菩薩、寶印菩薩、月光菩薩、日淨菩薩、大力菩薩、無量力菩薩、得勤精進菩薩、力幢相菩薩、法相菩薩、自在王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并餘天、龍、鬼、神等一切大眾，皆悉來集。

爾時世尊於中夜時放大光明，青、黃、赤、白、雜頗梨色，普照十方無量世界。一切眾生觸此光者，皆從臥起，見此光明皆得法喜，咸生疑惑：「此光何來？普遍世界，令諸眾生得安隱樂。」作是念已。於一一光復出大光明，照耀殊特，勝於前光，如是展轉乃至十重。一切菩薩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咸皆踊躍，得未曾有。各各思念：「必是如來放此光明，我等應當疾至佛所，禮拜親近恭敬如來。」是時文殊師利及諸菩薩摩訶薩眾遇此光者，歡喜踊躍充遍身心，各從住處到祇洹門。爾時舍利弗、大目揵連、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俱絺羅，皆從住處到祇洹門。帝釋、四天王，上至阿迦尼吒天，亦覩光明，歎未曾有，與其眷屬齎妙天花、天香、天樂、天寶衣，一切皆悉到祇洹門。其餘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八部，遇光歡喜，皆來到門。

爾時世尊一切種智，知諸大眾悉已在門外，從住處起出至門外，自鋪法座結加趺坐。告舍利弗：「汝今晨朝來門外乎？」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師利等菩薩摩訶薩，皆悉先至。」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汝於晨朝先至門乎？」文殊師利白佛言：「如是，世尊！我於中夜見大光明十重照耀，得未曾有，心懷歡喜踊躍無量，故來禮拜親近如來，并欲願聞甘露妙法。」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汝今真實見如來乎？」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來法身本不可見，我為眾生故來見佛。佛法身者不可思議，無相無形，不來不去，非有非無，非見非不見，如如實際，不去不來，非無非非無，非處非非處，非一非二，非淨非垢，不生不滅。我見如來亦復如是。」

佛告文殊師利：「汝今如是見如來乎？」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實無見亦無見相。」

爾時舍利弗白文殊師利：「我今不解汝之所說。云何如是見於如來？」文殊師利答舍利弗：「大德舍利弗！我不如是見於如來。」

舍利弗白文殊師利：「如汝所說，轉不可解。」文殊師利答舍利弗：「不可解者即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非是可解非不可解。」

舍利弗白文殊師利：「汝於眾生起慈悲心不？汝為眾生行六波羅蜜不？復為眾生入涅槃不？」

文殊師利答舍利弗：「如汝所說，我為眾生起慈悲心，行六波羅蜜，入於涅槃；而眾生實不可得，無相無形，不增不減。舍利弗！汝常作是念：『一一世界有恒河沙等諸佛，住世恒河沙劫，說一一法，教化度脫恒河沙眾生，一一眾生皆得滅度。』汝有如是念不？」

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常作是念。」

文殊師利答舍利弗：「如虛空無數，眾生亦無數；虛空不可度，眾生亦不可度。何以故？一切眾生與虛空等。云何諸佛教化眾生？」

舍利弗言：「若一切眾生與虛空等，汝何故為眾生說法令得菩提？」文殊師利答舍利弗：「菩提者實不可得，我當說何法使眾生得乎？何以故？舍利弗！菩提與眾生，不一不二，無異無為，無名無相，實無所有。」

爾時世尊出大人相肉髻光明，殊特希有，不可稱說。入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法王子頂，還從頂出普照大眾。照大眾已，乃遍十方一切世界。是時大眾觸此光明，身心快樂得未曾有。皆從座起，瞻仰世尊及文殊師利，咸作是念：「今日如來放此奇特微妙光明，入文殊師利法王子頂，還從頂出普照大眾，照大眾已乃遍十方。非無因緣，必說妙法。我等但當勤修精進，樂如說行。」如是念已，各白佛言：「世尊！如來今日放此光明，非無因緣，必說妙法。我等渴仰，樂如說行。」如是白已，默然而住。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來放光加我神力，此光希有，非色非相，不去不來，不動不靜，非見非聞，非覺非知。一切眾生無所觀見，無喜無畏，無所分別。我當承佛聖旨，說此光明，令諸眾生入無想慧。」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善快說，吾助汝喜。」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此光明者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者是如來，如來者是一切眾生。世尊！我如是修般若波羅蜜。」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言：「善男子！汝今如是說深般若波羅蜜。我今問汝，若有人問汝：『有幾眾生界？』汝云何答？」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人作如是問，我當答言：眾生界數如如來界。」

「文殊師利！若復問汝：『眾生界廣狹云何？』汝云何答？」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人作如是問，我當答言：如佛界廣狹。」

「文殊師利！若復問汝：『眾生界繫在何處？』當云何答？」「世尊！我當答言：如如來繫，眾生亦爾。」

「文殊師利！若復問汝：『眾生界住在何處？』當云何答？」「世尊！我當答言：住涅槃界。」

佛告文殊師利：「汝如是修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有住處不？」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無有住處。」

佛告文殊師利：「若般若波羅蜜無住處者，汝云何修？云何學？」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般若波羅蜜有住處者，則無修學。」

佛告文殊師利：「汝修般若時，有善根增減不？」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無有善根可增可減，若有增減則非修般若波羅蜜。世尊！不為法增、不為法減，是修般若波羅蜜。不斷凡夫法、不取如來法，是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世尊！般若波羅蜜，不為得法故修，不為不得法故修；不為修法故修，不為不修法故修。世尊！無得無捨，是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不為生死過患，不為涅槃功德故。世尊！若如是修般若波羅蜜，不取不受，不捨不放，不增不減，不起不滅故。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作是思惟：『此法上，此法中，此法下。』非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無上、中、下法故。世尊！我如是修般若波羅蜜。」

佛告文殊師利：「一切佛法非增上耶？」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佛法、菩薩法、聲聞法、緣覺法，乃至凡夫法，皆不可得。何以故？畢竟空故。畢竟空中，無佛法、凡夫法。凡夫法中，無畢竟空。何以故？空不空不可得故。」

佛告文殊師利：「佛法無上不？」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無有一法如微塵許，名為無上。何以故？檀波羅蜜檀波羅蜜空，乃至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空，十力十力空，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乃至薩婆若薩婆若空。空中無無上，無上中無空。空不空畢竟不可得故。世尊！不可思議法是般若波羅蜜。」

佛告文殊師利：「汝不思惟佛法耶？」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若思惟佛法，我則見佛法無上。何以故？無上無故。世尊！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畢竟不可得，一切佛法亦不可得。不可得中，無可得、不可得故。世尊！般若波羅蜜中，凡夫乃至佛，無法無非法。我當思惟何法？」

佛言：「善男子！若無思惟，汝不應說：『此凡夫法，此緣覺法。』乃至不應說：『此是佛法。』何以故？不可得故。」「世尊！我實不說凡夫法乃至佛法。何以故？不修般若波羅蜜故。」

佛言：「善男子！汝亦不應作如是意：『此欲界，此色界，此無色界。』何以故？不可得故。」「世尊！欲界欲界性空，乃至無色界無色界性空。空中無說，我亦無說。世尊！修般若波羅蜜，不見上不見不上。何以故？世尊！修般若波羅蜜，不取佛法，不捨凡夫法。何以故？畢竟空中無取捨故。」

佛告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能如是說深般若波羅蜜，此是菩薩摩訶薩印。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非於千萬佛所深種善根得聞此法，乃於無量無邊佛所深種善根乃得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不生怖畏。」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我承佛威神，當更說甚深般若波羅蜜。」佛告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恣聽汝說。」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不得法生，是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諸法無有生故。若不得法住，是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諸法如實故。若不得滅，是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諸法寂滅故。

「世尊！若不得色，是修般若波羅蜜，乃至不得識，是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一切諸法如幻如焰故。

「世尊！若不得眼，是修般若波羅蜜，乃至不得意，是修般若波羅蜜。若不得色乃至法，不得眼界、色界、眼識界，乃至不得法界、意識界，是修般若波羅蜜。若不得欲界，是修般若波羅蜜，乃至無色界亦如是。

「世尊！若不得檀波羅蜜，是修般若波羅蜜，乃至不得般若波羅蜜，是修般若波羅蜜。若不得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不共法，是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內空故，乃至無法、有法空故。

「世尊！若得生、住、滅，非修般若波羅蜜。若得五陰、十二入、十八界，非修般若波羅蜜。若得欲界、色界、無色界，非修般若波羅蜜。若得檀乃至般若，若得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非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以有得故。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不驚不疑，不怖不退，當知是人久於先佛深種善根。」

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若不見垢法、淨法，不見生死果，不見涅槃果，不見佛，不見菩薩，不見緣覺，不見聲聞，不見凡夫，是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一切諸法無垢無淨，乃至無凡夫故。世尊！若見垢淨乃至見凡夫，非修般若波羅蜜。世尊！若見垢法差別，淨法差別，乃至見佛差別，凡夫法差別，非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無差別故。」

佛告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是真修行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汝云何供養佛？」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幻人心數滅，我則供養佛。」

佛告文殊師利：「汝不住佛法耶？」文殊白佛：「佛無法可住，我云何住？」

佛告文殊師利：「若無法可得，誰有佛法？」文殊白佛言：「世尊！無有有佛法者。」

佛告文殊師利：「汝已到無所著乎？」文殊師利白佛：「無著則無到。云何世尊問已到無著？」

佛告文殊：「汝住菩提不？」文殊白佛言：「世尊！佛尚不住菩提，何況我當住菩提乎？」

佛告文殊師利：「汝何所依，作如是說？」文殊師利白佛：「我無所依作如是說。」

佛告文殊：「汝若無依，為何所說？」文殊白佛：「如是，世尊！我無所說。何以故？一切諸法無名字故。」

爾時長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聞此深法，不驚疑怖畏，必定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摩訶薩，聞此深法，不驚疑怖畏，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爾時有天女名無緣，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深法，不驚疑怖畏，當得聲聞法、緣覺法、菩薩法、佛法不？」

爾時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舍利弗！若諸菩薩摩訶薩，聞此深法，不驚疑怖畏，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當為大施主、第一施主、勝施主，當具足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當具諸功德成就相好，自不怖畏令人不怖畏，究竟般若波羅蜜，以不可得無相無為成就第一不可思議法故。」

佛告文殊師利：「汝何所見，何所樂，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無見無樂故求菩提。」

佛告文殊師利：「若無見無樂，亦應無求。」文殊白佛：「如是，世尊！我實無求。何以故？若有求者是凡夫相。」

佛告文殊師利：「汝今真實不求菩提耶？」文殊白佛：「我真實不求菩提。何以故？若求菩提，是凡夫相。」

佛告文殊師利：「汝為定求，為定不求？」文殊白佛：「若言定求、定不求、定求不求、定非求非不求，是凡夫相。何以故？菩提無住處故。」

佛告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能如是說般若波羅蜜，汝先已於無量佛所，深種善根久修梵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汝所說行。」文殊白佛：「我不種善根，不修梵行。何以故？我若種善根則一切眾生亦種善根，我若修梵行則一切眾生亦修梵行。何以故？一切眾生則梵行相。」

佛告文殊師利：「汝何見何證說如是語？」文殊白佛：「我無見無證亦無所說。世尊！我不見凡夫，不見學，不見無學，不見非學非無學。不見故不證。」

爾時舍利弗白文殊師利：「汝見佛不？」文殊答舍利弗：「我尚不見聲聞人，何況我當見佛？何以故？不見諸法故，謂為菩薩。」

舍利弗白文殊師利：「汝今決定不見諸法耶？」文殊師利答舍利弗：「大德大比丘！汝止，不須復說。」

舍利弗白文殊師利：「謂為佛者，是誰語言？」文殊師利答舍利弗：「佛、非佛不可得，無有言者，無有說者。舍利弗！菩提者不可以言說，何況有佛可言可說？復次，大德舍利弗！汝說：『佛者是誰語言？』此語言，不合不散，不生不滅，不去不來，無有一法可與相應，無字無句。大德舍利弗！欲見佛者，當如是學。」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師利所說，新發意菩薩所不能解。」

文殊師利答舍利弗：「如是，如是！大德舍利弗！菩提非可解。新發意者云何當解？」

舍利弗白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師利答舍利弗：「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覺法界？舍利弗！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為諸佛所覺？舍利弗！法界者即是菩提，菩提者即是法界。何以故？諸法無界故。大德舍利弗！法界、佛境界無有差別，無差別者即是無作，無作者即是無為，無為者即是無說，無說者即無所有。」

舍利弗白文殊師利：「一切法界及佛境界，悉無所有耶？」文殊師利答舍利弗：「無有，無不有。何以故？有及不有，一相無相，無一無二故。」

舍利弗白文殊師利：「如是學者，當得菩提耶？」文殊師利答舍利弗：「如是學無所學，不生善道不墮惡趣，不得菩提不入涅槃。何以故？舍利弗！般若波羅蜜畢竟空故。畢竟空中無一無二無三無四，無有去來不可思議。大德舍利弗！若言我得菩提，是增上慢說。何以故？無得謂得故。如是增上慢人，不堪受人信施，有信人不應供養。」

舍利弗白文殊師利：「汝何所依，作如是說？」文殊師利答舍利弗：「我無所依作如是說。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與諸法等故。諸法無所依，以平等故。」

舍利弗白文殊師利：「汝不以智慧除斷煩惱耶？」文殊師利答舍利弗：「汝是漏盡阿羅漢不？」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師利言：「我亦不以智慧除斷煩惱。」

舍利弗言：「汝何所依，作如是說，不怖不畏？」文殊師利言：「我尚不可得，當有何我而生怖畏？」

舍利弗言：「善哉，文殊師利！快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言：「善男子！有菩薩摩訶薩，住菩提心求無上菩提不？」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無菩薩住菩提心求無上菩提。何以故？菩提心不可得，無上菩提亦不可得。五無間罪是菩提性，無有菩薩起無間心求無間罪果，云何有菩薩住菩提心求無上菩提？菩提者，是一切諸法。何以故？色、非色不可得故，乃至識、非識亦不可得。眼不可得乃至意不可得，色不可得乃至法不可得，眼界乃至法界亦不可得，生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可得，檀波羅蜜不可得乃至般若波羅蜜亦不可得，佛十力不可得乃至十八不共法亦不可得。菩提心、無上菩提皆不可得，不可得中無可得、不可得。是故，世尊！無菩薩住菩提心求無上菩提者。」

佛告文殊師利：「汝意謂如來是汝師不？」文殊師利白佛言：「我無有意謂佛是我師。何以故？世尊！我尚不可得，何況當有意謂佛是我師？」

佛告文殊師利：「汝於我有疑不？」文殊白佛言：「世尊！我尚無決定，何況當有疑？何以故？先定後疑故。」

佛告文殊：「汝不定言如來生耶？」文殊白佛：「如來若生，法界亦應生。何以故？法界、如來，一相無二相，二相不可得故。」

「文殊師利！汝信諸佛如來入涅槃不？」文殊言：「一切諸佛即涅槃相，涅槃相者無入無不入。」

佛告文殊師利：「汝言諸佛有流轉不？」文殊白佛言：「世尊！不流轉尚不可得，何況流轉當可得？」

佛告文殊師利：「如來無心，唯如來前可說此言，或漏盡阿羅漢及不退菩薩前可說此言。若餘人聞此語，則不生信，當驚疑。何以故？此甚深般若波羅蜜難信難解故。」

文殊白佛言：「世尊！復何等人能信此甚深法？」佛告文殊師利：「一切凡夫能信此法。何以故？如來無心，一切凡夫亦無心故。」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作如是說法？新發意菩薩及阿羅漢咸皆有疑，願聞解說。」

佛告文殊：「如、實相、法性、法住、法位、實際中，有佛有凡夫差別不？」文殊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文殊：「若無差別，何故生疑？」

文殊白佛言：「世尊！無差別中，有佛有凡夫不？」佛言：「有！何以故？佛與凡夫，無二無差別，一相無相故。」

佛告文殊：「汝信如來於一切眾生中最勝不？」文殊白佛言：「世尊！我信如來於一切眾生中最勝。世尊！若我信如來於一切眾生中最勝，則如來成不最勝。」

佛告文殊：「汝信如來成就一切不可思議法不？」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信如來成就一切不可思議法。世尊！我若信如來成就一切不可思議法，如來則成可思議。」

佛告文殊師利：「汝信一切聲聞是如來所教化不？」「世尊！我信一切聲聞是如來所教化。世尊！我若信一切聲聞是如來所教化，則法界成可教化。」

佛告文殊師利：「汝信如來是無上福田不？」「世尊！我信如來是無上福田。世尊！我若信如來是無上福田！如來則非福田。」

佛告文殊師利：「汝何所依作如是答我？」文殊白佛言：「世尊！我無所依作如是答。世尊！無所依中，無勝無不勝，無可思議無不可思議，無教化無不教化，無福田無非福田。」

是時以佛神力，地六種震動。一萬六千比丘眾，以無可取心得解脫；七百比丘尼眾、三千優婆塞、四萬優婆夷眾，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六萬億那由他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是時長老阿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此地大動？」爾時佛告阿難：「此說般若波羅蜜。往古諸佛皆於此處說此法，以是因緣故此地震動。」

爾時長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師利所說不可思議。」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如舍利弗所說，此文殊師利所說不可思議。」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不可思議則不可說，若可說則可思議。不可思議者無所有。彼一切聲亦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無聲。」

佛言：「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而今思惟，實無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恒與定合。」

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更有勝妙寂滅定不？」文殊師利言：「若有不思議定者，汝可問言：『更有寂滅定不？』如我意解，不可思議定尚不可得，云何問我寂滅定乎？」

舍利弗言：「不思議定不可得耶？」文殊師利言：「思議定者是可得相，不可思議定者不可得相。一切眾生實成就不可思議定。何以故？一切心相即非心故，是名不思議定。是故一切眾生相及不思議三昧相，等無分別。」

佛讚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汝於諸佛，久殖善根淨修梵行，乃能演說甚深三昧。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羅蜜中。」文殊師利言：「若我住般若波羅蜜中能作是說，即是有想，便住我想。若住有想、我想中者，般若波羅蜜便有處所。般若波羅蜜若住於無，亦是我想亦名處所。離此二處，住無所住，如諸佛住，安處寂滅非思議境界。如是不思議，名般若波羅蜜住處。般若波羅蜜處，一切法無相，一切法無作。般若波羅蜜即不思議，不思議即法界，法界即無相，無相即不思議，不思議即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法界，無二無別。無二無別即法界，法界即無相，無相即般若波羅蜜界。般若波羅蜜界即不思議界，不思議界即無生無滅界，無生無滅界即不思議界。」

文殊師利言：「如來界及我界即不二相。如是修般若波羅蜜者，則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相離即般若波羅蜜故。世尊！若知我相而不可著，無知無著是佛所知。不可思議無知無著，即佛所知。何以故？知體本性無所有相，云何能轉法界？若知本性無體無著者，即名無物。若無有物，是無處所、無依無住，無依無住即無生無滅，無生無滅即是有為功德。若如是知則無心想，無心想者，云何當知有為、無為功德？無知即不思議，不思議者是佛所知，亦無取無不取，不見三世去來等相，不取生滅及諸起作，亦不斷不常，如是知者，是名正智不思議智。如虛空無此無彼，不可比類。無好惡，無等等，無相無貌。」

佛告文殊師利：「若如是知，名不退智。」文殊師利言：「無作智名不退智。猶如金鋌，先加搥打方知好惡，若不治打無能知者。不退智相亦復如是，要行境界，不念不著，無起無作，具足不動，不生不滅，爾乃顯現。」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言：「諸如來自說己智，誰當能信？」文殊言：「如是智者，非涅槃法，非生死法，是寂滅行。不斷貪欲、瞋恚、愚癡，亦非不斷。何以故？無盡無滅，不離生死亦非不離，不離修道非不修道。作是解者名為正信。」

佛告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深解斯義。」

爾時長老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未來世誰能信此深法？誰樂聽此法？」佛告迦葉：「即今日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未來世能信此法，聞說此深般若波羅蜜，當知此法，當求此法。迦葉！譬如長者或長者子，已失一大寶珠，價直億萬兩金，大生憂惱。今更還得，生大歡喜，憂惱悉滅。如是，迦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未來世，聞此最深般若波羅蜜經，與般若相應，聞已生喜，心得安樂，無復憂惱，亦復如是。當作是言：『我等今日得見如來，供養如來。所以者何？以得聞此甚深微妙六波羅蜜故。』

「迦葉！譬如三十三天見波利質多羅樹初生皰時，作如是念：『此皰不久必當開敷。』如是，迦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聞此般若波羅蜜經，心生歡喜，亦復如是。我於來世必得此法。迦葉！此深般若波羅蜜，如來滅後，當住不滅，處處流行。迦葉！以佛力故，未來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當得此深般若波羅蜜。

「迦葉！如摩尼珠師見摩尼寶心生歡喜，不假思量即知真偽。何以故？以串見故。如是，迦葉！若人聞此般若波羅蜜相應法，聞已歡喜，生信樂心，當知此人先世已聞此般若波羅蜜，從久遠劫來已曾供養諸佛。」

迦葉白佛言：「世尊！此善男子、善女人，今聞此法，於未來世轉復信解。」佛告摩訶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此法無行無相，說此法者亦無行無相。云何世尊說有行相？」

佛告文殊師利：「我本行菩薩道時，修諸善根，欲住阿惟越致地，當學般若波羅蜜。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學般若波羅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解一切法相，欲知一切眾生心界皆悉同等，當學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欲學一切佛法具足無礙，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學一切佛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相好威儀無量法式，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一切佛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法式及諸威儀，當學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是空法中不見諸佛菩提等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如是等相無疑惑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不見諸法若生若滅、若垢若淨。是故善男子、善女人，應作如是學般若波羅蜜。欲知一切法無過去、未來、現在等相，當學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法界性相無去、來、現在故。欲知一切法同入法界心無罣礙，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三轉十二行法輪，亦自證知而不取著，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慈心遍覆一切眾生而無限齊，亦不作念有眾生相，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於一切眾生不起諍論，亦復不取無諍論相，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是處非處、十力、無畏，住佛智慧，得無礙辯，當學般若波羅蜜。」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觀正法，無為無相，無得無利，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知者無見者無作者，不見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若波羅蜜境界，非證非不證，不作戲論，無有分別。一切法無盡離盡，無凡夫法，無聲聞法，無辟支佛法、佛法，非得非不得，不捨生死，不證涅槃，非思議非不思議，非作非不作。法相如是。不知云何當學般若波羅蜜？」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若能如是知諸法相，是名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若欲學菩提自在三昧，得是三昧已，照明一切甚深佛法，及知一切諸佛名字，亦悉了達諸佛世界，無有障礙，當如文殊所說般若波羅蜜中學。」

文殊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蜜？」佛言：「般若波羅蜜，無邊無際，無名無相，非思量。無歸依，無洲渚，無犯無福，無晦無明，如法界無有分齊亦無限數，是名般若波羅蜜，亦名菩薩摩訶薩行處。非行非不行處，悉入一乘，名非行處。何以故？無念無作故。即是一切諸佛之母，一切諸佛所從生故。何以故？以無生故。

「是故，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菩薩行具足諸波羅蜜，當修此般若波羅蜜。若欲得坐道場，成無上菩提，當修此般若波羅蜜。若欲以大慈大悲遍覆一切眾生，當修此般若波羅蜜。若欲起一切定方便，當修此般若波羅蜜。若欲得一切三摩跋提，當修此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諸三摩提無所為故。一切諸法，無出離無出離處，若人欲隨逐此語，當修般若波羅蜜。一切諸法如實不可得，若欲樂如是知，當修般若波羅蜜。一切眾生，為菩提故修菩提道，而實無眾生亦無菩提，若人欲信樂此法，當修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一切諸法如實與菩提等如。非眾生行，不捨自性，彼眾生行是非行，彼非行是菩提，彼菩提是法界。若欲不著此法，當修般若波羅蜜。

「文殊師利！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受持般若波羅蜜，一四句偈為他人說，我說此人得不墮法，何況如實修行。當知彼善男子、善女人，住佛境界。

「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甚深般若波羅蜜，不生怖畏。當知此人，受佛法印。此法印者，是佛所造，是佛所貴。何以故？以此法印，印無著法故。若善男子、善女人，為此印所印，當知是人，隨菩薩乘決定不退，不墮聲聞、辟支佛地。」

爾時釋提桓因及諸天子，從三十三天，雨細末栴檀及細末金屑，又散欝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陀華、分陀利華及曼陀羅華，以供養般若波羅蜜。供養已，作如是言：「我已供養無上無著最第一法，願我來世更聞此深般若波羅蜜。若人已為此深般若波羅蜜印之所印，願其未來復得聽受，究竟成就薩婆若智。」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般若波羅蜜一經於耳，我為增長佛法故，守護彼人，面百由旬不令非人得其便也。是善男子、善女人，究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當日日往到其所而設供養。」

爾時佛告釋提桓因：「如是，如是！憍尸迦！當知彼善男子、善女人，具足佛法，必定得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唯願世尊！以威神力持此般若波羅蜜，久住於世，為欲饒益諸眾生故。」

文殊師利說此語時，以佛神力，大地六種震動。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以威神力，持此般若波羅蜜，令久住世。

爾時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放此光明，是持般若波羅蜜相？」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文殊師利！我放此光明，是持般若波羅蜜相。文殊師利！汝今當知，我已持此般若波羅蜜久住於世。若有人不輕毀此法，不說其過，當知是人已為此深般若波羅蜜印之所印。是故，文殊師利！我於久遠安住此印，若人已為此印所印，當知是人不為魔王之所得便。」

佛告帝釋：「汝當受持讀誦此經，廣宣流布，使未來世諸善男子、善女人，得此法印。」復告阿難：「汝亦受持讀誦，廣為人說。」

時天帝釋及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言：「此經名『文殊師利所說』，亦名『般若波羅蜜』，如是受持。善男子、善女人，於恒沙劫，以無價寶珠布施恒河沙等眾生，眾生受已悉發道心，是時施主隨其所宜示教利喜，令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是人所得功德寧為多不？」阿難白佛言：「甚多，世尊！」

佛言：「善男子！若人起一念心，信此般若波羅蜜經，不誹謗者，比前功德，出過百倍千倍百千萬億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何況具足受持讀誦為人解說。是人所得功德無量無邊，諸佛如來說不能盡。何以故？能生一切諸佛薩婆若故。若虛空有盡，則此經功德盡，若法性有盡，則此經功德盡。是故，文殊師利！善男子、善女人，應懃行精進守護此經。此經能滅生死一切怖畏，能摧天魔所立勝幢，能將菩薩到涅槃果，示教訓導離於二乘。」

爾時帝釋、長老阿難俱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佛言，我等當頂戴受持，廣宣流布。唯願如來不以為慮。」如是三白言：「願不為慮，我等當頂戴受持。」

佛說此經竟，文殊師利等諸菩薩摩訶薩，舍利弗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持。

#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

佛告文殊師利：「汝入不可思議定不？」文殊師利白佛言：「不也，世尊！若我入不可思議定者，我則成可思議。世尊！心無心，我當云何入不可思議定。復次，世尊！我初發菩薩意，言：『我當入不可思議定。』我今無此意，當入不可思議定。世尊！如初學射，先作此意：『我當射堋。』射堋成已，後作是念：『我當射皮。』射皮成已，復作是念：『我當射木。』射木成已，復作是念：『我當射鐵。』射鐵成已，無復前念，隨其箭中，皆能徹過。我亦如是。昔初發意，求入不可思議定。我於今日，無復此意，當入不可思議定。何以故？此定不可思議故。」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師利未應得住。何以故？離此不可思議定，更有寂靜定，是其所應得故。」

文殊師利白舍利弗言：「汝云何知，離此不可思議定更有寂靜定？大德舍利弗！若此不可思議定可得者，可離此定有寂靜定。若此不可思議定不可得者，彼寂靜定亦不可得。何以故？以此不可思議定不可得故，彼亦不可得。復次，大德舍利弗！無有眾生不得此定者，一切眾生皆得此定。何以故？一切諸心無心故。彼無心性，即是此定，是故一切眾生皆得此定。」

爾時世尊歎文殊師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是最勝義。汝於久遠無量佛所，深種善根，能作是說。文殊師利！汝作是念：『我住般若波羅蜜，能說此言。』不？」

文殊師利白佛言：「不也，世尊！我無此念。世尊！若我有此念：『住般若波羅蜜，能說此言』者，我則住可得法。世尊！我若住我相，則有是念。是故，世尊！我不作此念：『住般若波羅蜜，能說此言。』」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誰當信汝所說？」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人不執生死及涅槃相，是人信我所說。又若人堅執有我，若人具三毒，此人不能信。何以故？見及煩惱，無可滅故。」

爾時世尊歎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能善說。」

◎「善男子、善女人，行相者，所謂信此法，受持此法。以無所得心故，行亦無所得，相亦無所得。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樂此無所得，當聽此般若波羅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不退轉地，當聽此般若波羅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信一切諸法與法界等，當聽此般若波羅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一切諸法，當聽此般若波羅蜜。若人得信此義，當聽此般若波羅蜜。若人不樂念一切諸法，當聽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此般若波羅蜜不見一切諸法故。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一切諸法不淨不穢，當聽此般若波羅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無疑，當聽此般若波羅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慈悲偏覆一切眾生，不住眾生相，不與世間諍，當聽此般若波羅蜜。」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無我無我所，無起無滅，無因無果，無可執持，云何聽受而得功德？」佛告文殊師利：「般若波羅蜜，無作無滅，非凡夫法非聖人法，非生死法非離生死法，非涅槃法非離涅槃法，無得無失，非可思議非不可思議。若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聽受，則與般若波羅蜜相應，是為功德，亦無功德。復次，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欲得菩薩定，欲知一切諸佛名，欲見一切諸佛世界，欲聞一切諸佛所說法，欲行諸佛法，當學此般若波羅蜜。」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蜜？」佛告文殊師利：「般若波羅蜜者，無量無邊，無方無處，無去無來，無作無為，即是一切諸佛法界，故名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此般若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行處，菩薩於此處行，故名行處。何以故？以無處故。」

# 大法鼓經卷上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復有百千大菩薩眾，復有眾多天、龍、夜叉、健闥婆眾，復有百千諸優婆塞、優婆夷眾，復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及天帝釋、四天王眾，復有十方世界無量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菩薩俱。

爾時，如來於彼四眾說如是法：「有有則有苦樂、無有則無苦樂，是故離苦樂則是涅槃第一之樂。」

彼五百聲聞比丘——一切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得自在，譬如大龍，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所作已辦，已捨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解脫——得一切心自在第一波羅蜜。有無量學人皆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有成就有漏法無量比丘眾、有成就無量阿僧祇功德菩薩摩訶薩徒十方來，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亦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知。除文殊師利菩薩，及大力菩薩、觀世音菩薩、彌勒菩薩摩訶薩，如是上首菩薩摩訶薩，無量阿僧祇眾，譬如大地所生草木，從諸方來諸菩薩眾亦復如是，不可稱數。

復有差摩比丘尼與比丘尼眾俱、毘舍佉鹿子母、及末利夫人，各與無量大眷屬俱；須達長者、與諸優婆塞俱。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說有非有法門。

爾時，波斯匿王從臥而起，作是思惟：「我今應往至世尊所。」念已即行，擊鼓吹貝，往詣佛所。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以何等故，有鼓貝聲？」

阿難白佛言：「波斯匿王來詣佛所，是其擊鼓吹貝之聲。」

佛告阿難：「汝今亦應擊大法鼓，我今當說大法鼓經。」

阿難白佛言：「世尊！是大法鼓經名，我未曾聞。以何等故，名大法鼓經？」

佛告阿難：「汝何由知？是諸來會大菩薩等悉不能知此大法鼓經六字名號，何況於汝而得聞知？」

阿難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此法名號真實難知。」

「如是，阿難！實爾不異。阿難！此大法鼓經，世間希有，如優曇鉢華。」

阿難白佛言：「非一切諸佛有此法耶？」

佛告阿難：「三世諸佛悉有此法。」

阿難白佛言：「若然者，彼諸菩薩人中之雄，何故悉來普集於此？彼諸如來何故自於其國不演說耶？」

佛告阿難：「如有一阿練比丘隱居山窟。至時入村，方欲乞食，道見人獸諸雜死屍。見已生厭，斷食而還：『嗚呼苦哉！吾亦當然。』彼於異時，心得快樂，作是思惟：『我當更往觀察死屍，令增厭離。』復向聚落求見死屍，修不淨想。見已觀察，得阿羅漢果。

「如是他方諸佛不說無常苦空不淨。所以者何？諸佛國土法應如是。彼諸如來為諸菩薩作如是說：『奇哉難行！釋迦牟尼世尊於五濁國土出興于世，為苦惱眾生種種方便說大法鼓經。是故，諸善男子當如是學。』彼諸菩薩咸欲見我，恭敬禮拜，故來會此。既來會已，或得初住、乃至十住。是故，大法鼓經甚難值遇；是故，十方大菩薩眾為聞法故普皆來集。」

阿難白佛言：「善哉善哉！一切善來，彼悉得此難得經法。」

佛告阿難：「如是深經，非一切共。是故不應說言：『一切善來。』」

阿難白佛言：「何故彼非一切善來？」

佛告阿難：「此經典者，是諸如來祕密法藏，甚深微妙，難解難信。是故，阿難！不應說言：『一切善來。』」

阿難白佛言：「非如波斯匿王臨陣鬪時擊大戰鼓，其聞聲者一切箭落耶？」

佛告阿難：「波斯匿王擊鼓戰時，非彼一切聞鼓聲喜。有怯弱者，聞而恐怖，若死近死。如是，阿難！此大法鼓經名，是二乘之人不信法門。

「是故，阿難！譬如彼王至鬪戰時擊王大鼓；此大法鼓——諸佛祕密——佛出世時，爾乃演說。」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此諸比丘清淨純一，真實強力離諸糟糠，堪任聞此大法鼓經不？」

迦葉白佛言：「若有比丘犯戒違律，是大目連之所呵責。有如是比，我不同行，況復世尊？今此會眾，如栴檀林，清淨純一。」

佛告迦葉：「今此會眾雖復一切清淨純一，然於隱覆之說有不善解。」

迦葉白佛言：「云何名為隱覆之說？」

佛告迦葉：「隱覆說者，謂言如來畢竟涅槃，而實如來常住不滅，般涅槃者非毀壞法。此修多羅離覆清淨，明顯音聲，百千因緣，分別開示。是故，迦葉！當更觀察此諸大眾。」

時大迦葉即復觀察彼諸來者云何而來。時剎那頃，下信眾生、及聲聞緣覺、初業菩薩自惟不堪，生退捨心。譬如王家力士眾中，有名千力士者，從座而起，擊鼓唱言：「誰能堪任與我鬪力？」其不堪者，默然而住，心自念言：「我不堪任與彼鬪力，或能傷損以致失命。」於彼眾中無敢敵者，乃名勇健難伏力士，建大勝幡。如是下劣眾生、及聲聞緣覺、初業菩薩作是念言：「我不堪任聽受，如來已般涅槃，而復說言常住不滅。於大眾中聞所未聞。」從坐而去。所以者何？彼人長夜於般涅槃修習空見，聞離隱覆清淨經故，從坐而去。

彼十方來聲聞、緣覺、初業菩薩——百千萬億阿僧祇分——餘一分住，謂彼菩薩摩訶薩信解法身常住不變者，爾乃安住受持一切如來藏經，亦能解說安慰世間解知一切隱覆之說。善觀一切了義不了義經，悉能降伏毀禁眾生，尊敬承順清淨有德，於摩訶衍得大淨信，不於二乘起奇特想。除如是等方廣大經，不說餘經，唯說如來常住及有如來藏，而不捨空，亦非身見空，空彼一切有為自性。

佛告迦葉：「汝更問大眾：『咸欲得聞此大法鼓方廣一乘，所謂大乘難信經不？』如是至三。」

迦葉白佛言：「善哉，世尊！」

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已，告諸大眾：「咸欲聞此大法鼓經不？如來今當普為汝等演說一乘——所謂大乘，過一切聲聞緣覺境界。」如是三說，彼悉答言：「願樂欲聞。唯大迦葉！我等悉為聞法故來。善哉哀愍，當為我說大法鼓經。」

迦葉復言：「汝等云何信？」

彼即答言：「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歲子。若佛如是說者，我等亦當如是隨信。況說正法而不信受？所以者何？如來如說而行。如來淨眼圓照無閡，以佛眼觀知我等心。」

迦葉嘆言：「善哉，善哉！諸賢汝等！堪任聽大法鼓經，若持若說。」

佛告迦葉：「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歲子，大法鼓經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如來涅槃而復常住，一切無我而復說我。」

彼即白言：「唯佛能知。如世尊所說，我等如是受持。」

迦葉白佛：「唯願世尊說大法鼓經、擊大法鼓、吹大法䗍。」

佛言：「善哉，善哉！迦葉！汝今聽說大法鼓經。」

迦葉白佛言：「唯然受教。何以故？是我境界故。是故如來大見敬待。云何為敬？曾告我言：『汝來共坐。』以是因緣，我應知恩。」

佛言：「善哉，迦葉！以是義故，我敬待汝。迦葉！譬如波斯匿王善養四兵，若鬪戰時，擊大戰鼓、吹大戰䗍，對敵堅住。緣斯恩養，戰無遺力，能勝怨敵，國境安寧。如是，比丘！我般涅槃後，摩訶迦葉當護持此大法鼓經。以是義故，我分半坐。是故彼當行我所行，於我滅後，堪任廣宣大法鼓經。」

迦葉白佛言：「我是世尊口生長子。」

佛告比丘：「譬如波斯匿王教諸王子學諸明處，彼於後世堪紹王種。如是，比丘！於我滅後，迦葉比丘護持此經亦復如是。

「復次，迦葉！如波斯匿王多與諸王共為怨敵，更相攻伐。於彼彼時，其諸戰士——象馬車步四種兵眾——聞大鼓聲，心不恐怖，堅持甲仗。時王恩䘏，多所賜賚。及當戰時，加賜珍寶及以城邑。若能剋敵，冠以素繒，封以為王。如是，迦葉！我諸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戒隨學波羅提木叉成就，善住律儀，如來則與人天安樂。其有大功降四魔者，以四真諦解脫素繒，而冠其首。若有增上信解、求佛藏大我常住法身者，如來爾時以薩婆若水而灌其頂，以大乘素繒而冠其首。大迦葉！我今亦復如是，以大乘素繒用冠汝首，汝於未來無量佛所當護持此經。迦葉當知，汝於我滅後堪任護持如是經典。」

迦葉白佛言：「當如尊教。」

復白佛言：「我從今日及滅度後，常當護持、廣說此經。」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今當為汝說大法鼓經。」

時虛空中諸天龍眾同聲嘆言：「善哉，善哉！迦葉！今日諸天大雨天華、諸龍王眾雨甘露水及細末香，安慰悅樂一切眾生，應為世尊之所建立為法長子。」

時天龍眾同聲說偈：

王於舍衛城，伐鼓吹戰䗍；

法王祇洹林，擊于大法鼓。

佛告迦葉：「汝今當以問難之桴擊大法鼓，如來法王當為汝說，天中之天當決汝疑。」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有比丘名信大方廣，若有四眾聞其名者，貪恚癡箭悉皆拔出。所以者何？迦葉！譬如波斯匿王有耆婆子，名曰上藥。若波斯匿王與敵國戰時，告上藥言：『汝今速持能為眾生拔箭藥來。』爾時上藥即持消毒藥，王以塗戰鼓，若塗、若熏、若打。若彼眾生被毒箭者，聞其鼓聲，若一由旬、若二由旬，箭悉拔出。如是，迦葉！若有聞信方廣比丘名者，貪恚癡箭悉皆拔出。所以者何？彼因此經增廣正法，以彼現法成就故，得此大果。大迦葉！汝當觀彼無心凡鼓，以無心藥，若塗、若熏、若打，有如是力，饒益眾生；況復聞彼菩薩摩訶薩信方廣比丘名，而不能除眾生三毒？」

迦葉白佛言：「若聞菩薩名者，能除眾生三種毒箭，況稱世尊名號功德、言南無釋迦牟尼？若稱歎釋迦牟尼名號功德，能拔眾生三種毒箭，況復聞此大法鼓經，安慰演說若偈若句？況復廣說，而不能拔三種毒箭？」

佛告迦葉：「如我先說，淨戒比丘隨心所欲，以本願故。一切諸佛皆有是法，所謂不作不起不滅大法鼓經。是故，迦葉！汝於來世亦當如我。所以者何？若有四眾聞汝名者，三種毒箭悉得拔出。是故，迦葉！汝今當問大法鼓經，於我滅後，久於世間護持宣布。」

迦葉白佛言：「善哉，世尊！今當為我說大法鼓經。」

佛告迦葉：「汝於大法鼓經應少諮問。」

爾時迦葉即白佛言：「善哉，世尊！當請所疑。如世尊所說，若有有則有苦樂、無有則無苦樂，此有何義？」

佛告迦葉：「若無有者，謂般涅槃第一之樂，是故離苦樂得般涅槃第一之樂。若苦、若樂，彼則是有。若無有者，則無苦樂。是故欲得般涅槃者，當求斷有。」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有無常，亦無不變異，

彼有有苦樂，無有無苦樂。

不為無苦樂，為則有苦樂，

莫樂諸有為，亦勿更習近。

若人得安樂，還復墜於苦；

若不到涅槃，不住安樂處。

爾時迦葉以偈答言：

眾生不為有，涅槃第一樂，

彼則名字樂，無有受樂者。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常解脫非名，妙色湛然住，

非聲聞緣覺、菩薩之境界。

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言色而復常住？」

佛告迦葉：「今當說譬。譬如士夫從南方摩頭邏來。有人問彼：『汝從何來？』士夫答言：『從摩頭邏來。』即復問言：『摩頭邏為在何方？』時彼士夫即指南方。迦葉！非為彼人於此得信耶？所以者何？以是士夫自見彼來故。如是，迦葉！以我見故，汝當信我。」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有士夫，以手指虛空，

我今亦如是，名字說解脫。

譬如彼士夫，遠自南方來，

今我亦如是，從彼涅槃出。

「然彼，迦葉！若見義者，則不須因緣；若不見義，則須因緣。如是，迦葉！諸佛世尊常以無量因緣顯示解脫。」

迦葉白佛言：「云何為因？」

佛告迦葉：「因者是事。」

迦葉白佛言：「云何為緣？」

佛告迦葉：「緣者是依。」

迦葉白佛言：「願更顯示，其譬云何？」

佛告迦葉：「如由父母而生其子，母則是因，父則是緣。是故，父母因緣生子。如是說因緣生法，是名為成。」

迦葉白佛言：「成者有何義？」

佛告迦葉：「成者，世間成。」

迦葉白佛言：「云何世間？」

佛告迦葉：「眾生和合施設。」

迦葉白佛言：「云何眾生？」

佛告迦葉：「法集施設。」

迦葉白佛言：「云何為法？」

佛告迦葉：「非法亦法，法亦非法。法者復有二種。何等為二？有為及無為、色及非色，更無第三法。」

迦葉白佛言：「法何像類？」

佛告迦葉：「法者，非色。」

迦葉白佛言：「非法何類？」

佛告迦葉：「非法者，亦非色。」

迦葉白佛言：「若法、非法非色無相，云何是法？云何非法？」

佛告迦葉：「法者是涅槃，非法者是有。」

迦葉白佛言：「若法、非法非色無相者，彼慧者云何知？何所知？何故知彼相耶？」

佛告迦葉：「眾生生生死中，習種種福德，清淨善根，是其正行。若彼行如是法，一切淨相生；若行此法者，是法眾生。眾生生生死中，行種種非福惡不善業。若彼行如是非法，一切惡不淨相生；若行此非法者，是非法眾生。」

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

佛告迦葉：「眾生者，四界攝施設，謂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及入處五根，乃至十三緣起支(《無盡意經》中云：『從不正思惟生無明。』故十三支)，受、想、思，心意識——是名眾生法。迦葉當知，是名一切法。」

迦葉白佛言：「是中何等法是眾生？」

佛告迦葉：「是中非一法名為眾生。所以者何？迦葉！譬如波斯匿王鼓，何等為鼓？」

迦葉白佛言：「所言鼓者，皮、木、及捊，此三法和合，是名為鼓。」

佛告迦葉：「如是和合施設，名為眾生。」

迦葉白佛言：「聲鼓者，非鼓耶？」

佛告迦葉：「離聲鼓者，鼓亦有聲，以風動故。」

迦葉白佛言：「鼓者，為是法、為是非法耶？」

佛告迦葉：「鼓者，非法非非法。」

迦葉白佛言：「名為何等？」

佛告迦葉：「非法非非法者，名為無記。」

迦葉白佛言：「有無記法者，世間應有三法。」

佛告迦葉：「無記相者，如非男、非女。非男、非女，名為不男，彼亦如是。」

迦葉白佛言：「如世尊說，父母和合而生其子。若父母無眾生種子者，不為父母因緣。」

佛告迦葉：「彼無眾生種子者，名為涅槃。大常不男，亦復如是。所以者何？譬如波斯匿王與敵國戰時，彼諸戰士，食丈夫祿。不勇猛者，不名丈夫。如是，無眾生種子者，不名父母。常不男者，亦復如是。」

迦葉白佛言：「世尊！善法、不善法、無記法，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無記法？」

佛告迦葉：「樂受是善法、苦受是不善法、不苦不樂受是無記法，此三法眾生常觸。樂受者，謂天人五欲功德。苦受者，謂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不苦不樂受者，謂白癬等。」

迦葉白佛言：「此則不然。」

佛告迦葉：「從樂生苦、從苦生苦，彼為無記。」

迦葉白佛言：「其譬如何？」

佛告迦葉：「因食生病，食則是樂、病則是苦。彼白癬等，名為無記。」

迦葉白佛言：「若苦樂名無記者，父、母、子亦無記。」

佛告迦葉：「此則不然。」

迦葉白佛言：「其譬如何？」

佛告迦葉：「如非想非非想等天，乃至無想，則恒住子法；善亦如是。」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受、想是眾生。是故，非想非非想處，應非眾生。」

佛告迦葉：「彼有行分。我說此眾生法者，除無想天。」

迦葉白佛言：「眾生為是色、為非色耶？」

佛告迦葉：「眾生亦非色、亦非非色，然成就彼法名為眾生。」

迦葉白佛言：「若如是，非眾生成就法，更有異眾生者，不應有無色天。若然者，無二法：世間色及無色。」

佛告迦葉：「法亦非色，非法亦非色。」

迦葉白佛言：「云何為法與解脫俱？為非法與解脫俱？無色天亦有解脫。」

佛告迦葉：「不然，唯有為法、無為法。是故，無色天是有為數，解脫是無為，無色天有色性耳。」

迦葉白佛言：「世尊！一切有為是色，非色是無為。無色天有色者，是佛境界，非我等境界。」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是我境界，非汝等境界。如是諸佛世尊到解脫者，彼悉有色，解脫亦有色。」

佛告迦葉：「云何無色天？天處所作汝知不？迦葉！云何有色天？名無色數不？」

迦葉白佛言：「非我等境界。」

佛告迦葉：「如是，諸佛世尊到解脫者皆有色，汝當觀察。」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如是得解脫者，復應受苦樂。」

佛告迦葉：「如有病眾生，服藥離病已，還復病耶？」

迦葉白佛言：「若有業者，則必有病。」

佛告迦葉：「無業者，彼有病耶？」

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如是，離苦樂是解脫。當知苦樂是病，如丈夫是得涅槃者。」

迦葉白佛言：「若離苦樂是解脫者，無業病盡耶？」

佛告迦葉：「世間樂者，彼則是苦。於彼出離，如是業盡得解脫。」

迦葉白佛言：「不復終盡耶？」

佛告迦葉：「譬虛空如海，虛空如海耶？虛空無譬，解脫無譬亦復如是。如無色天有色而不可知，亦不可知似此似彼。如是住、如是遊戲，非是聲聞緣覺境界；解脫亦如是。」

迦葉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誰之所作？」

佛告迦葉：「眾生自作。」

迦葉白佛言：「此義云何？」

佛告迦葉：「作福者佛，作惡者眾生。」

迦葉白佛言：「最初眾生誰之所作？」

佛告迦葉：「非想非非想等無色天，誰之所作？云何活？云何住？」

迦葉白佛言：「於彼諸業所不能知，然唯業作。如是，眾生生死黑及涅槃白，誰之所作？」

佛告迦葉：「業之所作，業起無量法，善起無量法。」

迦葉白佛言：「何者業起？何者善起？」

佛告迦葉：「業起者有，善起者解脫。」

迦葉白佛言：「無生處云何善起？」

佛告迦葉：「如如不異。」

迦葉白佛言：「若善起者，云何到無生處？」

佛告迦葉：「行善業。」

迦葉白佛言：「誰之所教？」

佛告迦葉：「無始佛教。」

迦葉白佛言：「一切無始，佛誰化？誰教？」

佛告迦葉：「無始者，非一切聲聞緣覺思量所知。若有士夫出於世間，智慧多聞如舍利弗，長夜思惟終不能知。佛之無始誰最為先，乃至涅槃、中間，亦不能知。復次，迦葉！如大目連以神通力求最初佛世界，無始終不能得。如是一切聲聞緣覺、十地菩薩——如彌勒等——悉不能知。如佛元起難可得知，眾生元起亦復如是。」

迦葉白佛言：「是故，世尊！無有作者，無有受者。」

佛告迦葉：「因是作者、受者。」

迦葉白佛言：「世間為有盡耶？為無盡乎？」

佛告迦葉：「世間未曾盡、無所盡、無盡時。」

佛告迦葉：「如以一毛渧大海水，能令盡不？」

迦葉白佛言：「唯然能盡。」

佛告迦葉：「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大劫時，有佛名雞羅婆，出興於世，廣說法教。爾時城中有離車童子，名一切世間樂見，作轉輪聖王，正法治化。王與百千大眷屬俱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供養畢已，而白佛言：『我當久如得菩薩道？』佛告大王：『轉輪聖王即是菩薩，更無有異。所以者何？無有餘人作帝釋梵王及轉輪聖王。若菩薩者，即是釋梵轉輪聖王，先作眾多帝釋梵王，然後乃作轉輪聖王正法治化。汝已曾作恒沙阿僧祇帝釋梵王，今作轉輪聖王。』時王白言：『帝釋梵王何所像類？』佛告大王：『釋梵天王亦如汝今首著天冠，而彼端嚴則不及汝；如佛色像端嚴殊特，非聲聞緣覺菩薩所及。如佛端嚴，汝亦如是。』

「迦葉！爾時聖王復問佛言：『我於久如當得成佛？』佛言：『大王！凡得佛者，時大久遠。所以者何？假令大王捨其福德，還為凡人。而以一毛渧大海水，乃至將竭，餘如牛跡，當有如來出興于世，名曰燈光如來、應供、等正覺。時有國王名地自在，燈光如來為王授記當得作佛。汝於爾時當為彼王第一長子，亦俱授記。時彼如來當如是說：「大王！汝此長子從昔暨今，大海將盡，生為汝子。於其中間，不為小王，或為釋梵轉輪聖王正法治化。汝此長子勇猛精進如是。」地自在！菩提難得，以是因緣故說此譬。地自在！汝此長子有六萬婇女——端正姝好，瓔珞莊嚴，狀如天女——棄之如唾。知欲無常，危脆不堅。「我當出家。」作是語已，信家非家，捨家學道。是故，彼佛記此童子：「當來有佛，名釋迦牟尼，世界名忍。汝童子名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佛涅槃後，正法欲滅餘八十年作比丘，持佛名宣揚此經，不顧身命。百年壽終，生安樂國，得大神力，住第八地，一身住兜率天，一身住安樂國，復化一身問阿逸多佛此修多羅。」』時地自在王聞子授記，歡喜踊躍：『今日如來記說我子，得八住地。』時彼童子聞授記聲，勤加精進。」

迦葉白佛言：「是故，世尊！毛渧大海猶尚可盡。」

佛告迦葉：「此義云何？」

迦葉白佛言：「世尊！譬如商人計數金錢置一器中，其子啼時授與一錢，彼器中錢日日損減。如是，菩薩摩訶薩於大海水渧渧損減悉能知之，亦知餘在，況復世尊於眾生大聚盡而不知？但諸眾生無有減盡，一切聲聞緣覺所不能知，唯佛世尊乃能知耳。」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如汝所說，眾生大聚無有盡時。」

迦葉白佛言：「眾生般涅槃者，為有盡耶？為無盡耶？」

佛告迦葉：「眾生無有盡也。」

迦葉白佛言：「云何眾生不盡？」

佛告迦葉：「若眾生盡者，應有損減，此修多羅則為無義。是故，迦葉！諸佛世尊般涅槃者，悉皆常住。以是義故，諸佛世尊般涅槃者，然不磨滅。」

迦葉白佛言：「云何諸佛般涅槃不畢竟滅？」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舍壞則為虛空；如是，如是！諸佛涅槃即是解脫。」

大法鼓經卷上

# 大法鼓經卷下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譬如有王能行布施，彼王國中多出伏藏。所以者何？以彼國王種種周給貧苦眾生，是故伏藏自然發出。如是，迦葉！大方便菩薩廣為眾生說甚深法寶故，得此甚深離非法經——謂空無相無作相應經——復得如是如來常住及有如來藏經。

「迦葉！如欝單越，自然之食，眾共取之，無有損減。所以者何？以彼盡壽，無我所想及慳貪想。如是，迦葉！此閻浮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此深經，書持讀誦，究竟通利，廣為人說，終不疲厭、不疑、不謗，以佛神力，常得自然如意供養，乃至菩提無乏無盡，除定報業。

「如持戒比丘不緩持戒，終身天神隨侍供養。若彼能於如是深經乃至不起一念謗想，當得如來藏如來常住，常見諸佛親近供養。如轉輪聖王，凡所遊行七寶常隨。如是安慰說者所住之處，如是比經常與彼俱。如轉輪聖王所住之處，七寶隨住不住餘處，其非真寶住於餘處。如是安慰說者現在所住，如是比經悉從他方來至其所，諸不了義空相應經於餘處住。如是安慰說者所住至方，此經常隨；如轉輪聖王所遊之處，諸餘眾生隨順王者，作如是念：『彼王所住我亦應去。』如是安慰說者所住之處，如是比經亦復常隨。如轉輪聖王出於世時，七寶隨出。如是安慰說者出于世間，如是比經亦隨出現。如轉輪聖王所有七寶，若失一寶，彼王尋求，必至寶所。如是安慰說者，為聞此經，處處尋求，要至經所。

「復次，如轉輪聖王不出世時，諸餘小王力轉輪王，和合諸王各現於世。如是，諸方無人演說此深經處，餘雜說者說諸雜經——所謂正不正雜經——彼諸眾生亦如是隨學。彼隨學時，聞此如來藏如來常住究竟深經，心生疑惑。於安慰說者生恚害心，輕賤嗤笑，不生愛念，罵辱不忍，作如是說：『此將文筆，魔之所說。』謂為毀法，悉棄捨去各還本處，更相破壞犯戒邪見，終不能得如是比經。所以者何？安慰說者所住之處，此經隨住故。

「爾時，世間多有眾生見聞摩訶衍經而生誹謗。莫生恐畏。所以者何？五濁世時，正法損減，多有眾生謗摩訶衍。如七家村中必出茶夷尼鬼。如是，比經所行之處，七人眾中必有謗者。

「迦葉！譬如同戒之人相見歡喜。彼亦如是，各各毀戒，於說法眾中聞是經時，更相瞻視，作戲笑言：『何者眾生界？何者為常？』瞻彼顏色作是思惟：『彼是我伴。』更相慈愍。如是作已，守性而住、守性而去。如婆羅門長者種性，生子習惡，父母訓誡，曾不改悔。捨家而去，隨逐惡友，鬪諸鳥獸，以為戲樂。如是展轉，乃至他國，要結同類，共為非法，是為同行。不樂此經者亦復如是，見他誦說而反戲笑。所以者何？爾時眾生並多懈怠，持戒寬緩，為法留難，彼諸同行相隨誹謗。」

迦葉白佛言：「嗚呼！真是惡時。」

佛告迦葉：「至於爾時安慰說者，當如之何？迦葉！譬如城邑邊近路之田，為諸人眾象馬侵食。彼時田主使一人監視，監視之人不勤守護，復更增足二、三、四、五、若十、二十、乃至百人。守者逾多，取者彌眾。最後一人作是思惟：『如此守視非一切護，當善方便令無侵害。』即取田苗手自惠施，彼生感愧田苗得全。迦葉！若能如是善方便者，於我滅後能護此經。」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終不能攝彼惡人，寧以兩肩荷負須彌至百千劫，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戒、滅法、謗法、污法，如是諸惡非法音聲。世尊！我寧屬他為其僕使，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戒、背法、遠法、壞法，如是諸惡非法音聲。世尊！我寧頂戴大地山海經百千劫，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戒滅法，自高毀他，如是諸惡非法音聲。世尊！我寧恒受聾盲瘖啞，不能堪忍聽彼惡人毀犯淨戒，為利出家受他信施，如是諸惡非法音聲。世尊！我寧捨身疾般涅槃，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毀淨戒，䗍聲之行而身行諂曲、口言虛妄，如是諸惡非法音聲。」

佛告迦葉：「汝般涅槃是聲聞般涅槃，非為究竟。」

迦葉白佛：「言若聲聞緣覺般涅槃非究竟者，世尊何故說有三乘——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世尊云何已般涅槃復般涅槃耶？」

佛告迦葉：「聲聞以聲聞般涅槃而般涅槃，非為究竟；辟支佛以辟支佛般涅槃而般涅槃，亦非究竟；乃至得一切種功德一切種智大乘般涅槃，然後究竟無異究竟。」

迦葉白佛言：「世尊！此義云何？」

佛告迦葉：「譬如從乳出酪、酪出生酥、生酥出熟酥、熟酥出醍醐。凡夫邪見如初生乳，乳血共雜；受三歸者猶如純乳；隨信行等及初發心菩薩住解行地，猶如成酪；七種學人及七地住菩薩猶如生酥；意生身阿羅漢、辟支佛、得自在力及九住十住菩薩猶如熟酥；如來、應供、等正覺猶如醍醐。」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來云何說有三乘？」

佛告迦葉：「譬如導師勇猛雄傑，將諸親屬及餘人眾，從其所住欲至他方。經由曠野嶮難惡道，作是思惟：『此眾疲乏，將恐退還。』為令諸人得止息故，於其前路化作大城，遙以指示語諸大眾：『前有大城，當速至彼。』諸眾悉見漸近彼城，各相謂言：『是我息處。』即共入城休息快樂，樂於中住不欲前進。爾時，導師作是思惟：『此諸大眾得此小樂便以為足，羸劣休懈無前進意。』爾時導師即滅化城。彼諸大眾見城滅已，白導師言：『此為何等？為幻為夢？為真實耶？』導師聞已，即告大眾：『向者大城為止息故，我化作耳。更有餘城，今所應往，宜速至彼快樂安隱。』大眾答言：『唯然受教。何緣樂此鄙陋小處？當共前進安樂大城。』導師告言：『善哉當行。』即共前進。復告大眾：『所往大城先相已現，汝當觀察，彼前大城極甚豐樂。』以漸前行見彼大城。爾時導師告諸大眾：『諸仁當知此是大城。』時諸大眾遙見大城安隱豐樂，心得歡喜，各共相視生希有心：『此城為實？為復虛妄？』導師答言：『此城真實，一切奇特，安隱豐樂。』即告彼眾：『入此大城，此則第一究竟大城，過此處已更無餘城。』彼諸大眾俱入城已，生希有心，心得歡喜，歎彼導師：『善哉，善哉！真實大智，大悲方便，哀愍我等。』

「迦葉當知，彼初化城謂聲聞緣覺乘清淨智慧，空無相無作解脫之智；真實大城是如來解脫。是故，如來開示三乘，現二涅槃，又說一乘。」

佛告迦葉：「若有說言無此經者，非我弟子，我非彼師。」

迦葉白佛言：「世尊！諸摩訶衍經多說空義。」

佛告迦葉：「一切空經是有餘說，唯有此經是無上說，非有餘說。復次，迦葉！如波斯匿王常十一月設大施會，先食餓鬼、孤獨、貧乞，次施沙門及婆羅門，甘饍眾味隨其所欲。諸佛世尊亦復如是，隨順眾生種種欲樂，而為演說種種經法。若有眾生懈怠犯戒，不勤修習，捨如來藏常住妙典，好樂修學種種空經，或隨句字說、或增異句字。所以者何？彼如是言：『一切佛經皆說無我。』而彼不知空無我義，彼無慧人趣向滅盡。然空無我說亦是佛語。所以者何？無量塵垢諸煩惱藏常空涅槃，如是涅槃是一切句；彼常住安樂是佛所得大般涅槃句。」

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離於斷常？」

佛告迦葉：「乃至眾生輪迴生死，我不自在，是故我為說無我義。然諸佛所得大般涅槃常住安樂，以是義故，壞彼斷常。」

迦葉白佛言：「世尊！再轉無我轉我久矣。」

佛告迦葉：「為破世間我，故說無我義。若不如是說者，云何令彼受大師法？佛說無我，彼諸眾生生奇特想，聞所未聞，來詣佛所，然後以百千因緣令入佛法。入佛法已，信心增長，勤修精進善學空法，然後為說常住安樂有色解脫。復次，或有世俗說有是解脫，為壞彼故，說言解脫悉無所有。若不如是說，云何令彼受大師法？是故百千因緣為說解脫，滅盡無我。然後，我復見彼眾生見畢竟滅以為解脫，彼無慧人趣向滅盡，然後我復百千因緣說解脫是有。」

迦葉白佛言：「世尊！得解脫自在者，當知眾生必應有常。譬如見煙必知有火，若有我者必有解脫。若說有我，則為已說解脫有色，非世俗身見，亦非說斷常。」

迦葉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般涅槃示般涅槃、不生示生？」

佛告迦葉：「為壞眾生計常想故，如來不般涅槃示般涅槃、不生示生。所以者何？眾生謂佛尚有終沒不得自在，何況我等有我我所？譬如有王為隣國所執，繫縛枷鎖，作是思惟：『我今復是王、是主耶？我今非王非主。何緣乃致如是諸難？由放逸故。』如是，眾生乃至生死輪迴，我不自在；不自在故，說無我義。譬如有人為賊所逐，舉刀欲害，作是思惟：『我今無力當得免此死難，以不如是生老病死種種眾苦成就眾生思想，願作帝釋梵王。』如來為壞彼思想故，示現有死。如來是天中之天，若般涅槃悉磨滅者，世間應滅；若不滅者，則常住安樂。常住安樂，則必有我，如煙有火。若復無我而有我者，世間應滿實有我非；無我亦不壞，若實無我，我則不成。」

迦葉白佛言：「世尊！有者何耶？」

佛告迦葉：「有者，二十五有眾生行；非有者，無思之物。若非有是眾生者，應從他來。設有思之物壞者，眾生當減；若非有是眾生者，則應充滿。以眾生不生不壞故，不減不滿。」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我者，云何生彼煩惱諸垢？」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應以是問，問於如來。譬如金師見彼金性，作是思惟：『如此金性何由生垢？今當推尋生垢之本。』彼人云何為得本不？」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若盡壽思惟尋初因相，乃至無始得本際不？既不得本，亦不得金。若巧方便，精勤不懈，除彼金垢，爾乃得金。」

佛告迦葉：「如是我者，生客煩惱。欲見我者，作是思惟：『今當推尋我及垢本。』彼人云何為得本不？」

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若勤方便除煩惱垢，爾乃得我。謂聞如是比經，深心信樂，不緩不急，善巧方便，專精三業。以是因緣，爾乃得我。」

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若有我者，何故不見？」

佛告迦葉：「今當說譬。譬如初學，學五字句，界成句偈。欲先知義，然後乃學。當得知不？要當先學，然後乃知。彼善學已，然後師教界成句義，引譬示之，彼能聽受。緣師得解界成句義故，則能信樂。如是，我今為煩惱藏所覆眾生說言：『善男子！如來藏如是如是。』彼便欲見。當得見不？」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如彼不知界成句義，當緣師信。如是，迦葉當知，如來是誠實語者，以誠實語說有眾生。汝後當知，如彼學成。

「今當為汝更說譬喻，如四種眾生界隱覆譬喻，所謂膚瞖覆眼、重雲隱月、如人穿井、瓶中燈焰，當知此四有佛藏因緣。

「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無量相好，莊嚴照明，以彼性故，一切眾生得般涅槃。如彼眼翳是可治病，未遇良醫，其目常冥；既遇良醫，疾得見色。如是，無量煩惱藏翳障如來性，乃至未遇諸佛聲聞緣覺，計我、非我、我所為我；若遇諸佛聲聞緣覺，乃知真我，如治病愈，其目開明。翳者謂諸煩惱，眼者謂如來性。

「如雲覆月，月不明淨；諸煩惱藏覆如來性，性不明淨。若離一切煩惱雲覆，如來之性淨如滿月。

「如人穿井，若得乾土知水尚遠；得濕土埿知水漸近；若得水者，則為究竟。如是，值遇諸佛聲聞緣覺，修習善行，掘煩惱土，得如來性水。

「如瓶中燈焰，其明不現，於眾生無用；若壞去瓶，其光普炤。如是，諸煩惱瓶覆如來藏燈，相好莊嚴則不明淨，於眾生無用；若離一切諸煩惱藏，彼如來性煩惱永盡，相好照明施作佛事，如破瓶燈眾生受用。

「如此四種譬喻因緣，如我有眾生界。當知一切眾生，皆亦如是，彼眾生界無邊明淨。」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眾生有如來藏一性一乘者，如來何故說有三乘——聲聞乘、緣覺乘、佛乘？」

佛告迦葉：「今當說譬。如巨富長者，唯有一子，隨乳母行，於大眾中亡失所在。長者臨終作是思惟：『我唯一子久已亡失，更無餘子、父母、親屬，若我一旦終沒之後，一切財物王悉取去。』於思惟頃，本所失子遊行乞求，到其本家，而不自知是其父舍。所以者何？幼少失故。父見識之，而不言子。所以者何？慮怖走故。多與財物，而語之言：『我無子息，為我作子，勿復餘行。』彼子答言：『不堪住此。所以者何？住此常苦，如被繫縛。』長者謂言：『汝欲何作？』子復答言：『寧除眾穢，放牧田作。』長者念言：『此子薄福，我當知時，且隨彼意。』即令除糞。

「其子久後見大長者五欲自娛，心生欣樂，作是思惟：『願大長者時見哀納，多賜財寶，以我為子。』作是念已，不勤作務。長者見已，作是思惟：『如是不久，必為我子。』是時長者尋告之曰：『汝今云何起異心想，不勤作務？』彼即答言：『願欲作子，生如是心。』長者言：『善。我是汝父，汝是我子。我實汝父，而汝不知，所有庫藏悉以付汝。』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此是我子，我失來久，今遇還家，而不自知。我命為子，而復不肯，今日自求，為我作子。』

「迦葉！如彼長者方便誘引志意下劣子，先令除糞，然後付財。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此本我子，亡失來久，今幸自來，為我作子。』迦葉！如是不樂一乘者，為說三乘。所以者何？此是如來善巧方便。是諸聲聞悉是我子，如除糞者今始自知。」

迦葉白佛言：「嗚呼異哉！是聲聞乘，何鄙之甚？實是佛子，而不識父。」

佛告迦葉：「應如是學。若汝不堪呵責毀罵，則應捨離。彼後熟時，汝當知之。

「復次，迦葉！聲聞、大乘常相違反——世俗、無漏，愚癡、黠慧。

「復次，迦葉！若謗此經者，應當攝取。所以者何？彼以謗故，捨身當墮無邊黑闇。哀愍彼故，當設方便，以大乘法而成熟之。若不可治者，當墮地獄；若有信者，彼自當信；其餘眾生應以攝事攝令解脫。

「復次，迦葉！若有士夫初得熱病，不應與藥及餘眾治。所以者何？時未至故。要待時至，然後乃治，二處不知是則敗醫。是故病熟，然後應治；若未熟者，要待時至。如是，眾生謗此經者，過患熟時，深自悔責：『嗚呼苦哉！我之所作，今始覺知。』至於爾時，應以攝事而救攝之。

「復次，迦葉！如有士夫，度大曠野，聞合群鳥鳴。時彼士夫思是鳥聲，謂有劫賊，異道而去，入空澤中，至虎狼處，為虎所食。如是，迦葉！彼當來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有我無我聲，畏有我聲，入於大空斷見，修習無我，於如是如來藏諸佛常住甚深經典不生信樂。

「復次，迦葉！汝所問我為阿難說：『有有有苦樂，無有無苦樂。』汝今諦聽。迦葉！如來者，非有、非眾生，亦不壞。」

迦葉白佛言：「云何？世尊！」

佛告迦葉：「如雪山下有出淨光摩尼寶性。有人善知摩尼寶相，見相則知，即取持去。如鍊金法消除滓穢，離垢清淨，隨所著處，本垢不污。所以者何？譬如士夫持燈而行，隨所至處闇冥悉除，燈光特明。彼摩尼寶亦復如是，如鍊真金塵垢不污，星月光照則雨淨水，日光所照尋即出火。如是，迦葉！如來、應供、等正覺出興于世，永離一切生老病死，煩惱習垢一切悉滅，常大照明，如彼明珠，一切不污；如淨蓮華，塵水不著。

「復次，迦葉！如來如是如是時、如是如是像類出於世間，隨其所應，示現凡身，不為彼彼凡品生處垢穢所染，亦復不受世間苦樂。樂者人天五欲功德，彼即是苦，唯有解脫，究竟常樂。」

迦葉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我自惟省，今始出家受具足戒，得比丘分成阿羅漢。當於如來知恩報恩——以如來昔日分我半坐；今日復於四大眾中，以大乘法水而灌我頂。」

爾時，眾中有持比丘色像儀式者、或持優婆塞色像儀式者、或持非優婆塞色像儀式者，傾側低仰，一切皆是魔之所為。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此大眾離諸糟糠，堅固真實，如栴檀林。如是眾中，彼云何住？」

佛告阿難：「問大迦葉。」

阿難言：「唯。善哉當問。」即問迦葉：「於此眾中，彼云何住？」

迦葉答言：「彼愚癡人是魔眷屬，與魔俱來。是故，阿難！我先說言：『不能堪任於如來滅後善巧方便護持正法，如善守田。』是故先言：『寧負大地』，廣說如上。爾時世尊即告我言：『於我滅後，汝當堪忍護持正法，至于法盡。』我時白佛：『我當堪能四十年中護持正法。』時佛責言：『何以懈怠，不能護法至於法盡也？』」

佛告迦葉：「汝且求魔。若能得者，堪任護法。」

迦葉即以天眼觀察而不能見。如舍衛國有一野人亡失其子，於大眾中求子不得，疲乏而歸。迦葉天眼於大眾中求魔不得，亦復如是。即白佛言：「我不堪任求覓惡魔。」

如是八十諸大聲聞皆曰：「不堪。」

復令賢護等五百菩薩——除一菩薩名一切世間樂見——推覓惡魔，亦復不得。

爾時，世尊復告迦葉：「汝不堪任法欲滅時餘八十年護持正法。南方菩薩當能護持，汝當於賢護菩薩五百眾中最後求之。」

迦葉答言：「善哉當求，求得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世尊！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則是其人。」

佛告迦葉：「汝往勸請，令覓惡魔。」

爾時，迦葉即與八十諸大聲聞及賢護等五百菩薩，俱共勸請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汝童子！世尊所舉，堪覓惡魔。」

爾時，童子於大眾中白迦葉言：「我今堪任推覓惡魔。然有八十諸大聲聞、賢護等五百菩薩摩訶薩，及文殊師利、觀世音、得大勢、滅諸惡趣、彌勒菩薩等，何故不覓，令我覓耶？宜令彼先，然後及我。」

迦葉謂言：「降伏惡魔為無福耶？」

答言：「迦葉！汝知有福，宜自為之；我今不能。」

爾時迦葉以此白佛。佛告迦葉：「此童子語為何所說？」

迦葉白佛：「童子說言：『先諸大德，然後及我。我是俗人，性復下劣。是諸大德、八十聲聞、及賢護等五百上首，彼悉在先，然後次我。』」

時諸聲聞及賢護等一切推覓，悉不能得——如彼野人求子不獲——皆曰：「不堪。」於一面立。

爾時，世尊復告迦葉：「汝今聞此大法鼓經，於我滅後四十年中，當善護持如今正法，當擊大法鼓、吹大法䗍、設大法會、建大法幢。然後，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於正法欲滅餘八十年，當以五繫縛彼惡魔及其眷屬如縛小兔，廣當宣唱大法鼓經、當擊大法鼓、吹大法䗍、設大法會、建大法幢。」

迦葉白佛言：「當於何時？」

佛告迦葉：「正法欲滅餘八十年。」

迦葉白佛言：「世尊！欲見惡魔。」

佛告童子：「速以惡魔示諸大眾。」

爾時，童子瞻仰世尊，即指示言：「觀此惡魔，從異方來，如諸菩薩作比丘像，於眾中坐。」

大眾悉見，見被五繫。

魔言：「童子！我於此經不復作礙。」如是三說。

爾時，世尊告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等菩薩眾言：「摩訶迦葉已能於我滅度之後四十年中護持正法，汝等誰能於我滅後最後護法？」如是三說，無能堪者。

佛告大眾：「汝等勿得起輕劣想。我此眾中多有弟子，於我滅後能護正法、說此經者。賢護等五百菩薩最後一人——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於我滅後，當擊大法鼓、吹大法䗍、設大法會、建大法幢。」

爾時童子即放弊魔。

時諸大眾語童子言：「汝已授記。」

爾時，世尊復告大迦葉言：「今汝迦葉！如守田夫無善方便，不能堪任護持此經。今此童子聞此經已，能善誦讀，現前護持，為人演說，常能示現為凡夫身，住於七地。正法欲滅餘八十年，在於南方文荼羅國大波利村善方便河邊迦耶梨姓中生。當作比丘持我名，如善方便守護田苗，於我慢緩懈怠眾中離俗出家，以四攝法而攝彼眾。得此深經，誦讀通利，令僧清淨，捨先所受本不淨物。為說大法鼓經，第二為說大乘空經，第三為說眾生界如來常住大法鼓經，擊大法鼓、吹大法䗍、設大法會、建大法幢。當於我前被弘誓鎧，盡百年壽常雨法雨，演說此經。滿百年已，現大神力示般涅槃，說如是記：『釋迦牟尼佛今來至此，悉當瞻仰，恭敬禮拜。』如是，如來常住安樂，諸仁當觀真實常樂，如我所說。」

爾時，空中十方諸佛皆悉現身說如是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一切皆當信其善說。」

迦葉白佛言：「世尊！菩薩成就幾德能見如來常住不壞法身，臨命終時現大神力？」

佛告迦葉：「菩薩摩訶薩成就八功德者，能現前見如來常住不壞法身。何等為八？一者、說此深經心不懈怠。二者、說彼三乘三種之說亦不懈倦。三者、所應化者終不棄捨。四者、若僧壞者和合一味。五者、終不親近比丘尼、女人、黃門。六者、遠離親近國王及大力者。七者、常樂禪定。八者、思惟觀察不淨無我。是為成就八種功德。

「復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善能持法。二者、常自欣慶：『善哉！我今所作快樂大善。』三者、能自歸依，作是思惟：『我得善利。』四者、於如來常住決定無疑，日夜常念如來功德。

「以是因緣，現前得見常住法身現大神力，然後命終。

「迦葉！如是善男子、善女人，隨所住處城邑聚落，我為是等示現法身而說是言：『善男子！善女人！如來常住。汝從今日常應受持讀誦此經，為人解說，作如是語：「當知如來常住安樂，正心悕望勿為諂曲；當知世尊如是常住，淨悕望者我當現身。」』汝大迦葉當信、當審，若不如是修行法者，何由見我？云何能得神通示現？如我為聲聞乘說，比丘能捨一法者，我為保任得阿那含果。謂彼所行功德成就亦復如是。如我先說持戒比丘，終身天神常隨供事，是故汝等勿貪利養，當修厭離住身念處。

「復次，迦葉！持我名比丘常令僧淨。」

迦葉白佛言：「世尊！此為云何？」

佛告迦葉：「行攝取時，滿足犯戒貪烏之眾，如彼巧便守護四法。賢護等五百菩薩先不堪任，是等今者猶故不堪於我滅後最後護法。持我名比丘行攝法時，攝諸寬縱懈怠比丘，習近供養，與其經卷，消息將護。如養牛法，知可伏時，然後調伏。若攝取調伏而不改者，則便棄捨，不令毒箭塗傷善淨。彼復當作如是思惟：『莫令淨行比丘因彼犯戒。彼說非法、行惡行者，不應致敬共同法集布薩自恣羯磨僧事，悉不應同。』如王摧敵，彼亦如是。如是方便調伏彼已，於百年中常雨法雨、擊大法鼓、吹大法䗍、設大法會、建大法幢、示大神力，命終涅槃。過千佛已六十二劫，經百千緣覺及八如來般涅槃後，乃成佛道，名智積光明如來、應供、等正覺。彼時持我名比丘者，即是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當於此土成等正覺。

「迦葉當知，無上菩提，如是難得。迦葉！為是凡人所能得不？」

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一佛國土一佛施作佛事，第二、第三亦復如是。如一芥子中有眾多世界，周旋往返而不自知。誰持來去？誰安我此？隨所應知，隨順為作。如是，或有知我者、或不知者。此一世界耆闍崛山中，有釋迦牟尼佛，即於此中有阿逸多佛；於此世界或現劫燒、或現說法，如是奇特，甚為希有。復有何等最上奇特？謂一切世間樂見童子不於凡俗家生，其所生家悉是菩薩。迦葉當知，彼供養給侍者，悉皆歡喜，宗親愛念，皆作是言：『我種姓中有如是人生。』此諸人等，一切皆是我之所遣。迦葉當知，彼菩薩摩訶薩，若餘四眾為作眷屬，悉聞說此大法鼓經，一切皆當得無上菩提。

「迦葉！我於過去久遠世時，在毘舍離城作轉輪王，名難提斯那。爾時，毘舍離城如四天王下閻浮提、如忍世界，其餘天下亦復如是，如是三千大千世界。我時壽命不可思議。我作如是轉輪聖王，行阿僧祇殊勝布施及諸功德，持戒清淨修諸善行，合集如是無量福德。若善男子、善女人聞說一乘大法鼓經，戲笑而往，乃至一念，所得功德勝前福業，不可稱記，算數譬喻所不能計。如有呪王名曰焰炤，一說此呪，四月善護。迦葉當知，世間凡呪勢力如是，何況一讀大法鼓經而力不能盡壽為護？是故，有能供養此經者，是諸眾生為無上菩提作決定因，乃至究竟菩提不離是經。」

時諸大眾同聲唱言：「善哉，善哉！甚奇，世尊！今此童子當為持佛名比丘，若般涅槃者，祇洹林神無所依怙。所以者何？彼從南方來至佛所而般涅槃。」

佛告大眾：「彼亦不來，我自往彼，示現其身，先遣此經，然後乃往。所以者何？若此經不往至彼手中，則彼生退心。若彼有眾生應調伏者，我與大眾往住其前。彼見我已，當即還往迎，便般涅槃，隨其所欲度眾生處而般涅槃。

「爾時，天帝釋子，名阿毘曼儒，當乘神通而來至此。彼雖幼少，真心清淨信樂大乘，唯獨一人無有儔匹。於天人中持此大乘甚深經典，是故彼為說解脫因，得授佛記。時諸大眾同聲說偈：

奇哉！一切，世間樂見。為比丘像，

擊大法鼓，護持佛法，令得久住。

般涅槃後，世間虛空；彼滅度後，

無與等者。如是比丘，世間難得，

能為世間，說究竟道。

爾時，迦葉、阿難、賢護菩薩等無量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法鼓經卷下

# 佛說無上依經卷上

梁天竺三藏真諦譯

## 校量功德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婆伽婆，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悉是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諸重擔獲得己利，盡諸有結，其心善得解脫、善得自在，善通奢摩他、毘鉢舍那，其名曰：淨命阿若憍陳如、淨命馬勝、淨命賢勝、淨命婆沙波、淨命摩訶那摩、淨命漚樓頻䗍迦葉、淨命伽耶迦葉、淨命那提迦葉、淨命耶輸陀、淨命摩訶迦葉、淨命舍利弗、淨命摩訶目揵連、淨命須菩提、淨命須婆睺羅、淨命摩訶拘郗羅、淨命優波離、淨命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淨命摩訶純陀、淨命摩訶劫賓那、淨命離婆多、淨命畢陵伽婆蹉、淨命阿尼樓䭾、淨命孫陀羅難陀、淨命羅睺羅，唯除阿難在學地，如是等千二百五十人。復有大比丘尼眾五百人俱，其名曰：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青蓮花色比丘尼、綺摩比丘尼、跋陀比丘尼、難陀比丘尼、耶輸陀羅比丘尼，如是等各有眷屬。復有菩薩摩訶薩無量百千，是賢劫中諸菩薩眾，皆悉通達大深法性，從調易化善行平等修菩薩道，一切眾生真善知識，得無礙陀羅尼，轉不退法輪，已經供養無量諸佛，皆從他方世界來集，一生補處聖者彌勒菩薩以為上首。復有優婆塞百千萬眾，頻婆沙羅王以為上首。復有無量百千優婆夷眾，毘提希夫人以為上首。

爾時世尊，為諸天人恭敬尊重隨從供養。於是淨命阿難，在大眾中承佛神力，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頂禮佛足，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我於今日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我見一處大高重閣莊嚴新成，彫飾裝畫內外宛密，見此事已即生心念：『若清信善男子善女人，造此大高重閣，布施四方眾僧并具四事；若如來滅後，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塔中，起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二功德何者為勝？』今問世尊，惟願解說。」

佛言：「善哉，善哉！阿難！能問如來如此大事，汝能修行眾多利益，憐愍世間作歸依處，能令人天得道安樂，能拔眾生不住苦地。是故阿難！汝今諦聽，專思念之，敬心信受。」

「善哉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阿難！此閻浮提世界縱廣七千由旬，其洲北邊廣大、南方如車，人面亦爾，其中悉滿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等，譬如蔗林竹林荻林、若麻田若稻田，稠密不空無間缺處。如是，阿難！此閻浮提滿須陀洹乃至辟支佛，若有一人盡形壽，供養衣服飲食湯藥臥具，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塗香末香、華鬘衣服繖蓋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不？」

阿難言：「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

佛言：「阿難！且置閻浮提洲。西瞿耶尼縱廣八千由旬，其洲作半月形，人面亦爾，其中滿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譬如蔗林竹林荻林、若麻田稻田，稠密不空。如是，阿難！此瞿耶尼悉滿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若有一人盡形壽，供養衣服飲食湯藥臥具，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塗香、華鬘衣服繖蓋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不？」

阿難言：「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

「阿難！且置瞿耶尼洲。東弗于逮縱廣九千由旬，其洲圓如滿月，人面亦爾，滿中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譬如蔗林竹林荻林、若麻田若稻田，稠密不空。如是，阿難！此弗于逮滿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若有一人盡形壽，供養衣服飲食湯藥臥具，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塗香末香、華鬘衣服繖蓋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不？」

阿難言：「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

「阿難！且置東弗于逮洲。北欝單越縱廣十千由旬，其洲方，人面亦爾，滿中須陀洹乃至辟支佛，譬如蔗林竹林荻林、若麻田若稻田，稠密不空。如是，阿難！此欝單越滿中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若有一人盡形壽，供養衣服飲食湯藥臥具，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塗香末香、華鬘衣服繖蓋幡幢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不？」

阿難言：「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

「阿難！且置北欝單越洲。天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八萬四千高樓圍繞，八萬四千青琉璃柱，真金寶網羅覆其上，金繩鈴網四面張施，金銀寶砂、栴檀香水、雜種天華灑布其地，八萬四千綺飾窓牖，毘琉璃寶、因陀尼羅寶、頗梨寶、蓮華色寶等間錯莊嚴，八萬四千扶欄階道，純青琉璃之所合成。阿難！若有清信善男子、善女人，造作如帝釋天宮飛閣高樓常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眾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槃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於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僧祇數分所不及一，分分不相及，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如來無量故。阿難！且置如是功德。此閻浮提、西瞿耶尼、東弗于逮、北欝單越，大海須彌及鐵圍山，并娑訶世界碎為微塵，以此次第數，悉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若有清信善男子、善女人，盡形壽供養，若滅度後起塔供養。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

「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

佛告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佛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槃如棗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功德於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阿難！若此功德不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功德聚所獲福報，盡娑訶世界微塵數，作他化自在天王、化樂天王、兜率陀天王、夜摩天王、三十三天王，況復轉輪聖王。」

## 無上依經如來界品第二

佛告阿難：「佛婆伽婆般涅槃後，起剎立塔造像供養，功德福報不可稱量，微塵算數所不能知。云何如此？阿難！如來希有，不可思議。所以者何？為界為性不可思議，為菩提為證得不可思議，為功德為法不可思議，為利益為作事不可思議。阿難！何者是如來界？云何如來為界不可思議？阿難！一切眾生有陰入界，勝相種類內外所現，無始時節相續流來，法爾所得至明妙善。此處若心意識不能緣起，覺觀分別不能緣起，不正思惟不能緣起。若與不正思惟相離，是法不起無明；若不起無明，是法非十二有分起緣；若非十二有分起緣，是法無相；若無相者，是法非所作、無生無滅、無減無盡、是常是恒、是寂是住，本性清淨、無所染著、遠離無垢，從煩惱㲉超出解脫，與如來法正順相應，過恒沙數不相離、不捨智、不可思量。阿難！譬如無價如意寶珠，莊嚴瑩治可愛明淨，其體圓潔無有垢污，棄之穢泥經百千劫。過是已後有人拾取，取已洗淨守護保持不令墮墜，是如意寶既被洗持，還得清淨不捨寶種。如是，阿難！一切如來昔在因地，知眾生界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污濁。諸佛如來作是思惟：『客塵煩惱不入眾生清淨界中，此煩惱垢為外障覆，虛妄思惟之所構起，我等能為一切眾生，說深妙法除煩惱障，不應生下劣心，以大量故，於諸眾生生尊重心、起大師敬、起般若、起闍那、起大悲，依此五法，菩薩得入阿鞞跋致位。』是諸菩薩復更思惟：『此煩惱垢無力無能，不與根本相應，無真實本無依處本，最清淨本，是故無本。虛妄思惟顛倒習起，如地水風依本得住，是本者無所依，煩惱亦如是，無真實依。若如實知正思惟觀，是諸煩惱不起違逆。我今應觀令諸煩惱不染著我，若有煩惱不能染著，是名善哉。若使我等著煩惱染，云何能為眾生說法解煩惱縛？是故我今應捨煩惱，應說正法解眾生縛。若有煩惱令生死相續，與善根相應，如此煩惱我應攝受，為成熟眾生成熟佛法。』如是，阿難！如來在因地中，依如實知、依如量修，達如來界無染無著，能入生死輪轉生死，非煩惱縛證大方便，住無住處寂靜涅槃，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難！是如來界無量無邊，諸煩惱㲉之所隱蔽，隨生死流漂沒六道無始輪轉，我說名眾生界。阿難！是眾生界，於生死苦而起厭離除六塵欲，依八萬四千法門十波羅蜜所攝，修菩提道，我說名菩薩。阿難！是眾生界已得出離諸煩惱㲉，過一切苦洗除垢穢，究竟淡然清淨澄潔，為諸眾生之所願見，微妙上地一切智地一切無礙，入此中住至無比能，已得法王大自在力，我說名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

「阿難！是如來界於三位中一切處等，悉無罣礙本來寂靜。譬如虛空，一切色種不能覆、不能滿、不能塞，若土器、若銀器、若金器，虛空處等。如來界者亦復如是，於三位中一切處等悉無罣礙。阿難！一切如來在因地時，依如實知、依如量修，觀如來界五種功德，不可說無二相，過一異、過覺觀境界，一切處一味。菩薩見已，除眾生相、除法異相、除大結相，依無礙智，於眾生相續中觀如來界，興奇異意：『咄哉眾生，如來即在眾生身內，如理不見如來。』是故我說具分聖道，開解無始相結覆障，令諸眾生因聖道力破除相結，自能證見如理如來真實平等。何因如此？一切眾生執相所縛，不識如來、不得如來、不見如來。阿難！如來昔在因地，觀如來界通達明了，正覺眾法悉平等如，正轉無上微妙法輪，正直成熟聖弟子眾，無量無邊恭敬圍繞，住於無餘清涼涅槃，乃至世界窮盡不捨眾生為利益事。

「阿難！是如來界自性淨故，於眾生處無異相故、無差別故，極隨平等清亮潤滑，最妙柔賢與其相應。阿難！譬如水界自性清潤，能攝能潤能長一切藥草樹木。如是，阿難！一切諸佛在因地中，依如來界修行善根利益眾生，為此事故來入三界現生老病死，是諸菩薩生老等苦非真實有。何以故？已如實見如來界故。阿難！譬如豪富長者惟有一男端正聰黠，保念愛惜瞻視養護情無暫捨。是兒稚小貪樂舞戲，不悟脚跌墮大深坑糞穢死屍膖爛臭處。其兒母親及餘眷屬，見子墮坑驚喚大叫，嗚呼痛哉煩冤懊惱。是諸親屬雖復悲號而身無力怯弱，不能入此深坑救拔子苦。是時長者速疾馳還，念子心重不厭臭穢，自入坑中捉子牽出。如是，阿難！我作此喻以顯實義，所言死屍糞坑譬於三界；其一子者譬凡夫眾生；母及眷屬譬聲聞緣覺，是二乘人見諸眾生漂沒有流沈溺生死，雖復憂念傷歎慈愍，無力無能濟拔令出；豪富長者即是菩薩，清淨無垢無穢濁心，已能證見未曾習法，來入生死臭惡之處，而現受身濟拔眾生。阿難當知，如是菩薩大悲希有不可言說，超出三界脫諸累縛，更入三界受三有生，因漚和拘舍羅，攝持波若波羅蜜，雖有煩惱不能點污，演說正法滅眾生苦。阿難！是如來界大威神、無變異柔潤故，汝應知。阿難！是眾生界是諸聖性，無修無不修，無行無不行，無心無心法，無業無果報，無苦無樂得入是處，是性平等，是性無異相，是性遠離，是性隨從，是性廣大，是性無我所，是性無高下，是性真實，是性無盡，是性常住，是性明淨。阿難！云何是性是諸聖性？一切聖法緣此得成，一切聖人依因此性而得顯現，故我說之為諸聖性。

「阿難！我今說如來性，過恒沙數一切如來不共真實，從此法出而得顯現，名如來界。信樂正說深味愛重，一切聖賢人戒定慧身即得成就，是故此法名為法身。是法者相攝、不相離，不捨智、非有解，是依、是持、是處，若法不相攝相離、捨智有解，亦是依是持是處，是故我說，一切法藏無變異故名為如如，無顛倒故名為實際，過一切相名為寂滅，聖人行處無分別智之境界故名第一義。阿難！是如來界，非有非無、不染不淨，自性無垢、清淨相應，汝當知！

「阿難！云何如來為界不可思議？阿難！是如來界在有垢地，淨不淨法俱在一時，是處不可思惟，依甚深理而得解脫，成阿羅漢、成辟支佛，非其境界。阿難！有二種法不可通達：一者自性清淨法界不可通達；二者煩惱垢障不可通達，惟阿毘跋致菩薩與大法相應，能聽能受能持。諸菩薩、聲聞、緣覺，信佛語故得知此法。阿難！如來為此界性不可思議。」

## 無上依經菩提品第三

佛告阿難：「何者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婆伽婆在無漏界，一切障永盡，轉依寂靜明淨。是無上菩提與十種分相應，汝當知。何等為十？一者自性，二者因緣，三者惑障，四者至果，五者作事，六者相攝，七者行處，八者常住，九者不共，十者不可思惟。

「阿難！何者名為菩提自性？十地十波羅蜜，如理如量修出離道，所得轉依寂靜明淨，聲聞緣覺非其境界，是即名為菩提自性。阿難！是界未除煩惱㲉，我說名如來藏至極清淨，是名轉依法。有四種相：一者生起緣故，二者滅盡緣故，三者正熟思量所知法果故，四者最清淨法界體故。何者名生起緣？出一切世如來相續，是菩提道生起緣處。何者名滅盡緣？三品煩惱根本種類，依因此法永滅盡故。何者所知法果？已正通達所知真如，證得果故。何者名法界體？滅諸相結最淨法界，所顯現故。阿難！是轉依相，是轉依者，則佛婆伽婆無上菩提故名菩提性。

「阿難！有四種法為得無上菩提作因。何者為四？一者願樂修習摩訶衍法，二者修習般若波羅蜜，三者修習破虛空三昧門，四者修習如來大悲。阿難！有四種惑障菩提果。何者為四？一者棄背大乘法，二者邪執我見，三者畏生死苦，四者不行利益他眾生事。阿難！有四種菩提無上勝果。何者為四？一者最淨，二者真我，三者妙樂，四者常住。」是時阿難聞佛語已，於眾會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曲躬恭敬頂禮佛足，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能說能行甚深理，永度有流不退沒，

已過怨結諸怖畏，故我稽首問瞿曇。

云何法是菩提因？云何名障名為果？

惟願慈善大悲尊，憐愍我等分別說。

是時世尊唱言：「善哉阿難！能問如來甚深大義，汝行利益多眾生故，為令人天得道安樂。汝今諦聽，至心渴仰恭敬信受。」

「善哉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阿難：「世間中有三品眾生：一者著有、二者著無、三者不著有無。著有者復有二種：一者背涅槃道無涅槃性，不求涅槃願樂生死；二者於我法中不生渴仰，誹謗大乘。阿難！是等眾生非佛弟子，佛非大師非歸依處。如是人等已住愚盲，必墮嶮怖大闇之中，於曠野地更入黑穢棘刺稠林，以生死縛作於後際，落闡提網不能自出。著斷無者亦有二種：一者行無方便，二者行有方便。行無方便復有二人：一者在佛法外九十六種異學外道，如支羅歌波育婆等；二者在佛法中能生信心，堅著我見不愛正理。我說此人同彼外道。復有增上慢人，在正法中觀空，生於有無二見。是真空者，直向無上菩提一道淨解脫門、如來顯了開示正說，於中生空見，我說不可治。阿難！若有人執我見如須彌山大，我不驚怪亦不毀呰；增上慢人執著空見，如一毛髮作十六分，我不許可。行有方便亦有二人：一聲聞乘，唯修自利而不能為利益他事；二緣覺乘，少能利他少事而住少得云足。不著有無者，最上利根修行大乘，是人不著生死如、闡提不行無方便如、外道不行有方便如，二乘云何而行？觀於生死及涅槃界平等一相，至得正道其心安止，住無住處清淨涅槃，遊行生死不被染污，修大悲心以為根本，志力高強堅住不動。」

佛言：「阿難！若人貪著三有、誹謗大乘，名一闡提，墮邪定聚。若人著無行無方便，墮不定聚。復有著無行有方便，不著有無行平等道，名正定聚。阿難！不著有無修行平等，惟除此人餘有四人：一者一闡提、二者外道、三者聲聞、四者緣覺。有四惑障，不能證得如來法身無上菩提。何者為四？棄捨大乘是闡提障；為除此障，我說菩薩修行信樂大乘真法。於一切處謬執我見，是外道障；為除此障，我說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法。於生死中厭畏疲極是聲聞障；為除此障，我說菩薩修行破虛空三昧門。背利益他小事為足是緣覺障；為除此障，我說菩薩修行大悲。是四種人有四種惑，為除此惑說四聖道，因此勝道治四顛倒，能證如來無上最妙法身四德波羅蜜果。

「阿難！色等諸法悉皆無常而生常想，諸法皆苦而生樂想，諸法無我而生我想，諸法不淨而生淨想，是名顛倒。觀色等法是無常苦無我不淨，不名顛倒；是不顛倒，若觀如來妙德法身，即成顛倒。治此顛倒，我說如來法身四德。何者為四？一者常住波羅蜜、二者安樂波羅蜜、三者真我波羅蜜、四者清淨波羅蜜。阿難！一切凡夫執內五陰起顛倒見，於無常中而生常見，於實苦中而生樂見，於無我中而生我見，於不淨中而生淨見。阿難！如來法身是一切種智之境界故，聲聞緣覺不能觀察如來法身，顛倒修習不可拔斷。云何如此？如來法身最勝常住應當修習，背常住修住無常修；如來法身最上妙樂應當修習，背妙樂修住於苦修；如來法身最勝真我應當修習，背真我修住無我修；如來法身最極清淨應當修習，背清淨修住不清淨修。因此倒修聲聞緣覺所住之道，非是如來法身四德道所至處，是故法身常樂我淨非其境界。阿難！若有眾生信如來語，能見法身常樂我淨，是眾生者無顛倒心生真正見。云何如此？倒修聲聞緣覺所住之道，非是如來法身四德道所至處，是故法身常樂我淨非其境界。

「阿難！若有眾生信如來語，能見法身常樂我淨，是眾生者，無顛倒心生真正見。云何如此？阿難！如來法身是真常樂我淨波羅蜜。若有眾生因勝妙道觀如來身，是等眾生從明入明，從安隱處至勝樂處，是佛真子佛心愛念，從佛口出得佛成就，從法化生得法財分。阿難！一闡提人棄背正法，生死臭穢深心貪樂；為除此惑，我說修行願樂大乘，依因此法得最淨果。阿難！一切外道邪執我見而生取著，色等諸法是無我相無諍故，三世佛一切處，及我說乃名真我。是諸外道執內五陰，而起我見心安快樂；為破此惑，是故我說修習般若波羅蜜，依因此法得真我果。阿難！聲聞人者怖畏生死，於苦滅處而生欣樂；為除此執，我說修習破虛空三昧門，依因此法得具足分，世出世樂波羅蜜果。阿難！緣覺人者不能觀察利益他事，與諸眾生不和合住，獨處思惟心安快樂；為除此執，我說修習菩薩大悲，依因此法恒遍十方，為諸眾生作利益事所留住故，得於常住波羅蜜果。阿難！因此四德，一切如來實稱法界，不著有無如大虛空，修空界最究竟，過三際永安住。

「阿難！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大地菩薩，為四種障，不得如來法身四德波羅蜜。何者為四？一者生緣惑、二者生因惑、三者有有、四者無有。何者生緣惑？即是無明住生一切行，如無明生業。何者是生因惑？是無明住地所生諸行，譬如無明所生諸業。何者有有？緣無明住地，因無明住地所起無漏行三種意生身，譬如四取為緣，三有漏業為因起三種有。何者無有？緣三種意生身，不可覺知微細墮滅，譬如緣三有中生念念老死。無明住地一切煩惱是其依處未斷除故，諸阿羅漢及辟支佛、自在菩薩，不得至見煩惱垢濁習氣臭穢究竟滅盡大淨波羅蜜；因無明住地起輕相惑，有虛妄行未滅除故，不得至見無作無行極寂大我波羅蜜；緣無明住地因微細虛妄起無漏業，意生諸陰未除盡故，不得至見極滅遠離大樂波羅蜜；若未能得一切煩惱諸業生難永盡無餘，是諸如來為甘露界，則變易死斷流滅無量，不得至見極無變異大常波羅蜜。

「阿難！於三界中有四種難：一者煩惱難、二者業難、三者生報難、四者過失難。無明住地所起方便生死，如三界內煩惱難；無明住地所起因緣生死，如三界內業難；無明住地所起有有生死，如三界內生難；無明住地所起無有生死，如三界內過失難。應如是知。阿難！四種生死未除滅故，三種意生身無有常樂我淨波羅蜜果，惟佛法身是常是樂是我是淨波羅蜜，汝應知。

「阿難！如來法身大淨波羅蜜應知有二種：自性清淨是其通相，無垢清淨是其別相。大我波羅蜜應知有二種：遠離一切外道邪執，出過我見虛妄故；遠離二乘計理謬執，出過無我虛妄故。大樂波羅蜜應知有二種：斷苦集本解習氣縛，則能證得一切苦滅；意生諸陰拔除盡故。大常波羅蜜應知有二種：既不損減無常諸行，出過斷見故；亦不增益常住涅槃，出過常見故。若計諸行無常，是名斷見，若計涅槃常住，是名常見。治四惑障翻四顛倒，常樂我淨為其真果。

「阿難！何者是菩提利益事？有二種事：一者無分別智、二者無分別後智。是二種智有二種事：一者為成就自利、二者為成就利他。何者自利？圓滿解脫身持淨法身，滅煩惱障、一切智障，是名自利；無分別智能成此法。何者為利他？從無分別後智，乃至盡生死際不作思量，顯二種身說法無窮無間無量，為脫生死三惡道苦，為欲安立一切眾生，置於善道住三乘處，是名利他。復次自利，與三功德分不相離：一者無漏、二者遍滿、三者無為。復次利他，與四功德分不相離，拔濟眾生不墮四處：一者妄見癡迷疑惑、二者苦道惡道墮道、三者以嫉妬心以怨結心破壞正教、四者以下劣心貪樂小乘。阿難！興此二事自利利他，是菩提事。

「阿難！何者名菩提相應法？無上菩提是真實相，十九種法與其相應：一者不可思量、二者微細、三者真實、四者道理甚深、五者不可見、六者難通達、七者常、八者在、九者寂、十者恒、十一清涼、十二遍滿、十三無分別、十四無著、十五無礙、十六隨順、十七不可執、十八大淨、十九澄清，此十九法與無上菩提恒不相離，故名菩提相應之法。

「阿難！何者是菩提行處？三種道理顯現三身：一者甚深道理、二者廣大道理、三者萬德道理。阿難！第一身者，與五種相、五種功德相應。何者五種相？一者無為、二者不相離、三者離二邊、四者脫一切障、五者自性清淨。何者五種功德？一者不可量、二者不可數、三者難思、四者不共、五者究竟清淨。第二身者，法身淨流之所顯現，一切無量如來功德，摩訶般若大悲為體，與五種功德相應：一者無分別相、二者無功用心、三者稱眾生意作利益、四者與法身不相離、五者恒遍一時不捨眾生。第三身者，般若大悲淨流所顯，色種為體，與四分功德相應：一者三十二相、二者八十種好、三者威德、四者力，能於諸眾生根欲性行相攝相應，於穢佛土示現種種本生之事，或復示現昇兜率天，或復示現從彼天下，或復示現降神母胎，或現初生出胎，或現俱摩羅位，或現受學十八明處，或現諸戲遊於後園，或現出家或現苦行，或詣道場或成佛道，或波羅捺轉妙法輪，或堅固林般涅槃那，示現如是種種之事，乃至盡于生死後際。阿難！無上菩提攝三身盡，是故名為菩提行處。

「阿難！何者無上菩提常住法？而此常住有二種法為作因緣：一者不生不滅、二者無窮無盡，是名菩提常住法。

「阿難！何者是無上菩提不共相？不共有二種：一者不可知，若諸凡夫聲聞緣覺不能通達，非其境界；二者不可得，除佛一人餘無得者。是不共法有五種：一者如如理甚深故、二者自在不可動故、三者清淨無漏界所攝故、四者一切所知處無礙故、五者為眾生利益事圓滿故，是名菩提不共相。

「阿難！何者是無上菩提不可思惟？有六種因故不可思惟：一者過語言境界、二者第一義諦所攝、三者已過覺觀分別思惟、四者譬類所不能得、五者於一切法最上品故、六者生死涅槃處不可安立故，是名無上菩提不可思惟。

「阿難！云何如來為無上菩提不可思議？阿難！一切如來住無上菩提處，有五種因緣不可思議。何者為五？一者自性、二者處、三者住、四者為一異、五者為利益。阿難！云何如來為菩提自性不可思議？即色是如來不可得，離色是如來不可得，受想行識亦如是；即地界是如來不可得，離地界是如來不可得，水火風界亦如是；即眼入是如來不可得，離眼入是如來不可得，耳鼻舌身意亦如是；即有法是如來不可得，無法亦如是，是名菩提性不可思議。阿難！云何如來為菩提處不可思議？如來在欲界不可思議，離欲界亦不可思議，色無色界亦如是；如來在人中不可思議，離人中亦不可思議，六道亦如是；如來在東方不可思議，離東方亦不可思議，十方亦如是，是名為處不可思議。阿難！何者是如來為菩提住不可思議？阿難！安樂住如來住不可思議，寂靜住如來住不可思議，有心住如來住不可思議，無心住如來住不可思議，如是梵住聖住如來住不可思議，是名為住不可思議。阿難！云何如來為一異不可思議？三世如來在一處住。何者一處？自性清淨無漏法界是諸如來，若一若異不可思議，是名一異不可思議。阿難！云何如來為利益事不可思議？如是如來等一法界，智慧神力正勤威德悉皆平等，住於無漏清淨法界，諸如來等因此轉依，能為眾生無量利益，是名利益不可思議。復次不可思議有二種：一者不可言說，過語言境界故；二者出一切世，於世間中無譬類故，是名不可思議。復次真如，本不被染、末無垢污不可思議。阿難！是名菩提不可思議。」

佛說無上依經卷上

# 佛說無上依經卷下

梁天竺三藏真諦譯

## 如來功德品第四

佛告阿難：「有百八十不共之法，此是如來勝妙功德：一者三十二相、二者八十種好、三者六十八法。何者三十二相？菩薩修四因緣：一持戒、二禪定、三者忍辱、四者捨財及諸煩惱。修此四因堅固不動，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足下平滿，所履踐地悉皆平夷，稱菩薩脚無有坑埳；二者行步平整無有斜戾。若菩薩種種供養父母師長，種種給濟苦難眾生，去來往反勤行此事，以此業緣得足下輪相，轂輞成就千輻莊嚴。若菩薩不逼惱他不行竊盜，見他所愛不生貪奪，不自矜高除却憍慢，於師尊長起迎問訊侍立瞻奉合掌恭敬，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手指纖長𦟛直沒節；二者其身方大端政莊嚴。具前三種業因緣故，得足跟長，行前三業更修四攝利益他事，以此業緣手足十指悉皆網密，猶如鵝王。若菩薩於師父母扶持侍養，自手塗傅蘇油膏藥，按摩洗浴衣飴瞻視，得手足柔軟潤澤細滑，掌色赤好如紅蓮花。若菩薩修諸善法心無厭惓，增長上上得足踝𦟛滿。若菩薩修學正法為他演說，往來宣化不生疲極，以是業緣得鹿王𨄔。若菩薩未得之法勤求欲知，已得之法利他轉化，三種惡業斷塞不起，六塵惡法不染身心，於身病者施其湯藥，於心病者為作良醫，以此業緣得身端直。若菩薩見怖畏者為作救護，於貧裸者施與衣食，恒懷慚愧遮惡不起，以此業緣得陰馬藏。若菩薩護身口意恒令清淨，受施知足用亦知量，施病者藥施貧者財，若有眾生不平等業，乃至受用亦不平等，勸其修行平等之事，以此業緣得身方滿，從橫量等如尼拘類樹。若菩薩方便巧修諸勝善法，無中下品恒令增上，以此業緣得身毛上靡右旋宛轉。若菩薩自性利根多思惟義，親近智者值善知識，於尊長處灑掃清淨，於尊長身洗持按摩，於支提處除去糞穢，客塵煩惱不令污心，以此業緣得一孔一毛皮膚細滑不受塵水。若菩薩衣服飲食車乘臥具諸莊嚴物，歡喜施與心無悔悋，以此業緣得身金色圓光一丈。若菩薩軟美飲食廣施無限，令多眾生悉得飽足，以此業緣得七處滿。若菩薩見善眾生欲興善法，同其正業為其尊導，安立善中除斷惡事，以此業緣得師子臆。若菩薩於眾生中為利益事修四正勤，如師子王心無所畏，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兩肩平整兩腋下滿，二者兩臂圓直如象王鼻立過于膝。若菩薩離兩舌業，於怨憎中作和合語，行四攝法攝取眾生，思惟深義修平等慈，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口四十齒齊密不疎白猶珂雪，二者得四牙相如月初生。若菩薩見諸眾生有所須欲，稱心施與若財若法，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師子頤，二者頸圓淨。若菩薩守護眾生如視一子，多生信心慈念無量，廣施醫藥無穢濁心，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咽喉具足千脈，以受美味津液流潤，二者身鉤鎖骨如那羅延。若菩薩自行十善教他修行，見修行者歡喜讚歎，大悲無量憐愍眾生，發弘誓心攝受正法，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有欝尼沙頂骨涌起自然成髻，二者舌廣薄長如蓮華葉。若菩薩恒說實語愛語美語，敷演正法不使顛倒，以此業緣得梵音聲如迦陵頻伽，妙響深遠如天鼓振。若菩薩起慈敬心觀諸世間如父如母，不起三毒視諸眾生，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眼瞼青好如優鉢羅華，二者眼睫紺焰猶如牛王。若菩薩見善眾生修三學法，稱讚其美不起毀呰，見有謗者遮制守護，以此業緣得白毫相，當於眉間右旋上靡。

「復次阿難！菩薩修行四種正業，得三十二相：一者決定無雜、二者諦觀微密、三者常修無間、四者不顛倒行。第一業緣得足下平滿。第二業緣得九種相：一者足下輪相、二者足踝𦟛滿、三者手足十指網密、四者皮膚細軟、五者得七處滿、六者兩肩平整兩腋下滿、七者臂𦟛圓、八者舌廣長、九者師子臆。第三業緣得五種相：一者指纖長、二者脚跟長、三者身端不曲、四者橫竪量等、五者頸圓淨。第四業緣得諸餘相。

「復次阿難！若十方一切眾生俱行十善，如此功德更百倍增長，以此業緣，惟得菩薩一毛之相。入一切毛，功德更百倍增，然後能得菩薩一好。入一切好，功德更百倍增，然後能得菩薩一相。入一切相功德，離白毫相離欝尼沙，如是功德更增百倍得白毫相，又增百倍得欝尼沙相。入欝尼沙功德千倍增長，得如來商珂不共之法相好所攝，因此相好，如來一聲遍滿十方無量世界。阿難！是三十二相有三因緣不可思議：一者時節不可思議，修行數滿三阿僧祇劫；二者心樂不可思議，為安樂利益一切眾生故；三者品類不可思議，修一切善離一切惡，是種類無窮故。是故如來身具相好不可思議。

「阿難！何者如來八十種好？一者無見頂，二者頂骨無頦，三者額廣平正，四者眉高而長形如初月紺琉璃色，五者廣長眼，六者鼻高圓直孔不現，七者耳廣厚長輪埵成就，八者身堅實如那羅延，九者身分不可壞，十者身節堅密，十一者身一時迴如象王，十二者身柔軟，十三者身不曲，十四者身常少，十五者身潤澤，十六者身自持不逶迤，十七者身分滿足，十八者識滿足，十九者容儀備足，二十者威神遠振，二十一者一切處不背他，二十二者住處安無能動者，二十三者面部如量不大不長，二十四者廣姝，二十五者面淨如滿月，二十六者面具足滿，二十七者正容貌不壞色，二十八者儀容如師子，二十九者進止如象王，三十者行法如鵝王，三十一者頭如摩陀那果，三十二者足趺厚四指行時印文現，三十三者爪如赤銅色高薄圓潤，三十四者膝骨堅著圓好，三十五者指文莊嚴，三十六者脈理深，三十七者手文明直，三十八者手文長，三十九者手文不斷，四十者手足如意，四十一者手足赤白如蓮華色，四十二者孔門相具，四十三者步無廣狹，四十四者腰圓大，四十五者腹不現，四十六者齊文如盤蛇右轉圓深，四十七者毛色青紅如孔雀項，四十八者毛潔淨，四十九者毛右旋，五十者口出無上香、身毛皆香氣，五十一者脣色赤潤如頻婆果，五十二者舌色赤，五十三者舌形薄，五十四者一切樂觀，五十五者隨眾生意和悅與語，五十六者於一切處無非善語，五十七者先與語，五十八者隨眾音聲不過不減，五十九者隨眾語言而為說法，六十者說法不著，六十一者等視眾生，六十二者先見後作，六十三者發一音報眾聲，六十四者次第有因緣說法，六十五者一切眾生眼不能盡觀相，六十六者觀無厭足，六十七者一切聲分具足，六十八者善事顯現，六十九者剛強眾生見即調善、怖畏眾生便得安樂，七十者音聲明淨，七十一者身不傾動，七十二者身分大，七十三者其身長，七十四者身不染著，七十五者遍身光各一丈，七十六者光照身而行，七十七者其身淨潔，七十八者髮螺不亂其髮長好、髮色光潤猶妙青珠，七十九者手足滿，八十者手足有德相。阿難！是名如來八十種好莊嚴佛身。

「阿難！如來有十力，何者為十？一者處非處智力、二者隨業智力、三者定類智力、四者根品智力、五者欲樂智力、六者性類智力、七者至一切處智力、八者宿生智力、九者死生智力、十者漏盡智力。因此智力，如來顯說最大勝處，轉於無上清淨梵輪，於大眾中正師子吼。

「阿難！如來有四種無畏：一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盡苦道無畏。

「阿難！如來有三種念處：一者正行正念、二者邪行正念、三者雜行正念。阿難！如來又有大悲之法。

「阿難！如來有十八不共法：一身無過、二口無過、三意無過、四無不定心、五無異相執、六無非知捨、七無欲樂無減失、八無正精進無減失、九無念無減失、十無智無減失。十一解脫無減、十二解脫知見無減、十三身隨智慧行、十四口隨智慧行、十五意隨智慧行、十六窮過去智圓滿、十七窮現在智圓滿、十八窮未來智圓滿。

「阿難！如來獨得如意自在捷疾神通，如來獨得無有邊際變化神通，如來獨得無量無盡聖神通處，如來獨得心自在法，如來獨得自在無邊知他心通，如來獨得自在無閡天耳神通，如來獨得知無色界眾生種別，如來獨得通達聖眾般涅槃後，如來獨得智慧明了有不定答，如來獨得大波羅蜜善能答問，如來獨得分別說法無有過失，如來獨得開化眾生無有空過，如來獨得第一導首，如來獨得不可害滅，如來獨得金剛三昧，如來獨得一切諸法非色非心心不相應如來至知，如來獨得無閡解脫，如來獨得三不護法，如來獨得斷滅習氣，如來獨得一切種智，如來獨得金剛聚身，如來獨得未曾作意一切事成，如來獨得一切諸相與處相應明淨具足，如來獨得所授記莂無有不定，如來獨得於勝負心佛不許可不得見佛，如來獨得轉一切種勝妙法輪，如來獨得荷負眾生能捨重擔，如來獨得入般涅槃復更起心，如來獨得修因圓滿無餘，如來獨得至果圓滿無餘，如來獨得利益他事圓滿無餘，如來獨得辯才無盡，如來獨得說一切法悉皆如理。

「阿難！如來功德略說有六種：一者具足、二者無垢、三者不動、四者無閡、五者利他、六者自在巧能。阿難！云何如來為功德不可思議？一切如來恒河沙劫無邊功德，在於惑地及於淨地，相攝相應未曾相離，無垢無淨不可思議。

## 無上依經如來事品第五

「阿難！如來事有十八，如來無比最妙最上無有及者，令諸眾生起奇特心恭敬供養，此第一事。因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得成就，如來如理通達因果。若沙門婆羅門說無因果、說不平等因果之法，我即制伏令墮負處；此第二事。因是處非處智力得成，如來知見自業自受，無有自作他受果者。若沙門婆羅門邪說邪教度業度受，便能制伏令墮負處；此第三事。因業類智力得成，如來教化顯三種輪：一者神通輪，二者記心輪，三者示教輪，訓導弟子以成聖眾。若沙門婆羅門，有勝負心說違逆法對治正典，便能制伏令墮負處；此第四事。因禪定智力得成，如來了達上中下根如理為說，令其下種成熟解脫，此第五事。因根種智力得成，如來知見三品眾生邪正欲樂，如實見已拔斷惡欲增長善欲，此第六事。因欲樂智力得成，如來觀知眾生三種：一者麁，二者中，三者妙，令此三人如理得入種種法門，此第七事。因性界智力得成，如來明見出離道法得解脫果，障閡道法得生死果，令滅障閡道修出離道，此第八事。因至一切處智力得成，如來明了見宿命事說過去事，為令眾生起厭畏心。若執常見沙門婆羅門，便能制伏令墮負處；此第九事。因宿生智力得成，如來明見一切眾生死此生彼如理受記。若執斷見沙門婆羅門，便能制伏令墮負處；此第十事。因生死智力得成，如來自知解脫通達無閡。若增上慢沙門婆羅門，未得羅漢謂言已得，即能制伏令墮負處；此第十一事。因漏盡智力得成，如來為利益事最上善巧，若有人問如來十力，如實答難除決彼疑，能立自正說，能破他邪說，此第十二事。因四無畏得成，如來正教，有能修者，有不修者，亦修不修者，如來於此三人無染濁心，此第十三事。因三念處得成，如來佛眼晝夜恒觀一切眾生在勝負處救護濟拔，此第十四事。因大悲得成，如來如說而行，能行能說，此第十五事。因三不護法得成，如來於諸眾生為利益事，悉皆圓滿無有損減，此第十六事。因念無忘失得成，如來四威儀中，隨從於理無有失誤，此第十七事。因滅除習氣得成，如來觀三種法：一者行法得利，二者行法減損，三者行法亦利亦損，離餘二法，如來宣說得利益行，此第十八事，因一切種智及諸不共法得成。阿難！如是等如來事，汝應知！

「阿難！云何如來為事不可思議？阿難！諸如來事無數無量，世間眾生不能覺知，雖依語言不能顯現，不可示人令他悟解，一切佛土處無所閡，一切如來隨順平等，過於意境無分別相，猶如虛空無有分別，與法界相稱故。諸善男子！是故佛說如來之事不可思議，行遍一切處，一切處無失，隨行三世處，不滅三寶性，如來住是事中，如來身相不捨虛空性，一切佛土顯現自身，如來言說非音聲性，同其類音而說正法，如來不取心為境界，諸眾生心根性欲樂皆悉通達。阿難！是名如來為事不可思議。」

佛說此經已，是此大會中七萬五千菩薩摩訶薩即得證見圓滿法身，復有七萬五千菩薩摩訶薩即得大乘妙光三昧，復有七萬五千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得無生忍，無數阿僧祇眾生於無上菩提起不退心，無量阿僧祇眾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復有無量眾生得增上果。

## 無上依經讚歎品第六

爾時，阿難於眾會中聞佛說已，歡喜踊躍得未曾有，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頂禮佛足，恭敬合掌瞻仰尊顏以清淨心，說偈讚歎：

於諸三世眾生中，如來最尊無譬類，

於人法處無等等，是故平等等一切。

所應伏滅悉永除，所應知法悉通達，

為智為勝極第一，惟佛世尊更非餘。

有力不怖是實語，如來有力無畏故，

世尊大能不損他，即是難思希有事。

善巧方便化眾生，非是險惡心迷醉，

眾生邪慢自矜高，世尊折伏令除捨。

若人有力能勝他，謂是世間成口過，

若指如來最極尊，此語至真無虛失。

若人依理正問難，無有能使如來屈，

如來難伏無闕短，將導眾生至樂處。

四種清淨無過失，此四清淨故不護，

具足四辯無窮說，法味充溢飽眾生。

一切法處智無閡，一切念處無減失，

於諸眾生等大悲，於諸世法心不染。

通達一切根欲性，已度一切教化法，

煩惱品品差別類，敷演種種對治門。

世尊說法最第一，凡夫值佛不開解，

無明惑闇所覆蓋，是等極難不可度。

世尊名聞令渴仰，見佛令人喜無窮，

佛語能使心清淨，大師正教脫生死。

歎佛能除不吉祥，憶佛令心恒喜樂，

覓佛即生大般若，解佛便得成種智。

如來因戒淨無垢，如來因定意澄清，

如來因智不可動，如來法海滿甘露。

眾生惛睡佛獨悟，遍視眾生根性欲，

眾生放逸如來不，一切眾生平等視。

破結賊法佛已說，魔王幻化佛已除，

已示生死是過失，已明彼方無畏處。

若法可度令他得，猶如世尊行大悲，

提婆達多為最上，一切眾生施菩提。

我今不能見正行，修此持報世尊恩，

若人已到無餘滅，此人猶未報佛恩。

若人能行佛正行，是人唯修自利法，

世尊疲極為眾生，無上深恩云何報？

世尊宣說真自法，令人自行教化他，

若使如來不出世，惟有苦受逼其身。

一切世間惟惡道，但聞叫喚大音聲，

六道受苦悉無異，皆因煩惱所纏裹。

世尊為解眾生結，久受大悲之繫縛，

世尊無上大福田，能依佛行正行者，

如我不見善寶窮，若行惡行亦如是。

於佛若起悠悠心，此等眾生墮負地，

忽於世尊起怨諍，永處黑闇復何疑。

猶如大師識自身，相似大師亦能識，

餘人不能如此識，我今遍禮十方尊。

一切功德智力等，世尊示現及法身，

大悲欲使眾生識，是故我今頭面禮。

妙色好香視無厭，眾相圓滿超諸色，

三時開敷甚可愛，如是佛華我頂禮。

世尊善識無上處，一切險難皆出離，

無迹無聚無虛假，我今頂禮兩足尊。

世尊洗濯諸垢污，住於正法功德水，

從本已來內外淨，我今頂禮真淨身。

世尊善法自具足，常能為眾作益厚，

廣雨甘露飽眾生，我今頂禮能利他。

世間所敬最勝人，此人猶故恭敬佛，

眾惡斷盡善圓滿，我今頂禮最勝尊。

無一方便不修學，為愍眾生欲拔濟，

令度生死險難埳，我今頂禮世歸依。

頂禮無喻妙色身，頂禮能說甘露法，

頂禮清淨離垢智，頂禮一切功德林。

## 無上依經囑累品第七

佛告阿難：「汝可受持此正法門。」

爾時阿難長跪白佛：「我今從佛聞此深法，得未曾有，頂戴奉持。世尊！當何名此經？云何受持？」

佛言：「阿難！此經名『無上依』，亦名『未曾有』，亦名『攝善法』，亦名『清淨行』，亦名『行究竟』。阿難！有十種法受持此經。何等為十？一者書寫、二者供養、三者傳流、四者諦聽、五者自讀、六者憶持、七者廣說、八者自誦、九者思惟、十者修行。阿難！此十種法能持此經，真功德聚無量無盡。阿難！譬如如意珠王所在之處，一切眾寶悉皆出現；持此經人亦復如是，一切善法皆悉得成。阿難！譬如一切樹林藥草，悉依於地而得生長；善法亦爾，皆因此經而得增長。阿難！譬如一切善法已生現生當生是不放逸之所攝持，不放逸行最為第一；若經說聲聞法，若經說緣覺法，若經說菩薩法，此經所攝最為第一。阿難！譬如轉輪聖王，若王在世七寶常隨；此經亦爾，若住於世，佛寶、法寶、僧寶種性相續不絕。阿難！汝可展轉廣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演說此經。何以故？欲令一切諸眾生類於如來處種善根故。」

佛說此經已，阿難及大會菩薩摩訶薩，帝釋、梵眾、護世天等，聞佛所說希有法門，歡喜踊躍，信受奉行。

佛說無上依經卷下

# 中陰經卷上

後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 如來五弘誓入中陰教化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迦毘羅婆兜雙樹北四十九步耶維處。

八日夜半明星出時，爾時，如來忽然離碎身舍利，如諸佛五弘誓法：

當生之時，天地六反震動，十方諸佛皆來扶助，是謂一弘誓法。云何為六反震動？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北踊南沒、南踊北沒、四面都踊則中央沒、中央踊則四面沒。

當其如來初舉一足行七步，天下大動，十方諸佛皆來扶助，是謂二弘誓法。

如來往詣菩提樹下結跏趺坐：「吾不成佛不起于坐。」爾時天地大動，十方諸佛皆來扶助，是謂三弘誓法。

如來之名波旬雖聞心不怯弱，誓願力故，天地大動，十方諸佛皆來扶助，是謂四弘誓法。

如來捨身壽命，現取滅度，入於中陰教化眾生，爾時天地大動，十方諸佛皆來勸讚，是謂五弘誓法。

爾時，世尊入火炎三昧，離碎身舍利，去地七仞坐寶蓮華，使無量無限那由他眾生——天、龍、鬼神、阿修羅、甄陀羅、乾闥婆、迦留羅、鳩槃荼、富單那、人非人——皆見如來坐寶蓮華。

爾時，世尊向舍利而說頌曰：

於無數劫中，養汝地種界，

吾今離汝去，如蛇脫皮樂。

五道生死中，無處不有汝，

權時得相離、寂滅無所著，

威神接地種，非汝不得度。

咄嗟！別離苦，生死牽連著，

諸佛威神接，所度阿僧祇。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從脚心上至肉髻放八十四千億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上至虛空界，其中眾生皆見光明，或有尋光來者、或有諸佛遣諸菩薩來至忍界者。

爾時，世尊內自思惟：「此中陰形極為微細，唯佛、世尊獨能覩見，然此眾生——有學、無學，一住、二住乃至九住——非彼境界所能覩見。吾今以佛威神入照明三昧，令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覩此微形。」

爾時，世尊次入無礙定，觀此空界眾生，生者、滅者，如諸如來所行禁戒，虛無寂寞，觀不淨想、百七十行苦本因緣乃至生死十二縛著。

爾時，世尊復說頌曰：

今當入微妙，極細中陰形，

化彼眾生類，倍於閻浮提。

常相無所著、樂相空無定，

建立道德根，捨壽無所染。

本從阿僧祇，濟彼難度人，

況此微妙形？無過此最難。

吾今弘誓心，無雜、無所染，

菩提道德根，梵行究竟法。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復放眉間白毫相光，普照東方無量無限那由他世界；南方、西方、北方亦爾。爾時，世尊還攝光明，繞佛七匝從頂上入。

爾時，彌勒菩薩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合掌叉手，前白佛言：「快哉，世尊！昔所未聞、昔所未見。中陰眾生形質極細，壽命長短、飲食、好醜為何等類？願樂欲聞。」

世尊告曰：「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與汝一一分別。云何，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為飲幾乳？」

彌勒答曰：「飲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血分。」

「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欝單曰兒生墮地坐著陌頭，行人授指，𠲿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眾生飲吸於風。

「閻浮提眾生壽命百歲、東弗于逮壽命五百歲、西拘耶尼壽命二百五十歲、北欝單曰壽命千歲、中陰眾生壽命七日。

「閻浮提人面上廣下狹、弗于逮人面正圓、拘耶尼人面上狹下廣、欝單曰人面正方、中陰眾生面狀如化自在天。」

自此以還，釋迦牟尼名號已滅，妙覺如來出現於世。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在虛空中坐寶蓮花，放舌相光明，照東方八十七億恒河沙數。

彼國名化，佛名堅固，十號具足，一乘教化。見此光明，告諸菩薩、諸族姓子：「汝等見此光明不乎？」對曰：「唯然已見。世尊！不審此光，何佛光明照此世界？」彼佛告曰：「西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娑呵，佛號釋迦牟尼，今取滅度，捨身舍利，欲入中陰教化，是妙覺如來光明。汝等欲往，今正是時。」爾時，彼土菩薩百三十億，受佛教誡來至忍界。佛告之曰：「汝到彼土禮事供養，勿懷懈慢，持吾名號問訊妙覺如來：『興居輕利、遊步強耶？』」菩薩受教，禮彼佛足，右繞七匝，忽然不現，來至娑呵世界。

南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解脫，佛號真淨如來，十號具足，告諸菩薩：「汝等見此光明不乎？」對曰：「唯然見之，不審此光是何佛光照此世界？」彼佛告曰：「北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娑呵，佛號釋迦牟尼，今取滅度，捨身舍利，欲入中陰教化，是妙覺如來光明。汝等欲往，今正是時。」爾時，彼土菩薩百三十億受佛教誡來至忍界。佛告之曰：「汝到彼土親事供養，勿懷懈慢，持吾名號問訊妙覺如來：『興居輕利、遊步強耶？』」菩薩受教，禮彼佛足，右繞七匝，忽然不現，來至娑呵世界。

北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琉璃，佛號雷音如來，十號具足，告諸菩薩：「汝等見此光明不乎？」對曰：「唯然已見，不審此光是何佛光明照此世界？」彼佛告曰：「南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娑呵，佛號釋迦牟尼，今取滅度，捨身舍利，欲入中陰教化，是妙覺如來光明。汝等欲往，今正是時。」爾時，彼土菩薩百三十億，受佛教誡來至忍界。佛告之曰：「汝到彼土禮事供養，勿懷懈慢，持吾名號問訊妙覺如來：『興居輕利、遊步強耶？』」菩薩受教，禮彼佛足，右繞七匝，忽然不現，來至娑呵世界。

東北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空淨，佛號虛空藏，十號具足，菩薩百三十億；東南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熾然，佛號廣顯如來，十號具足，菩薩百三十億；西南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星宿，佛號月光如來，十號具足，菩薩百三十億；西北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壞魔，佛號勇猛伏如來，十號具足，菩薩百三十億；上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海跡，佛號上妙如來，十號具足，菩薩百三十億。

下方去此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通達，佛號無畏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告諸菩薩：「汝等見此光明不乎？」對曰：「唯然已見，不審此光明是何佛光明照此世界？」彼佛告曰：「上方八十七億恒河沙數，世界名娑呵，佛號釋迦牟尼，今取滅度，捨身舍利，欲入中陰教化，是妙覺如來光明。卿等欲往，今正是時。」彼佛土菩薩百三十億，受佛教誡來至忍界。佛告之曰：「汝到彼土禮事供養，勿懷懈慢，持吾名號問訊妙覺如來：『興居輕利、遊步強耶？』」菩薩受教，禮彼佛足，右繞七匝，忽然不現，來至娑呵世界禮事供養妙覺如來，頭面禮足，各一面坐。

爾時，妙覺如來出廣長舌，左右過耳，如優鉢赤蓮花色：「吾從無數阿僧祇劫行至清淨，無有虛妄。吾所度眾生因緣已畢，如棄屍骸在曠野中，今復造緣，更始立行。今此菩薩有立根得力、有初發意者，復有四眾未踐跡者，當以佛力威神接引，令彼大眾知過去、當來、今現在佛不可思議難有之法。」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世多愚惑人，不入無漏撿，

還在五道中，染污不淨行。

我雖於忍界，拔濟五欲苦，

善哉！昔所願，今日已成辦。

如人唾於地，智者誰能飲？

吾從無數劫，修佛清淨行，

捨身復受身，非一劫、二劫。

若有明智者，把土畫舍利，

況復覩我形，有不解脫者？

生死晝夜長，愚在五道長，

斷滅無道長，求佛泥洹長。

本號釋迦文，留身舍利化，

今當入空界，中陰度萌類。

爾時，世尊說是頌時，八萬四千那由他眾生厭患生死，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復有七十億眾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魔界菩薩七千萬眾即從坐起，收攝衣服，摩訶而去。

## 中陰經妙覺如來將諸菩薩入中陰教化品第二

爾時，妙覺如來、至真、等正覺察眾坐定，純一無雜，應入中陰受禁戒法，多所饒益、所度無量，建立弘誓，施行佛事。

爾時，妙覺如來入無見頂三昧，使諸大眾、無數億千那由他恒河沙數諸菩薩眾皆同一色，如妙覺如來無有差別。

爾時，閻浮提大迦葉、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鬼神、迦留羅、甄陀羅、摩睺羅、乾闥婆、鳩槃荼、富單那、人非人、八國王、八億百千眾生，以神足力將入中陰。

爾時，世尊於其中間而說頌曰：

中陰迷惑等，迷荒無三尊，

轉身向五道，隨行所牽往，

或墮二善道、或入三惡趣。

善哉！可愍傷，今日如來至，

此類既得度，我願亦成辦。

無形受形教，斷想、斷滅本，

三世諸佛等，無不行此法。

色法自熾然，滅以定意道，

如來真實相，無生、無起滅，

觀身內外空，解知非常法。

行由癡、愛本，如灰覆火上，

愚者謂為滅，火本猶常存。

心為人毒本，善、惡隨其形，

行善即趣善、行惡即趣惡。

如人作惡行，自謂後無報，

臨其報至時，非親所能代。

犯戒無法行、自稱世無雙、

裸形食果蓏、奉事日、月、神，

自墜三惡趣，不慮劫數期，

此等非佛子，雖近離我遠。

爾時，妙覺如來說此頌已，即以神力入中陰中，化作七寶講堂、七寶高座、懸繒幡蓋，金銀梯梐，琉璃為地，後園浴池皆七寶成，鳧、鴈、鴛鴦、異類奇鳥悲鳴相和。

爾時，世尊復以神力使彼眾生應七日終者、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終者，盡令住壽。

爾時，世尊觀彼眾生心所趣向欲得分別各住在一面，四向、四得各在一面；初發意、九住各在一面；向辟支佛、得辟支佛各住一面。

爾時，世尊化作七百億那由他七寶高座，一一高座盡有化佛，一一化佛盡說四非常偈：

一切行無常，識為外塵法，

起者必有盡，彼滅最為樂。

不生、老、病、死，亦不處三有，

永處虛空界，諸佛之堂室。

無畏、無點污，不為欲愛染，

香熏及五欲，永盡無有餘。

若斷百八愛，集法亦復然，

前滅後不生，及生道果證。

佛法總要之，三十七道品，

無願、無相、空，諸佛之徑路。

利根眾生等，一聞不再受，

斷以智慧劍，如火焚山野。

難覺眾生類，億佛在前立，

罪根深堅固，雖愍而難濟。

中陰受身等，將導隨言教，

雖非本發心，聞法則得度。

爾時，化佛說此頌時，七十八億百千那由他中陰眾生起無上正真道意，發菩提心。

爾時，妙覺如來最在中央昇無畏座，十方諸神通菩薩在左面坐；閻浮提摩訶迦葉并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在右面坐；諸天、龍、鬼神及大國王在佛後坐；從四天王、忉利天王、炎天、兜術天、廅波魔那天、阿會豆修天、首呵天、波利陀首呵天、須滯天、須滯祇耨天乃至阿迦膩叱天，在虛空中散華供養、作天伎樂；中陰眾生在如來前聽受法教。

爾時，世尊以佛威神令眾生等心自念言：「唯佛為我說法，不為餘者。」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如來無量覺，神變不可量，

出入山石壁，如鳥遊虛空。

本我阿僧祇，積行累功德，

度彼不自為，使發菩提心。

泥洹無去來，亦不見受者，

本我雙樹間，轉身來適此。

我初發道心，誓度眾生類，

一人不度者，吾要終不捨。

觀此中陰人，各有上、中、下，

但以三句義，四諦真如法。

婬、怒、癡雖薄，要須禪定除，

八百瘡痏病、八萬四千垢。

施惠、持戒、忍、精進、禪、智慧，

善權巧方便，拔斷三毒根。

色本非我有，誰造此色本？

了知色無形，可謂梵志行。

吾本未成佛，為色之所惑，

墮四顛倒法，沒陷生死海。

今方究色本，觀色非真實，

受、想、行、識法，穢污非真道。

陰、入、十八界，二十二根法，

一一悉分別，寂然無所著。

欲界中陰人，塵垢悉微薄，

猶如新成衣，塵土所污染，

有目智慧人，抖擻塵悉去；

中陰眾生類，譬之亦如是，

婬、怒、癡微薄，聞法即得悟。

一向心不移，即得須陀洹；

三轉十二法，復得斯陀含；

坐上下分滅，即得不還道；

苦盡癡愛滅，得成阿羅漢。

道跡八十億；頻來得道人，

八萬四千億；不還得道人，

百萬二千億；羅漢二恒沙；

六通身清徹，趣向各佛者，

八萬四千億；趣向菩薩心，

其數如微塵。吾本閻浮提，

苦行不可數，國財、妻子施、

頭、目、血、髓、骨，意堅如金剛，

不為魔所動。快哉！大福報，

何願而不成？

爾時，坐上眾生作是念言：「佛獨為我說法，不為餘者。」趣聲聞道者、得聲聞道者，趣辟支佛道者、得辟支佛道者，趣菩提道者、得菩提道者。

## 中陰經妙覺如來入中陰分身品第三

爾時，座上有菩薩名定化王，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善哉，世尊！快說斯義曉了眾生，音響所趣，聞法易度。復有難度者——觀見眾生有婬怒癡薄者、無婬怒癡薄者，或在有對法者、或在無對法者，或在可見法者、或在不可見法者，或在有漏法者、或在無漏法者，或在有為法者、或在無為法者，或在可記法者、或在不可記法者，或在欲界法者、或在不可解法者，或在色界法者、或在無色界法者，或在中陰微形法者、或在中陰非微形法者，或在五色識法者、或在五色非識法者，或在非想非不想識法者、或不在非想非不想識法者，或在一住至九住者、有在一住非一住者、有在九住非九住者——唯願世尊一一敷演，令諸菩薩永無猶豫，眾生之類聞法解脫。」

爾時，世尊以梵淨柔濡之音讚定化王菩薩曰：「善哉，善哉！族姓子！乃能於如來前作師子吼。今當與汝一一分別，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汝所問者：可見法、不可見法者，為眼見色？為色入眼？」

定化王菩薩言：「亦不眼見色，亦不離眼；亦不色入眼，亦不離色。」

佛告定化王菩薩：「族姓子！眼非色、色非眼，何者是觀？」

定化王菩薩白佛言：「識法實住，觀法乃起。」

佛告定化王菩薩：「云何，族姓子！識為有法？識為無法？」

定化王菩薩白佛言：「識非有為，不離有為；識非無為，不離無為。」

佛告定化王菩薩：「何謂有為？何謂無為？」

定化王菩薩白佛言：「起者有為、住者無為，於第一義法不見有起、不見在住。法性清淨，無色、無識，於泥洹法無所染著。眼非色、色非眼，無可見法、無不可見法。過去眼、過去色、過去識，未來眼、未來色、未來識，現在眼、現在色、現在識，非有眼色識、非無眼色識，是謂泥洹清淨法。」

爾時，定化王菩薩：「今欲聞如來說有對、無對法。」

佛告定化王菩薩曰：「族姓子！聲為有對耶？無對耶？」

定化王菩薩白佛言：「聲亦有對、亦無對。」

佛告定化王菩薩：「聲亦不有對、亦不無對。云何，族姓子！此聲彼應為有？為無？為虛？為實？云何，族姓子！虛空可畫得成字不？」

對曰：「唯然，世尊！不可得也。何以故？如來習行於阿僧祇劫，亦不見有、亦不見無，亦不見有三世、亦不見無三世，乃至非想、非不想亦復如是。」

爾時，定化王菩薩白佛言：「上諸法觀一一悉知，唯願如來、至真、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說三微妙法何者最妙？中陰形耶？五色識形耶？非想非不想識耶？」

爾時，世尊知眾會心皆有疑，即於座上而說頌曰：

吾受三界苦，愚惑癡愛心，

經歷阿僧祇，在有亦在無。

破壞生死劫，今乃得成佛，

以本弘誓願，度於不度者。

佛力無等倫，三界無比尊，

一向無二心，自誓得成佛。

吾從政炷佛，初發無等心，

欲縛所纏裹，堅固難可拔，

空定、無相、願，分別三三昧。

先念出入息，分別善惡道，

執心擎油鉢，行步不失儀。

猶人見劫燒，焚燒重罪者、

福昇光音天、輕者於他方。

三品眾生類，中陰受形者，

受化不思議，非我誰能說？

五色識眾生，不同於三界，

如來最勝尊，入彼識教化。

一一分別說，不遭百八愛

應成須陀洹，為說須陀洹；

應成斯陀含，為說斯陀含；

應成阿那含，為說阿那含；

應成阿羅漢，為說阿羅漢；

應成辟支佛，為說辟支佛；

應菩薩道者，為說菩薩法。

得須陀洹者，三十二億人；

得斯陀含者，四十二億人；

得阿那含者，五十二億人；

得阿羅漢者，六十二億人；

得辟支佛者，七十二億人；

得菩薩道者，八十二億人。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本我無心法，現以教化眾，

見煙知有火、見雲知有雨、

行步知君子、見星知有月，

吾我心盡斷，不有我、無我。

經歷劫數期，非月、非日數，

佛以思惟得，非凡夫所及。

善哉！大聖尊，普服諸十方，

去離欲界法，處中陰教化，

此諸佛教法，處陰不見陰。

此等眾生類，發願各各異，

吾我自縛著，我本彼亦爾。

佛以思惟本，思惟本末觀，

一意一念頃，斷垢不為難。

垢本勝於我，墜我於三趣；

今我勝於垢，滅汝入涅槃。

善哉，大聖尊！獨步無二跡，

見我一跡者，閻浮人得度。

身行有三事、口行有四事、

意行有三事，塵垢生死海。

九眾生居處，識之所經歷，

分別我、無我，無我亦無彼。

諸佛、世尊等，心普無有邊，

一意念眾生，所受不可限。

身淨不行惡、口言常清淨、

心淨如佛心，是諸佛之法。

身為苦器法，此非三世有，

非我誰能知？誰知免此苦？

如來之功德、諸相、𦟛髀等，

師子胸臆相；一一毛孔光，

掌相千輻理，示以善惡道；

舌、齒聲光清，濟度阿僧祇；

眼、耳、鼻及髮，肉髻頂無見。

虛空猶可窮，佛相不可量。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八十億中陰眾生於無餘泥洹界發金剛心，一一成佛，與妙覺如來皆同一號。

佛告定化王菩薩：「所問有漏、無漏，有對、無對，可見、不可見，當來、過去、現在法，當與汝說。」

定化王菩薩白言：「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定化王菩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與汝一一分別。云何，定化王！何者是緣盡？何者非緣盡？六入塵垢重，染我、癡、愛法，觀內外出入息法，八萬四千度無極，生生不可滅，念念成其形，有漏八萬四千、無漏三十七。有為、無為法，此非泥洹道。身淨不犯惡、口言無有失、心淨與定合，四等遍一切，是謂菩薩行。」

## 中陰經賢護菩薩問事品第四

爾時，賢護菩薩即從坐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善哉，世尊！欲、色、無色三分眾生，其識難量。何者有漏量？何者無漏量？何者有為量？何者無為量？何者有色無色量？何者有欲無欲量？何者有記無記量？」

爾時，世尊聞賢護菩薩所問事，即說頌曰：

處在胞胎中，受形多種類，

前滅後已生，其如恒沙數。

三分識眾生，塵垢非一等，

或聞聲而度、或見形得道。

今我妙覺佛，降神入中陰，

一一分別了，有漏、無漏法。

得道成果證，五色識易度，

斯等一部界，不在有、無漏。

眾生在中陰，如我身無異；

苦痛五陰形，如轉輪無盡。

吾我本無字，聲響亦無名，

觀身三十六，欲界有量法，

三分留二分。此中陰眾生、

五色識眾生，不染三界苦、

無明、癡、愛惑，隱相非不相。

有漏苦諦本，斷結不及色；

集諦二十八，寂然塵垢除；

三十七道品，道諦為實果。

賢護！汝今知，有漏、無漏法，

記法、無記法，今當與汝說。

有記善惡行、無記癡盲法，

墜墮於生死，非我無能濟。

當佛、世尊說此語時，九十一億眾生皆發無上道意，四十七億那由他眾生盡得阿羅漢果。

## 中陰經道樹品第五

爾時，座上有菩薩名曰樹王，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善哉，世尊！如來所說甚奇甚特。未知如來欲說有漏耶？無漏耶？唯願，世尊！句句說之。何者有漏？何者無漏？」

佛告之曰：「有生、有滅是謂有漏，無生、無滅是謂無漏；有我、有身是謂有漏，無我、無身是謂無漏；眼是色對是謂有漏，無眼、無色是謂無漏；有識、有想、有形是謂有漏，無識、無想無形是謂無漏；三識處所住有身者是謂有漏，一識一處有一形者是謂無漏。

「有形非想非非想是量法有用；不用處三禪地，厭患生死故名不用。

「有願、不願，始發初禪。快哉！斯樂心不傾動，念淨喜安，自守五行，成就有想有滅。

「斯出入法喜行，百八愛一念，一億行中間，想想不可盡，況彼現在身？

「無彼、無我想，吾從無數劫捨此就此，三識所經處，非有亦無我。

「甚哉！三界苦，受身生死難。譬如工幻法，以拳誑小兒。識神無形法，起、滅無常定，我則無我身，況有識形法？想亦無想法，亦不見有識，四陰竟何在？由識而分別。

「苦陰有五行，非我、非汝有。吾從無數劫，經歷三識處，除天、鬼、神、龍，何處無妙覺？我行眾善法，誓度阿僧祇，隨形而教化，受化不可量。

「如來清淨行，廣普無邊崖，神通內外照，觀察於三世，有形、無形類，思惟十想結，無復塵垢患。

「虛空無邊際，不見有往來，心無中間念，忍辱功德成，積一成佛道，寂滅泥洹樂。起亦不見起、生亦不見生，況有起、滅者？諸天、世人民，能斷至彼岸。縛著染三界，經歷生死海，貪欲自纏裹，為色之所惑，永處三有中。

「佛力無所畏，威神接得度，為彼不自為，功德不可量。恒以四意止、五根、五力、七覺意寶華、三十七助道法、空無相願三昧，善權化生死，六度至彼岸。

「不以劫數期，周旋虛空界，度脫未脫者，得道如微塵。無我、無彼想，一音演微法，受化無邊崖，道心觀察法。

「不見起滅者、分別內外身，繫於安般息——息長亦知長、息短亦知短，亂想亦知亂、定想亦知定——一向無亂想，清淨行正法。」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佛力之所行，普潤天、世人、

學、無學眾生，下及凡夫人，

心念斷眾相，皆到無畏處。

分別空、無相，清淨修道場，

莊嚴佛道樹，皆令同一色。

轉無上法輪，闡揚法鼓音，

非魔部界分，之所能轉者。

甘露法藏開，普潤一切眾，

濟度阿僧祇，無量無等類。

最勝所接度，無能量度者，

善哉！不思議，所度不可量。

我本所造行，唯佛能稱量，

不見吾我法，法利利益人。

功勳過三界，得入泥洹界，

清淨無塵穢，如月星中明。

爾時，世尊說此頌時，八十四億那由他百千億中陰眾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復有十千億五色識眾生發心向菩提不退轉道。

中陰經卷上

# 中陰經卷下

後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 神足品第六

爾時，妙覺如來即以神足化此三千大千剎土，上至非想非非想天、下至無救地獄，皆悉金色，皆如妙覺如來而無有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七尺——皆坐寶蓮華高座上坐，演出梵音，聲聞三千大千剎土。

一一諸佛說八萬四千雜行，其覩光明者，淫、怒、癡病皆自消滅，異口同音而說頌曰：

經法本無體，滅已今復興，

斷除有漏法，獨步於三界。

生死無數劫，遭遇良福田，

金色普遍照，蒙光得解脫。

神力不可盡，觀了本無形；

大慈大悲心，拔濟無明等；

五陰苦本源，流浪得濟渡；

四使生死河，法船渡彼岸；

善權無礙道，入彼無為境。

吾昔發誓願，要度未度者，

修身清淨行、口言無虛妄、

心念濟八難，諸惡何由生？

爾時，有菩薩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合掌叉手，前白佛言：「快哉，世尊！神足無量不可思議。今欲所問，若見聽者乃敢陳啟。」

妙覺如來告彼菩薩：「善哉，善哉！族姓子！恣爾所問，吾當一一分別說之。」

時彼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神足不可究暢，令此三千大千世界烔然金色。是何三昧有此神變？」

佛告菩薩：「此神變者，是三昧王三昧，唯有諸佛乃能變現，非聲聞、辟支佛所能。修行此三昧王三昧，將從八萬四千——或有三昧名虛空藏、或有三昧名昇法堂、或有三昧名月光清淨、或有三昧名破有入無、或有三昧名一意不亂、或有三昧名除去塵霧、或有三昧名拔三毒根本、或有三昧名滅過去當來今現在病、或有三昧名開甘露法門。」

爾時，世尊欲解斯義，宣說頌曰：

道力清淨行，身、口、意不犯，

誓願阿僧祇，沒溺生死者。

金剛難敗壞，非二乘所及，

觀身苦根本，思惟四果證。

積行不退轉，閑靜坐道場，

一切入定意，二、三、至七劫。

地燋過劫燒，其心亦不動，

壞破魔部界，悉成無上道。

三昧定意力，福報不可量，

令三聚眾生，得成無上道。

觀察眾生心，難度、易度者，

不令在沒溺，流滯生死海。

我本無此色，紫磨金光體，

歷劫勤苦行，修定成此形。

爾時，妙覺如來說此頌時，諸佛、世尊同時舉手讚妙覺如來，以偈頌曰：

丈夫二足尊，世雄不可量，

拔離三界苦，淡然為一色。

今聞如來說，定、意、神足、道，

其聞法性相，相相不可量。

八種清淨音、十六特勝法、

三十二行業，利益一切人。

天人尊無比，光明照眾生，

久在飢渴道，飲以八解脫。

無欲清淨池，化以七覺花，

不著五陰本，猶如青蓮華，

香熏遠普聞；如來五分身，

無處不流布。吾昔求佛道，

誓願同一時，今日得果證，

不違昔所願。一相、無相道，

分別微妙慧，曉了善權道。

當時世尊說此頌時，有百億希望中陰眾生求佛身色紫磨金形——如我今日神變無量——要當來世皆當成佛，悉同一號，號妙覺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 中陰經破愛網品第七

爾時，妙覺如來將欲破愛結使、欲使四眾自見證驗，即入不動三昧，欲令彼眾知欲愛、色愛、無色愛。

爾時，世尊重自思惟：「此欲界眾生亦愛、非愛，亦有漏、無漏，亦有為、無為，亦可記、不可記；色界眾生非有、非無，非想、非不想識可見法，三界欲最重，染著不可離；中陰眾生等，要須聖教。

「五識眾生有前、有後，非想非非想識眾生有取涅槃、無取涅槃者。云何中陰眾生遇聖得證？

「彼有一病計無我、命恒計無常，前生非後生、後生非前生。此聖人語，非本發心意，要須聖人，如聲聞法。

「五色識者根本未成，見佛、識佛一一所著，多受福地，墮者非一，不計吾我身，是法、非法行，三界為網所覆，欲出難得脫。猶如擲線丸，緒在猶復還；三界眾生等，捨此復還此。」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三界為火宅，火炎極熾盛，

愛心所染著，將入三惡道。

前生非後生，愛有輕重法，

五色識法者，今世後易度。

生死八難道，與泥洹對門，

無彼、無此法，最勝無等侶。

神足接眾生，見者無不度，

當來過去人、乾闥、阿須倫、

天、龍、鬼神等，無不得濟度。

善哉！三界尊！善說微妙法，

令受苦眾生，得至無為岸，

去身、口、意病，寂然無移動。

如飢者得食、如渴者得飲，

止觀除愛結，三脫甘露門。

我發無上道，除愛無渴想，

於火炎拔濟，得成於世雄。

過去無數佛、當來、現在等，

如我今日化，不計彼我想。

正法除邪法，塵垢永已除，

無礙總持法，思惟分別觀。

於億百千劫，遊戲諸三昧，

四空定意法，往來不疲極。

諸佛所遊處，多益無減損，

舉足下足頃，所度不可量。

當我下足處，有幾眾生等，

隨類而得度。遍滿三界中，

隨心得三道，如是無窮已，

八解無礙法、離捨壽命根、

不計三界想、害彼五逆結。

汝生知汝生、汝滅知汝滅、

汝上知汝上、汝下知汝下，

中間無脫處，過者何處去？

當知佛力大，遍入總持法，

由本誓願故，未度者令度。

四等慈悲捨，遍滿諸十方，

佛指出甘露，如慈母愛子。

又母非父慈、又父非母慈，

三界四顛倒，難化如金剛。

如物初入爐，塵惡先燋滅；

真者不移動，如淤生蓮華。

佛道實真正，無畏、無所著，

不有想念累，心亦無往來。

爾時，座上有一菩薩名曰炎光，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合掌叉手，前白佛言：「如今世尊說真實之法——或言有法、或言無法，或言有為、或言無為，或言有記、或言無記——今眾生受化者，以何法化而得度脫？」

爾時，世尊以頌報曰：

諸法正有一，無二亦無三，

愛識非愛識，永離於胞胎，

破一縛著愛，使眾生愛盡。

如來神德力，自識宿命本，

或在王天宮、轉輪王治處、

或在貧賤處、下至無救獄，

一一分別了，眾生垢著心。

爾時，世尊說此頌時，六十八億那由他中陰眾生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長跪合掌叉手，前白佛言：「咄嗟！此苦乃是大苦，於眾苦中此愛最苦。唯願世尊聽為出家。」爾時，世尊默然聽之。

爾時，中陰眾生聞佛說法即得阿羅漢果。

## 中陰經三世平等品第八

爾時，座上有菩薩名不厭患劫，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合掌叉手，前白佛言：「善哉！最勝如來神力，極微妙不可思議如來神德，廣長舌不犯眾生過。今此三聚眾生——過去、當來、今現在——為過去耶？為未來、現在耶？」

爾時，世尊告不厭患劫菩薩曰：「善哉，善哉！汝之所問於三聚眾生多所饒益、多所潤、及斷無明本、身業得清淨，非一佛所說。」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人本在胎時，自識本宿命，

捨彼今就此，三世炳然定。

前識非今識、前身非今身，

但為愚惑迷，不知趣道門。

念此在四使，發起若干想，

咄嗟！老、病、死，墜墮在三世。

爾時，世尊欲解斯義即說頌曰：

本我無此色，受、想、識亦然。

我虛彼亦無，豈有識、想、受？

無色名色法，眾生亂想法，

九品有差別，分別三世道。

上上最妙道，非去、非未來；

上中最微細；上下無覺觀。

中上斷三結、中中滅三垢、

中下豁然悟，此名為佛子。

下上雖為重，如彼水上泡，

一生而一滅。下中眾生類，

苦本最為深，非我誰能知？

下下眾生類，經歷於劫數，

吾亦就彼化，不見漏失者。

人心有若干，座上心不悟，

或願當來佛、或願現在者，

此等眾生類，難可濟度者。

人本無形生，還入虛空中，

生死相牽連，何者名泥洹？

若言有眾生，身、口、意行淨，

寂然入滅度，無有老、病患。

弘誓發一心，亦不自為己，

虛空不可獲，何者名虛實？

如來梵天音，分別實相法，

解了空無慧，三界獨步尊。

有覺空意法，觀身不戀著；

無覺在三禪，進取不退道。

自我成佛來，以此為本業，

成佛亦由此、泥洹亦復然。

所以積功勤，未獲於實相，

聞四不離四，此是諸佛印。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無量無限那由他眾生，及中陰、五色識、非想非非想眾生，欲得去離，不樂三世。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過去非今有、現在亦復然，

當來彌勒身，教化無差別。

我今說少少，如人爪上塵，

欲說世界盡，誰能究盡者？

今雖處中陰，移坐無想天，

地獄對門人，聞法乃得悟。

爾時，世尊即以神力接中陰眾生至非想非非想識天。爾時，世尊復以神力到彼，至非想非非想識界，施設莊嚴七寶高座皆有化佛，一一化佛皆有四眾，一一眾者威儀法則悉皆成就，此眾生中或有誦經、說義、賢聖默然，或有入定、出定。

爾時，妙覺如來復以神足十力接彼非想非非想識眾生——如中陰形，無有差別。

爾時，世尊如諸佛常法威儀法則，令無量化佛合為一佛，或以一身變為無量、或在樹下演說法教、或入初禪定意不亂、或在高巖閑靜寂處、或坐處空作十八變——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履地若空無有罣礙——或取滅度亦無滅度、或現無常身體膖脹爛臭如白鴿色、或現手足各在異處。

爾時，非想非非想識眾生見此變易心懷恐怖：「我本生心謂呼『定』是泥洹，無病、無老、無諸痛苦；今觀此法有生、有老、有病、死痛。今遇如來降神在此，若不順者，無擇地獄即我舍宅。吾本宿世同要之人。」先生彼識阿難陀、迦蘭陀見佛禮拜：「善哉，世尊！尊中無比。降神此界，如遇優曇鉢華；若佛不降神此者，我等永處邊地，殺害無量迦蘭陀身。」

復自宣白：「今遭大聖，如日消雪；若不遭聖，彼當墮墜作飛狸身，飛走盡害，無有脫者。以此本誓，願得脫苦際，虛空無量界，神德三界尊，辟支、聲聞等，眼之所能見。」

爾時，迦蘭陀作是念：「我等同生，生此識界罪福未分，或墮邪見、受飛狸身。我本造身，不獨三界——中陰、五色及無色形。」

已生此念，非想識眾皆生苦心：「我等諸人雖生此處，非得泥洹、非安隱處。今遇如來說真實法，斷拔千萬門，不去亦不來。貪欲本生我，我今還滅汝。為過所覆非，今世、後世，生有老病、苦，如影重有影、如月、樹葉影現於水，野干飲之終竟無獲。我今三世尊有實、無實，法化不變易，生者非有生。善哉！世微法，難度而度。世間愚癡人，計我為身實，當其捨壽時，鉤鏁骨相連，分別彼身中。何者命與壽？生死纏裹苦，捨彼復受此。處胎冷熱苦，出有生滅憂，母雖樂育我，不生誰有患？落漠如水泡，識神染其形，輪轉五趣中，所往無脫處，生死五道海，無往而不經。心為殺身本，汝滅我何患？虛空無本末，誰知常無常？」

彼無想之識見阿蘭、迦蘭陀，一為邊地王、一為著翅虫。「三界最為苦，本處非泥洹，如遊曠野，指東謂為西。今遭大聖，於一切眾苦都得解脫。」

爾時，非想非無想識眾生即於佛前尋聲而說頌曰：

吾本事五火，燒炙身體爛，

臥在荊棘上，身被髑髏衣，

翹足向日月，無神不奉事。

今生非非想，得見如來身，

自恥本所行，在此無脫處。

特知正法化，如來自降神，

得脫無擇門，永在安隱處。

五欲生死垢，纏縛四流中，

心惑著三有，燒以智慧火。

四趣五道人，不見生本末，

著識吾我者，如我今無異。

爾時，妙覺如來復以頌報曰：

卿等本謂真，八萬四千劫，

無常生死本，彼死還生此。

汝等眾生類，未曾老、病、死，

守一求泥洹，此非真實法。

垢盡識不滅，還在三惡中，

非我汝不悟，誰能脫此難？

吾從無量劫，誓度生、老、死，

非我前身造、亦非後身受。

本得金剛定，今乃教化汝

地不可作空、空不可作地、

水不可作火、火不可作水。

一切愚惑人，萬物皆我有，

愚癡無明法，謂為正真道。

如彼疲倦人，懈息須臾間，

雖居八萬四，視之如一日。

為五苦眾生，何處不有我？

分別身法相、分別空無法，

生者不見生、死亦不見死。

問生根本道，由行之所造；

三惡之重者，癡病是其源。

名色、六入法，此是世之常，

觸入更色法，愛入更樂樂。

一切眾生惑，不識十二緣，

如蛾投火光。妙覺如來說

由汝垢重故，則我心垢重。

如我成佛身，經歷不度界，

破壞心垢重，識別想非想。

結使之根源，無常謂為常、

以苦言是樂、計空以為有、

無我以為我。此想非想類，

習顛倒來久，如蛾貪火光，

不避滅身難。迷惑墮六趣、

生此非想天，譬如斫伐樹，

根在由復生。迷惑四顛倒，

無明之所裹，今開甘露門，

聖諦真如有，拔苦之根本，

永盡無有餘。四使長流海，

生生生不斷，我今破三界，

將到至彼岸，安隱無畏處。

爾時，世尊說此頌時，非想非非想識眾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於無餘泥洹而不般泥洹。

或有應生天者與說十善法，應生人中為說五戒，或趣三惡道者與說刀山、劍樹、火車、爐炭。如此等類，三百三十六億那由他厭患劫壽，聞清淨法即成道果。

爾時，世尊復以神足、十力、無畏接彼非想非非想識眾生，將至五色識界眾生，修治道樹，莊嚴剎土，放大光明，一一光明皆有化佛，一一化佛皆坐七寶高座，三十二大人之相，說六度無極。

彼五色眾生見如來變化，心垢縛著坦然除盡，不復願樂染著生死。

爾時，世尊以清淨梵音而說頌曰：

苦本生死怨，除之以善權，

四等大慈心，超越無量界。

今此利根人，一聞不再受，

覩佛色形相，普入寂滅度。

乃知賢聖道，無量難思議，

滅垢不復生，盡同聖賢道。

當其世尊說此頌時，無限無量五色識眾生盡同一號，於當來世號普廣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 中陰經無生滅品第九

爾時，妙覺如來將欲移到諸佛剎土，告三聚眾生發心趣向求泥洹道：「今我現在與汝說法，若有所疑即來問我。泥洹有生、有滅不耶？」

爾時，三聚眾生聞如來語，前白佛言：「從欲界上至非想非非想，發意趣大乘不思議法，未曾聞有有為、無為法，何者有餘？何者無餘？何者是上人法？何者非上人法？」

爾時，世尊與三聚眾生分別句義、字義及無相義：「如來神力有三十二法。何者為三十二？億本宿命中根本所生，知本所從一一所生，彼死生此、此死生彼。以眼識通觀察，如掌中觀珠；以耳通蠅行、蟻步及微細聲皆悉聞之。本有三界，今無三界。汝等受道證，發心各各異，中間等變易。何者是三界？何者非三界？」

爾時，世尊說此語時，三聚眾生重生狐疑。

爾時，世尊知彼眾生心之所念，欲得與說無相法觀，以頌說曰：

何者名為頭？何者名為足？

何者名為華？何者名為果？

人命在於頭，滅如灰土塵；

百草樹木根，拔去不復生。

觀此眾相法，無頭亦無足，

有餘、無餘法，等此而可知。

若言有泥洹，我身命現在；

若言無泥洹，何處有三聚？

佛以神力故，令汝知有無。

我觀三界苦，此亦有、亦無，

前念非後念、前形非後形。

吾從無數劫，舉足及中間，

其中起大悲，非二乘所及。

當我起大悲，三塗受苦者，

如慈母乳子，無不飽滿者。

吾本一把施，今得隨所願，

七寶眾琦珍，隨念即時得。

何況四等具？六度濟眾生，

此者誰能別？唯佛佛知之，

今當與汝說，分別有餘、無。

欲得觀我界，吾以神足從，

到彼逮作佛，名曰釋迦文。

七十二恒沙，西南土莊嚴，

盡以一道化，無辟支、聲聞。

其土甚快樂，所念即在前，

不似此土界，為婬、怒、癡縛。

一音遍四方，聞者尋得度。

彼土七寶樹，風吹樹葉時，

葉葉共相向，皆說度無極。

我彼剎土中，住壽阿僧祇，

現取滅度時，遺法十二劫。

欲知劫長短，賢劫為一日，

計此日月數，以成十二劫。

汝等三聚人，知我功德不？

適彼東方土，八十億由他，

其土名不終，佛號名滅界。

我現弟子學，剃除被袈裟，

長跪受聖法，彼佛知我心。

彼等眾生類，見我著法服，

不樂於世欲，同心樂出家。

威儀、禮節具，不失禁戒法，

當我屈伸時，見者衣毛竪。

此皆本宿命，同共誓願者，

離欲無所著，無有生滅相。

盡修於梵行，以我佛神力，

於死得脫死，念此無記等。

不解生以滅，輪轉於五道，

四聖甘露法，充飽一切人。

當其世尊說此頌時，見此初學弟子剃除鬚髮受聖教；百七十億眾生願樂欲得思惟法觀，不樂在家，出為沙門。

佛告三聚眾生：「我今東北方無限無量恒河沙數，彼有剎土名曰清明，佛名明月。彼土人民無婬、怒、癡，亦無憍慢、我慢、不如慢。彼土眾生恒樂安靜，獨坐無為，繫念在前，初無亂想，雷、電、霹靂，心無傾動。」

爾時，妙覺如來適彼剎土遇地而坐，彼眾生見坐禪者悉共效之。

佛以神力、以無想法觀，迴眾生心如手轉物，令彼眾生知有常、無常，知生、老、病、死苦，或有眾生令知有念、或有眾生令知有持、或有眾生令知有安、或有眾生令知自守。

佛將欲現四禪功德，即於三聚眾生前，從初禪出入二禪、三禪、四禪，從四禪起入三禪、二禪、初禪，從初禪至三禪、從第四至第二禪，此名師子奮迅三昧。

爾時，世尊現此神足三昧定意度無限無量那由他眾生，皆共同發無上正真道，有願樂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法眼淨得辟支佛道。

當於爾時，妙覺如來忽然不現。

## 中陰經空無形教化品第十

爾時，妙覺如來捨中陰形入虛空藏三昧，以佛吼而吼出八種音聲。何謂為八？非男聲、非女聲、非長聲、非短聲、非豪貴聲、非卑賤聲、非苦聲、非甘露聲。

爾時，世尊隱形不現，演出八萬四千諸度無極。何謂八萬四千度無極？想非想有愛入結使患本，如月雲覆，一切眾生為欲所牽，有四百病，一生而一滅。人犯五逆，欲離泥犁去，見八地獄，衣毛皆竪。

南、西方、北、東亦爾，以聞響眾生故，演此諸法。

當於爾時，三聚眾生聞虛空語聲，無色、無形，於其中間演出諸法：「善哉！諸佛教無色、形，難可思議。」

爾時，三聚眾生異形同音以頌仰問虛空曰：

如來本在此，三十二相具，

慈悲愍一切，所潤難可量。

為我說微妙，八等聖道支，

隱形聞聖音，萬物皆無常。

如來黃金色，本有今不見，

但聞音響聲，佛無我豈有？

計我生死本，流轉而不住，

但為色所惑，福滅而罪生。

如來大聖尊，示人行諸法，

忽然離形相，音響來教化。

以本宿緣故，形逝音接我。

老、病生憂、悲，四蛇唼我身

地種骨肉是、水種潤澤是、

火種枯燥是、風種散法是。

無著三乘法，離有故在有；

心垢久已離，四種故存在。

如來大聖尊，無彼此四大。

正言有四種，亦復無四種；

正言無四種，亦復有四種。

此是不定法，誰能究竟者？

爾時，如來答彼音聲，即說頌曰：

佛子！知空不？一切法無常。

人生非本生，豈有本生緣？

我音及汝音，可得、不可得？

吾從無數劫，不為一眾生。

一念一息頃，度少不以愁；

所度阿僧祇，亦不以喜悅。

我本為一人，閑靜不度人，

後緣而對人，不失本誓願。

處此閻浮提，四姓剎利勝，

除彼婆羅門，餘姓最不如。

以本法界觀，生、老、病、死苦，

我無彼亦空，何者有生、死？

生者言有本，生者從何至？

設知生死本，泥洹在我前；

解知泥洹法，無佛亦無我。

法從何處生？去至何處滅？

佛以真實法，現以有無相，

此生此滅處，愚惑得見正。

言有亦非有、言無亦非無，

輪轉生死海，為五欲所縛。

無驅、無鞭策，自墜生死淵，

爾乃知罪、福，知悔、不悔者。

爾時，世尊說此頌時，八十七億那由他三聚眾生解無形相法，發無上正真道意。

## 中陰經有色無色品第十一

爾時，座上有菩薩聞空中有如來聲，仰觀空中嘆曰：「甚哉！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此色非本色，餘陰亦復爾。此欲界眾生難可免度，要須智劍剔除令無餘。我本修梵行，非身、口、意造，非一、非二。欲我從汝生，由汝墮三塗，一念欲滅，眾想亦無去、來、今。過去諸如來，教化群生類：說過去，不說今、未來；說未來，不說過去、現在；說現在，不說過去、未來；或言有三世、或言無三世。」

爾時，世尊欲重解斯義而說頌曰：

生、老、病、死本，諸如來塵垢，

要入中拔濟，何為地獄人？

不似妙覺尊，在中陰教化，

於妙妙中最，下劣所不及。

如人持鉢乞，隨彼所施與，

持鉢者思惟是有、是無耶？

未證自謂證，邪見之根本；

正法言非法，流轉五道淵。

正法分別法，不失於法性；

若不失法性，此是諸佛教。

法性無三事，亦無去、來、今。

若言是現在，現在何者是？

若言是過去，過去何者是？

若言是未來，未來何者是？

人能解此法，曉了三世尊。

解本無雜想，順一大乘行，

有緣眾生善，濟此無不度。

猶如負債人，償畢欲歡喜，

內外悉通達，周旋不怯弱。

爾時，大勢至、觀世音菩薩承佛威神音響教化，即以神口而說頌曰：

生、老、病、死本，諸如來塵垢，

要入中拔濟，何處不往反？

我師無量壽，永劫不滅盡，

本我所誓願，何為地獄人？

不似妙覺尊，在中陰教化，

於妙妙中最，下劣所不及。

願我後成佛，如妙覺無異。

爾時，觀世音說此頌時，三億眾生發無上正真道意。

## 中陰經歡喜品第十二

爾時，妙覺如來入寂滅三昧，將欲遊行他方世界顧見所度。

不可計眾生心懷踊躍，猶如比丘入四禪法，心意淡然，無飢無渴：「善哉！教化不失本願。」心懷自慶而說頌曰：

如來神足力，離苦、不善、有，

處處分身化，要度有緣者。

賢劫千佛等，所度無有異，

亦在三聚中，正法除非法。

甘露法門開，掩閉三惡道、

稱揚大智慧、拔出愚癡根。

諸法自瓔珞，內外悉清淨，

慈悲四等心，無方不遍滿。

攝持身、口、意，超越生、老、死。

爾時，世尊說此頌時，群方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三聚眾生，承虛空中教，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歡喜奉行，作禮而去。

中陰經卷下

#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卷上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 哀泣品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遊鳩夷那竭國雙樹間力士所生處。時佛欲般泥洹，告賢者阿難言：「多陀竭出於世間，般泥洹時本瑞云何？如今日寧見聞叢樹間感應不乎？答吾所問。」爾時阿難以偈答佛言：

願聽我所夢，其色近可怪，

憶夜之所見，心竊為危懼。

夢此閻浮提，有樹生甚奇，

七寶雜挍成，花實常豐茂，

覆蓋佛世界，其蔭清且涼，

開發踊躍意，滅除眾憂病，

上行高無極，姿好亦無數，

見者眼清淨，聞者耳徹聽。

樹出無量音，清淨之法音，

具足空寂滅，則令一切安。

其樹奮大光，遍照東方剎，

其數如恒沙，諸佛之國土；

亦照於十方，蠕動荷救護，

一切蒙光者，安隱難思議。

樹出眾名香，器有百種分，

其有聞香者，終不歸惡道；

地獄以畜生，及在餓鬼路，

於彼聞是香，疾得生善處。

大樹德如是，苞潤眾生類，

忽然於樹間，沒于力士地。

於時無數千，群萌不可計，

悲泣悉哀慕，如盲失其目，

不復聽其聲，亦不見樹形，

猶不聞其香，虛劣若飢人。

恐懼衣毛竪，畏怖情使然，

於夜夢如是，願尊為解說。

爾時淨居天子、釋、梵、四天王、魔子導師，各與八十那術之眾，俱到力士所生處叢樹間，前詣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同時舉聲為賢者阿難說偈言：

尊天今滅度，阿難豈知耶？

嗚呼感戀毒，佛將般泥曰。

大鎧翳無明，佛今欲滅度，

世尊般泥洹，違遠於擁護。

於是佛為諸天子、釋、梵、四天王、魔子導師說偈言：

汝等勿愁憂，所夢無有異，

我於雙樹間，今當般泥洹。

樹中之最樹，奇妙難可量，

光香甚殷盛，沒於叢樹下。

世尊譬大樹，復在叢樹中，

寢處無有識，如火得水消。

萬物皆無常，法起當有滅，

世雄之所了，是故為人說。

阿難知之乎？佛尊猶泥曰，

造迦利比丘，智通度彼岸。

阿難汝今往，告勅釋須檀，

尊者阿那律，徹視度無極。

阿難行告語，拘絺迦旃延、

分褥文陀弗、菩提及摩夷、

須菩提面王、善來覺薄拘、

難陀羅雲停、度知際馬師，

一切諸比丘，來度恐畏者，

疾去悉告語，令知我泥曰。

爾時阿難以偈答世尊言：

我身已疲極，譬如飢羸人，

聞佛泥曰故，愁慘不自勝，

其身無有力，口亦不能言，

志意加怯劣，世眼云何行？

不任告尊者，今世不可念，

適見便不現，永失於擁護，

無護甚勤苦，何忍任往告？

尊老聞此問，安能堪惶懅？

世間大光明，滅盡為甚疾，

棄世亦何速，厄難遂盲冥。

不任詣長老，陳此酸毒事，

正覺願更遣，無有愁慼者。

於是佛為阿難說偈：

阿難巨億大，啼泣感悲哀，

宮殿難檀廬，空虛無人天，

宣告諸比丘，侍者之常業，

泥曰後來者，得無益哀酷。

爾時賢者阿那律於須彌山頂，為忉利諸天廣講法語。見諸大尊神妙天子各從宮殿遑遑不安，阿那律心念言：「此諸天子何故棄捨天妓之娛，擾擾上下或飛或走，眷屬離散其處空虛忽不復現？」時阿那律從須彌頂遙見寶積山下之地，於是阿那律立須彌頂舉聲以偈讚歎佛言：

導利於群黎，施世之安隱，

正覺為眾祐，云何便泥曰！

嗚呼世尊喻父母，為世之眼除諸冥，

為世良醫療眾病，今世尊雄便泥曰。

見婬怒人如放逸，覺悟愚癡斷生死，

為法尊上傷慳貪，令離瞋諍立大道。

天中天尊右金臂，枚拭一切授正戒，

佛動是國六震地，周遍世界聞大音。

如大石山一旦崩，其音宣廣聞者悸，

世雄如是今泥曰，音暢遐方聞摧悴，

魔兵興惡若干變，金剛器械不可數，

有戴大山或持火，世雄威光毛不動，

降伏怒害魔官屬，得甘露跡無憂懼，

便轉法輪解四諦，今日尊雄便泥曰。

世尊見化無數種，三千世界如一毛，

能令眾生無毀害，今日尊雄便泥曰。

今天中天為來入，至于力士所生地，

五百眷屬圍繞佛，於雙樹間便泥曰。

佛天中天百世來，奉行四禪開度人，

所修行道闡甘露，我最後見佛泥曰。

所遊往來無生死，其惠布施無悔恨，

其奉正戒無諛諂，我最後見佛泥曰。

於億劫中那術數，所為精進無過者，

忍辱無量譬若地，我今後見佛泥曰。

佛天中尊所生處，供養諸覺億那術，

致甘露跡志惟壹，我今後見佛泥曰。

佛天中尊所生處，智慧第一了三達，

十方世雄無罣礙，今我後見佛泥曰。

大力有十等一切，通無與等立金剛，

求比難比無殊者，我今後見佛泥曰。

十力世雄相嚴身，所周旋處光巍巍，

進止所歷如金摸，我今後見佛泥曰。

化億那術立道證，消盡諸欲無塵垢，

濟人生死燒勤苦，我今後見佛泥曰。

天億那術立虛空，雨種種色拘文華，

雨雜名香天芬薰，我今後見佛泥曰。

佛人中尊行住立，若入都邑蹈門閫，

盲者得眼覩諸色，我今後見佛泥曰。

佛人中尊蹈門時，病者得愈懷喜踊，

一切安隱脫勤苦，我今後見佛泥曰。

佛入城時拘閉解，長得安隱自歡娛，

愁苦休除慧最上，我今後見佛泥曰。

身不知老無死憂，已脫眾礙智無雙，

為人泰祖無過佛，我今後見佛泥曰。

十力世尊上忉利，度母摩耶立妙道，

化那術天不可計，我今後見佛泥曰。

第七梵天住眾疑，佛剎其罔授道真，

彼王自投來稽首，我今後見佛泥曰。

有兇暴賊罪力強，降立害者甘露道，

納邪術人無央數，我今後見佛泥曰。

調達懷毒兇恚盛，驅作醉象力難當，

佛於大城令調伏，我今後見佛泥曰。

佛於眾會法導人，能動天地震山陵，

大海波蕩水居擾，我今後見佛泥曰。

是時阿那律說此偈已，應時佛放威神令閻浮提所在比丘除大迦葉眷屬餘盡來會。三千大千世界諸天龍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眾等，共到力士生地，詣佛所稽首作禮，皆大啼哭舉聲呼佛，思慕崩絕如喪父母，各各相牽共悲泣者、還顧相視共淚出者，或手相搏拍臏拍頭，或開目閉目諸根變異面頰憔悴肥色困皺，或有却行右膝著地呼嗟抆眼涕泣交橫，悲哀歎佛皆言毒痛：「嗚呼世雄！嗚呼大醫！嗚呼師子！嗚呼法王！嗚呼日月王！嗚呼覺正覺！嗚呼大光明施甘露。」無量蹟如是號咷，或有自撲而擗地者，或有覆面拍地者。爾時阿難從座起下，䠒跪累膝兩手據地，仰向視佛而說偈言：

見人眾號慕，皆與悲毒俱，

各各號哭哀，益令我酸毒。

譬如賈客行，中道逢劇賊，

逢見大火光，若草懼焦然，

因見熾火故，其心為恐惶，

意以懷悚慄，拜天從求哀。

我情勤無極，憂欝焉可勝，

又見蒸庶人，悲叫舉兩臂，

惟慮去來事，願佛住一劫，

今日何忍見，尊人般泥曰。

我常行求佛，不見天中天，

祇洹用丘空，但覩於餘人。

若入維耶離，豪右問訊佛，

無上尊所生，我當云何答？

無央數千人，泣涕淚流面，

無上釋師子，仁今使安在？

諸人哀哭催，無不思見佛，

云何入大城，違遠人中尊。

當立於誰後？當為誰持鉢？

為誰掌衣被？誰當親勸我？

誰當為我說，聞持是何謂？

誰解我疑言，阿難知如海？

從誰聞正法，深奧難解句？

我當從何受，無量興妙法？

爾時佛告阿難：「汝為如來於雙樹間敷師子床。所以者何？多羅竭於夜半時乃般泥洹，與本願合故也。」於是阿難啼從座起，於力士地雙樹下敷師子床令北首，敷已說此偈言：

今為大神通，最後敷此床，

終始不能得，復安清淨座。

我當何忍入，於是雙樹間，

光明今滅度，遠離於至尊。

於是阿那律為阿難說偈言：

佛從本已說，萬物盡無常，

獨不得自在，於是何為啼！

爾時阿難以偈答阿那律言：

云何說是談，仁便答我意，

見尊般泥洹，仁豈無憂耶？

於是阿那律以偈答阿難言：

我見人哀危，動與憂惱俱，

我淚流滿目，悲涕潺橫流。

我亦察天人，以天眼涕泣，

我亦用是故，悲叫憎悒毒。

不用啼哭故，便可有所得，

是故勉喻人，莫啼亦勿愁。

## 四童現生品第二

爾時世尊從座起入雙樹間，於師子床上右脇倚臥臥已。應時東方去此百億萬佛國有佛，號師子嚮作如來，今現在說法。其世界名解脫華。佛告阿難：「彼之世界何故名曰解脫華乎？常以七寶華遍布滿地無有空缺，其花柔軟色甚鮮好出一切香。有七寶樹以寶合成；有栴檀樹以諸栴檀共相裝挍，其色妙絕種種無數；有樹常出伎樂之音，音節和雅無量調合；有樹常出七寶之器種種具足；有樹常出眾寶瓔珞無量之飾。其國土有無數寶園，以眾七寶轉雜相成，如天所有所止宮殿，以諸如意摩尼天珠、紫磨黃金挍鏤相成，譬如第六天上所居宮殿。其菩薩大士生彼佛國者，皆離世會專尚法講，神通大聖度於無極，得諸佛法高明之慧，所問能答及離世間，所語所念常志法事，以善方便現於內明，遠諸諛諂得法會離，諸想得智慧度無極。度彼岸已具足學善權方便，常供事諸佛離於世語，但說不退轉菩薩法事。是諸菩薩不樂餘話，但議菩薩陀隣尼金剛行法三品清淨、佛功德力無所畏，是故彼界名解脫華。」

彼有菩薩名善思義，忽遷神命生閻浮提羅閱祇國，為王阿闍世作子。適生即便結加趺坐而說偈言：

吾今所以從，師子嚮剎來，

欲見釋師子。正覺為在不？

於是有他天為童子說此偈言：

今日人中尊，釋師子垂衣，

當於雙樹間，寂然定泥曰。

爾時童子以偈答天言：

吾從東方來，經百億萬剎，

至於釋師子，欲聽聞上法。

今日人中尊，當寂取泥曰，

至此吾有緣，不以無緣到。

今日吾來至，佛當般泥曰，

天上及世間，當憂何況我，

發意頃不住，即欲往見佛，

吾來至於此，有益不唐舉，

佛興難可值。故啟大王言

無得為放逸，當詣多陀竭，

億百千劫中，時有一佛起，

於德化當知，無枉眾庶民。

今日於大王，諫寤國之尊，

放意從欲故，云何絕父命，

習近惡知識，調達則大賊。

王從受彼教，斷絕父之命，

起於吾我想，癡欲造逆害。

王父為法行，則佛之子孫，

王已得其罪，為犯於逆事，

以故墮沈冥，阿鼻摩地獄。

喜意淨信佛，便當得解脫，

然後為人尊，即可得正覺。

佛般泥曰已，正覺雖復見，

但能得供養，於無我舍利。

吾不以欲故，來到於此國，

大王見忍從，我欲往見佛。

今日夜半時，世尊當泥曰，

吾從師子嚮，聞佛說如是，

我欲見佛故，故至此忍界。

敬謝中外親，諸家且自安，

我當往覲佛，神通生死盡，

欲見佛者俱，前侍尊泥曰。

於是王阿闍世以偈告子言：

子汝且忍於是夜，我當求勇并力往，

力士之土去此遠，不可便以車乘至。

爾時童子以偈答父王阿闍世言：

我精進力甚眾多，發意之頃便能來，

是夜能越無數劫，我不懈怠如大王。

我今日夜所從來，亦不可計甚長遠，

超越中間無數國，力士之處何足言。

爾時童子從座下，步行出羅閱祇大城，便說偈言：

其欲生天離地獄，欲得名聞為尊雄，

可疾隨我後從來，當前詣佛最泥曰。

童子適出羅閱祇大城說此偈已，應時城中二萬人，無數億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來會於是，與若干之眾圍繞，共到力士生地雙樹間至佛所。

爾時佛於師子床上右脇倚臥。時南方去此五十萬佛國有佛，號寶積示現如來，今現在說法。其世界名寶種。彼有菩薩名曰喜信淨，忽遷神命生閻浮提舍衛大城，為師子長者作子。適生，即便結加趺坐說此偈言：

所以手足施，及用耳與鼻，

至于億世中，忍以頭為惠。

勇惠施無懼，妻婦及男女，

欲度一切故，釋尊豈在不？

所以億劫中，肌肉施於人，

欲度眾生故，世眼為在不？

於是師子長者即恐懼衣毛為竪，以偈問子言：

為天揵沓和、鬼神真陀羅？

嬰孩能讚歎，辯才說妙言。

中外皆怪怖，小大馳四散，

吾用聞佛聲，是故獨不去。

爾時童子以偈答父言：

我為天亦龍，亦鬼真陀羅，

我為天中天，亦為人長者。

於是師子長者以偈問子言：

用聞是語故，子益令我疑，

所歎乃如是，使我增恐懼。

云何為天龍？何鬼揵沓和？

何謂天中天？何謂子為人？

爾時童子以偈答父言：

南方有佛名，寶積如來尊，

我從彼剎來，今至此佛國。

怒害我為釋，為六天亦然，

若苦則為梵，亦作轉輪王，

於彼咸龍像，為神至於此，

鬼色揵沓和，長者當了是。

我當為一切，哀傷設擁護，

致得天人尊，覺則為上度。

我所化亦久，從劫至億劫，

終無有盡時，長者我欲去。

童子白父言：「寶積示現如來所說當學，不當習諸入之事，所修當念行廣大之業。菩薩有三法行，疾得阿惟越致無上正真道。何等為三？一者種種深覺、二者入無數意、三者念要句三昧，是為三法行，菩薩疾得阿惟越致無上正真道。」於時師子長者告子言：「我未知是處。」

童子以偈現說其處：

深慧難曉亦難了，世間皆疑於是句，

一切了知是義者，唯獨有佛多陀竭。

佛所解句無瑕穢，已有無想為上智，

其無思念清淨道，不行想行是謂智。

無央數意無有意，心之所入志寂定，

無所入者是謂意，此意則為見一切。

金剛三昧得上覺，於是之句無入句，

我立於信妙金剛，此之句跡謂上要。

彼斷要者不為信，佛讚信法為持最，

是一切法為如空，習行三昧得為佛。

一切所知無有智，一切所行無有行，

一切所學無有學，一切所說無有說。

深入慧者無法想，入於寂定無寂想，

雖成覺道無覺想，度脫人民無人想。

是之勇猛離見罔，皆覺了究深道事，

入於一切生死海，度脫群萌諸起滅。

於是童子說此偈已，師子長者及二百人具足發無上正真道意，應時得不起法忍。八億天發無上正真道意，即立不退轉地，成無上正真道。四那術人遠塵離垢得諸法眼淨。爾時童子便說偈言：

吾不徒爾來，有勸釋尊教，

度脫無億數，令發佛道意。

於釋師子法，懷來宣善義，

立人於忍地，無得不退轉。

我立父兄弟，諸家於佛道，

八億諸天人，皆命悉大乘。

我為一切人，除其貧窶行，

我為得法利，難計難思議。

爾時童子說此偈已，與父母及百千億人，無數億天龍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眷屬圍繞，往到力士生地詣佛所。

是時佛於師子床上右脇倚臥。時西方去此八十億萬佛國有佛、號妙樂如來、今現在說法。其世界名樂園。彼有菩薩名曰空無、忽遷神命生閻浮提、於波羅奈城為須福長者作子。適生便結加趺坐說此偈言：

法本為空無，欲有則為著，

不得脫勤苦，常立於憒惱。

法為不可得，是謂為定止，

亦盡亦無盡，彼為悉無有。

空者不智習，亦不無有習，

彼若無因緣，何從有所緣？

彼所可說法，深寂亦難解，

釋師子人尊，正覺為在不？

大師子震吼，梵音無起滅，

今日於樹間，光日沒不現。

佛於眾僧中，譬如月盛滿，

諸人不復見，世雄說法時。

佛於眾僧中，如踞須彌頂，

世尊不復樂，出入於城中。

為天世吼道，說空無我法，

一切不復得，聞服大音聲。

離吾無有我，讚唱於空法，

今世尊泥曰，寢疾於樹間。

爾時童子說此偈已，應時波羅奈大城中十萬人同時舉聲俱讚歎言：「未曾有也。此幼童子乃能有是深智慧意、智慧入、智慧光明、智慧清淨、智慧高明，說上妙偈，生而逮忍嚮慧權慧，其處難及所未甞有，其身未長乃有大力。譬如目見如來正覺。願令我等智慧如是。」童子曰：「仁等！真願是智慧，當願如佛之智慧。微妙無合會、寂無與等者，離諸所有、高明無損，致諸行法一切善本。一切諸佛力無所畏，立於大慈大哀。仁等！當願得此智慧。我今與仁當共發無上正真道意。」應時大眾俱發無上正真道意，尋為說法皆立不退轉，成無上正真道。「仁等已發大道意，便可共往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是童子與父母及十萬人，無數億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眷屬圍繞，到力士生地詣佛所。

是時佛於師子床上右脇倚臥。時北方去此六十四萬億佛國有佛，號覺跡如來，今現在說法。其世界名華跡。彼界及樹華實，晝夜常出覺華行之音。諸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其聞音者，皆立覺跡之道行。彼如來有是德，其有人見覺跡行光明者，皆得不退轉無上正真道。彼如來本願之所致。佛語阿難：「覺跡如來華跡世界無求二道者，亦不教人求，亦不為弟子緣覺之乘也，但學大乘亦教勸人。」佛言：「覺跡如來作佛已來六十萬四千劫，無弟子緣覺眾，唯有菩薩眾。譬如轉輪聖王其子眾多，以子為臣、子為門監、子為侍者。覺跡如來國亦如是，唯以諸菩薩為輔弼、以諸菩薩為元首、以諸菩薩為珍寶。以是故其佛國諸菩薩充滿具足為佛境界。阿難！覺跡如來世界所有豐殖熾盛安隱快樂，菩薩輻湊周遍清淨無不神通者也。以諸金剛為財物，合會所聞聞無疑結，其會所聞皆精進行，以法意會皆勤力行，勉修定意一切尊習，諸總持門積於智慧平等之要。彼有菩薩名神通華，忽遷神命生閻浮提維耶離大城中，為師子主兵臣作子。適生便結加趺坐說此偈言：

於釋釋中尊，善說上妙法，

度脫億億人，正覺為在不？

法意所隨起，其意不可得，

三界無與等，正覺為在不？

無世尊無色，於人無所比，

無有與等者，明眼為在不？

精進度無極，一心禪三昧，

智慧譬如海，正覺為在不？

於是覺跡如來化作天象童子說偈言：

正覺住一劫，當復過是數，

正覺後故在，可住自娛樂。

童子且習欲，是為大王家，

鼓樂絃清曲，簫成以自娛。

爾時童子以天意想說偈，報覺跡如來言：

其有隨欲者，此人則為癡，

不了解正覺，及佛之教誡。

猪馬及駱駝，狐狼之與驢，

是輩為習欲，非佛子所行。

盲聾無所知，瘖瘂不能言，

是輩為習欲，非佛子所行。

飛蛾蜜蜂蠅，馬畜不自知，

是輩為習欲，非佛子所行。

假使閻浮利，合滿其中火，

寧墮於其中，不習於欲事。

樂欲以為上，於欲何足習，

其有稱譽欲，是為不知法。

不以貪欲故，被蒙見識別，

佛化來問我，我謂為是天。

我從佛所聞，法王說如見，

今日夜半時，世尊當泥洹。

我當往見佛，神通無起滅，

欲往可共俱，詣於尊泥洹。

覺跡天中天，人中尊說爾，

得善度無極，以光導御人。

於百千劫中，所建功德事，

不如泥洹曰，世尊之所度。

矜覆一切者，是世為擁護，

今佛當泥洹，眾生復勤苦。

佛為一切眼，今日當泥洹，

是世當更遇，值於大闇冥。

醫王滅眾病，今日當泥洹，

已無人中尊，世間甚勤苦。

能斷一切疑，今日當泥洹，

是世狐疑者，當復轉盛火。

佛除婬怒癡，今日當泥洹，

是世當復值，三火之興熾。

為一切所敬，天人所欽奉，

今沒是樹間，眾庶永無見。

## 四童品第三

是時佛於師子床上右脇倚臥。應時四方有四童子，以大功德而自莊嚴，動為感應往詣佛所。此四童子所至郡國城郭縣邑，一切人民無遠無近皆傾側瞻仰無不欣戴。此四童子經行之時，上諸天眾從四方來，雨於天華遍滿其地，於虛空中鼓億那術百千伎樂。佛爾時於四面現四師子座，於時阿難見大變化在所色像，以偈問佛言：

世間之光明，誰於是四方，

右敷師子座？願尊為我說。

世間之光明，誰於是四面，

震動一切地，名山及大海？

世間之光明，誰於是四方，

四童子之來，為僧那大鎧？

世間之光明，誰於是四面，

譬如夜半時，月出奮其耀？

世間之光明，誰於是四方，

人物一切動，江河水波蕩？

世間之光明，誰於是四面，

一切之音聲，皆隨四童後？

世間之光明，誰與天神俱？

譬如日月住，在於虛空中。

佛告阿難：「汝寧見四方四童來不？其威德光類面貌殊妙，神明炤燿端正無量，其行具足有四種梵音，入深施義有愧吉祥，常自羞慚以自勉成，其所至到輒度人民。有智黠眼、有威神德、有布施戒忍精進一心智慧，神通諸度無極，皆起一切戒善法義。譬如優曇鉢華，億那術百千劫難值難見。奉行無數諸佛之行，於無量億那術百千佛所殖諸德本，各從四方諸異佛剎天中所來生此閻浮提，聞我身當般泥洹，欲見我般泥洹。今日夜半如來當於力士所生地般泥洹，定般泥洹。」

佛告阿難：「見此童子從東方來者不乎？姿顏溫雅光色閑妙，與無數億那術百千之眾眷屬圍繞，為億天所供養天華伎樂，來詣如來者。阿難！此童子於師子嚮作如來國來，常於彼國作轉輪王與主千世界，為一切天人講說法事，以神通慧聖賢之智，往來周旋曾無斷絕。治國積十八億歲，於十八億歲中教授十八億那術菩薩，令始發意立無所從生法忍，應時捨家行學。八十一億歲常修梵清淨之行，八十一億歲未曾知坐，八十一億歲未曾睡臥、未曾念欲、未曾念諍說、未曾念毀害，亦無欲想、亦無事想無毀害想、亦無地水火風想、亦無說想亦無虛空想、亦無男子想亦無女人想、亦無飢想亦無渴想、亦無樹想、亦無我想亦無我人想、亦無城郭想、亦無起滅想。所以者何？是菩薩大士得滅諸想三昧、空無相無願、得無起行三昧無滅三昧、得一切菩薩三昧、得越一切陀隣尼門三昧，皆得一切善權方便，得神通智慧度無極，得一切菩薩大慈哀行。於一切世界轉法輪，立一切人於無上正真道所，願轉於不退轉法輪，如是於一切有大哀令一切安隱。童子之德無數具足如是，為復精進更行上二法。何等為二？離於肉眼行彼亦無離行，說於法會行亦無說之想。如是之比曾無雜言，但詠([yǒng](http://www.zdic.net/z/pyjs/?py=yong3))菩薩法品。於八十億歲教授八十億那術菩薩，立於無上正真道，皆始發意悉立於不起法忍。應時八十一億那術菩薩，各各去至他方佛國天中天所。是諸佛一等以今日夜半同時於師子床上右脇倚臥，是諸世尊皆名釋迦文，皆於五濁惡世作佛。是諸佛天中天，今日中夜皆於力士生地雙樹間當般泥洹。阿難！如來皆知皆見，不以肉眼見也。復過見無央數，不啻一切弟子緣覺所不及也。阿難！若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人非人，其有聞是經法歡喜信，一發意頃，勝於供養那術佛終竟那術劫也。阿難！此童子其智慧意如是。今日於我法中，一夜所開度蠕動之類，勝舍利弗及一切弟子從本已來所教授，若一劫壽說法所不能及也。此童子所度人民功德無量乃如是。」

佛告阿難：「寧見此童子從南方來者不乎？譬如夏日之光照於水中，如月盛滿有盛明也。如持寶杖捶地已出大音——譬如良工作金銀鉢，其形圓好無有瑕穢，已離於垢——出五品具足音、十品因緣音、離六十二塵音、百一品具足音、五十種具足音、十品手具足音、十品眼清淨音、奉行十六善音、八部具足音、十二事具足音、千品金銀清淨音、所信所生輒勝音、寂生金色音、離一切諸瑕音、以香作成音、所作廣生音、六品男子清淨微妙音、其種具足音、五億柔軟音、有安隱想除勤苦音、念如來有歡喜想音、降伏魔力音、壞見罔音、滅諸塵勞音、有踊躍於佛想音、安隱無生想音、不退轉法輪音、安隱寂音覺音、一心法門三昧三摩越音、十力無畏音、大慈大哀音、出十嚮音，寶杖捶地出是輩聲。

「阿難！南方去是五十萬佛國有佛，名寶積示現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今現在說法。其世界名寶種。彼世界所以名寶種，其國無眾邪異道，皆審發無上正真道真人國也，其國不聞穢濁塵勞之名也，亦不聞三念名謂婬怒癡念也，亦無男女想。所以者何？皆修清淨梵行。彼國不以揣食養身，其人唯有二食。何等為二？樂歡喜說一切智以為食；彼亦無說二事弟子緣覺乘也，但說一切智事。如是專行一行菩薩法品，天人亦諷誦此事。阿難！彼世界以是名寶種。若他方世界菩薩生彼佛國者，適生即立不退轉地及無上正真道，見無央數那術菩薩，說如來一切事、廣議菩薩法句、適生一切佛國，皆聞今日某菩薩生此佛國。阿難！我若一劫億那術劫說寶種世界一一人所行功德尚未竟，亦不可以喻說盡也，我但粗略為汝說寶種世界之德耳。喜信淨菩薩於彼神變，生閻浮提土，欲見我般泥洹時，亦欲歎其本國功德，宣彼佛之名字，為諸求菩薩道者故來，自觀意無想也。阿難！是喜信淨菩薩，本行菩薩道時，於提桓竭如來世時，轉輪聖王名秖世多。從日出至早食時，授教開度三十六億菩薩，皆令發意立不起法忍。提桓竭般泥曰已後，出下鬚髮具足，千歲中轉法輪度無數人，然後日欲入時開導具足六十億菩薩令初發意立不起法忍，應時令七十那術人漏盡意解。阿難！般泥洹經所益義如是。我若為汝說喜信淨菩薩之功德，那術劫尚未竟也。汝為喜信淨菩薩於我前敷座。所以者何？此童子行道已久心不罷厭，其有聞喜淨信菩薩名歡喜者如值佛世，何況面自見踊躍者。阿難！其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人非人，聞是經能一發意頂戴歡喜，如來皆見是輩。吾預記是等，皆當見寶種示現如來及寶種世界諸菩薩。阿難！默持是經勿妄輕傳。所以者何？閻浮提人未曾聞是經、未暢菩薩無限之法故也。」

佛告阿難：「寧見此童子從西方來者不乎？舞其兩足叵俄，出是聲時令六十八億那術百千人漏盡意解，六十八億那術百千人立不起法忍，九億人立不退轉地為無上正真道，使諸佛國各二那術天遠塵離垢諸法法眼淨。阿難！西方去此八十億萬佛剎，有佛名妙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今現在說法。其世界名樂園。

阿難！彼世界所以名樂園，一切皆以佛法為樂，珍寶為人光明清淨，不退轉菩薩大士所居，清淨諸菩薩無數，無有弟子緣覺二乘也，唯學一切智乘但行佛道，諸天皆立一切智，其得音安諦，解知一切法界往來，供養諸佛天中天以萬種物，降伏眾魔力化墮見人，滅盡一切塵勞，裂壞一切魔羅網，志於法品，令一切立不退轉地。不說餘說但講一切智事，轉菩薩法品，超諸塵勞之界，無復魔行、意無恚怒，行慈悲喜護一切。一一諸毛孔出此六百不退轉法聲、菩薩法品之義，得三脫門，過於弟子緣覺之事，度於三界行一切法界，於彼世界住皆見諸佛，越一切總持法門，得諸佛之覺智、得諸菩薩之三昧，離諸惡智斷諸疑結，得諸佛身智之智，得神通度無極離於諛諂。所願轉得供養諸佛。立一切人於無上正真道，令多願人得無起度無極智。當來劫菩薩之行所立無瑕穢，發意頃現生一切諸佛前，無復生老病死啼哭愁憂。已得寂善權現三十二相裝挍其色，已得法身現於凡身，供養奉事一切諸佛，心意踊躍娛樂，智慧度於無極，樂此之樂令餘人亦然。其世界諸菩薩所行所樂如是，以故名曰樂園。

復次其樂園世界，有八種交道七寶浴池，中有八味水滿其池。其水底有七寶沙，中有四種蓮華：青曰優鉢、紅曰波曇、黃曰拘文、白曰分陀利，其光色具好有無數耀。其國有八重寶樹，金樹、銀樹、瑠璃樹、水精樹、車𤦲樹、碼碯樹、象碯寶樹、吉祥寶樹、覺轉寶樹、舍羅塞寶樹、碧英寶樹、月光寶樹、踰日月寶樹、雜玉寶樹、阿牟勒寶樹、鳩彌勒味寶樹、赤青白色真珠樹，赤栴檀、青栴檀、黃栴檀、蒲萄酒栴檀、樂會天栴檀、作味栴檀、污勒栴檀樹，蜜香、黑妙香樹，根香莖節枝葉華實各各熾盛。有果樹、器樹、衣樹、瓔珞裝飾樹、伎樂樹，其枝葉華實各亦熾盛，樹香之氣芬馥甚美，如天上所有。阿難！其世界如是，以金為交露，出柔軟音聲，其餘不可計功德亦出柔軟音，世界是故名樂園。空無菩薩於彼神變，來生於此閻浮提，欲見我般泥洹。適生度無央數人，以為佛事轉於法輪。空無菩薩從無數劫來，身體諸毛出是四大音，柔軟可意微妙無瑕。」

佛言：「阿難！乃往去世有佛名無垢眼。爾時有比丘名慧樂。其比丘從佛聞四大音義，無數慧句、勤力句、處處句、眼句、天句、音句、信句、佛句、法句、僧句、師子句、金剛句、樂慧句、因緣句、導御句、遠現句、苦諦句、苦習句、苦盡句、向道句。彼於七夜常念不離是句，遠於異講心念四義，無所捨、無所起，清淨志觀壞諸見。從億數佛受是四大無數義句，住於法說，至諸郡國縣邑在人家六年，於眾中講法度無數人。阿難！爾時有魔名曰耆陀，化作龍象其眾無數，雨澆金剛墮此比丘身上令其命過。阿難！其慧樂比丘者，空無菩薩是也。用彼精進多智，六年於眾會中說法故，從無數劫已來毛孔出此柔軟可意微妙無瑕四大音聲，其一一毛度無數人。閻浮提人其聞空無菩薩名者，為得大利善慶，何況面見歡喜者。空無菩薩得無數諸度無極，故來欲見如來般泥洹。阿難！汝為空無菩薩於我前敷座，從是當得大智慧尊。」於是阿難即受教，於佛前為空無菩薩敷座。

佛言：「汝用敷是座故，我般泥洹後汝於座上當一心得六通福。若不志為現清淨行者，敷座之福可得恒沙之數轉輪聖王，一作聖王當一見佛，得為無上正真道最正覺。其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鬼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及餘含氣蠕動之類，聞是大清淨法，若今日見現在如來、若如來般泥洹後，為法師比丘敷座，適敷當得十座功德。何等十？一者尊者座；二者轉輪聖王座；三者釋座；四者梵座；五者第六天座；六者法師比丘座；七者在所座處當得法座；八者菩薩大士詣佛樹下時當得佛座；九者得轉法輪度脫無數億天人一切世界普聞音座；十者作如是般泥洹時，天龍鬼神、揵沓和等眷屬圍繞，然後得如來師子座。是為十。阿難！汝為空無菩薩叉十指，說是偈言：

其離根為寂定，空無出大光明，

我為勇猛叉手，為師子大吼禮。

志一心及精進，積智慧以具足，

我為真善叉手，禮無有與等者。

於是佛為賢者阿難說偈言：

為空無菩薩，汝一心叉手，

所當得福者，且聽我所說。

佛告阿難：「汝用是叉手福德，我般泥洹已後六月中當獨作佛，天上天下人皆當稽首向汝作禮。若行道入郡國、若住精舍，男子女人小男小女、諸邪異道沙門梵志、諸王大臣、講堂交露及鼓山谷、師子、虎、野牛、象、駱駝、牛、馬、驢、獼猴、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天龍鬼神女鬼、樹木枝葉華實諸藥草、有想者無想者，皆當揖讓恭敬禮汝。」

佛告阿難：「譬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得佛道之門時，諸樹藥樹有想無想者，皆揖讓低仰向佛樹。阿難！其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鬼神、揵沓和等，及餘含氣有命之類，有說是大清淨法語者，如來今現在若泥洹後，以宣心無諛諂之意，一心叉手向說法者，諸佛天中天皆當授其決，及少功德者皆當具足得是法，何況樂喜無瑕穢者。佛所語無異，聞是大清淨法語，少有歡喜信者、多不樂聞，其有聞說信歡喜，如來已豫見知其人，不於一佛所殖諸德本，為悉於億那術佛所積累功德，皆見我說是大般泥洹會，當復供養彌勒如來。見彌勒佛來下作佛時，當復聞說大般泥洹經，當復見空無菩薩身毛孔出音大音聲，當復得方等經，當復聞見四童子爾時說是經，天人阿須倫諸世間人當復恭敬揖讓叉手作禮，亦當得師子座。」

於是佛告賢者阿那律：「汝寧見四十億天於虛空中聞是經法叉手向我者不？」對曰：「唯然天中天！已見。」佛告阿那律：「是四十億天用是叉手福，億阿僧祇劫不歸三惡道，各各當一恒沙數更作轉輪聖王，一一作聖王常值見佛，更是數已然後得作佛，號願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同一字。」

爾時於眾會中有力士，一名那尼、二名羅提、三名首羅颰、四名叉摩迦樓、五名覆呿遬、六名波囚遮、七名阿比他、八名維那提、九名優多羅、十名浮浮樓遮、十一名和利前、十二名醘犁闍、十三名醘梨陀樓、十四名叉摩遮，一一力士與五百之眾俱悲啼哭往詣佛所，稽首作禮泣下交橫，白佛言：「唯世尊！我等為空無菩薩、善思議菩薩、喜信淨菩薩、神通華菩薩，及大會諸菩薩，及此大經、諸大弟子眾，叉手揖讓恭敬作禮，持是功德求無上正真道。」時佛便笑。賢者阿難以偈問佛言：

佛為世光明，今何因緣笑？

善為我等解，無數億人疑。

於是佛為阿難說偈言：

阿難汝為見，諸力士之眾，

各五百眷屬，發大道意不？

為我叉手恭，及空無童子，

一切諸菩薩，於是經尊法，

勸助大道意，哀念於一切，

各與五百眾，皆當得佛道，

無央數億劫，終不歸惡道，

觀於叉手者，其福乃如是。

我忍住一劫，及數億百劫，

諸佛得道時，其國甚快樂，

所行至輒尊，其國則豐盛，

我忍住一劫，說得未能竟。

阿難我今日，於夜中半時，

汝為最後說，見佛人中尊。

佛告阿難：「汝寧見此童子從北方來，有大金光耀來者不？其威神照於北方草木藥樹，樹木莖節枝葉華實，宮殿交露山陵谿谷，及人非人，皆同現為金色。」對曰：「唯然天中天！已見。」「阿難！汝見北方七寶交露精舍來不？」對曰：「唯然天中天！已見。」「阿難！汝見金交露中結加趺坐者不？」對曰：「唯然天中天！已見。」佛告阿難：「北方去此六十四億萬佛國，有佛名覺跡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今現在說法。神通華菩薩於彼神變，來生此閻浮提，欲見我般泥洹，時光明所照謂是如來光明威神，其七寶交露謂華跡世界，其七寶金交露帳中坐童子謂如來也。自然作是世界，坐此七寶金交露帳中，令無央數人具足於德本。阿難！此佛國有無央數億百千人，與此童子殖眾德本。是童子適生於是佛國，悉當令其同輩之眾漏盡意解得住學地，於無上正真道得不退轉。」

於是四菩薩往詣佛所，同一時前稽首佛足。佛告阿難：「如來所當作者，及如來弟子，以令一切具足得其所。是神通華菩薩以此金交露之變化，令七十億人得阿羅漢，七十億那術人住學地，七十億百人立無上正真道，七十億那術人得不起法忍立，無數人當值彌勒時。」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卷上

#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卷下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 囑累品第四

爾時賢者阿難白佛言：「唯世尊住一劫復過一劫。所以者何？唯天中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於世者，是諸正士來至此，我等得見跪拜承事。如來般泥洹已後，我曹永絕於三處。何等為三？佛、法、僧。是等正士為離三處。」於是阿難說此語已啼泣躄地。於時善思義菩薩為阿難說此偈言：

阿難仁莫啼，萬物皆無常，

合會有別離，況人焉可常？

於是空無法，阿難何為啼？

咸有聚會者，諸會難得久，

佛道亦無得，阿難何為悲？

所合會為空，慧慧亦復空，

若念若不念，一切法無念。

無獲空無有，譬若如野馬，

又如化象馬，園果樹木華，

巧幻師所現，佛弟子如是。

於是阿難以偈答善思義菩薩言：

實然如仁言，諸法無所念，

我今日當離，違遠於世尊，

云何入舍衛，彼問以何答？

正覺為在不？法眼當來不？

若入香積山，不見人中尊，

但見其空座，何忍住於彼。

若出香積山，入迦利精舍，

人中尊在中，廣說於四諦；

見迦利羅空，無世雄光神，

若入音聲園，於中獨啼哭。

用不見正覺，馳走趣四方，

其淚充滿目，何忍住於彼。

爾時喜信淨菩薩為賢者阿難說偈言：

若億歲愁憂，安可有所得？

阿難且觀是，法界甚難得。

譬如芭蕉樹，葉葉分解之，

獲之無所得，萬物皆如是。

譬如天雨時，水中之有泡，

適起便復漂，萬物亦如是。

譬如水之沫，但可以眼觀，

獲之不可得，四種亦如是。

譬如明鏡淨，影現不可得，

三界亦如是，阿難何為啼？

於是阿難以偈答喜信淨菩薩言：

非為不知是，不為不見是，

三界無所有，經常載說此。

見是億人眾，淚下皆交流，

至我所愁泣，用是益感慼。

今世尊當去，人上忽不現，

當於何求索？誰復為我護？

當從誰聞法，深奧難解句？

當入何所難，嗚呼佛難值！

爾時空無菩薩為阿難說偈言：

阿難起莫憂，觀於法非法，

法為不可得，何緣當有滅？

如諸佛生時，得道亦如是，

如佛轉法輪，泥洹亦如是。

生不生於生，佛道亦無滅，

於無生之法，阿難何為啼？

觀我身毛孔，諸所講說業，

說佛空無有，法界亦如是。

於是阿難以偈答空無菩薩言：

仁等各當去，於諸界無憂，

當見億諸佛，講說上妙法。

我等及億天，周匝相圍繞，

比丘比丘尼，共舉聲吁嗟。

或從數千里，皆來至我所，

號呼聲遠聞，釋師子所在。

忉利及焰天，兜術泥摩羅，

世尊為至梵，何時當來下？

在閑居三月，人中尊一心，

世雄何時起，當復擊法鼓？

爾時神通華菩薩為阿難說偈言：

我為以知是，自期於三月，

示現於仁前，阿難可勿啼。

我當故為汝，啟白于如來，

令轉第一法，用離釋尊故。

諸佛有大哀，當來至人所，

阿難勿得悲，人中尊以起。

諸天龍尚憂，何況於汝身，

如是之光明，乃於世滅盡。

佛為以說是，面從世尊聞，

雖住於億劫，諸會猶別離。

於是阿難起住佛前，三舉聲說此偈言：

佛為一切護，今日當泥洹，

世間當復冥，為以失眼明。

國王及尊者，畀褫國勤苦，

何忍聞是言，佛當般泥洹。

力士力士妻，力士子俱來，

悲哀皆啼泣，最後見世尊。

諸天龍之類，周匝五由旬，

涕流至于膝，除餘諸人民。

難頭和難龍，六十億龍俱，

皆來共啼哭，最後見世尊。

和陵摩奈龍，娑竭有大力，

淚啼一由旬，往詣於佛所。

阿耨達龍王，百億眾圍繞，

淚涕如車輪，往至於佛所。

伊隷鉢龍王，化作大身來，

啼泣發洪音，往到於佛所。

千億諸鬼神，及百那術眾，

前稽首佛足，最後見世尊。

諸釋有億千，其眾百那術，

前行禮佛足，明眼莫泥洹。

於是億梵天，明炤是天地，

前禮於佛足，願尊住一劫。

魔子於彼來，導師自言在，

哀念一切故，願尊住一劫。

爾時空無菩薩為釋、梵、天龍鬼神、犍沓和、魔子導師說偈言：

汝等皆無知，但作強法語，

已為放逸行，於今甫啼泣。

譬如諸嵩𤠞，所住於無黠，

若人以刀擊，即便懅悲喚。

卿等亦如是，一切皆啼泣，

若正覺在者，故行放逸行。

今日光當去，其智譬如海，

卿等當何作？釋尊已泥洹。

是時佛告賢者阿那律、大迦旃延、分耨文陀尼弗、鳩摩迦葉、須菩提、目呵羅耶、大拘絺：「汝等皆伸臂授如來掌。」應時十萬比丘伸臂授世尊掌。佛以左手授諸比丘掌，右手持阿難、羅云掌著諸比丘手中：「我所以親敬阿難、羅云囑累汝等。」爾時即如其像有大自然音，其音遍告一佛國。其千比丘聞所囑累，欲放身命，言：「我等當先沒泥洹，不忍見世雄般泥洹時也。」於是佛伸臂向北方，應時他方世界五百佛伸手授佛掌。佛便持阿難、羅云手著諸佛掌中：「我持所親阿難及子羅云累諸世雄。」爾時佛便說偈言：

我持子羅云，及侍者阿難，

面以此囑累，諸佛之世尊。

誰為無護者，能為作擁護，

獨諸佛世尊，其智無罣礙。

今日之夜半，天龍世人民，

在閻浮提者，不復得見我。

遍觀諸世界，無量難思議，

都不見一人，當為住度者。

無央數億劫，譬如恒邊沙，

能以一人故，忍住爾所劫。

其奉敬佛法，我義度此人，

以無恭恪者，億佛不能療。

爾時五百佛各欲還其國土，授阿難、羅云掌已，便說偈言：

其奉敬諸佛，佛義度此人，

所示現濟脫，輒廣弘法鼓。

釋師子世尊，滌除諸憂患，

飽滿億數人，如天雨潤地。

於是阿難、羅云為諸佛跪啼泣悲訴，說偈言：

願諸大勇猛，勸尊住一劫，

諸佛之威神，令明住一劫，

令無數億人，得義住正諦，

天龍諸鬼神，皆發大道意。

爾時五百佛各各還其世界已，告賢者阿難、羅云言：「止！阿難、羅云！無憂無悲。諸佛天中天法伸臂者為已竟。若放光明及來若住，是為諸佛之示現也。」

## 度地獄品第五

於是佛便三昧，右足大指放億那術百千光明，一一光明端化作億百千蓮華，一一蓮華上化作億百千座，一一座上有一化如來坐說法，一一如來令億那術百千人立不起滅地。時佛復以左足大指放億那術百千光明，十足指放十億那術百千光明，十手指放十億那術百千光明，兩膝放二億那術百千光明，兩臏放二億那術百千光明，陰馬藏放億那術百千光明，齊中放億那術百千光明，兩肩肘放二億那術百千光明，腦戶放億那術百千光明，左右脇放二億那術百千光明，四十齒放四十億那術百千光明，面放億那術百千光明，頂相放億那術百千光明，三十二大人相放三十二億那術百千光明，兩眉間相放億那術百千光明。八十種好一一好，各放億那術百千光明，一一光明端有化億那術百千蓮華，一一蓮華上有化億那術百千座，一一座上各有坐如來說法。是諸佛世尊不講異義，但詠([yǒng](http://www.zdic.net/z/pyjs/?py=yong3))菩薩法品摠持金剛行三品清淨力無所畏。一一化如來令億那術百千人立不退轉法。

佛爾時便於雙樹間更化作佛，往至先儒大泥犁放光明，其光遍炤思想大獄中。佛爾時便說偈言：

是諸人已解脫，復數數有思想，

用習起思想故，令其生於苦惱。

於世間有得道，佛世尊放光明，

其所說於正法，令滅盡諸苦惱，

無所盡無所得，無有起亦無滅，

其有知是法者，終不歸於惡道。

佛適說是偈竟已，應時具足億那術百千人於思想地獄得脫，即生忉利天上。時佛便復往忉利天上，便重說此偈言：

是諸人已解脫，復數數有思想，

用習思想之故，令其生苦痛中。

於世間有得道，佛世尊放光明，

其所說於正法，令滅盡諸苦惱，

無所盡無所得，無有滅亦無起，

其有知是法者，終不歸於惡道。

世尊說是偈適竟，應時具足億那術百千人聞是法得須陀洹道。得神通已，便說此偈言：

無有起亦無盡，無有生亦無滅，

吾之等解於法，得忍道之滅度。

其智慧如光明，炤知人諸根本，

現因緣為解脫，輒於彼脫人民，

滅愁苦得大智，療治於一切人，

諸一切佛所療，終不歸於惡道。

大光明為甚疾，於世間而滅盡，

億人民被燒炙，令度脫想地獄。

於是佛復至燒炙、缹煮、叫喚、雨黑沙燒人四大地獄中，施金色光明，遍於一切光明。於佛之光明柔軟可意，以哀眼視一切，施眼令安隱，慧戒使清涼，作寂定光明皆遍其中。其威神尊清淨第一，於垢無所染遠離於垢，施與於智行，大慈念大哀施無限安樂，施慧無礙之眼，施戒之香炤於一切，施於法味達於一切已示現於法身，施法心之眼，斷一切不善之本、授與一切清白之法，悉壞魔力悉令怖懼，使邪異道皆斷諸見，令眾一切得安隱想。開於天門,閉塞於惡戶，以無盡之德代諸勤苦，一心精進行慈悲喜護，常導眾人於大無為。施眼耳鼻口身意身，一切諸毛孔放大光明，說經法柔軟可意，悲哀口說尊語。

我為施安於世，我為脫諸苦痛，

我為眾勤勞者，除若干之苦塵。

我之所可說法，炤尊光清淨安，

一切人聞是法，皆棄捐諸惡道。

其有人歸命佛，彼則為得大利，

於億劫生死數，終不墮諸惡道。

佛說是偈已，應時大地獄一一地獄具足各各億那術百千人得脫，生兜率天上，用聞是法故，悉得阿那含道。得神通已，便說此偈言：

譬如在厄道，有智慧導師，

令大眾賈人，度怨賊鬼神。

佛所度如是，以光明為道，

免脫億人民，離厄淫怒癡。

我等歸命佛，導師放光明，

已發慈悲意，得濟諸勤苦，

當歸命於法，撫養於我身，

僧為尊重寶，其德難思議。

爾時佛往詣合會、大合會、不可意三地獄中，放金色五百萬億那術種光明遍炤其中，以寂定無人無有萬物無起無滅，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度無極，用大慈大悲大喜大護以四恩行、用如來十力、四無所畏、諸佛十八法不共，如來尊行世慧，神足變化、說法變化、教授變化以用大慧。以根、力、覺意、三昧、三摩越，用一切菩薩之行。以無礙佛慧，以無礙佛眼、以無礙法眼、以無礙慧眼、以無礙天眼、以無礙肉眼，以大慈大哀。於一切用一切佛法無上之德，用一切如來覺法。於彼八億那術百千有命之類，悉蒙五百萬億那術種光音，除諸勤苦皆得安隱，出彼合會、大合會、不可意地獄，得生波羅尼蜜和耶越天，聞是法已著志得阿那含道。於是佛便住於梵天說偈言：

諸人無勤苦，則為第一安，

為說勤苦應，諸想無有念。

一切無所想，如於此所說，

在三界豈安？數數有生死。

其有解空空，彼空乃為空，

其說深縛者，彼能解於空。

空者無有起，思想無有界，

已見非我法，則為佛之子。

是法為非吾，亦不可得我，

已無吾我者，於何復有喜？

佛說是偈已，應時彼億那術百千人聞法者，心悉斷一切塵勞，生死已盡得阿羅漢證，便放身命般泥洹：「我等不忍見世尊般泥洹時。」

## 現諸佛品第六

爾時佛於梵天忽然不現，即住雙樹間。佛心念言：「今日夜半如來於是當般泥洹。人民最後見佛終竟，我聊復令眾庶歡悅，得安隱想斷諸穢毒，令念如來作大善本想，離大眾惱得無極慶，發大慈大悲棄諸魔事，懷來諸佛法，皆除裂諸見網、悉滅諸塵勞、悉捨諸諛諂、悉捐諸大見，來諸度無極，歎詠菩薩之行，現諸如來令一切目見，作大變化說於佛法。」

於是世尊於師子床上右脇倚臥，如師子無恐懼。大尊雄周觀十方，以足指案地六反震動十方境界。佛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一一毛孔出恒邊沙等數之光明，一一光明炤恒沙等佛國，一一光明終不相錯。以是之數一切諸毛孔各各放恒邊沙數之光明，放已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令一切人眼還得佛眼，皆見諸佛國土所有。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寧見東方縱廣上下各十萬由旬滿其中塵，東方諸佛其數如此塵一塵為一佛，皆右脇倚臥。所見變化亦如是，一切諸佛其所教度皆已周畢，悉入力士生地雙樹間，皆名為釋迦文，一切皆於師子床上臥，皆當於今日夜半般泥洹。汝等寧見東方不可計不可數不可思議無有量諸菩薩行具足往詣佛樹下，寧復見無央數得佛道者不？寧復見餘無央數轉法輪者不？復見餘無央數說法者不？復見無有量放壽命者不？復見無有限右脇倚臥於師子床上如我臥者不？」眾會對曰：「已見，不知其數。」佛言：「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十三天下盡地際，滿其中塵。於汝等意云何？寧能有知是塵數者不？」「唯天中天！不可計不可量不可稱不可數。」佛言：「譬如是三千大千世界，更有如是比億百千三千大千世界滿其中塵，有如此塵數東方佛國，菩薩名釋迦文，來詣佛樹下得佛道者數亦如是，轉法輪者數亦如是，教授說法者數亦如是，放身命者數亦如是，如我右脇倚臥者數亦如是，無起餘於泥洹界般泥洹者其數如是，皆名為釋迦文，母名摩耶、父名悅頭檀，其國名迦維羅衛，其世名忍界。舍利弗、摩訶目犍連、尊弟子阿難為侍者。如東方之所有，九方亦如是，皆為釋迦文。如釋迦之數，名提桓竭者亦如是，名曰提名多羅者亦如是，名維衛者亦如是，名式者亦如是，名隨葉者亦如是，名拘樓秦者亦如是，名拘那含者亦如是，名迦葉者亦如是。是諸佛天中天如是柔軟微妙為名號出柔軟音聲，皆同一號為釋迦文。如來皆以具足肉眼見是尚不足言，其所見廣大過此無央數。其有居家修道、若出家學道，令一佛國諸菩薩皆得作佛，具足一劫供養此諸佛名。復有聞是說現諸佛經品，聞已須臾樂歡信，勝於三千大千世界人民皆得佛共供養具足。一切諸菩薩已慧解如是，疾近無上正真道。」說是經時，六十二億菩薩得難具足法，如是得護不可思議意不退轉，立於無上正真道。十那術菩薩初發大道意，立不退轉地無上正真道。三十二億菩薩得不起法忍。恒沙數等人斷一切塵勞，滅生死證說。無央數人當與彌勒會。

於時弊魔懷毒恨心，垂淚白佛：「唯世尊！我本願欲使如來早般泥洹，欲令人民不出我界。如來、無著、等正覺所度遂益多。若住其壽命令至一劫，所度之數不能復過今日之所度也。今天中天已空我界。」於是佛以手兩指取地土用著爪上，告弊魔言：「於汝意云何？如來爪上土多？大地土多？」魔白佛言：「如來爪上土少，大地土多不可計也。」佛言：「波旬！我之所度立於無為，其數如爪上之土。其從汝之教者，復多於大地土，汝當歡喜怡懌。人之種如是，不可盡無有數。」佛告波旬：「汝欲求人種如求空。於是波旬！卿所當作者便為之。今日夜半如來當般泥洹。」

爾時佛告諸比丘：「置是諸佛世尊之數，置是諸佛世尊國土所有快樂，置是諸菩薩之興盛。」對曰：「唯然天中天！悉在耳。」佛告阿難：「若我從一劫至那術劫，作譬合會挍計說譬喻法、講義說諸佛，無有竟時不可竟也。無央數諸佛天中天現在者如是，如來皆以具足肉眼見，復過是，所見不可限。」於是佛告諸比丘：「如來為一切所當為者，以度一切矣。無有不度之想名如毛髮。所以者何？故告汝等。」爾時佛即如其像三昧現神足，令是諸佛世尊所說經悉使此剎人聞，聞是法者恒沙等人立於三乘，十億百千人得無上正真道，十億千人立緣覺道，其餘者皆放身命。

## 佛國淨品第七

爾時佛以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好，及八千種好、十億聲、六十億那術百千種語、無限億那術百千種具足音，受持諸佛法之相、如來寂定、如來十力、如來四無所畏、如來四神足、如來四解智、諸佛十八法不共。如來世上行，悉令面見諸法。於是佛所說法即現，是三千大千之世界平等如掌無沙礫石，但有摩尼真珠、琉璃虎珀、硨𤦲金銀。三千大千世界周匝有諸寶殿，無央數宮珍寶交露、摩尼宮殿交露，遍有明月珠樹、明月珠蓋、明月珠幢幡、明月珠舍、明月珠座，具足三千大千世界。周遍八方有八交道，以金銀琉璃水精、車𤦲馬瑙象瑙、虎珀寶、赤車釭寶、吉祥福寶、月光明寶、踰日寶、阿牟勒寶、鳩彌勒寶、味寶、碧英寶，以此眾寶轉相莊挍為樹、為蓋幢幡。其樹根莖節枝葉華實熾盛，幡蓋麗妙。有器樹、衣樹、瓔珞莊飾被服果樹，滿無空缺。有赤栴檀、紅栴檀、汁勒栴檀、蜜香黑妙音。有曼陀勒花、大曼陀勒花、巾迦勒花、大巾迦勒花、麁花、大麁花、柔軟華、大柔軟華、度晝花、大度晝花、波羅犁花、大波羅犁花、善優波羅犁花、月華、大月花、周遍月華、摸花、大摸花、周遍摸花、善敬摸花、蓋華、大蓋花、周遍蓋花、懼生花、大懼生花、周遍懼生花，周匝遍滿是三千大千世界無空缺。皆有珍寶蓮華。有九十九億那術百千殿舍，青琉璃、黃金、虎珀、馬瑙以為殿舍。吉祥福寶、摩尼寶以為車，有軟妙衣垂挂車上。周匝遍是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有敷自然師子之座，一切樹下皆有自然師子座，以好綩綖錦繡綾綺上妙衣服以為座具。有雜色網幔，其文交錯狀如綬紛，或以黃金焰光摩尼以為莊挍。一切諸師子座有坐菩薩，三十二相嚴飾其身。是三千大千世界周匝遍布赤珠青珠白珠，有赤栴檀之瓣香、蜜香、黑妙香，散以粟金。

於是三千大千世界上虛空中，遍有摩尼珠網幔，出天之伎樂音聲。以珠挂諸幔上，以妙貫珠寶，貫珠、師子賴珠、颰蹉賴買珠。以金縷交錯為係，以金種種莊嚴為寶帳幔，以純金為帳幔。是三千大千世界周匝，下盡地際上至三十三天，以摩尼寶遍以紫磨金周匝為莊嚴。從黃金帳出無央數億那術百千之好音聲，空無相無願聲、非常苦空非身之聲、寂定戒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聲、調損忍辱慚愧聲、慈悲喜護安詳奉行聲、布施聲布施度無極聲、持戒聲持戒度無極聲、忍辱聲忍辱度無極聲、精進聲精進度無極聲、一心聲一心度無極聲、智慧聲智慧度無極聲、神通聲神通度無極聲、菩薩行聲、懷來菩薩使至不退轉地聲、菩薩得不起法忍聲、一切諸佛法聲。如須摩提國阿彌陀佛光明，如阿[禾\*(凶-乂+(乖-北+(乂\*乂)))]佛世尊，及與香王國所有為上妙。如寶香天中天，如法焰光佛國土之世雄，如摩尼王世尊，如日寶藏又若日寶藏，如音響王佛，如善覺佛，如須彌劫正覺佛國興盛安樂，釋師子國土興樂亦如是。用哀一切故示現般泥洹，人得知無疑。世尊剎貧窮，用哀是等故示現國快樂。如一切諸佛尊行佛道事，釋師子剎如是，毛髮無異無增無減。又若一切佛國土之快樂嚴淨好，釋師子剎如是，毛髮而不差異。

## 天菩薩品第八

爾時賢者阿那律啼泣悲哀，便說是偈言：

好如月盛住虛空，若日柔軟千光明，

譬火摩尼照一切，世尊不復入教授。

誰當復護諸世間，無央數人流生死，

一切世間復盲冥，用世尊入樹間故。

一切三界群生類，諸所得安及快樂，

悉蒙佛法及尊僧，用荷哀傷得撫養。

善釋師子巧醫王，療治憂苦度彼岸，

勉濟一切諸勤苦，法王入於雙樹間。

一切世間當狂亂，用不見佛釋師子，

除無央數婬怒癡，人民眄眩頓躄地。

天中之天滅生死，金翅龍鳥皆歸命，

鬼阿須倫摩睺勒，世尊去後皆墮冥。

無有婬欲離慢塵，照四方明為已滅，

一切世間當大冥，佛般泥洹當奈何！

阿那律說此偈已，應時有諸異天乘車來者、獨乘者、乘象者、乘馬車者、在交露車者、在座上者、在殿上者、在窓牖者、在交露帳者、在戶上者、在半月上者、在梯陛上者，各從所乘各從在所下。下已啼泣呼嗟，往諸力士所生地，到佛所稽首佛足。或有天散優鉢青蓮黃白諸花，或有散雜栴檀。或有天自取寶冠寶珥手著之寶及以天衣，持散佛上供養於佛。於是賢者羅云啼泣悲哀說偈言：

功德特異慧無量，為眾所奉開迷亂，

除一切惡勤勞憂，入於力士所生地。

佛為福地眾所仰，尊為醫王滅諸病，

尊相好好如蓮華，尊今寢臥於樹間。

佛踰日月諸世間，無量之曜消天光，

佛為法主過須彌，度脫億人勤苦惱。

佛入空法寂無有，第一無想度彼岸，

尊棄一切世間願，法王已入諸樹間。

世尊之眼滅世冥，三達無礙去來今，

佛為導師度生死，佛用哀故寢樹間。

尊師子吼出妙聲，佛所語明如月照，

佛軟音響眾喜樂，佛用哀故寢樹間。

賢者羅云讚十力，即便眄眩尋躄地，

於地婉轉自擗撲，法王加哀莫泥洹。

尊者羅云說此偈已，應時東方不可議無央數不可稱無崖際世界，諸佛天中天。國不可計無央數不可思議無有限諸菩薩，啟辭諸佛來至此剎，欲見如來般泥洹及諸大會菩薩，欲見如來稽首跪拜承事供養。諸菩薩來所經世界無數無量，一切天宮天伎樂不鼓自鳴，雨於天香天華。彼諸世界諸天子有大德學大乘者，及諸天王、龍王、鬼神、阿須倫王、迦留羅王、甄陀羅王、摩睺勒王，皆侍從諸菩薩來供養者。菩薩以諸寶自莊挍來者，或以天子被服來者，或以第六天子被服來者，或以梵天被服來者，或以自在天子被服來者，或以善化天子被服來者，或以兜術天子被服來者，或以天帝釋被服來者，或以日天子被服來者，或以月王被服來者，有菩薩入摩尼寶殿舍中結加趺坐來者，或入摩尼寶宮中坐來者，或入摩尼寶交露帳中坐來者。復有菩薩入香殿香宮香交露帳中結加趺坐來者，或入紫磨金殿、或入一切寶殿、或入一切寶交露帳中結加趺坐來者。復有菩薩入赤栴檀殿、入一切栴檀殿舍中結加趺坐來者。復有菩薩入七寶花殿、或入月光炤明踰日月摩尼寶殿、或入如意寶珠殿、或入如意寶珠宮、或入如意摩尼寶交露帳中結加趺坐來者。

諸菩薩以三十二相莊嚴其身，有無數光明不可思議之光曜，無數廣大光明。其光明除一切人勤苦，令一切得善想光明。除一切地獄餓鬼畜生光明，將一切詣善道光明，令身有福功德相端正姝好，見者歡喜愛其色則無與等者，其色為一切所觀視。有梵聲柔軟音響，令諸道歡喜音、恐諸魔音、益一切人音、出諸法諸福德音、滅除一切惡出無量法明音。彼有菩薩大士，雨諸寶天花遍三千大千世界，往詣如來。或雨衣者、或雨瓔珞莊飾者、或雨蓋者、或雨幡綵者、或雨雜栴檀者、或雨紫磨金者、或雨蓮華者、或雨如意珠者、或雨踰天所有諸寶者，遍三千大千世界下詣如來。或有菩薩化作諸寶莊飾蓋，如三千大千世界，踰諸天寶用供養如來。或有菩薩以諸瓔珞莊嚴，如三千大千世界，化作蓮華，細根青琉璃車𤦲虎珀吉祥藏寶以為車，如意珠車皆悉周遍，焰光珠摩尼黃金以一切為莊飾。或有化作一宮殿如三千大千世界，或有化作踰天諸寶交露帳如三千大千世界，以焰光珠黃金一切為莊挍。或有化作清淨處如三千大千世界，甚大不可計無央數不可思議無有量無崖底。所化乃如是，以供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八方上下來如是，不可計不可數不可思議，無有量諸菩薩來供養佛。

是諸菩薩皆同時前，稽首佛足繞世尊三匝，各從其所方來化作大蓮華師子座，諸寶焰光珠黃金為莊挍座。一一菩薩各為佛於雙樹間化作師子座，以無量清淨踰天衣敷其上，以無央數種種色、無量色、不可計色、不可計億那術百千色，踰天上諸所有以為莊挍，焰光珠黃金諸寶紫磨金以為帳而莊嚴，踰天上香而為芬熏，令諸惡道為善本想，令一切歡喜怡懌。如一菩薩所作莊飾，諸菩薩皆亦如是。一一菩薩各各所化不相雜錯。所以者何？寂定無諛諂、於諸法無所著。譬如如意珠於諸塵垢無所染污。學善權方便、於諸法所念清淨、得諸尊慧法，如身所行口亦如是，為大布施主，住於法無所著。是諸菩薩皆歎如來本求道，不可計無央數不可量不可稱勤苦行，以義示現。

## 如來化說法品第九

爾時賢者阿難以偈讚佛言：

眼明淨好如月滿，十力神足慧無塵，

為天龍王所供事，今日世尊入樹間。

若佛眾摠入大城，世雄以足蹈門閫，

則動天地至六反，放其光明遍佛國。

琴瑟簫鼓諸樂器，不鼓自出柔軟音，

師子虎鹿及野牛，諸龍大象止雪山，

哮吼咆陸心歡喜，皆有慈意向如來，

其聲可樂勝眾寶，諸牛那術及百千，

見佛光明皆踊躍，得安無量樂無數。

鴹鴨鸕鶿鴈拘逸，又羅瞻無無數眾，

於鐵圍山鳥鸚鵡，鳴喜欣欣至佛所。

人本所失諸寶藏，皆還得之至世尊，

諸瞋恚者悉慈心，以清淨意奉事佛。

天住虛空雨天華，又羅蓮花有千葉，

諸宮采女及天子，各為供養於世尊。

色淨如是當不現，佛今泥洹當奈何！

譬如犢子斷母乳，斷絕擁護為甚劇。

十方從本無塵垢，已離生死為眾祐，

諸世雄界為自在，其受得住不減劫。

誰為光王踰日月？誰當有力踰鐵圍？

誰當忍辱等如地？世尊導人使離塵，

當以精進及一心，智慧示現度一切。

若子億世與母離，暫得一會便復別，

子愁思親四方求，世尊泥洹我亦爾。

愁憂勤苦無復樂，見佛經行及坐處，

及見講堂以精舍，奈何斷無吉祥得。

讚歎十方法施人，無量勤苦賢釋子，

即便躄地蓬婉轉，我最意見月善月。

爾時世尊以一切持句三昧、正受作安隱行現三昧、善說三昧、雷雨三昧、師子響三昧、光燿響三昧、威神光明三昧、放光明三昧、微妙句三昧、力三昧、力句三昧、無量力三昧、意持炤明三昧、起世有三昧、鼓響三昧、月三昧、大月三昧、周匝月三昧、月響三昧、上月三昧、藏三昧、諦藏三昧、琉璃藏三昧、觀視三昧、無量觀視三昧、遍照一切十方三昧、除一切疑光明三昧、至誠三昧、諦至誠三昧、至語三昧、說一切行三昧、所說諦至誠三昧、無量三昧、寂定三昧、寂定句三昧、諦寂定語三昧、布施三昧、諦布施三昧、大布施士三昧、光明三昧、善光明三昧、大光明三昧、無量光明三昧、照明句三昧、斷一切疑光明三昧、說諸善本三昧、除說諸疑結三昧、諦說見三昧、於是斷疑三昧、善施廢解三昧、作諸佛三昧、現說一切行三昧、善說一切行三昧、善說轉法輪三昧、善開度其處三昧，以是善說現在諸佛慧三昧正受所住處，一一毛出不可計不可議不可稱不可量無崖底億那術百千光明，一一光端化無央數不可計議無量浴池，一一浴池化作不可計議無數無限億那術百千蓮花，一一蓮華上化作不可計議無數無限億那術百千座，一切諸座上皆有如來坐說法。一一化如來所開導人，使立不退轉地住於佛法，其數如蓮華上所坐化佛，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一一各如是緣覺之數，及不退轉立善本者其數亦爾，生天上者數亦如是不復隨苦。諸浴池際各有四寶樹，無數莖節枝葉華實，一一莖節枝葉花實上化作無數不可計議不可稱量如來，化出坐師子座上說法度脫一切。其數如化樹上如來之數。開度一切已，便說此偈言：

眾祐人中尊，諦覺於一切，

人見歡喜者，皆棄捐惡道。

其久有神通，世雄難得值，

如優曇鉢花，其色可意好。

其欲供養佛，及奉事我身，

彼聞是經法，其心當歡喜。

其欲見現在，世尊人中上，

世光明威神，當信樂吉祥。

其當來諸佛，以光導御人，

欲見是世尊，當信是吉祥。

其有求大乘，彼則有大利，

聞是經法已，則奉侍於佛。

其目得清淨，及耳鼻之根，

身口意諸根，為斷無所受。

三昧戒清淨，智慧解脫淨，

解脫示現智，脫現為至誠。

解於一切法，於我無所起，

所知無所滅，即不憂諸響。

諸化如來說此偈已，應時不可計人立於三乘，無數世界人民皆得一心，無數佛國諸地獄皆滅盡，諸畜生皆脫勤苦，餓鬼皆得安隱。爾時佛入量寶三昧正受。如來住是三昧者，隨一切人所欲得寶則如其意，見佛國寶皆悉在前，見諸佛樹以寶莊飾，隨意所好所欲見色，則見諸郡國縣邑及國人民，即如意見滿諸佛國。盡形壽見所欲莊飾，則如意見男子女人小男小女瓔珞莊飾，亦復見諸天龍鬼神、犍陀羅、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所欲服飾、所欲食飲、所欲舍宅，如意所好皆見皆得。

佛告阿難：「有三昧名慧行，諸佛世尊住是三昧，隨人所欲得三昧，如意即見一切人願。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無量過度三昧，吉祥威神，隨人所欲得萬物，即如意在前，得萬物已供養如來。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眼，住是三昧時，令一切人不復習欲、樂道德欲，於淫欲不淨想不復習也，於夢中亦不樂。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意慚愧，住是三昧時，令諸佛國中人民皆有愧心無恚亂意。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目主，住是三昧盲者得目。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無憂主，住是三昧時，若入城令一切人無復憂患。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神通主，住是三昧，令無神通者飛行虛空，神足能高七樹。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世光燿，住是三昧時，盲者得見世尊。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受清淨，住是三昧時足蹈門閫，令諸天龍鬼神、犍陀羅王、阿須倫王、迦留羅王、真陀羅王、摩睺勒王、釋、梵於彼稽首禮佛。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過師子英，住是三昧時，諸外異道這見如來威神，皆降伏自歸。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金剛光明，住是三昧足蹈地時，三千大千諸鐵圍、大鐵圍山、須彌山王及黑山，諸溝坑谿谷山林及地皆正，高者為卑、丘墟為平，其地柔軟譬如好衣。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伏諸魔力，住是三昧時，令諸魔恐懼怖懅不安，各各不樂其宮舍怖懅不止，至于見佛歸命如是稽首佛足。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無恐懼，住是三昧時，令一切人無傷害意相向，無諸恐懼亦無憍慢。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妙句，住是三昧時，令諸世界人無有食者，得諸無數種種之味。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顏色，住是三昧時，令一切人得好妙色不復多病。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為他故令無衣者得自然衣，住是三昧時，拘閉獄者皆得解脫，諸在厄難者令免難苦得諸安樂，慳貪者憙布施，惡戒者住淨戒，恚怒者立忍辱，懈怠者使精進，斷諸不善法習增善法，亂意者令得一心，惡智者得淨智慧。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說無意行善說句，住是三昧時，諸憂愁者悉令喜踊。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二光，住是三昧時，於去來今諸法無所罣礙、無有不等示現智慧。阿難！諸佛世尊有三昧名於諸法無諛諂便去，住是三昧時，令諸菩薩大士得不起法忍。」

佛說如是，賢者阿難、諸尊弟子、十方諸會菩薩、諸天龍神、世間人民，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卷下